

中华野史

留东外史

上

不肖生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留东外史

第一部

不肖生 著

目录

第一章	说源流不肖生晓舌.....	001
	勾荡妇无赖子销魂	
第二章	逢旧友浪子说嫖经.....	008
	转新居虔婆敲竹杠	
第三章	骗中骗虔婆失计.....	016
	讹传讹学生跳楼	
第四章	打醋坛倭奴上当.....	023
	写情札膀子成功	
第五章	肆丑诋妙舌生花.....	031
	携重资贪狼过海	
第六章	多情种拨雨撩云.....	041
	老骨朵退财呕气	
第七章	两首新诗祸生不测.....	048
	一篇快论功败垂成	
第八章	野鸳鸯无端受辱.....	056
	大马鹿到处挥金	
第九章	莽巡查欺人逢辣手.....	065
	小淫卖无意遇瘟生	
第十章	用笔谈虚心惊竹杠.....	074
	施手段借事做人情	

第十一章	弄獐獐饭田町泼醋.....084
	捉麻雀警察署谈嫖
第十二章	失良缘伤心丁便毒.....094
	发豪兴买醉舞天魔
第十三章	伏魔家风情惊老鸨.....103
	销金帐露水结同心
第十四章	出大言军人遭斥责.....112
	游浅草嫖客发奇谈
第十五章	碎石飞刀呈绝技.....122
	差神役鬼调佳人
第十六章	开赌局奸谋传弟子.....131
	遭毒打援手望同乡
第十七章	握雨携云都惊变卦.....141
	寻根觅蒂只怪多情
第十八章	乘人之危张全捉鳖.....151
	执迷不悟罗福抱桥
第十九章	掷果潘安登场逞艳.....162
	惊筵焦遂使酒挥毫
第二十章	新桥弹秘书官破胆.....174
	神田火罗呆子穿衣
第二十一章	异客他乡招魂此日.....186
	情谈绮语回首当年
第二十二章	脉脉含情张生遇艳.....196
	盈盈不语朱子销魂
第二十三章	桑间濮上结带订鸳盟.....205
	月下风前对花愁蝶梦
第二十四章	朱痴生扬帆航醋海.....214

	罗呆子破浪趁情波	
第二十五章	吴品厂嗔蜂叱蛱蝶.....	224
	秦士林打鸭惊鸳鸯	
第二十六章	旧梦重温良媒逢蝶使.....	235
	新居始卜佳朕种兰因	
第二十七章	题像初成秣艳句.....	246
	言情乍结鹭鸳缘	
第二十八章	花事阑珊嫣愁姹怨.....	257
	燕梁岑寂蝶忌蜂猜	
第二十九章	续前欢旧梁重绕燕.....	268
	寒凤约佳偶竟分鸾	
第三十章	蒲幸青衫尤云滞雨.....	279
	美人黄土碎玉飞花	
第三十一章	诗等驴鸣侈谈风雅.....	289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	
第三十二章	谈丛容与绮语任溯洄.....	300
	武库优游剑术争同异	
第三十三章	游侠儿一拳破敌.....	311
	射雕手片语传经	
第三十四章	李锦鸡当场出丑.....	323
	罗呆子泼醋遭擒	
第三十五章	争先一着便遇垂青.....	333
	抗辩数言不能答白	
第三十六章	上野馆拒奸捉贼.....	343
	同乡会演说诛心	
第三十七章	旅馆主无端被骗.....	353
	女学生有意掉包	

第三十八章	水月镜花楼台泻影.....363
	招蜂惹蝶旅邸斟情
第三十九章	上酒馆倾盖言欢.....373
	攒匹头千金买笑
第四十章	一千银币做七日新郎.....384
	两朵荷花享三生艳福
第四十一章	惹草黏花胡蕴玉接客.....394
	张冠李戴黄文汉补锅
第四十二章	经理员丸和馆召妓.....405
	登徒子上野驿迎亲
第四十三章	贪便宜村妇入彀.....416
	探消息英雌发标
第四十四章	胡蕴玉大吃广昌和.....427
	黄文汉导游博览会
第四十五章	吊膀子莽少年被拘.....438
	坐电车娇小姐生病
第四十六章	仗机变连胜大力士.....448
	讲交情巧骗老夫人
第四十七章	上门卖盐专心打杠子.....459
	乱伦蔑理奇论破天荒
第四十八章	上酒楼勾引王甫察.....470
	打报馆追论唐群英
第四十九章	看学堂媒翁成大功.....481
	借旅馆浪子寻好梦
第五十章	王甫察演说苦卖淫.....492
	曹亮吉错认好朋友
第五十一章	欺死友大发横财.....502

	媚媚妇捐充冤桶	
第五十二章	掉枪花凭空借债.....	512
	还钻戒惹起捻酸	
第五十三章	骂父亲浪子发奇谈.....	522
	闹脾气军人乱闯祸	
第五十四章	店主妇赶走英雌.....	532
	浪荡子又欺良友	
第五十五章	真留别哄哭梅太郎.....	543
	假会亲骗嫖多贺子	
第五十六章	现身说法爱情无真.....	552
	飧臂夺食骗术有效	
第五十七章	藏皮鞋俏下女报仇.....	562
	吃急酒女口夫人斗气	
第五十八章	陆凤娇一气林巨章.....	572
	王甫察初会柳藤子	
第五十九章	假面目贞女上当.....	581
	巧语言乖人说媒	
第六十章	验守贞血荡子开心.....	590
	开纪念会侨客寻乐	
第六十一章	作儿女语一对可怜虫.....	599
	论国民性许多无耻物	
第六十二章	私受胎朋友担惊.....	608
	硬吊膀淫人入瓮	
第六十三章	写名片呆子出风头.....	617
	争体面乖人办交涉	
第六十四章	逞雄辩压倒法学士.....	626
	觐慈颜乔装女学生	

第六十五章	看娇女千里走阿奶.....	635
	念终身一夜愁侵骨	
第六十六章	娇小姐医院养病.....	644
	勇少年酒楼买枪	
第六十七章	穷变节盼黄金续命.....	653
	愤填膺借浊酒浇愁	
第六十八章	哭金钱以怨道论人.....	663
	偷衣服仗胆量脱险	
第六十九章	真刺客潜身浅草町.....	672
	好警察乱拿嫌疑犯	
第七十章	傻侦探急功冤跑路.....	681
	勇少年避难走横滨	
第七十一章	叙历史燕尔新婚.....	690
	扮船员浩然归国	
第七十二章	钞旧词聊充诀绝吟.....	699
	买文凭自是谋生术	
第七十三章	谈故事乌龟化龙.....	708
	惨离情病鸾别凤	
第七十四章	咬指头苏仲武自杀.....	717
	厚脸皮周正勋报仇	
第七十五章	滥情人回心思结局.....	726
	可怜儿含悲归故乡	
第七十六章	吴监督演说发奇谈.....	735
	杨长子雅游预定约	
第七十七章	睹物思人苏仲武作诗.....	744
	逢场做戏杨长子吊膀	
第七十八章	欠债还钱朱正章失望.....	753

	挟妓饮酒平十郎开荤	
第七十九章	平十郎口带病回乡	762
	杨长子坐怀不乱	
第八十章	步芳尘权作跟班	771
	闯桃源居然寄宿	
第八十一章	泄秘密老黄洗澡	780
	大决裂圆子撕衣	
第八十二章	老福田演说社会学	789
	黄文汉移情少女花	
第八十三章	深心人媚语骗口供	799
	急色儿滥情露底里	
第八十四章	圆子将禽兽比人	807
	罗福画乌龟戏友	
第八十五章	打英雌罗福怪吃醋	816
	瞰良人圆子真变心	
第八十六章	利用品暂借李铁民	825
	反攻计气煞黄文汉	
第八十七章	忍气吞声老黄赔礼	834
	欲擒故纵圆子放刁	
第八十八章	傻党人固穷受恶气	843
	俏女士演说发娇音	
第八十九章	看电影戏圆子失踪	852
	读留别书老黄发极	
第九十章	往事思量悔其何及	861
	全书结束意余于言	

第一章

说源流不肖生晓舌 勾荡妇无赖子销魂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三时，尘雾半天，阴霾一室。此时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东京旅馆，起草《留东外史》的纪念。这《留东外史》是部什么书？书中所说何事？不肖生著了这书有何好处？说来话长，诸君不必性急，待不肖生慢慢讲来。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诸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拼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此虽由于少数害群之马，而为首领的有督率之责，

亦在咎不容辞。

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自顾于四种之中，都安插不下。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还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的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第一种、第二种，与不肖生无笔墨缘，不敢惹他；第三种、第四种，没奈何，要借重他做登场傀儡。远事多不记忆，不敢乱写。从民国元年起，至不肖生离东京之日止。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人有骂我者，则“不肖生”三字，生固是我的美名，死亦是我的佳谥，由他骂罢。倘看此书的，不以人废言，贝怀肖生就有三层请愿：一愿后来的莫学书中的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做榜样；三若后来的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续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德党宣战。诸君勉之，且看此书开幕。

话说湖南湘潭县，有个姓周、名撰、字卜先的书生，四岁失了怙恃，依着叔父度日。他叔父原做木行生意；稍有积聚，中年无子，遂将周撰做自己的儿子教养，十六岁上替他娶了一房妻室。这周撰虽是在三家村里长大，却出落得身长玉立，顾盼多姿。笑貌既逾狐媚，性情更比狼贪。从村塾先生念了几年书，文理也还清顺。乙巳年湖南学校大兴，周撰就考入了陆军小学。当时清廷注重陆军，周撰实欲借此做终南捷径。奈他赋体不甚壮实，每到了操场上做起跑步来，就禁不住娇音喘喘，香汗涔涔。住了半年，觉得不堪其苦。

那年湖南咨送学生”出洋，周撰就想谋一官费，然苦无门

径。恰好他同学杨某，也因想得官费，求同县大僚某，修于封书，向湖北制台关说。那大僚作书的时候，原嘱杨某亲到湖北呈递，不料杨某的母亲病丁，不能前往。周撰知道此事，遂乘机诡言适有要事须往湖北。杨某不知是计，就托信与他带去。周撰得了信，到私处拆开看了，就弄神通添了自己名字进去，径往湖北。投信之后，果然效力发生，得了一名留东官费，在日本混了几年。中国革命事起，留学生十九回国。周撰也跟了回去，在岳州镇守府，充了一名副官。那时岳州南正街茶巷子内，有一个同升客栈。这客栈的主人，姓翁，原籍浙江。夫妇二人，带着亲生女定儿，不知因何事到岳州，开此客栈，已有八九年光景。那定儿年纪虽在二十以外，然尚没有婆家，颇有几分姿色，远近有大乔的名目(岳州有小乔墓，故名)。

一日，周撰到栈内会朋友，无意中与定儿见了一面，两下里都暗自吃惊。周撰打听得知是栈主女儿，没有婆家，想必可以利动，遂每日借着会朋友，与栈主通了几次殷勤。那革命的时候，在军界的人，谁人不怕？谁人不想巴结？况且周撰容仪秀美，举动阔绰，又是东洋留学生，栈主岂有不极力拉拢之理。往来既熟，就时时与定儿眉眼传情。真是事有凑巧，一日，周撰到了栈内，恰好栈主夫妇均不在家，只有定儿一人坐在窗下。周撰心中喜不自胜，忙跨进房去。定儿见是周撰，止不住红呈双颊，心中冲冲的跳动。慢慢立起身来，说了声请坐，就低着头一声不响。此时正是十一月天气。周撰看定儿穿了件竹青撒花湖绉羔皮袄，罩了件天青素缎坎肩，系条桃灰摹本裤，着了双纤条条白缎地青花的鞋；高高的挽了发结，淡淡的施了胭脂。周撰见了这种娇羞模样，心痒难挠，也不肯就座，涎着脸儿挨了拢去，扯着定儿的手，温存说道：“定姑娘，发慈悲，救我一命罢！”定儿将手轻轻的摔了一下道：“周先生你待怎么？”

快放尊重些，外面有人听见，成什么样儿！”周撰乘他一摔，脱出手来，抱过定儿之颈，乘势接了个吻道：“我方才从外面来，一个人都没有。定姑娘依了我罢！”定儿道：“先生家自有妻室，何必枉坏了人家身子？快离开些，我爹娘就要回了。”

说着，想推开周撰。周撰到了此时，哪里肯放她走，连忙辩道：“我家中虽有妻室，然我叔父无子，已将我承祧，本说还要替我娶房妻小。并且我家中妻子，现已害着痼病，想已不能长久，将来接了你回去，定将你做结发妻看待。如说了半句欺心话，敢发个誓。”说时，真个接着发了个瞒天大誓。定儿听了想了一想，也就心允意允了。事情才毕，翁老儿夫妇恰走了回来。见了二人情景，知道自己女儿又被人家欺负了。周撰怀着鬼胎，不便久坐，辞了出来，说不尽心心中快活。翁老婆子见周撰去了，唤过定儿问道：“方才周先生说了些什么？”定儿将周撰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翁老婆子听了道：“少年人的话，只怕靠不住。你如信得他过，须要他赶紧请两个岳州正经绅士做媒，光明正大的娶了过去才好。这偷偷摸摸的，终不成个结局。”定儿答应了。

次日，周撰到了栈内，定儿就悄悄的他说了。周撰忙点头道好。归到镇守府内，与同事的商量。同事中也有说好的，也有说定儿是岳州有名的养汉精，不宜娶她的。周撰胸有成竹，也不管人家议论，即着人请了岳州的一位拔贡老爷黎月生、一位茂才公周宝卿来，将事情对他二人说了，求二人作伐。这二人最喜成人之美，欣然应允。翁家夫妇见有这样两个月老，知道事非儿戏，只一说即登时妥帖。也照例的纳采问名，择吉十二月初十日迎娶。周撰就在城内佃了一所房子，初三日就搬入新房子住了。也置办了点零星木器，使用了几个下人，将房子收拾得内外一新，居然成了个娶亲的模样。转瞬到了初十，

周撰同事的来道贺的也不少，倒很费了几桌酒席打发他们。

定儿自过门之后，真是一对新人，两般旧物，男贪女爱，欢乐难名。周撰自初十日起，只每日里名花独赏，哪有心情去镇守府理事。如此过了十来日，这风声传到镇守使耳朵里去了。起初还作不知，后来见他全不进府，只得将他的缺开了，索性成全了他两人的欢爱。周撰得了这个消息，不觉慌急起来，忙托了同事的柳梦菰与镇守使关说。这柳梦菰平日很得镇守使的欢心，这事他又曾赞成，周撰以为一说必有效验。第二日，柳梦菰走了来说道：“这镇守府衙门不久就要取消，镇守使不出月底，便当上省。你这缺就复了，也不过多得十几日薪水。”周撰听了无法，只索罢休。

于是又过了十多日，镇守府果然取消了。同事的上省的上省，归家的归家，只剩他一人在岳州过了年。所发下的薪水，只用于两个多月，已看看告罄，天气又渐渐暖了起来。他去年归国的时候，已是十月，故没有做得秋季衣服。此时见人家都换了夹衣，自己还拖着棉袍，虽不怕热，也有些怕丑。又筹不出款来置办，只得与定儿商量，要定儿设法。定儿想了一计，要周撰将棉袍的絮去了，改做了一件夹衫。周撰依了定儿的计。又过了半月，终觉手中拮据，想不出个长久的计划。

一日，那柳梦菰因公事到了岳州，知道周撰尚贪恋着定儿，就走到周撰家内。只见周撰靶着双鞋，衣冠不整的迎了出来。看他容颜，已是眼眶陷落，黄瘦不堪，哪里还有从前那般丰采？彼此寒暄了几句，周撰即叙述近来窘迫的情形，求柳梦菰代他设法。柳梦菰笑道：“只要你肯离开岳州，法是不难设的。现在咨送学生出洋，老留学生尤易为力。你从前本是官费，只求前镇守使替你说声就得了，仍往日本去留学，岂不好吗？”周撰也心想：再不趁此脱身，把什么支持得来？等柳梦菰去后，

即入内与定儿说知，检了几件衣服当了，做上省的船费。定儿虽是难分难舍，然知道周撰手头空虚，断不能长久住下，无奈何只得割舍。次日，周撰果然上省，那时谋公费的甚是容易，所以周撰不上几日就办妥了。领了路费、执照，仍回到岳州，定儿接了，自是欢喜万分。二人朝欢暮乐，又过了半月。周撰遂和定儿计议，退了房子，将定儿寄养在同升栈内，与翁家夫妇约定一二年后回来搬取。翁家夫妇虽不愿意，然也没得话说。

这日，周撰写了船票，与定儿别了，就向东京进发。船上遇了几个新送的留学生，他们知道周撰是老居日本的，就说起有许多事要倚仗他的意思。周撰是个极随和的人，最知情识窍，即一口承应到东京一切交涉，都在周某身上。那些初出门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识途老马，哪得不诸事倚赖？不几日到了上海。落了栈房，周撰即出去打听到横滨的船只，恰好当日开了，只得大家等候。第二日，周撰即买了副麻雀牌，逗着他们消遣。他们问道：“我们在此又不能久住，专买副麻雀牌，斗不到几日，岂不可惜，难道到日本还可斗吗？”周撰笑道：“有何不可？我不是特买了带到日本去，买来做什么？若专在上海斗，租一副岂不便宜多着。”他们又问道：“听说日本法律禁赌很严，倘被警察查出了待怎么？”周撰道：“放心，决不会查出来的。日本禁赌虽严，然须拿着了赛赌的财物与骰子作证据，方能议罚。我们若先交了钱，派作筹码，如警察来了，只急将骰子藏过，仍做不知有警察来了似的斗牌如故。警察拿不着证据，必悄悄的去。万一骰子收藏不及，被警察拿着了，也不要紧，我们只装作全不懂日本话的。来的警察问不出头脑，必将我们带到警察署去。我们到了警察署，切不可写出真姓名来。他就登报，也不过写支那人如此这般的罢了。他既葫芦提的写支那人，则现在日本上万的中国人，谁知道就是你我？”那新

留学生听了，都很佩服周撰的见识不差。几个人在上海盘桓了几日，买了春日丸的船票，到东京来。

不日抵了横滨，周撰带着新来的上岸，坐火车到新桥。唤了几乘东洋车坐了，兼拖着行李，径投早稻田风光馆来。这风光馆系中国人住的老旅馆。周撰拣了楼上一间八叠席子的房间住了(日本房间大小以房中所铺席子多少计算，每席长八尺宽二尺五寸)。新来的各人也都定了房子。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章

逢旧友浪子说嫖经 转新居虔婆敲竹杠

话说周撰到东京，会了几天朋友。一日到了他同乡郑绍畋处。这郑绍畋从乙巳年即到了日本。他父亲曾在张伯熙家教书，所以得了一名前清的官费。初来的时候进了成城学校，嗣后以该校功课不合意，遂退了学出来，至今尚没有一定的学校。与周撰是几年前的老友，今日见他来了，不胜欢喜。

闲谈了几句，周撰即问道：“别来遇合如何？有满意的没有？”郑绍畋笑道：“说什么满意的，只求可以将就下去的也没有。倒是你这周郎有福，居然被你把姨姊都弄上了。”周撰笑道：“那不过哄着他们玩玩罢了。我哪里有什么真心要娶她。”郑绍畋点头道：“这些事原是玩意儿，认不得真的。”周撰复问道：“夏麓莼现在搬往哪儿去了？他近来怎么样？”郑绍畋拍手笑道：“你不问，我倒忘记了。他于今注重国货，已不买东洋货了。住的地方隔这里不远，就在光明馆。”周撰道：“光明馆不是在三崎町吗？”郑绍畋道：“是。”周撰说：“什么国货？是哪个？还好吗？”郑绍畋道：“岂但好，风骚极了！这个人说起来，大约你也应该晓得，就是金某的夫人，姓黄的。于今金某回国去了，只剩了这位夫人在此，不知怎么就与夏瞎子勾搭上了。”周撰诧异道：“她就是她吗？便宜那夏瞎子了。不知那黄夫人在哪儿住？”郑绍畋笑道：“你也想染

指吗？那就颇不容易呢！他与夏瞎子同住。”周撰也笑道：“不过问问罢了。这样的便是染指，想也没有什么味。”郑绍敳道：“近处却有个好雌儿，不知你手段如何。倘弄上了，倒是段好姻缘。”周撰忙问道：“是不是国货？”郑绍敳摇头道：“是日货。难道你也排日货吗？”周撰笑了一笑。郑绍敳接着说道：“年纪才十六七岁。虽是小户人家女儿，却有八分风致，只可惜是件非卖品。”周撰问道：“见面不难么？”郑绍敳道：“会面倒不难，只能说说话罢了。”周撰道：“只要能见面，事情就有五六分好办。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是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除了他丈夫朝夕守着。你方才说的那女儿，既不是大家子，年纪才十六七，可知没有丈夫，这就很容易。你只说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怎的才能见面？”郑绍敳道：“你不要夸口太早了。我到了日本这许多年，倒不知道日本女子有种什么特性。你的面孔虽生得好，我不信日本就没有不喜欢你的女子。”周撰摇头道：“不是这般说法。对于日本女子，不能全仗面孔。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只要知道她这种特性格，就没有不好吊的女子了。古语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即如江佐廷去年住在四谷的时候，隔壁住了个陆军少佐。那少佐的夫人，着实有几分姿色。江佐廷见了，就去吊膀子。那少佐夫人起初哪里肯理他呢？禁不得江佐廷诚心诚意的调了两个多月的眼色，尚兀自不懈。弄得那夫人实在过意不去，只得略假以词色。江佐廷就乘着少佐不在家的时候，赶着那夫人说了许多仰慕颜色的话。并说道：‘倘夫人竟不应允，我这单思病就害死了也没处喊冤。只是夫人怎忍心平白的将我一个书生害死哩。’那夫人听了，也无可奈何，只得说道：‘你既这般爱我，教我也不忍十分辜负你。但我有丈夫的人，万

一败露，两下均不得了。今日趁着他到横滨去了，以后万不可再来。’”周撰说到此处，望着郑绍畋道：“你说江佐廷那种面孔，还算好吗？一个有夫之妇，也居然被他睡了一次。你且快说那女子的姓名住址来。见了面，我自有办法。”郑绍畋道：“既是这样，我就看你的手段。那女子姓樱井，名松子。就住在这里猿乐町七番地。她每天到渡边女学校上课，必走这门前经过。我已打听清楚，家中并无别人，只有个娘，搬到这里还不上三个月。”周撰道：“你知道是亲娘不是？如果是养娘，就更容易了。”郑绍畋道：“那却不知道。”周撰道：“她每天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下课？”郑绍畋道：“她上课有一定的时间，每日午前八时。下课或早或晚不定。”周撰道：“既如此，我明日午前七时且到你这里来，看你的眼力如何。”郑绍畋答应了。

周撰即别了出来，到天赏堂买了副十八开金的眼镜。回到风光馆内，将一身崭新的春服并外套检了出来，重新折好了，叫下女来嘱咐道：“明日的早饭，须五点半钟开来。今晚可将我的黄皮靴磨刷干净，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出外。”下女应着知道去了。周撰这晚胡乱睡了一觉，惊醒起来，看表已是四点半钟，不敢再睡，就在被内揣想了一会。刚打五点钟，就爬了起来，洗脸刷牙已毕，对镜将西洋头着意的梳理。施好了美颜水，拣了一条流行高领。衣服穿着才完，即一片声催着拿饭来。草草用了早膳，穿了外套，戴了帽子，架了眼镜。下得楼来，忽想起忘记了件东西，仍上楼，寻了条白丝汗巾，喷了许多花露水，仍下楼。穿了靴子，提了手杖，匆匆的出门。叫了乘东洋车，坐到江户川停留场，换电车到了郑绍畋家。

郑绍畋还睡着没有起来。周撰也不待通报，径走到他房内，将他推醒。郑绍畋睡眼模糊的，见是周撰，惊道：“你怎的这

般早？”周撰笑道：“与美人期，何敢后也！你快些起来，现在已是将近七点钟，恐怕就要过去了。”郑绍畋坐了起来，一边穿衣，一边说道：“还早。我每日七点半钟起床，下去洗脸的时候，恰好见她走过。现在还不到七点钟，哪里就会来。”周撰笑道：“宁肯我等她的好。若迟了，她已过去，岂不是白费了一天工夫？”说时，郑绍畋已穿好了衣，收了铺盖，洗了脸，上来与周撰闲话。

周撰取了表出来看，已到七点十分钟了。就将表放在桌上，望着它走。看看已是七点半，周撰即催着郑绍畋下去打望。若来了，只咳嗽一声，我即下来。郑绍畋真个走了下去。

周撰一人坐在楼上，屏心静虑的等咳嗽声响。等来等去，不觉已到八点钟，哪里有些儿影响呢？心中正在怀疑，只见郑绍畋垂头丧气的走了上来，道：“今天真怪，怎的还不见来？”周撰作色道：“知道你捣什么鬼！害得我早觉都没有睡。你作弄朋友，是这样作弄的吗？你昨天所说，我就有些不肯信。既有这样好的主儿，你是个鲁男子，就肯平白的让给我？”郑绍畋听了着急道：“你以为我说的是假话吗？论人情，我何尝不想？只是我这面孔怎够得上吊膀子？还是我不顾利害，吊了几日，果然她连正眼也不瞧我。你说这勾当，不让给你，让给谁哩？”周撰道：“既是真的，怎的每天走这里经过，偏偏今天不来哩？”郑绍畋道：“我也是觉得很诧异。”周撰想了一想，问道：“今日是礼拜几？”郑绍畋摇头道：“不记得，等我去问问来。”说着又下楼去了。不一刻，笑着上来道：“难怪难怪，今日正是礼拜。”周撰也笑道：“你这鬼东西，礼拜都不弄清楚，害得我瞎跑。”郑绍畋道：“这须怪我不得。我多久不上课了，弄清楚做什么？谁晓得这礼拜与你吊膀子有大关系呢！好在今日知道是礼拜，明日就不会错了。你还是明日

早些来罢！”周撰叹了口气道：“也罢。说不得要求鱼水之乐，不得不三顾茅庐。但愿我那松子姑娘，知道我这一番至诚就好了。”说着，别了郑绍畋，回到风光馆内。只见下女迎着说道：“方才来了一位张先生，留了一张名片在此。”说时从怀中取了出来。周撰接了，见上面印着张怀，字远西，四川成都人。背面铅笔写着几行字道：“有要事奉商。午前十二时当再来奉候，幸稍待为荷。”周撰心中想道：这张远西不是在成城学校曾与郑绍畋同过学的吗？往年虽会过几次，却没有交情。找我做什么？怎的就知道我来了？一边想着，一边揣了名片，到自己房内，换了衣服，闷闷的拿了小杉天外著的コブシ(《拳》)小说翻阅。心想节子以一个有名博士的夫人，多贺子一个堂堂侯爵的夫人，都为着新庄政男的年少貌美，宁牺牲自己的名誉财产，极力与他勾搭，可见日本女子好色，较男子尤甚。想到此处，益自信以自己这般面孔，在日本吊膀子，决不至失败，不觉快活起来。又看了几页，只见下女引着张怀走了进来。周撰忙起身接了，闲叙了几句。周撰即问见访之由。

原来这张怀也是从乙巳年得到了官费到日本，在成城学校虽没毕业，却住了三年。因落了两年第，就赌气入了早稻田大学，于今已是将近毕业了。只因他秉性好与女人厮混，在早稻田那淫卖窟内，颇结识得相好不少。近来觉得老生常谈无味，搬到小石川住了个贷间(日本名分赁为贷间)。房主母女两个，女才十八岁，名正子，生得妖艳非常。张怀住到几日，弄了些手脚，就容易的上了手。甜蜜蜜的住了个多月，也不知贴补了多少衣服首饰，那正子就山盟海誓的定要嫁他。他家中原有妻子，深恐娶回去不稳便，却又舍不得正子的恩爱，只得含糊答应，想缓缓的归家设法。

一日张怀早起，说今日约了朋友到甲州花园去看海棠。饭

后出门，到了朋友家，恰好下起雨来，只得仍旧回家。到了门外，见已放着一双新木屐，顿时心中疑惑起来。轻轻的推开了门进去，见里门也关了，隐隐听得吃吃的笑声。幸喜日本的门只糊了一层单纸，他就用指涂了唾沫，截一小孔。闭一眼就孔内张时，见尚有两块屏风挡着。屏风的纸，在那里习习作响。张怀知道那正子是与别人干那与自己干的勾当，心中好生难受，又不敢开门喊破，又不舍立时走开。只呆呆的目不转睛，望着那屏风颤动。足站了半点钟光景，只见那屏风趣颤趣急，纸声越响越高。忽听得里面两人同声轻轻的叫了声“乌吗依”（日语作有味解）。

张怀听了，气得瘫化了半截，万不能再听。扒到自己房内，一纳头倒在席子上，咬牙切齿的心中恨骂。待了好半晌，只见正子云鬓蓬松的从容走了进来，笑道：“你说去看海棠，怎的就回来了？想是遇了雨的缘故，却缘何一点声响都没有就睡了？”张怀听了，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还听得见人家的声响！亏你有这脸皮来见我，快给老子滚出去。唤那老婊子来，老子今日就要搬家。”正子听了惊道：“你是哪里来的气这么大？见什么鬼来说我有这脸皮，我干了什么坏事？你且拿出证据来！”张怀气得发抖，骂道：“不要脸的臭淫妇，自己干的事，被人家撞见了，不知道害羞，还问人家要证据。老子也没有精神和你多说，只快唤那老婊子来算帐。”

正子听了哭骂道：“我才见你这种留学生，骗睡了人家闺女，知道我有了孕，恐怕不能脱身，捏造着一点影儿都没有的事污赖我，想借此做脱身之计。还要将我的娘婊子长婊子短的混骂。嘎，你要搬家，恐怕没有这般容易。”骂着，将头发披散了，一把扭了张怀的衣。接着骂道：“我既上了你的当，被你污了身子，有了孕，你又想半途抛弃！我这条命不要了，与

你这没良心的拼了罢！”张怀到了此时，五心无主，乱骂道：“狗屁！狗屁！你有了什么孕？就有了孕，也不是我的，与我什么相干？”正子发泼道：“你倒推得干净。我好好的闺女身子，被你坏了。有了孕，不是你的的是谁的？你既当着我母亲说了娶我，就死了也是你的妻子。”

两人正闹着，老婆子回来了。正子即松手哭诉了一切，一边骂张怀枉口拔舌的污赖好人。老婆子听了，也作色望着张怀发话道：“张先生，你也不要太昧了良心。我的女儿，哪一些待你不好？你听了谁人的唆使来冤屈她？”张怀冷笑了一声道：“有谁会唆使？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也冤屈了他吗？”老婆子怒道：“张先生，你这就错了。我以为你听了人家的谣言，回来发作。你既说亲眼看见，他是你的妻子，你怎不拿奸？我的女儿我带到了十八岁，无一天离了我，岂不知道她是冰清玉洁的？少年夫妇口角也是常事，切不可拿着这样话呕人。我女儿肚子里虽不知是男是女，然总是你张家的骨血。你虽是句气头上的话，将来说了开去，弄假成真的，不好听。”张怀着急道：“真是好笑！还没有睡到两个月，就有什么孕？你们不要乱讲，我是决心要搬家的。”老婆子道：“有孕没有孕，你们男子怎么知道？女人怀孕，岂必要同睡好久？这个不出几月就要见下落的，难道也可以捏造吗？你要搬家，我也不能勉强留你，只是须将我女儿带去；她既长了一十八岁，又有了丈夫，我也不能再养她。”张怀听得老婆子的话，知道事情弄坏了，只得说道：“我家中原有妻子，恐带了回去不能相容。”正子听了，就掩面大哭起来。老婆子也大骂张怀，不该哄骗她的女儿。张怀连赔了几声不是。正子赌气哭了出去，老婆子也气忿忿的跟去了。

张怀这晚一个人睡了一夜。天明醒来，就听得正子在隔壁

房内呜呜的哭泣。张怀坐了起来，猛见桌上放了一封信。忙拿了一看，是正子的笔迹，上写了许多怨恨张怀的话。并说我是已经被你骗了，你既要半途抛弃，我也无颜再履人世，只好等机会寻个自尽。但愿你以后不要再如此的骗别人。张怀见了吓得魂飞天外，忙执了信，跑到老婆子房内，从被里将老婆子喊了起来，念信给她听了，教她赶紧防备。老婆子听了，也哭了出来。两人同走到正子房内，只见正子蒙被而泣。老婆子就伸手入被内，搜了一会，果然搜出一把风快的小裁纸刀来。正子连忙来夺，老婆子即掷向张怀道：“我女儿倘有一丝差错，我只问你要偿命。”张怀捡了刀，抱头鼠窜到自己房内，换了衣服，脸也不及洗，跑到近处一个朋友家内问计。

那朋友听了，笑道：“这分明是两母女伙通着想敲你的竹杠。只要舍几十块钱给她，包管你就安然无事了。”张怀道：“给钱的话，直接怎么好说哩？就请你与我办了这交涉罢！”那朋友道：“这些事，我是外行。现正来了个办交涉的好手，你去请他，管教你妥当。”张怀忙问是谁，那朋友就荐了周撰。张怀本与周撰熟识，也知道他这些事很能干。就在朋友家用了早膳，到风光馆来，恰好周撰办公事去了，第二次方才会面，将以上的事藏头露尾的说了一遍。

不知周撰如何设策，且俟下章再写。

第三章

骗中骗度婆失计 讹传讹学生跳楼

话说周撰听了张怀的话，笑道：“老兄于这些事，也未免太认真了。既不做正式的夫妻，怎的只许你停眠整宿，不许人白日挖空？嫖场吃醋的话，在婊子原是借此哄骗客人，做出那多情多义的模样来，撒娇撒痴的笼络。即老嫖客亦多以哄骗婊子，然没有认真吃醋的。只一认真，即登时上当。老兄到此多年，应有多少阅岁，怎的倒认真的吃起醋来哩？凡老于嫖场的，嫖一个女人，只愁没有人肯垫背。老兄为何反要把垫背的打掉？难道是愁使的钱少了不快活吗？”

张怀道：“我虽在这边混嫖了几年，却未曾十分研究。怎么自己嫖的女人，被人家占了，倒不应生气？男女之间所讲的原是个情字，那女人既将对我的风情，一概献与别人，则待我的情自然淡薄了。况亲耳听的淫声，亲眼见的丑态，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哩？”周撰听了叹道：“这也怪老兄不得。初入嫖场的人，于这等地方，多半不能见到，上当的也不止老兄一人。老兄如终以这顶绿头巾为可耻，则这交涉，任是何人来办，不能得圆满的结果。出钱倒是小事，只怕还有呕气。老兄只想她们母女既伸出了这只脚，岂是容易肯缩回的？”张怀道：“怎见得出了钱还要呕气哩？”周撰道：“老兄预备了多少钱给她？她们开口太大，老兄必不能答应。不答应，则这交涉仍不

是没有妥吗？交涉既未办妥，她们怎肯许老兄搬家？老兄终不成叫警察来出自己的丑吗？不搬家，又安能与正子脱离关系？不脱离关系，则正子是用着老兄的钱，与人家快活。老兄倒与人家做了垫背，还不是退财呕气吗？”张怀道：“依足下怎生办法才好哩？”周撰道：“如真能依我的办法，我包你不致吃亏。我看她们母女原没有成心想敲老兄的竹杠，只因老兄不达时务，才逼出她们种种鬼蜮伎俩来。你看她们所用手段，都是利用老兄不肯戴这顶绿头巾，故敢逼着老兄娶她。老兄若真个怕这顶绿头巾减了寿算，就落了她们的圈套了。”张怀道：“据足下说，还是要我娶她吗？这种女子娶回家去，只怕有些不妥。”周撰笑道：“老兄真是忠厚长者。谁教你真个娶她？不过权作缓兵之计，哄哄她罢了。这种办法，前人已有榜样。于今在某省高等审判厅当推事的程强族，当年在这里的时候，与一个下女叫秋子的相好。那秋子知道强族家中已有两位夫人，也故意苦苦的缠着要嫁他，想借此敲下竹杠脱开。那晓得程强族比老鼠还奸，毫不推难的答应了，且登时做了一百块钱的衣服给秋子。秋子见他真是允了，喜出望外。你想一个做下女的人，在日本论身分，不过嫁一个车夫马丁罢了。一旦得了这样一个堂堂的留学生，岂不是平步青云吗？那秋子既自以为做定了留学生的夫人，举动就尊重了许多。虽说是婢学夫人，也还亏她昼夜模仿，居然被她扭捏出三分大方气概来。于是枪花不掉、竹杠不兴的住了年多。程强族由法政大学毕了业，遂和秋子商议要回北京去应考，说至迟不过半年，既仍来接她回中国。但于今尚差往北京的路费，要秋子大家设法。秋子心想，左右是要到中国去的人，日本衣服留着无用，就将前回所做的尽给程强族去当。当了六十元，程先生就乘着一只老黄鹤去了，至今已是两个年头。前日我在朋友家，无意中遇了秋子，谈到程

强族，虽是恨恨的骂不绝口，然丝毫也奈何他不得。此虽是嫖场的前言往行，后来者正该是则是效。为老兄计，只照这样做去，即千妥万妥。”

张怀道：“据足下所说程君事实，与我现在的境遇不同。那秋子并没有结识别人，故能一心一意与程君要好。我那正子心中已别有相好，怎生哄骗得来呢？”周撰笑道：“老兄以为秋子没有结识别人吗？她那结识的还是家贼呢。就是强族的兄弟，与强族同佃房子住的。大凡女人养汉，多半是因手头空虚，瞒着人做些皮肉生涯。若衣食不亏，手头阔绰，则养汉的目的，就不言可知了。程强族如何战退了他的兄弟？虽事属秘密，不能知道，然大约不外这几种。”周撰接着向张怀耳里说了一会。当时著书的人不在跟前，后来也没有打听得清楚，不知说了些什么。说完了，张怀心领神会的点头叹赏，感激周撰不尽。周撰笑道：“那厮既有半点钟以上的实力，说不定是老兄一位劲敌。”张怀也笑了，说道：“我此刻回去，以取何种态度为好哩？”周撰道：“只做没事的人一样就得了。”

张怀有了主意，即别了周撰，回到家中。正子见了张怀，仍旧哭骂不休。奈张怀此次心有把握，一味的和颜悦色赔不是，绝不提及搬家的话。正子被张怀说得脸软了，只得收科。这晚张怀依着周撰的话儿，果然使正子非常美满。自此遂为夫妇如初。老婆子见这竹杠敲不着，也只好翻着一双白眼，望着他们快活。以后尚有几种交涉，暂且按下。

再说周撰替张怀设了策，安心过了一夜。翌日清早即仍往郑绍旼家。郑绍旼这日心中有事，也起了个绝早。周撰到时，恰好是七点二十分钟。不暇多说闲话，即催着郑绍旼下去打听。周撰仍如昨日的望着表等候。不多一刻，猛听得郑绍旼咳嗽一声。周撰忙收下表下楼。郑绍旼手指着街上走的一个女学生向

周撰道：“就是她，快追上去！回头须来这里报告成绩，我和你还有话说呢。”

周撰笑着点头，穿了靴子，追了上去。只见那女子莲步姗姗的往前走，周撰即紧走了几步，挨身过去，却回头下死劲钉了一眼，不觉大喜起来。原来那女子真个淡红浓艳，秀美天成，心中很佩服郑绍畋的眼力不错。走不多远，故意放松了脚步，让那女子走过，却又跟上去，与那女子并肩着走。自此或前或后，直送至渡边女学校门口，望着她进去了方才转身。

回到郑绍畋家，郑绍畋即笑问成绩若何。周撰笑答道：“虽不蒙欢迎，幸未撻申饬。初次得此，就算是好成绩了。只是不知何日方得功行圆满呢。早稻田隔这里太远，每早匆匆忙忙的往来不便。听说大方馆尚有空房，我想现在去定一间，下午即搬了过来。她下课的时候，也得走这里经过，岂不是事半功倍？”郑绍畋赞道：“妙极！我就同你去定了房子，顺便到龙涛馆去看看。”周撰道：“看什么？”郑绍畋道：“前天新到了几个人，每人领了两个月的学费，都想玩玩钱，昨日下午已赌了一场。输家都约了今日原人不散的，要再见个输赢。我昨日已叨光了几块，今天想再去捞几个来。”周撰道：“怎生个赌法？”郑绍畋道：“昨日起首是骰子，后来换了牌九，场面也还热闹。江西有个王寿珊，赌兴最豪，下注最粗，牙牌骰子都是他的。”周撰道：“没有笼子罢？不要着了他们的道儿。”郑绍畋道：“好像没有。昨日他也赢得不多。”周撰道：“既是如此，就顺便去看看也好。只可恶那龙涛馆主人贪心太重，我去年在他家玩了几次，头钱都是见十抽二的办法。要常玩，还是新组织机关的好。”郑绍畋道：“这也怪他不得，他每年送警察的冰炭敬也不少。那馆主还有点担当，不是个脓包。你看上野馆、三崎馆都出过事来，只他是安然无恙。我说与其弄

出事来，出钱丢丑，倒不如多给些头钱的干净。”郑绍畋说着，换了衣服，同周撰到大方馆，定了间房子，就同到今川小路龙涛馆来。

原来这龙涛馆，也是完全住中国人的馆子，高耸着三层楼，有数十间房子。馆主于伙食房钱之外，就只拉拉皮条，开开赌局，得些外水，为人甚是和气，所以能和警察猫鼠同眠。见郑绍畋二人来了，知道是入局的，忙笑脸相迎，咬着郑绍畋的耳根说道：“他们已经开场了。”郑绍畋即笑着带周撰上楼。

楼门口站着一人，如警察站岗的一般。望着他们两人来了，即笑道：“快去，正是热闹时候。我已站了五分钟，也要换班了。”周撰点头对郑绍畋道：“这龙涛馆主玩钱，要巡风的做什么？”郑绍畋道：“这不过是有备无患的意思，其实本可以不要。”二人一边说着，到了第二层楼口。只见一人笑嘻嘻的，一边下楼，一边揣着票子，望着第一层楼口的人招手道：“你去，我来换你。”那人听了，真个跑了来，与周撰同上楼。楼口也是一般的有人站着。三人径到了第三层，只见那拐角上一间房子的门外，放着一大堆的拖鞋。周撰先推开门进去，见一房黑压压的都是人，却静寂寂的一点声息都没有。周、郑既进了场，少不得也要来两手。他们见周撰新到，衣服又穿得精致，都要推他做盘。周撰应允了，坐了上去。将牙牌骰子看了一眼，说道：“诸君既要我做庄，我却先要附个条件。我们玩钱，原不过闹着消遣，不在乎输赢。输家太输多了，赢家倒觉难为情。并且我们来在外国，手中的钱有限，输烂了，支扯不来，也是困难。我的意思，想定个限制，不知诸君以为何如？凡做庄的，规定只拿出二十块或三十块钱来，凭运气做十庄或十五庄。倘十庄或十五庄数没有做完，而手中钱已不够赔，即将手中的钱，做几成摊派下场。押家不许争多，庄家也不得恋盘。若庄家的

运气好，顺风做了下去，也只能照上场定的盘数，数满即移交下手。但所议盘数，最多不得过十五盘。押家下注，亦须有个限制，多不得过五元。下注太大，输赢都有不便。诸君如以为可行，我就拿出三十块钱来，定做十盘。”

各人听了，都同声赞好。周撰即由票夹内数出三十元的钞票来，放在桌上，和牌开盘。顷刻十盘数满，周撰下场。点票子，足足赢了八十八元。江西王寿珊一人就输了四十元，郑绍畋也输了五元。王寿珊等周撰起身，即坐上去，抢着骰盘要做庄。周撰笑道：“足下要做庄，没人和你争，只是也得议定庄数，先拿出多少钱来。”王寿珊听了，即一手按住骰盘，一手从怀中掏票子，掏票出来一数，仅剩了八元，只得说道：“我虽只这八块钱，却要做十五盘。”各人都面面相觑，不好做声。周撰笑道：“也好。足下就开盘罢。”王寿珊真个聚了牌。押家见他钱少，都三角两角的零摆，场面登时冷落起来，气得王寿珊面红耳赤。正待发作，猛听得巡风的一递一递的紧急暗号传了上来。各人听了都收了钱要走，一间八叠席子的房，除了桌椅，还挤了二十多人，又各人都要找各人的拖鞋，一时间怎能走得干净？王寿珊坐的更在桌子横头，靠着窗户，若由门口出去，必待各人走尽方可。仓卒间急得他神智昏乱，就由窗口往楼下一跳。这楼下是个小小院落，院中一池，池中满贮清水。王寿珊从三层楼上跳了下来，正正的扑冬一声，落入池内。吓得满馆子的人登时鸦噪鼎沸起来。幸好一个警察眼明手快，忙跳入池内，捞了出来，已跌得人事不省。馆主也慌了手脚，急忙拿了几件干衣服替他换了。那警察即向馆主追问原因。馆主只得推说他有神经病，警察也不十分追究，即叫人抬入最近的病院诊治。幸得池中水深，不曾送了性命。

原来那警察并不是来拿赌的。因龙涛馆新加了许多客，照

例的来查查循环簿。他们巡风的误会了，传了个紧急暗号，致弄出这样事来。周、郑二人趁着混乱之际，也不暇顾王寿珊死活，一溜烟跑了。

不知周、郑跑至何处，且俟下章再写。

第四章

打醋坛倭奴上当 写情札膀子成功

活说周、郑二人乘着混乱的时候跑了出来，郑绍旼道：“幸得那江西人跳楼混住了警察，不然我们都危险。”周撰道：“事也奇怪，龙涛馆怎的会跑出了警察来？警察就来了，又何必急得跳楼？那样高的楼，跳了下来，我想必无生理。”郑绍旼道：“管他什么死活。我的肚子饿了，到会芳楼去吃料理去（日本称菜为料理）。你赢了钱要请你做东。”

周撰点头答应，二人就同到会芳楼酒席馆内用午餐。郑绍旼在席间赞说周撰的赌法大妙，周撰笑道：“他们这些人赌钱，最会打死老虎。你做庄的若手兴不好，他们都落井下石的不怕输得你一衫不着。你若手兴好，他们就扭着你不肯散场，定要你倒了出来才止。我的法子即经通过，我就敢放心赌了。后来见他们都是些外行，只得略施手段，补助我的夜度资。”郑绍旼听了，跳了起来道：“了不得，我也上了你的当。还不快退出我的五块钱来。”周撰笑道：“你不说，我也要退还你的。”说着，即由怀中拿出五元，交与郑绍旼。郑绍旼还要吃红，周撰又补了二元。郑绍旼才欢天喜地收了。二人用饭已毕，周撰会了帐，自回风光馆预备搬家不提。

单说郑绍旼得了三元红利，并着昨日的赢项，手头很觉宽舒，乘着酒兴，想去征歌买舞。取出表看，才到两点钟，觉得

太早，就顺便到一桥，想找个朋友同去。他这朋友姓黄，名文汉，湖北孝感人。为人颇聪明，知道两手拳脚，来的年数与郑绍畋差不多，有时也去正则预备学校上课。他却有层狠处，于嫖字上讲工夫，能独树一帜。周撰讲的普通嫖资格，就是施耐庵所说的“潘驴邓小闲”五字。他说不然，五字中“潘驴邓”三字非人力所能做到。只“小闲”二字，算不得嫖资格，必能做到“吹要警拉强”五字，方算全副本领。“吹”是吹牛皮，他说大凡女子的见识，多不及男子，只要你吹说得圆满，就没有不上手的。他曾著“牛皮学”讲义万余言，内载有数十种的吹法。说是若能依法吹得圆熟，像中国这种社会，只须一阵牛皮，就能吹上将坛，吹入内阁。些须弱女子，何愁吹不拢来，吹不开去？会过他的人说，虽明知他所说的是牛皮，却能教人不得不心悦诚服的倾听，与湖北普通牛皮大是不同。女人既被他吹上了手，难保牛皮不破裂，女人不生心外叛。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有种种要挟的法子，或说要告知其父母，或说要宣布其秘密，使那女人害怕，服服帖帖的跟他。他从前住在山口县的时候，吹骗了个乡绅家女儿，至今尚时常须送衣服零用钱给他。其实那女子恨他入骨髓，只因一时失脚，入了骗局。后来知道他凶狠，不敢翻脸；坏了自己及父母的名誉，故竭力与他敷衍。这第二个“要”字，已是见了实效的。此是对于良家子的说法。若对于卖淫妇，他就串通警察。你肯俯首贴耳的供给他罢了，不然，即叫警察捣你的巢穴，使你做不成买卖，所以第三是“警”字。第四就是拉皮条了，他这拉皮条与人家拉皮条不同。人家拉皮条，是凑成别人嫖的。他拉皮条，是凑成自己嫖的，良家子与淫卖妇，可以上三字到手。至于艺妓(如上海长三)，则非钱不行。他拉皮条得了钱，就去嫖艺妓。并且为卖淫妇广招徕，也是他一项资格。第五个“强”字，就是仗

着两手拳脚，以防仙人跳(东谚美人局)。或与人争风用的。他这种嫖学一倡，愿拜门墙的不少。一时有南周北黄的名目。郑绍畋与他交了几年，也略略得了些传授。今日乘兴的找他，实欲打听点新鲜门路。恰好黄文汉在家，郑绍畋就说了找他的意思。黄文汉道：“地方是得了一处，在小石川竹早町。姊妹两个，佃了一所房子。我昨晚与那大的住了一夜。看她们情形，虽是出身不久，却有几分狡猾气。我因是初次，不肯白睡她，给了她一块钱，她尚不愿意似的。我也没多和她说话，就出来了。今日你要同去，须与我间接的吹吹，使她们知道。”郑绍畋点头问道：“那小的什么年纪了？”黄文汉道：“大的二十岁，小的十六七岁的光景。相貌都还去得。”郑绍畋听了，即催着他同去。黄文汉即换了衣服。二人因天气尚早，也不坐电车，步行到了竹早町。

黄文汉引到一家门首，郑绍畋见门外已有两双兵士的皮鞋，即欲转身不进去。黄文汉一把扯住道：“怕什么！”说着，即推开了门，扬声问道：“有人在家么？”郑绍畋立在门外，只见一个妖态女子，慌忙走了出来，见了黄文汉，登时现出种不快意的脸色，说道：“对不住，现正有客，请明日来。”说完，做出要关门进去的样子。黄文汉听了，沉着脸说道：“十卜么贵客见不得人的，我偏要会会！”说时，不由分说，扯了郑绍畋跨进去。那女子不敢十分拦阻，只得引入一间空房子里，给他二人坐了，故意赔笑说道：“请二位安心坐坐，等我敷衍他们去了，再来奉陪。”黄文汉道：“你妹子哪去了？”那女子道：“也在隔壁陪客。”黄文汉道：“每人陪两个不好吗？我们比他们差了什么，该坐冷房子？”那女子笑着捏了黄文汉一把道：“相好的也是这般难说话，真太不体贴人了。他们左右就要去的，何必闹醋劲生出枝节来，使我们姊妹为难哩。”

郑绍畋点头挥手道：“你去，我们坐坐不要紧。”那女子笑着谢了郑绍畋一声，告罪去了。

黄、郑二人坐了一会，忽听得隔壁的笑声大发。黄文汉忍不住立起身来，就门缝里张望。只见两个佩刀的兵士，一人搂着一个女子，在一块儿笑浪。那大女子手指着这边，向那兵士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个兵士都笑着点头。黄文汉走到郑绍畋跟前说道：“我看那两个小鬼没有要走的意思，必是那淫妇故意扯着他们久坐，冷落我们的，倒不可不给点厉害他们看。”郑绍畋摇手道：“和他们兵士厮闹无味，不如回去罢。”黄文汉道：“做什么？你见他们佩了刀就怕了他吗？你不知道越是有职业有身分的人越好惹。他断不肯以这样小事，坏了自己的名誉，掉了自己的饭碗，吃了亏还不敢做声。我们怕他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姓名，就想弄掉我的官费，也不能够。”郑绍畋道：“虽如此说，只是当怎生办法呢？”黄文汉道：“你不要多说话，同我过去，我自能见风使舵。”郑绍畋听了，真个立起身来。黄文汉即将门推开，说了声得罪。两个兵士见他们过来，只得撇了抱的女人，起身问是有何贵干。黄文汉笑说道：“事是没有，不过和老兄一样的来玩玩。只是丢得我们太冷淡了，故特过来赶赶热闹。”说完，即和郑绍畋进房坐了。

两个女子见二人公然过来，反没了主意。两兵士说道：“既是两位高兴，同坐坐何妨。”黄文汉望着大女子道：“哪位是与你交情的，说出来我好拜识。”那女子摇头笑道：“都没有。”黄文汉道：“既都没有交情，说不得我要做主人了。请问两位贵姓？”一个兵士道：“偶尔相逢，有何姓名可问。老兄日语说得这般圆熟，想是已到此多年了。不知是官费，还是自费？”黄文汉道：“是自费。已来了七个年头。”兵士道：“老兄既是自费，大远的到敝国来求学，为何礼拜一的不去上

课，却来这里胡闹？”黄文汉听了作色道：“这话是谁教你说的？我与你初次见面，怎的这般不讲理，倒开起我的教训来！你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吗？我说句失礼的话你听，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贵国美人最多，最易勾搭。我家中祖遗了几十万财产，在中国嫖厌了，特来贵国研究嫖的。今日就算是我上课的时间，难道你可说我来坏了吗？”兵士听了，气得答不出话来。一个故意赔笑道：“我这朋友说话鲁莽，老兄不要生气。我与老兄虽是初次会面，难得老兄这般豪爽，我倒很愿意纳交二位。这左近有家日本料理店，想邀两位同过去喝杯水酒，略尽东道之意，不知两位可肯赏脸？我们是左右不能外宿的，回头仍请两位到这里住夜。”黄文汉知道是诈，也不推辞，只说道：“初次识荆，怎好扰你这样盛情？也罢，且图下次还礼就是。但老兄既有这般雅兴，不知怕不怕大肚汉？”那兵士笑问怎么。黄文汉道：“有酒不可无花。我的意思想要她们姊妹同去，觉得热闹些，不知老兄以为如何？”那兵士笑着点头应允。郑绍畋暗地里扯了黄文汉一把，教他莫去。黄文汉只作不知道，催着她们姊妹穿衣。郑绍畋无法，只得跟着他们。

一同六人，到了一家料理店内。兵士推黄文汉首座，又拿着菜单教黄文汉点菜。黄文汉全不客气，拣贵重的点了几样，又逼着郑绍畋也点了。不一时酒菜齐出，黄文汉一人坐在上面，神舒气泰，吃菜如狂风扫叶，饮酒如长鲸汲川，刹时间杯盘狼藉。郑绍畋心想：黄文汉手中必没有多钱，日本人从来鄙吝，哪里肯平白无故的拿钱请一面不相识的人吃喝？弄来弄去，怕不弄到我老郑身上。一个人越想越怕，越怕越吃不下去，真是赴吕太后的筵席——如坐针毡。勉喝了几杯闷酒，就推说解小便，溜之大吉。黄文汉知道他是怕受拖累，也不去理他，大吃大喝如故。兵士见已走了一个，怕黄文汉也走，即喊算帐。帐

单来了，兵士即送至黄文汉面前，指着那大女子道：“老兄与此君有交情的，请做回主人罢。”黄文汉见帐单上有八块多钱，也不说什么，顺便取了兵士一件外套在手道：“对不住，我身上带钱不多，这外套借我去当了来开帐。”说着就走。两兵士见黄文汉拿着外套要走，连忙齐上前来夺。黄文汉两三步已窜到门外，立住脚等他们来。兵士赶到，黄文汉一拳已打跌了一个，一个视黄文汉凶猛，不敢上前，立住说道：“你自己说做主人请客，为何骗了帐，还要打人？”黄文汉笑道：“我也懒得和你多说，你只快清了钱，我和你还有帐算。你们瞎了眼，拿讹头拿到老爷身上来了。老爷今日还有事去，你明日到一桥二十七番地来，找老爷要外套。”说完一步一步的往外走。那兵士忙跟了出来喊道：“帐是不要你还了，你还拿了外套去做什么？”黄文汉道：“还帐事小，欺骗罪大。就请你到警察署去评评看，可有这个道理。”那兵士怕黄文汉用武，只是赶着求情，黄文汉哪里肯理。

走不多时，遇了一个站岗的警察。黄文汉即指着兵士对那警察说道：“这是个骗贼，他们串通请我吃酒，吃了又叫我还钱哪！”警察问道：“他们什么事请你吃酒？平日与你有无交情？”黄文汉正待开口，那兵士扯着黄文汉道：“算是我们错了，我和你赔不是，以后再不敢惹你了，你还了我的外套罢！”黄文汉点头道：“只要你知道也就罢了。”说着，将外套给兵士，兵士接了，自去清帐回营。黄文汉别了警察，亦自回家。下文尚有交待，暂且按下。

再说郑绍畋怕事上身，偷走出来，把寻花问柳的兴致扫了个干净，没精打采的到大方馆，打听周撰已否搬来。恰好周撰才搬到，正在清检什物，郑绍畋也帮着清理了一会。收拾已毕，郑绍畋问道：“你既搬了来，明天的事情，该怎么着手，你胸

中已有成竹吗？”周撰道：“我想了个极新鲜的法儿，不愁她不上手。我明日再送她上课，下课的时候，也去接她，使她认清了我这个人。后日我就写一封情书，信封上两面都写‘樱井松子君启’的字样，带在身上，到了人少的地方，走在她的前面，故意将信掉在地下。她见有自己的名字，必然拾着开看。我就偷眼看她的面色何如，再临机应变的去办。”郑绍畋笑道：“法子是好，只是信封上怎的两面都要写她的名字哩？”周撰道：“你这都不懂得吗？这是防信掉在地下的时候，背面向上，她在背后，我不便弯腰去翻正。她看是个没有字的信套，她怎肯去捡哩？并且可防旁人注意。”郑绍畋点头笑道：“亏你想得这般周到。我明日来看你的情书。”说完别了。

第二日周撰果迎送了一日，晚间写了封日文情书。周撰写完，添了住址，正待加封，郑绍畋已走了来。看了道：“信是写得好，只是一封信，恐怕未必成功。”周撰笑道：“不成功再设他法，或写第二封。”郑绍畋笑道：“你成功之后，不要忘了我这个引线的人，须得松子介绍一个给我才是呢！”周撰大笑道：“我成功还不知在什么时候，你就来买预约券，不是笑话吗？”说得郑绍畋也笑了。当下郑绍畋回去，一晚无话。

次日清早，周撰揣着信，等得樱井松子经过，即赶上去觑便将信递了。偷眼看松子，果然拾着。却不拆看，即揣入怀内。周撰知道有几分光了，照例送进了学校门转身。这日因是礼拜三，学校只有半日课。周撰到十一点半钟的时候，仍去迎接。午炮一叫向，只见校门内早拥出一群女学生来，那樱井松子也在其内。一眼望到周撰，恰好与周撰的一双俊眼打个照面，禁不住微笑了一笑，低头走过。周撰见有了机会，怎肯错过，忙赶上去。

不知周撰赶上去做何举动，俟下章再写。

第五章

肆丑诋妙舌生花 携重资贪狼过海

话说周撰见樱井松子望他笑了一笑，深恐失了这机会，忙追了上去，说道：“松子君，敝居距此不远，请去坐坐何如？我那信中的意思，你大约已经明白了。我实因爱你情切，毫无他意。”那松子自看了周撰的信，又听得如此说法，要想不回答，心里只是过不去，便笑脸相承的道：“先生的住址，我已经知道了，迟日定来奉看，现正是午饭时候，当得回去。”周撰忙道：“午饭何妨就到敝处去吃？如嫌敝处人多嘈杂，便同到西洋料理店去亦可，切不可再说迟日奉看的话。”松子见周撰这般殷勤，也就含糊答应。

于是两人并肩着走到一家西洋料理店内。周撰让松子坐了，自己才坐下。点了几样菜，叫了两杯白兰地，一边劝着她吃，一边问她家中还有何人，在渡边女学校是几年级。松子道：“家中只有个母亲。学校是今年才进去的。”周撰笑问道：“我到你家中看你可好么？”松子斜睨了周撰一眼，也笑道：“好可是好，只是母亲在家里呢。”周撰听了喜得心花怒放，笑道：“母亲在家里有什么要紧，横竖是瞒不得娘的事。”松子低着头道：“瞒不得娘的是什么事？”周撰打个哈哈，望着松子的脸，半晌问道：“你瞒过了多少次？”松子红着脸，不好意思似的，说不出话来。周撰接着道：“可去便去，如不便时，

就请同到我馆子里去，我还有要紧的话呢。”松子道：“到你馆子里去不妨吗？”周撰笑道：“我一个人住间房，妨什么。”

松子点头答应。两人又吃了些酒菜，周撰清了帐，同出来。

到了大方馆，周撰即嘱咐下女道：“如有客来会我，只说我不在家就是。”下女答应了，才带松子进自己的房来。将门关好，换了身和服，望着松子笑道：“我为你已有半个礼拜没有睡得早觉，你哪里知道呵！”松子道：“怎的你不睡早觉，却是为我哩？”周撰叹了一口气道：“岂特没有睡得早觉是为你，就是搬到这馆子里来往，也全是为你呢，我起先听得我朋友说起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容貌如何好，态度如何好。说你每天七点多钟去渡边女学校上课，必走他门前经过，约了我第二日到他家看你。那日就弄得我一晚没有睡好。第二日绝早就跑到朋友家来等你，谁知我要看你的心太急了，就忘记那日是礼拜。及等到八点多钟，还不见你的影子。当时我还错怪我那朋友，说他有意作弄我。后来记出是礼拜，才改约了次日再来。”

松子听了道：“你那朋友姓什么、住在哪里，他怎的知道我？”周撰道：“他住在表猿乐町，姓郑。因见你每天上课，走他门前经过，特意打听你的姓名出来的。”松子沉思了一会，掩口笑道：“不是年纪有了三十多岁，身材瘦瘦的，一副晦气色脸的吗？”周撰笑道：“是。你怎么说他有三十多岁，他今年才二十五岁。他的面貌虽不算好，也还不是什么晦气色，你亦未免太刻薄了。”松子听了，越发掩面大笑起来。周撰忙问为何这样好笑。松子道：“你没有看见他那种病样子？他从前月见了我，就足足的迎送了我两个礼拜，也不知在我背后做了多少的祷告。我一回头见了他那副尊容，我就忍笑不住。不知怎的，总觉得他的耳目口鼻，都像没有生得妥当。一双眼睛，

时时含着一泡眼泪似的。鼻孔里也像要流出脓来。面皮上斑不斑麻不麻的，不知长了些什么。”周撰不待她说完，即笑得前仰后合，摇手道：“罢了，罢了，已形容得够了。”松子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吗？”周撰点头道：“你看他面孔虽不好，心地却是很干净。他的父亲从前也到过这里，于今在湖南学会上很有点势力。他现在是公费在这边留学，将来回去，定有好位置。你也不可太轻视了他。”松子道：“他也是公费吗？怎的身上穿得那般不整齐？”周撰道：“这就是他的好处。他一个月的伙食零用，还不到一十五块钱。”松子道：“他的钱做什么去了？”周撰道：“都存在银行里。他将来想讨个日本女人带回去。”松子听了，又笑起来。周撰道：“你笑什么？他还要找你呢。”松子诧异道：“找我做什么？”周撰故意说道：“找你做奥样（日本称夫人为奥样）。”松子揪了周撰一把道：“讨厌。”周撰乘势将她抱在怀里亲了一个嘴，道：“他是要找你介绍一个给他。”松子道：“胡说。他又不认识我，怎的找我介绍。”周撰道：“他求我转说。”松子道：“益发胡说了。你是从何时认识我的，就求你转说？”周撰一边捏她的手，一边说道：“好妮子，不要撒刁。你难道就不想谢谢媒吗？不是他，你我怎有今日？”松子道：“谁教你交这样丑朋友？你说哪个女子愿和他做一块儿住？”周撰道：“难道都和你一样？他又没有限定程式，要如何美的。据你说，天下的丑男子都要鳏居了。你什么原故这样恨他？”松子道：“不是恨他。他既要我介绍，虽说没有限定程式，心里不待说是想好的。若太差了，他必不愿意。我何苦做那费力不讨好的事？并且一个女人想嫁个男人，她自己无论如何生得不好。断没有想那男人也和自己一样生得不好。自己生得好的，更不待说了。你说两边都存着爱好的心思，而两边却都生得不好，教我这介绍的怎

生作合得来？况且既不是做正式的夫妇，又不是和淫卖妇一般的，睡一晚两晓脱开，这事我实在不能答应。若是你要求我倒可以为力。”周撰偎着松子的脸道：“你想替我介绍吗？除非世界上没有你，我就望人介绍。有了你，还有什么可以介绍？”

周撰说完，就浑身上下的乱摸起来。松子不忍十分峻拒。抚摸一会，两下都不自持起来，免不得办了一件男女交际上的例行公事。

事毕，周撰替她整好了头发衣裙，说道：“你今晚就在这里住了何如？”松子摇头道：“恐母亲知道。”周撰道：“你索性和你母亲说知，与我正式结婚，将来带你回中国去。好在我本没有娶妻的。”松子道：“你真个没有娶妻的吗？”周撰正色道：“谁哄你来？”松子低头寻思了一会，笑道：“我且回去和我母亲说，是看怎样，再来回信。”周撰道：“今晚能来么？”松子点了点头，起身重整好了衣裙，坐在椅上，对镜子理发。周撰走拢去，望着镜子里端详一会，笑道：“你说，这样艳如桃李的面孔，教我怎能不爱？我于今已是舍不得放你出去。”松子也望着镜子里笑答道：“你何必这般着急，我今晚定来就是。”周撰道：“万一你母亲不肯，待怎么？”松子道：“不肯，我也来。”周撰喜得抱着松子喊乖乖。松子将发理好了，催周撰送她出去。周撰将她送至门外，又叮嘱了几句才别。

周撰转身至房内，一个人坐下，寻思方才的事，总觉得是平生第一艳事，再无不满足的了。估量着松子今晚必来，自己先到澡堂里洗了个澡，回来已是五点多钟，就坐在房里静候消息。到七点钟时分，松子果然来了。周撰如获至宝的接着，问道：“你母亲怎生说法？”松子踌躇了半晌，说道：“肯是已经肯了，只是她说须你写张婚约。”周撰点头道：“这不待说，

是要写的。”松子道：“她说还要……”说至此，止住口不说了。周撰道：“她说还要什么？”松子不做声。周撰道：“你只管说，她要什么都可以答应。”松子道：“钱。”周撰道：“要多少？”松子道：“她说要六十元。她说你肯了，才许我和你结婚。”周撰笑道：“我以为要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原来是几十块钱，也值得这般难启齿？我此刻就着人去接了你母亲来，将婚约写好，并六十块钱给她拿去。要她今晚便将你应用的什物搬到这里来，使你母亲放心。你以为何如？”松子道：“好。”

周撰即拿纸笔写了封信，叫下女唤了乘东洋车，到表猿乐町七番地接松子的母亲。不一刻，下女已引着进来。周撰看是五十多岁的老婆子，黑纹满面的，一副龟婆相。周撰知道不是松子的生母，便随意抬了抬身，说了声请坐，叫下女送了杯茶。老婆子见周撰房里陈设得很阔，仿佛势派不小，就不敢随便。恭恭敬敬叩了个头，坐在一边。周撰等下女出去了，便说道：“方才松子述你的话，我已明白了。特接了你来，再当面说个清楚。不知你于那个条件之外，还有别的没有？此时不必客气，免得后来另生枝节。”老婆子想了想道：“没有别的话说。”周撰道：“既没有别的话说，我此刻就将婚书写好，并六十块钱给你。请你回家将松子的日用东西叫车夫送来，她就在这里住，不必回去了。”老婆子都答应了。周撰即写了一纸婚约，盖了印，松子也署了名。又拿了六十块钱出来，将婚书念给老婆子听了。老婆子喜孜孜的接了钱与婚约，写了张收据给周撰，叩头出去。松子赶至外面，说要送些什么来，老婆子答应着去了。不一会，车夫已送了两包东西来。自此松子就与周撰同飞同宿。

列位看周撰这膀子，自始至终，不过四日便成了功，要算

是很容易了。其原因虽说由周撰的面孔标致，心思专一，然却不全在乎此。今且将松子的历史补述一番，列位自然知道这成功还不算容易。

原来这松子年纪虽才十七岁，去年住在早稻田的时候，却很有点名头。因她来往的尽是些日本人，故留学生中没人知道。她那养娘，从前也不是个正经东西，不知怎的收了松子做养女，就靠着她做一颗摇钱树。今年正月，日本人为吃醋，闹出了事。连累着松子在警察署拘留了几日，被警察注了意，在早稻田立脚不住，才搬到神田来。这松子生性聪明，知道神田淫卖妇最多，与她们竞争不易，遂改变方法，进了渡边女学校。借着女学生名目，充高等淫卖。她久晓得有一班中国留学生，于饮食男女之事，最能慷慨，便留心想专做中国人的生意。谁知一出马，就遇了郑绍畋这个知己。她觉得很不利市，所以任郑绍畋如何叫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她只是不瞅不睬。及遇了周撰，不由她不动心。若是去年在早稻田的时候，周撰见了只须略丢眼色，即能到手。此刻是有志攀高，故也得费几日工夫。一封情札，方才功行圆满。她估料着周撰不知道她底细，又见周撰这般急色，遂临机应变的，要求周撰出钱写婚书。哪知周撰是嫖场老手，什么窍他不懂得？表面上虽毫不推难的答应，心中却早计算得明白，暗自好笑她们不识自己的作用。此是后话，暂且按下。

于今却要另提一人，因其事情结果，与周撰稍有关涉。其人姓朱名钟，江苏无锡人。甲辰年来日本，宣统三年考进了千叶医学校。就在千叶县佃了所房子，带了个日本女子名蝶子的同住。他父亲叫作朱正章，禀性贪婪无厌，奸诡百端，刻薄成家，积有数万财产。同乡人见了，如遇鬼物，专为他作了几句口碑道：“家有三升糠，莫惹朱正章。惹了朱正章，立时精

打光。”那朱正章爱财之心，老而愈烈。在无锡地方，见人人远避，寻不着甜头。平日听他儿子说，日本放高利贷可得十分利息，他就时时垂着涎一尺长，想到日本来。值民国成立的时候，他因在地方上积怨太深，恐人报复，遂携了千多块钱，并带着亲生女蕙儿到日本来。他这女，十六岁时已嫁了人，夫家也很富有。朱正章本欲借着女儿盘剥他家的产业，后来不知怎的图谋不遂，便平地风波的逼着男家退了婚。于今已有二十岁了，眉目位置，也还不恶，朱正章说带到日本替她择婿。两父女抵横滨的时候，打了个电报给朱钟，朱钟即接了到千叶同住。

过了一日，朱正章即将来意对他儿子说了，要他儿子打听何人需钱使用。只要保人靠得住，并不必十分利息，就是八分也可。朱钟迟疑了一会道：“这生意，中国人做有多少不便，即如中国药房的林肇东，何等诡谲，何等厉害，他做的还是抵押贷款。有抵押品，仍须硬保，尚时时被人骗了。左仲远的零星被骗，更不待说。于今左仲远归国当伟人去了，林肇东也收了手，机会倒是很好，只是太不稳当。丢了钱事小，还要遭人唾骂。朱正章着慌道：“依你说，我不是白跑了一趟，枉送了许多路费吗？”朱钟道：“有是有个间接受当的办法，不过利息轻些，得四分五分罢了。”朱正章忙问什么间接受当的办法。朱钟道：“于今住在东京牛込白银町的冢本平十郎，他专做这生意。前两日甫全还在那里借了两百块钱，是我作保。他那里定的条规很严，要借钱，非五校官费生作保不可。见月十分息，分文也不能短少，期限至久不得过两月。因五校官费生不能牵涉高利债务，牵涉了，须得开除官费。即不开除，学校的章程，非理清后，亦不得入学。他所以定要五校生作保，觉得比什么还妥当。”朱正章听丁着惊道：“既是这样，你怎的敢和甫全担保哩？倘甫全到期无钱，你的官费不妨碍吗？”朱钟道：“

那不要紧，我看了甫全的家信，说下月定汇五百元来。他因要与吉田仲子离婚，刻不可缓，强扭着我作保。我一则因是同姓的关系；二则这仲子原是我作成他的，不能不做理会；三则他家中是有钱的，明知不久即能汇来，顺水人情，落得我做。我的意思，你老人家不如将钱给冢本。也不管他放出去得多少利，只每月问他要利息四分或五分，作他借了我们的。这又稳当，又不劳神。”朱正章道：“你怎知道冢本稳当哩？”朱钟道：“他放出去的帐，至少也有几千。只愁他不肯经手，怕什么不稳当。”朱正章点头道：“只要稳当，就是四分也罢。你明日就同我到东京去把交涉办妥。且交八百元给他，就是四分，每月也可得卅二元利息。”朱钟答应了。

次日，父子二人即坐火车到东京，找着冢本说了。冢本道：“要我帮你经手也可，只是此月不能算息，来月还只能算一半，第三月方能全算。息钱每月四分。因数目太大，一时间放不出去，我不能从中贴补，依得就放在这里。”朱正章心想他这话也近情理，就答应了。登时将票子点交冢本，收了证书，仍回千叶。

那蕙儿自从中国动身到日本，将近一月还没有洗过澡，说身上腻腻的难过。朱钟即叫蝶子带着到浴堂去。日本的浴堂，是两边用木板斜铺着，中间低处作流水的沟。入浴的先由池中浸了，再坐木板上擦洗，那木板被水溜得甚是光滑。蕙儿同蝶子到得浴堂，见蝶子在外面即将衣服脱得精光，蕙儿就很觉不好意思。隔着玻璃望浴堂里面，都是女人，没有穿着衣服的，只得面壁也将衣服脱了。她的脚虽是曾放过的，然小时已将骨头包死，五趾都拳作一团，全不曾打过赤脚，又势不能穿着袜子进去。见蝶子已将玻璃门打开，对自己招手，只得一扭一拐的跟着走进门来。不两步，踏着木板一滑，倾金山倒玉柱，足

的跌了一交。红着脸扒了起来，就蹲在板上，不敢再走。弄得一浴堂的女人都停手不洗，望着她一双脚嗤嗤的笑，羞得蕙儿几乎要哭了出来。幸得蝶子跑了过来，将她扶入池内。她就躲在池角上浸了一会。也不敢出来擦洗，扶着壁一步一步的挨到外面，抹干水，穿好衣，坐等蝶子。蝶子见她已经出去，忙胡乱洗了一洗，即带着她出来。

蕙儿回到家中，气得将朱钟乱骂说道：“这样地方，也要她带着我去。”朱钟笑道：“这就叫我无法。你要洗澡，日本哪个浴堂不是这样的？若是长崎、大阪，还有共浴的，那便怎么哩？即到日本来留学，哪里还说得这些讲究，并且这又有什么可丑？”蕙儿道：“谁说怕丑来？安着那滑溜溜的木板，又是斜的，教人怎生站得脚住？我是发誓不再入这样浴堂了。”

朱钟笑道：“只要你能终年不洗澡，就不入浴堂，也可省钱。”

蕙儿发急道：“你这是胡说，难道日本大家小姐也是跑出来和她们混作一块儿洗吗？”朱钟道：“那倒不必大家，只要是中等人家，家中就大半设有浴堂。只是做个浴桶，至少也需要二十来块钱，还要烧许多炭，才得一桶水热。我们迁徙不定，日本的房子做得又蠢，浴堂须在起造房子的时候安置，不能将就着用。你只看这所房子，何处可以安放浴桶？大凡有浴堂的房子，多半不小。我们人少，断不能住。”蕙儿不服道：“据你说，那到日本的女留学生都是到浴堂里去洗的了？”朱钟道：“那却有几等。也有几人合伙佃房子，自己备浴桶的。也有住稍大的栈房，用栈房里的浴桶的。到公共浴堂去洗的也多。”

蕙儿道：“既是栈房里有浴堂，我就去住栈房。并且我既到了日本，也得进个学堂上上课。终日住在这不村不市的地方做什么？”朱正章道：“你一句日本话也不懂得，上什么课？”蕙儿道：“谁生出来就懂日本话的？谁学不会的呢？”朱钟听

了望着朱正章道：“妹妹想读书也是好事。你老人家就带她到东京去住栈房，两人每月伙食，也不过二十多元。甫全住在江户川馆，就到他那里去也好。他左右没有上课，妹妹可从他学点日本话。还有个湖南人成连生，与我素有交情，也住在那里。他来日本很久，可托他照拂一切。我每礼拜日可来东京一次。

”蕙儿问道：“那馆子里有浴桶没有？”朱钟道：“自然是有浴桶，才教你去住。”蕙儿听得？方欢喜了。朱自章正想到东京多交熟几个人，好施展他平日的手腕，当即应允了。只是蕙儿将来进学堂的费用要朱钟出，朱钟不能不答应。次日朱正章即收拾行李，朱钟仍送他父女到东京，在江户川馆住着，托了成连生、朱甫全大家照应，方转回千叶。

自此蕙儿每日从甫全学日本语。蕙儿的天分很高，只学了个多月，居然可办粗浅的交涉。那近处有个女子手工学校，蕙儿便报了名进去，学编物造花之类。

不知朱正章父女住在江户川馆内，演出什么事实来，且俟下章再写。

第六章

多情种拨雨撩云 老骨朵退财呕气

前章书中所说的那成连生，他和周撰是同乡。年纪有三十多岁，从宣统元年得官费到日本，近两年来，在中央大学上课。只因他性喜吟咏，在东京结识了一班诗友，组织一个诗社，每礼拜会诗一次。朱钟平日也喜胡诌几句，故与他成了相识，心中很敬慕他是个风雅之士，故送朱正章父女到江户川馆的时候，托他招呼一切。

他一见蕙儿风态甚佳，便有问鼎之意。只是朱钟虽有托他招呼一切的话，而朱甫全到底是朱钟自家人，凡事都有朱甫全经理，自己无进身之阶，不过于见面的时候，调调眼色。有时那蕙儿也会望着他笑笑，他更入了魔。正愁没有下手处，恰好一日他接了封家信，他的妹子在内地进了女学校学编物，要他买钢针、绒线付回去。他看了信，便心生一计，忙执着信找朱正章说道：“舍妹在内地学校里也学编物，写信来要我买钢针、绒线付回去。这样差事，我从没有办过，恐怕上当。世妹在学校里，这种东西用得最多，必有常做生意的铺子。想求老伯和世妹同我去买一回。”朱正章左右是没事的人，自然一说便肯，登时唤蕙儿同去。蕙儿是不能不肯的。于是三人同走到神乐坂蕙儿常买针线的一家店内，将针线买好了。

归途中，成连生就带着他们父女，到一家牛乳店吃牛乳。

成连生的日语也还说得圆熟，故意引着下女天南地北的谈笑。下女谈熟了，便指着蕙儿问是成连生什么人。成连生欺朱正章不懂日语，正色说道：“是我的奥样。”这句日语，蕙儿是懂得的，成连生说时便留神看蕙儿的脸色，却没有不愿意的情形，只瞅了成连生一眼，便低着头不做声。成连生知道还容易说话，即欢欢喜喜的会了帐回馆。

第二日是朱正章存钱在冢本处领息的期限，前月他已领了半息，此月是要全领了。朱正章心中很是快活，揣着息折，知道无多话说，也不要人当翻译，一个人走到冢本家内。冢本知道是来领息银的，不等朱正章开口，便数了几张票子，并四角钱给他。朱正章点数，却只二十二元四角，心中不知为怎的少了九块多钱，又说不出要问他的话，呆呆的望着冢本做手势。只见冢本说了一大篇的理由，自己却一句也不懂得，两人用笔写了一会。一个不懂汉文，一个不懂日语，仍是弄不清楚。朱正章只得连二十二元四角，都退还了冢本，想回馆找甫全同来问清。回到馆内，甫全已出去了，即寻着成连生请他同去。成连生正在力图报效的时候，欣然同往，问了个明白。才知道冢本因甫全的借款到期没还，朱钟是连带责任人，故就在他名下扣除了二百四十元。所存五百六十元，四分算息，应二十二元四角。朱正章听了着急，即请成连生当翻译说道：“这钱并不是朱钟的，与朱钟毫无关系。不过存钱的时候，请他办办交涉，怎的扣起我的钱来？冢本道：“这事不难解决。你与朱钟是父子，朱甫全是你同宗，朱钟是朱甫全的连带人。我即是扣你的钱，也不为无理。你如定不肯扣，我也不能相强。只是我这里规矩，逾期不还，当得起诉。朱钟既是连带人，将来诉讼结果，我所用讼费，当向借用人与连带人索取。诉讼一日不得圆满的结果，你的钱一日不得支取。如诉讼延期至三月四月之久，朱

甫全分下的利息，我仍得向朱钟名下扣除。”朱正章不知道日本的法律，又深恐他提起诉讼，连累儿子的官费，气得无话可说。成连生知道他是带着钱来贪利，自己也曾受过高利贷的苦，故不肯为他辩论。所以说了一会，仍是不得要领。朱正章忿忿的同成连生回馆，找甫全说话。甫全仍是没有回，便托成连生打了个电报给朱钟，教他快来。这晚九点多钟，朱钟才赶到，问起原由，惊道：“甫全前日写信给我，说到了钱，已将家本的帐还了，怎的又生出这样事来？可叫甫全来问。”朱正章道：“甫全没有回。”朱钟道：“只叫馆主来问，近日甫全到了挂号信没有就知道的。”朱正章道：“问什么，甫全若到了钱，我同住一个馆子，时时看见，怎全没见他提起？我看你这蠢东西，已中了他的计，他必已经跑了。”朱钟听得真慌了，忙跑到甫全房内查检他的行李，见什物一些没有动，柜里的铺盖箱笼，也都依旧放着，心里略宽了些。正待出来问馆主，甫全是何时出去的，朱正章已走了进来说道：“你怕什么，不打开他的箱子看还有什么？”朱钟仍转身将箱子拖了口出来，撬开了锁一看，仅塞了半箱子的烂书，及没有洗的单衣服。再开一口看，乃是一箱的报纸。朱正章急得跺脚，朱钟更是着慌。

原来朱甫全是自费到日本求学，他家中颇有几万财产。初来的时候，靠着朱钟日本情形熟悉，一切都依赖他。朱钟欢喜他有钱，引着他游山玩景，饮酒宿娼，无所不至。几年来也不知介绍了多少日本女人给他，花掉了他多少的钱。至去年九月（宣统三年），又介绍了个洋服店的女儿姓吉田的与他做妾。这吉田本与朱钟有染，朱钟因她欲望太奢，供应不来，故让给朱甫全。朱甫全见吉田貌美年轻，便想弄回中国去做妾。朱钟是巴不得他有此一举，便拼命的在吉田跟前怂恿。不到几日，即结起婚来，结婚费就很用了几百块钱。朱甫全家中原有妻室，

既要在日本讨妾，即不能不写信告知父母。他父母接了信，倒没有什么不愿意。奈他妻子阉教甚严，决不承诺。但相隔太远，遥制不来，只得勒住家中不再付钱来，先绝了朱甫全的粮道。料到朱甫全无钱使用，必然回家。任朱甫全的信如雪片一般的催款，只是不理。朱甫全的父母虽不忍儿子在外面受苦，然也不忍媳妇在家里受苦，故也有心想穷得儿子回家。朱甫全见写回去的信，连回信都没有，知道是妻子从中把持，想不出个对付妻子的方法。

看看到了民国元年二月，二人的伙食已欠至百多元，哪里有钱偿还呢？馆主见逼了几次无效，已不肯开饭。不得已请朱钟在馆主跟前作保，延期到五月。那吉田嫁朱甫全的时候，原是贪图着他有钱。过门之后，见他支绌万分，连伙食帐都不能清理，只每日拿着衣服去当做零用，哪里还安身得住？并且朱甫全纨绔气习，挥霍惯了，此刻穷得一钱没有，又要受馆主的气，那对吉田身上的风情，自然大减。吉田见朱甫全冷冰冰的，更是一刻难留，便日日吵着要离婚。朱甫全也觉养他不起，不如离了的干净。只是离婚须给她点钱，却从何处筹办哩？如是假造了封家信，说下月定汇五百元来，哄着朱钟到冢本处借二百元高利贷。朱钟素来狡猾，久知甫全老实，万不料到有假。甫全既得了钱，将吉田退了，即想逃回国去。因他在日本大学缴了几年学费，没有得文凭，想弄手脚得张文凭回去，好夸耀乡里，故迟延了许久才办妥。朱正章父女进江户川馆的时候，他正在经营中。渐渐冢本的期限已到，他恐朱钟到东京来催，故写了封家款已到信稳住他。至今日早，诸事皆妥，才坐火车跑了。

朱正章父子既发见了朱甫全逃走的证据，正没作理会处，馆主已经知道，忙跑了来问朱钟要钱，把他两父子急得哭不是

笑不是。相对呆了一会，朱钟才望着馆主说道：“我万不料朱甫全能如此害人。他既经逃走，尊处的帐是我担保，我决不抵赖。只是百多块钱，仓卒间我断办不出。说不得须大家吃点亏，等我慢慢设法偿还，好和歹你不落空就是。他这一走，我的损失在五百元以上，想你也能替我原谅。”馆主道：“既承先生的情担保，他走与不走，于我原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明说要走，我也不能阻拦他。我们做生意的人，哪有许多本钱放空？他自去年十月起，就没有拿过一钱，不是看着先生情面，谁肯给他再住下去？东京栈房的规矩先生是知道的，欠帐至三个月，馆主是可以告警察将本人行李收押，本人讨保出馆的。虽间有欠至五六个月，或一年的，那在宾主感情上说话。那位朱先生的帐，至今日已整整的七个月。还有他那个夫人住了四个多月，总算起来，十一个多月，已近两百块钱。我们做小生意的人，要算宗大进款。先生既肯和他担保，必有把握，只一句好和歹不落空的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恐怕说不过去。”朱钟听馆主的话来得锋利，越逼越紧，便定了个主意，从容不迫的说道：“你所说的诚然不错。但这事你也不能不分担些过失。我那作保的时候的情形，大约你也应该记得：是不是朱甫全夫妇两个已住了四个多月，无钱偿还，你不肯开饭，他才挽我出来作保哩？”馆主道：“是。”朱钟道：“然则前四个多月是谁替他们作保，你才肯给他们住的哩？何以你那时不告警察收押他的行李，而肯要我作保，仍任他接续住下去哩？依你方才说是看我薄面，你要知道我的薄面发生效力，在四个多月以后。四个多月以前，不待说不是看我的薄面。既四个多月以前不是看我的薄面，则是你自己做主由他们住的。既是你自己作做由他们住的，他们没有钱，你就不能怪别人呢！你平心说，设当日我竟不作保，你看朱甫全的情形，可能设法还你的钱吗？依你方才

说，告警察收押行李，你说朱甫全有多少行李？他值钱的衣服，久已抽当得干净。你将他几口不值钱的箱子收押了有何用处？又依你方才说，本人讨保出馆，设当日朱甫全说无保人可讨，你能将他怎么样哩？并且你这话也未免说得太欺人了！你日本哪有不经诉讼可以破产的法律？且既经破产，安有再讨保人之理？难道破产不足，还要讨保还钱吗？但是于今朱甫全既经逃走，我又不抵赖你的钱，也不必和你说这些无用的法律。不过说起来，你我都是眼睛不认得人，应大家分担不是才对。你安能因我作了保，即逼着我要钱哩？你知道这伙食帐，纵提起诉讼，也不能逼着保人要钱的吗？这比不得借钱使用，还有连带的关系。”馆主不待朱钟说完，即辩道：“先生这话，只说得好听。既不能问保人要钱，则要保人做什么？先生当日作保写证书的时候，是存心负种什么责任来的？敝国诚没有不经诉讼破产的法律，难道贵国有不负责任的保人吗？”朱钟听了怒道：“你这话无礼！我何时说我不负责任？你既是这般说，我且问你，你能教我负何等责任？我不过因数太多，一时凑办不出，故要求你慢慢的偿还。你既如此桀骜，且待你诉讼结果再说。”说完起身要走。馆主见朱钟态度转硬，只得赔不是，说道：“我何尝桀骜，不过小店太穷，为数又太大，想先生从速偿还的意思。先生说慢慢的偿还，也须有个期限。不然，慢到何时是了呢？”朱钟道：“这倒不错。只是我此刻不能和你定期限，须等我写信到朱甫全家中去，看怎生回答，再来和你定期。你安心等候着就是。”馆主的意思，本只要有了下落，就没得话说，自出去了。

朱正章同朱钟回到自己房内，恨不得追上朱甫全将他一口吃了。天气已到了十二点钟，只索安歇。朱正章一个人在被内恨一会，把儿子骂一会，闹得一晚不曾睡好。次日清早起来，

即骂着朱钟去与冢本交涉。朱钟出门时，又赶着嘱咐道：“如冢本决意要扣时，也不必和他争论，只将二十多块钱拿回就是，等我设法来弥补。蕙儿的学堂，此后也不要进了，一月也省得几块钱。你那鬼婆子听我退了，以后极力简省，每月须节出十元，给我替你管着。这里我也不能久住，仍旧搬回千叶去，食用一切都便宜些。”朱钟见他站在门口尽说，懒得久听就走了。朱正章见儿子已去，回身走到成连生房内，和成连生闲谈破闷。

不知朱正章闲谈了些什么，且俟下章再写。

第七章

两首新诗祸生不测 一篇快论功败垂成

话说朱正章送朱钟出去之后，回身走到成连生房内，寻成连生闲谈破闷。谈了一会，朱正章说道：“我将小女带到日本来，原想等她求点学，不料无端的生出这样事来。去了我几百块钱，哪里还有多钱可给读书呢？这馆子里的交涉不妥，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又不回去，又不上课，这光阴岂不白糟蹋了。她小时候的中国书也还读得有点清白气，打油诗也可胡诌几句。小儿常说老兄博学志诚，上课的时间又有限。我的意思，想求老兄每日随便指点她几点钟，把中国文理弄清楚也是好事。不知老兄肯不嫌愚鲁，赐教一二否？”

成连生听了大喜，笑道：“世伯的话真是有趣，怎以博学二字奖起小侄来？世妹名媛独步，家学渊源，小侄何人，怎敢以嫫母而修西施之容，俗子而饰宋朝之美？非特刁；能增光，且虞减色。”朱正章哈哈大笑道：“太谦了，太谦了。小女不过略识之无，只稍出老兄余绪，就饮满而去了。”凡人没有不喜恭维的，就中文人尤甚。况成连生正在日思联络他们父女，好觑便行事的时候，听了这样话，哪得不心花怒放？登时摇头晃脑的说道：“论文章，小侄实无根底。至于诗，则曾受知于易实甫、王壬秋诸老前辈。在国内不敢自夸，留学生中自信不肯多让。世妹若肯学诗时，小侄勉做识途老马就是。”朱正章

笑着谢了出来。

朱钟已经回了，说冢本万不肯将钱补足。和他辩论了一会，仍是无效，只得将二十二元四角钱拿了回来。说着，交与朱正章。朱正章点头收了，也不说什么，只要朱钟回去，急将碟子退了，写信将甫全家去讨帐，看他如何回答。朱钟答应着去了。

第二日，蕙儿就到成连生房里上诗课。上了几日，蕙儿很觉有点心得。一日讲到作咏物的诗，连生说道：“作诗第一是选题，第二是立意，第三才是饰词。题目不好，就有李、杜、韩、孟，也作不出好诗来。立意不新鲜，纵有词藻，亦同嚼蜡。咏物宜有寄托，直说无味，寄托愈深远愈好。一首五绝，一首七绝，虽不过二十字与二十八字，须能说到天边，收到本意。多读古人的诗，细心领略他的擒纵开合法，自能落笔不板。即如现在房中所摆的水仙，触着我诗兴发了，要作两首诗咏他，也得有个寄托在内。我且胡乱写两首七绝你看。”说着，提笔就写道：

隔座香生识面初，姍姍仙骨画难如。
通诚欲托微波语，好待莲开共隐居。

兰拟函香雪作神，洛妃端合认前身。
凌波不耐风霜冷，来占人间一室春。

写完，递与蕙儿看。蕙儿看了，知道成连生有意打动她，当下触动了那日在牛乳店内的事，不觉红了脸。成连生也斜着两眼，望着蕙儿的脸，半晌笑说道：“试问卿于意云何？”蕙儿只低头，手弄衣角一声不言语。成连生慢慢移了拢去，一手抱过蕙儿的颈亲嘴。蕙儿欲待撑拒，已来不及，又不好意思喊

叫。成连生偎着脸将蕙儿放倒，不问她肯与不肯，……正待深入，门开处，朱正章走了进来。吓得成连生拔锚整缆不迭。蕙儿见被父亲撞破了，羞得掩面伏身而哭。

朱正章随手把门关了，满面怒容的冷笑了一声，指着成连生道：“我把你当个人，以弱女见托。你竟这样的欺起老夫来了！”说时见了桌上的诗，忙取在手中看了道：“难为你教得好诗！你这样人面兽心的东西，老夫决不饶你，拼着丢丑，和你到公使馆去。国家一年费几百块钱送你这样没廉耻的学生，在老夫手里，却放你不过。”说完，也不理蕙儿，揣了诗就走。

成连生惊魂稍定，见朱正章揣着诗要走，忙扯住跪着说道：“求老世伯饶了小侄这一次。”朱正章把手一摔，啐道：“混帐东西，谁是你的老世伯？我的儿子瞎了眼，交了你这种禽兽，谁要你做小侄？这样事也可以饶你，除非老夫不做人了！”成连生扯着苦求道：“小侄一时失脚，任老伯要如何处罚，小侄决不敢违抗。只求不到公使馆去，去了不独于小侄的名誉有碍，小侄家中贫寒，非公费决不能在日本留学，于今距毕业期还有两年，万望老伯成全小侄一生的学业，任如何受罚，都是感激不尽的。并且因小侄坏了世妹的名誉，小侄宁死也不愿。老伯纵不为小侄计，也不为世妹计么？”朱正章道：“既这般说法，老夫就曲全你罢。你自己说愿如何受罚？”成连生低头半晌道：“愿罚两月学费，做世妹将来择婿备奁之资。”朱正章嗤了一声道：“老夫替人家赔钱也不知赔过了多少，谁希罕你这几十块钱来！你只愿这样受罚，老夫无商量之余地。”成连生道：“在老伯的意思待怎样，还求老伯明示，只要小侄做得到，无不如命。”朱正章道：“你不求私休，老夫没有话说。既求私休，就得依老夫的条件。第一，你须写个强奸字样给我；第二，罚你一年学费，与我女做遮羞钱。这两个条件，依与不依

随你。”成连生道：“小侄何敢不依？只愿老伯略放轻些。第一条，实不如老伯所云，求老伯明见，写个偷情不遂字样罢。

”朱正章想了一想道：“也罢，第二条呢？”成连生道：“第二条总求老世伯格外成全，念小侄贫寒，作一百元罢！”朱正章摇头道：“差远了。这一条万不能多减，至少也得二百五十元。”

蕙儿正羞得恨无地缝可入，见他们仍如做生意一般的讲起价来，气忿得掩面回房，拥着被睡去了。可怜朱正章见蕙儿已走，也起身道：“老夫说的数目，你依得就罢，不依就怪不得老夫呢，你快些定夺！”成连生到了这时，想不应允，又恐事情决裂，只得答应了。朱正章见他已经应了，说道：“你既答应了，此刻就将字写好给我。钱限你三日内交齐，此时有多少即交出多少。”成连生道：“三日期限太促，恐怕筹办不出，须求老世伯宽限。”说了一会，议作一礼拜之内交齐。当下成连生写了字样，搜箱觅篋的凑了三十块钱，并交与朱正章。朱正章收了，自回房去。

成连生一个人坐在房里，说不尽那懊悔的情形。悔了一会，将事情的前后左右想了一会，陡觉得这事仿佛像仙人跳。心中一着疑，便越想越像起来。幸喜钱还去得不多，想赶急设法抵赖。奈他刚受了大惊恐的人，心中又正在着急，哪里得有好计较？不知怎的一缕心思，忽触到了他那同乡风月场中老手、烟花队里班头的周撰身上，便如危舟遇岸，不觉大喜起来。

原来成连生与周撰同乡，多年相识，只因周撰平日过于佻达，成连生不愿与他亲密。然见他替人设了几回策，知道他是个心灵手敏，能说能行的少年，这事正用得他着。登时换了衣服，到大方馆来。此时周撰正在房内和松子戏谑，见下女拿着成连生的名片进来，周撰吃惊道：“这位名士怎的不去作诗，

倒会起我来了？”知道他必有事故，决不会来闲坐，忙叫下女请进来。松子问道：“什么人，我见面不要紧么？”周撰想了想道：“不要紧。”说时成连生已进来。周撰见他穿着日本大学的制服，手中拿着制帽，面色青黄不定。周撰忙起身接了，送了个垫子请他坐。随指着松子说道：“这是我新妍识的小妾。”松子知道是为她介绍，便对成连生叩了个头。周撰回头向松子说道：“这位先生姓成，是我的同乡，很是个有学问的。”成连生只得用日语对松子谦了几句，松子恭恭敬敬的送了杯茶。成连生见周撰这般待遇，倒没了主意，不好开口。周撰见他说话没有伦次，以为他家中出了事故，便问近来接了家报没有。成连生道：“前礼拜舍妹有信来了。”周撰道：“伯父伯母想都纳福？”成连生也答了均幸安好。周撰摸不着头脑，不便再问。两下默然对坐了一会，成连生到底忍耐不住，望着周撰道：“卜先，我有件事想告诉你，求你设法。然言之实在赧颜，望你觑平日交情，严守秘密，我才好说。”周撰正色道：“连生这话太见外了，我又不蠢，怎肯将不能对人说的话去对人说哩？你有事只管放心说就是。”成连生遂将事情始末一字不瞒的说了，并说事后自己如何起疑，如何想不出对付的方法，才来问计。

周撰低头静心听他倒完了，始抬头望着成连生叹了口气道：“好事已被你弄坏丁，现已是无可挽回了。”成连生也叹道：“我也是翻悔不该写那字据给他，使他有了证据，难于抵赖，故特请你代筹方法呢。”周撰摇头道：“不是不是，那字据要什么紧！”成连生道：“那么千错万错就是在那两首诗了？”周撰也摇头道：“不是。”成连生道：“都不是，是什么？”周撰道：“事情不要紧，倒把我气死了。这事若遇了我，就请那老杀才有的是气呕。你既要和女人偷情，为何这般胆小，

一被人撞破，就吓得那么样的一筹莫展？真是好笑。你还要仔细提防着害淋病呢。”成连生面红耳赤的道：“你这话只在这里说罢了，你又不曾见当时的情形，一味苛责人。若遇了你便怎么样？”

周撰知道自己的话说得过重，便慢慢的说道：“连生，你不要说我是苛责你，凡做一事，须要想到这事的结果。成便怎样，败便怎样，想定了去做，中间纵出了变故，因利害已计得清楚，便不至错愕失据。即将你这事论起来，姑无论他是否仙人跳，或是实心在你这里学诗，只要与那蕙儿确是相与目成了，就只计这事倘被何人知道拿着了，为最不得了。心中一计算，就晓得别人都不要紧，只怕她丈夫拿着。那蕙儿既没有丈夫，即坏了事，也没有大乱子闹出来。何以不怕她父亲拿着哩？这道理很容易明白。因事情闹了出来，同一出丑，而你出丑关系小，她出丑关系大。那蕙儿有婆家没婆家虽不知道，然总之有无都有大关系。你一个男子汉，有什么相干。认真说起来，不过一时理不胜欲，他岂敢认真到公使馆去弄掉你的公费？并且我问你，他到公使馆去，当如何启齿？难道自家揭出丑给人家笑话不成？纵他自家不要脸，他平日又不是个糊涂虫，独不想将你的公费弄掉了，与他有什么好处？他的女儿左右是要给人家睡的，有什么伤心，值得如此小题大做？至于丈夫则真是可怕呢，然都时时有那不可思议的丈夫带马的事呢。你当时若将这点认清了，什么事都没有，还要开那老杀才的教训，说他不知回避。世界上岂有拿着女儿做仙人跳可以讹钱的？在中国犹可说，横竖不讲法律，可以行蛮将男子捆着辱打，逼他的钱，剥他的衣，男子出去自然不敢开口。在日本岂可干这种事？诈欺取财的罪，他可担受得住吗？在乡里犹可说，竟敢在东京，又是住人最多的旅馆内，干出这样事来！偏又遇着你这书呆子，

真是又好笑又好气。我看那老杀才是利令智昏，你就算是色迷心窍。也好，三十块钱学个乖。不然，你这样真读书人，只会作诗读文章，也就不得了。”

成连生听了周撰这一大篇的议论，好似背书的一般，洋洋洒洒，心中也觉得是入情入理的话，倒佩服起周撰来。只是听了三十块钱学个乖的话，疑心周撰没有听得事情原尾清楚，便说道：“你的话虽不错，但都是议论已往之事。至当如何对付之法，我所亟欲研究的，仍是一字都没有到题。听你三十块钱学个乖的话，可知你事情原尾尚没有听清。我当时求和所承诺的条件是二百五十元，不过只现交了三十元，并不是只三十元了事呢。于今所要研究的，就是对于这二百二十元当怎生抵赖呢？”周撰大笑道：“你这老先生真是不得清楚。我说了这么久，还是什么二百二十块钱要研究如何抵赖。我直截说给你听，不是为你自己的名誉有关，怕不告下他诈欺取财的罪名呢！这种东西也可容他在日本久留吗？他的历史，我不知道，等我调查清白了，放把阴火，就要赶起他滚蛋！你于今回去，绝不要理他，等他逼着你要钱的时候，你就来叫我同去，我自有好话打发他。”成连生听了，异常欢喜，心中感激周撰到了十分。

周撰见事情已议妥，便笑问道：“那蕙儿容貌到底怎样？你这般倾心她，想必有几分动人之姿。”成连生忸怩着脸道：“你横竖到我馆里来，免不得要看见的，何必问哩。我始终不信她会和那老杀才一气做鬼。”周撰道：“这却不能乱猜。不过依你所说的情形揣度，则可疑之处也有，可信之处也有。于今且不要管他，等我调查他的历史，自然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成连生点头问道：“你说放一把阴火，赶他们滚蛋。不知你这阴火，将怎么个放法？”周撰笑道：“这事不难，只是于今

不必说破，将来教你快心就是。”成连生不便追问，两下又谈了一会，成连生才告辞回去。

不知成连生回馆，事情究竟如何了结，俟下章再写。

第八章

野鸳鸯无端受辱 大马鹿到处挥金

话说周撰送了成连生去后，正想出外顺便打听朱正章的历史，才走到门口，只见郑绍畋笑嘻嘻的走了来。周撰即迎着问道：“你有了什么喜事，这样眉花眼笑的？”郑绍畋一边邀周撰回房，一边说道：“我听了件新鲜事，特来说给你听。”周撰听了，笑着同郑绍畋回到房内。松子迎着郑绍畋笑道：“郑先生，你终日忙些什么，只见你外面跑？”郑绍畋笑道：“你说我忙些什么，谁像你两口子整日整夜的厮守着，半步也舍不得离开呢？我又没有老婆，不在外面跑，坐在家里干什么？求你介绍，你又推三阻四的，不怕等死人。”松子笑道：“你不要着急，现在已有点门路了，只看你运气何如。我尽竭力为你拉拢就是。”郑绍畋忙问是怎样个人儿。松子笑道：“如成了功，必能给你个满足。不成功，说也没用。”周撰插嘴对郑绍畋道：“且不要听她的，等成了功，再说不迟。你听了什么新鲜事件，快说来听听。”郑绍畋自己斟了杯茶喝了，说道：“我从前不是对你说过那夏瞎子和黄夫人相好的事吗？这新鲜事，便是出在他们两人身上。说起来，他们两人本也太不拘形迹了。无明无夜的，鬼混得如火一般热。全忘记了自己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比那明媒正娶的夫妇还要亲热几倍，弄得满馆子的人都看不上眼，前几日不知是哪位嘴快的，

望着夏瞎子说道：‘你们要干这样没行止的事，也须敛迹些，何必显本事似的，定要把中国男女学生的脸都丢尽呢？’你说夏瞎子岂是肯饶人的？听了那人的话，登时大怒大骂，问那人要证据，说那人无端毁坏人名誉，指手画脚要打那人的耳刮子。幸得满馆子的人动了公愤，都出来帮着那人说话，才将夏瞎子的威风挫了下去。那人受了夏瞎子一顿辱骂，不服这口气，便每晚十二点钟的时候起来侦探。也是夏瞎子合当有灾，昨晚竟被那人拿着了。更有一层好笑，那人发见了的时候，并不惊动他们，悄悄将满馆子的人都推醒了，才轻轻到黄夫人房内。他们两人尚兀自交颈叠股的睡在被内没有醒。进房的人从被内赤条条的将夏瞎子拖了出来，不由分说的每人进贡了几下，打得夏瞎子抱头赔礼求饶。黄夫人从梦中惊醒，见人多凶猛，深恐打坏了夏瞎子，又怕他们将自己也拖出来打，忙紧紧的搂住被窝，放哀声替夏瞎子求饶。众人中真有要动手将黄夫人也拖出来打的，幸得两个老成的人拦住道：‘她一丝不挂的，拖出来不雅相，饶了她罢！’众人听了有理，也不管夏瞎子，一哄各散归房睡去了。夏瞎子见众人已去，爬了起来，披了衣服。黄夫人见他已被打得头青眼肿，虽则心痛，也不敢再拖他进被，忙催他快回自己房去。夏瞎子一个人回房，哭了一夜。今日早起，无颜再住，匆匆的搬到岗村馆去了。你看这事新鲜不新鲜呢？”

周撰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这不见机的蠢才，应该教他吃点眼前亏，使他知道偷情不是容易事。不知那黄夫人也搬了没有？”郑绍畋道：“听说她没有钱，搬不动。”周撰笑道：“你何必要松子介绍日本女人哩？就去接夏瞎子的手，不好吗？趁这机会，我倒可为你设法。”郑绍畋摇首道：“这事太蹊蹊，我不敢承乏。她与夏瞎子虽说是暂时分开了，终是逼

于外患，不得不尔。骨子里必仍是藕断丝连的。并且夏瞎子为她挨了这一顿打，她又不避危难的替夏瞎子求饶，倒成了个共过患难的相好，以后必更加亲热。我又是个不惯偷情的，此刻虽仗你的神通弄到了手，将来无穷的祸害。你不能跟着我做护身符，你看我可是夏瞎子的对手？老实人干老实事，免讨烦恼，还是要松子介绍的妥当。”周撰点首笑道：“倒看你不出，竟能想到这一层。我以为你欲令智昏，故意说着试试，你就托我去办，也不见得便办得来，不过有可乘之机罢了。我于今要打听一个人，说给你听，请你替我留留神。现今住在江户川馆的一个江苏人，叫朱正章。带了个女子，有二十来岁，他对人说是他的女儿。他有个儿子，在千叶医学校，名字叫朱钟。你若有江苏的朋友，你就去探探这朱正章的来历。我方才就是为这事要出去，恰好你来了，就请你替我留留神。”郑绍畋道：“打听是不难，只是要找了他的同乡，才问得出底蕴。我江苏倒没有熟人，等我去转托一个人，或者有些门路。”说完，又和松子说笑了一会，才别了周撰出来，顺便走到一桥黄文汉家。

黄文汉一见面，即指着郑绍畋笑骂道：“你这不中用的蠢才，怎的奸滑到这步田地，只知图自己脱身，就不顾人家利害？你这样临难苟免的人，倒教我不敢和你深交了。”郑绍畋道：“你这就错怪我了。那时我要不先走了，反使你绊手碍脚的，不好处置那两个小鬼。况且我又没带钱可以清料理帐。”黄文汉笑道：“倒亏你掩饰得干净。你既没有带钱，难道是邀我去白嫖吗？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老实人，不知道安分，逢人捣鬼。”郑绍畋红了脸笑道：“那日到底怎生个了结的？”黄文汉哼了声道：“有什么了结，难道红口白牙吃了东西，好意思不给钱吗？说不得我认晦气，弄掉几个罢了。”郑绍畋拍手笑道：“何如呢？我暗地叫你不许去，你还不肯信呢。我知道他们是不

怀好意，故偷身跑了。”黄文汉嗤的笑了一声，也不说明，只问郑绍畋来有什么事。郑绍畋道：“那日被两个小鬼扫了我们的兴，今日我想再和你去看看，那小女子还生得不错。”黄文汉道：“那地方不好再去了。”郑绍畋问怎么，黄文汉才将那日郑绍畋走后的事说了，道：“不是我胆怯，和人闹事，也要费精神。你要有钱，我带你到京桥万花楼去吃料理。那料理店内，有个下女，叫雪子，生得十分妖娆，且能喝酒搵中国拳，留学生吊上手的不少。你去若弄上了，也不枉在日本嫖了几年。”郑绍畋听了，心中欢喜，只愁要得钱多，便问黄文汉要带多少钱去。黄文汉道：“只五六块钱够了。”郑绍畋道：“这样我们就去罢。”黄文汉起身道：“天气太热，我不换洋服，就穿和服去。下月放了暑假，我想去箱根避暑。”郑绍畋道：“你一个人去吗？”黄文汉一面系带子，一面答道：“我想穿草鞋、背包袱走路去，恐没人敢秘我走这远的路。”郑绍畋道：“走路便宜些，只是箱根的旅馆很贵，你预备了多少钱去？”黄文汉笑道：“你以为我没有钱么？这旅费我早已预备好了。走路并不是图便宜，沿途可以看看风景。”说着二人同出门，到神保町坐电车，至尾张町下车。转左弯不上百步，郑绍畋即见一栋高大洋房子，挂着“中国料理万花楼”的招牌。二人同走了进去，就在第二层楼上，拣了间朝南的房间坐下。

原来这万花楼是广东人姓陈的开的，规模十分宏大。三层楼，有数十间房子，陈设都焕丽。更有一层为别家酒席馆所不及的，就是每间房派定了一个下女伺候，免得要使唤时拍手按铃种种手续。并且他那里请的下女，没有二十岁以上的，都是拣那眉目端正，体态风骚得人意儿的。就中黄文汉所说的那雪子，更是出类拔萃。还有一层好笑，说了出来，大约看官们也不相信。哪怕一个寻常下女，在别家酒席馆内，客人见了都不

说好的，一到了万花楼，便分外鲜艳起来。从前看过这寻常下女的客人，到了这时候，没有不惊奇道异，都以为万花楼有美颜术。其实哪是万花楼有什么美颜术，大凡一个人的容貌，衣服、房屋美恶，要增减人一半眼色。除绝色不在此例，中人之姿，没有不因此为转移的。看官们不信，只看那些养尊处优的仕宦，一出门便前扶后拥。旁边人见了觉得一个个都是了不得的威严，了不得的体面。殊不知若将他放在乞儿里面，也得一般的驼肩耸背，鸠形鹄面，和乞儿不差什么。万花楼的下女，就是这样的一个反比例。

闲话休烦。黄文汉本是带着郑绍畋来看那雪子，上楼的时候，便听得一间房内是雪子的声音和客人揶揄，便对郑绍畋道：“雪子在对面房里陪客，一时间恐不得来。”正说着，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下女，笑嘻嘻的掀帘子走了进来。黄文汉看那下女腰肢纤小，一副白净净的面皮，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从从容容对二人行个礼。黄文汉拉了她的手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怎的我没有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下女笑答道：“我才来了两个礼拜。”说着，将壁上的菜单取下来，放在桌上。正待转身出去泡茶，黄文汉叫住问道：“怎的我问你的名字，你不答应就走？”下女转身用袖子掩住口，笑着望了黄文汉不说。黄文汉见她娇憨得有趣，便起身拉了她的手道：“你怎么连名字都不肯说？”下女笑道：“你试猜猜，看可猜得着。”黄文汉真个春子、菊子、铃子的乱猜了一会，下女只笑着摇头。郑绍畋看着高兴，便说道：“你说了罢，他哪里会猜得着。”下女才低声说道：“我叫小菊。”黄文汉听了大笑道：“到底被我猜着了一个字。你日本女人的名字，就只有几十个字转着的叫唤，没有什么不同的。你这菊字上加个小字，就算是很新奇的。”说完松了手，小菊出去泡茶。郑绍畋望着黄文汉说道：

“实在是名不虚传。万花楼的下女，与别家到底不同。”黄文汉道：“这个不过可以敷衍罢了，哪里赶得上那雪子的态度？”说着，小菊已端了两杯茶并纸笔进来。二人点了菜，便拥着小菊慢慢的吃喝起来。二人进来的时候是五点多钟，径吃到上灯的时分，那边吃酒的客人还没有走。黄文汉即问小菊道：“对门房里的客，来了多久了？”小菊道：“一点钟的时候便来了。一同有四个人，昨日也在这里吃了一下午，到九点多钟才去。我听得雪子说，有个姓张的先生阔得了不得，手杖是牙骨的，眼镜是白金的，吃了二十多块钱的酒菜，还赏了雪子五块钱才去。今日大约又得几十块钱才够。也不知他们这样整日的吃是什么意思。”黄文汉听了，沉吟道：“那先生懂日本话么？是个怎么样的人儿？”小菊道：“日本话说得不好，身体很胖，穿的是礼服。”黄文汉点头笑向郑绍畋道：“我知道了。那位马鹿(日语中，国骂蠢才之意)是你的贵同乡，名张仲，字孝友。来日本不到两年，冤枉钱也不知花了多少。”郑绍畋道：“我早听人说过。”黄文汉道：“既是 he 在这里娶上了雪子，你的事就十九无望了。”郑绍畋叹了口气道：“你空有了个会嫖的名声，原来也一般的拼有钱的不过。我从此决不信你们这些讲嫖经的了。讲起来，好像日本女人就是你们布袋里的乌龟，要哪个就是哪个。认真起来，倒不如那初到日本的乱碰，还往往碰着了好的。同你这老嫖客花钱费力的到这里来，你还听丁她撻拳地声音，我是连影子也没有梦见。”黄文汉点头笑道：“也难怪你抱怨。你既这般着急，好歹等你见了佛面才去。她肯施舍不肯施舍，就要看你的缘法了。”郑绍畋无法，只得耐性儿等着。

于今且趁这当儿，将郑绍畋的同乡张孝友的历史表说一番。这张孝友家中有十多万产业，兄弟二人，哥子在前清时捐

了个候补同知，在安徽候补。孝友生成了一副公子性情，见哥子虽说是外面做官，一年到头，非特不能赚一个钱进屋，倒得花掉家中几千银子。他暗想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原该兄弟平分，于今哥子除捐官所费的钱不计外，每年还要几千银子的巴结费，心中不由的不服起来。到宣统三年，便也携了几千银子跑到日本来。他初来的志愿，不过想用掉几个钱，消消胸中的积郁，故也不打算进学校，恐怕上课耽搁了光阴。及来了两三个月，见同住的及同乡的，不上课的倒十有七八，他心中便疑惑起来，暗揣道：难道他们也都和我一样，不是来留学的吗？为何又多半穿着学校里的制服哩？想了一会，兀自想不出这个道理来。过了几天，才问了个清楚，始知道凡私立的大学，都不必上课的。不过试验的时候，高兴的自己去应应卯，不高兴便出点钱请人家去代混几回，发了榜领文凭罢了。他又仔细问得了文凭的好处，便有人对他说，有了这张文凭，将来享高官厚禄，蓄俊仆美姬，都是在这上头发生效力。说得比张天师的符还要灵验。他心中羡慕起来，不觉动了个捞文凭将来回去与哥子争前程之念，只是恐怕自己的资格不合，说了出来，人家大为笑话。后来才知道不独不限资格，且不必实有其人，只要有钱报名缴学费便得。张孝友有的就是钱，帮闲的又乐为之用。不到几日，在日本大学校报了个二年级的名。他也做了套制服制帽，有时穿戴起来，谁能说他不是日本大学校的学生？其实他并不知道日本大学校坐落何方，只每日同着一班帮闲的花天酒地，无所不为。民国成立的时候，他也舍不得回去。其时他哥子丢了官，写信来叫他回国。他回信说日本求学真难，须尽夜不辍的研究，回国耽搁了难补习。昏昏沉沉的竟闹到元年五月，更结识了一班情投意合的阔少，每日打成一圈，商议如何闹阔。

日本有个最著名的艺妓在京桥区，名万龙。日本人有两句口白：“吃酒要吃正宗(日本名酒)，嫖妓须嫖万龙。”这万龙色艺高到绝处，身价也高到绝处。非王孙公子，休想问津。张孝友初来的时候虽闻万龙的名，只是单丝不成线的。日本话又不会说，故也不存心染指。于今有了帮手，便有意儿攀高了。这些帮手是谁呢？一个是江西的欧阳成，一个是江西的王甫察，一个是广东的陈志林。这三个人都是挥金如土、爱色若命的，手中又都呼应得来，于是四人结了个团体。每人预备了五百块钱，在京桥一带，各显神通，想巴结万龙。奈万龙的身分越捧越高，且中国人在日本嫖艺妓的，没人出过大风头，骗了艺妓的倒不少，因此没有信用。张孝友他们虽排场很阔，自动车来，自动车去，只是为役之日浅，较万龙次一等的名妓荣龙、京子之属，虽欣动了几个，万龙则费尽精神，仅蒙她应了两遍局。昨日他们在万花楼吃酒之后，到待合室(日本艺妓均在待合室接客，想嫖的到待合室可指名调来。业待合室者，多系老妓。)叫了几个小有闻名的艺妓睡了一夜。今晚想再去叫万龙，懒得回家，故又在万花楼吃酒。并不是看上了雪子，想打主意的。闹到九点钟，各自去了。黄文汉同郑绍畋二人已等得不耐烦，见他们去了，才欢欢喜喜的叫小菊去换雪子来。小菊去了一会，走来说道：“雪子被那几个客灌醉了，已睡了，动弹不得。”黄、郑二人听了无法。郑绍畋半晌道：“既雪子醉了，塘里无鱼虾也贵，就吊这小菊罢！”黄文汉点点头，叫小菊再拿两瓶酒来，拉着小菊大家吃。黄文汉乘着酒兴，唱起日本歌来。日本女子生性没有不喜欢听唱歌的，越是唱得淫靡，她越愿听。黄文汉这些下等歌，记得最多，于今安心要挑动小菊，唱了又舞，舞了又唱。小菊吃了几杯酒，已有春意，再听了这些歌，十五六岁的小女儿，有什么把持工夫？便眉梢眼角，露

出无限风情。郑绍畋乘机扯了她的手，问她家住在哪里。小菊说了，郑绍畋又写了自己的地方，塞在小菊怀里，问何时可以到我家来。小菊答应了有暇即来。郑绍畋说：“你来时，先写个信给我，我好在家等你。”小菊也点头答应了。黄文汉见郑绍畋已有了些意思，便也坐拢来替郑绍畋吹了会牛皮。

三人正谈得高兴，忽然凉风飒飒，吹得窗户皆鸣。一刻工夫，就下起雨来。五六月间的骤雨，一下即倾山倒海。二人等得雨住，已是十二点钟了。虽借着下雨，与小菊多鬼混了些时间，争奈中国酒席馆非住夜之处，只得会了帐。与小菊珍重了几句出来，此时电车已是没有了。

不知二人怎生回神田，且俟下章再写。

第九章

莽巡查欺人逢辣手 小淫卖无意遇瘟生

话说黄文汉同郑绍畋从万花楼出来，电车已是没有了，街上满街是水。黄文汉来的时候，因怕热，穿的是和服，脚下穿了双矮木屐，在水里一步也不好走。忙问郑绍畋手里还剩了多少钱，郑绍畋掏出钱包给黄文汉看，还不到三角钱。黄文汉道：“这便怎么了，东洋车也叫不成。同你这种鄙吝人顽，真是气人，多带一块钱也好了！”郑绍畋道：“你此时抱怨我也无益。幸喜雨已住了，说不得走回去罢。”黄文汉道：“不走回去，难道站在这里过夜不成？你看人家都睡得寂静静的了，等我把木屐提在手里，打赤脚走罢。”郑绍畋道：“那却使不得。人家虽通睡了，警察是不睡的。被他看见了，少不得要来罗唆。”黄文汉冷笑了一声道：“怕不得许多。你要怕，就别同我走，免得临阵脱逃的，倒坏我的事。”一边说，一边把木履脱了提在手中，笑道：“许久不打赤脚，倒好耍子。你要怕，就慢些来。”说着，掬起衣，提起脚，在水中劈拍劈拍的走。郑绍畋跟在后面道：“你是犯法的不怕警察，我还怕什么？终不成将我也带到警察署去。”黄文汉道：“只要你知道闹出事来与你无干，就够了。闲话少说，不早了，走罢！”

二人一路向神田走，走不到半里路，即对面碰了一个警察。见黄文汉怪模怪样的，便叫住问为何这时分打赤脚在街上跑。

黄文汉说了原故，那警察问黄文汉的姓名，黄文汉随便说了个名字，警察知道是中国人，也不多说。就走开了。二人又走了多时，路上碰的警察，也有问的，也有听得他二人说中国话，不过问的。走了一点多钟，才走到神田。那神田町的一个警察，素来欺中国人欺惯了的，见黄、郑二人一路说笑而来。黄文汉因要到家了，心中高兴，越显精神，故意用脚踏得水拍拍的响，那警察哪里看得中国人在眼里呢？便大声喝道：“站住！”黄文汉见这警察凶恶，知道不免口舌，陡然心生一计，反手将木屐的纽子一把扭断，从容不迫的走了拢去，满面笑容的说道：“足下叫住我们，有何贵干？”那警察气忿忿的指着黄文汉的脚道：“你难道不知道法律吗？怎么敢公然打着赤脚在街上走？你们中国下等社会人打赤脚，没有法律禁止。既到我日本，受了文明教育，应该知道我日本的法律，不能由你在中国一样的胡闹。”黄文汉等他说完了，望着那警察的脸，端详了一会道：“你几时学了几句法律，就居然开口也是法律，闭口也是法律？你就讲法律，也应该问问犯罪的原因呢。假使人家起了火，逃火的打双赤脚跑出来，那时候你难道也能说他犯了罪吗？”那警察怒道：“你家里起了火吗？你有什么原因？就有原因，你的违警罪也不能免。你且说出原因来！”黄文汉将木屐望警察脸上一照道：“你看，这断了纽子的木屐，请你穿给我看。”警察望了一眼道：“这理由不能成立，纽子虽断了，你有修理的责任。”黄文汉道：“我又不曾开木屐铺，这早晚叫谁修理？”警察道：“不能修理就应叫车子。难道这早晚车子也没有吗？你分明是个刁顽东西，有意犯禁。”黄文汉道：“我有钱叫车子，还待你说。我从此处到家里，还有里多路，你就借几角钱给我叫车子回去，免得又遇了警察难说话。”警察更怒道：“你这东西，说话毫无诚意。虽说无钱坐车，你也

应知道打赤脚在街上走，为法律上所不许可。何以见了我，不先报告理由，直待我将你叫住，你还要左右支吾哩？”黄文汉道：“我也因你这东西说话毫无敬意，故没有好话和你说。你说我应先向你报告理由，我问你，从京桥到这里，路上有多少警察？若一个个的去报告理由，只怕报告到明天这时分还不得到家。你这种不懂事的警察，在我中国下等社会中也并没有见过，亏你还拿出那半瓶醋的法律来说。你这种态度，莫说对外国人不可，就是对你日本人也不可。你今晚受了我的教训，以后对我们中国人宜格外恭敬些才对。”

那警察听了，哪里忍受的住呢？气得伸手来拿黄文汉。黄文汉等他来得切近，手一起，警察已跌进了交番室(岗棚)，扒几下扒了起来，拔出刀待砍。黄文汉见他拔出刀来，哪容他有动手的工夫，一溜步早窜到他跟前，左手一把按住了他执刀的手腕，仰天打了个哈哈道：“你拔刀吗？你拔刀吗？”随用右手在自己颈上拍了两下，将头伸在警察面前道：“你有本事就砍，你恐吓谁来？你的本事就只这样吗？”那警察起初被黄文汉打倒的时候，气得红了眼，不计利益的拔出刀来。及听黄文汉那个仰天哈哈，如鸱鸣如豹吼，在那万籁俱寂的时候，越显得如青天霹雳。握刀的手，被黄文汉一按，便如中了铁椎，那拔刀时的勇气，不知吓往哪儿去了。勇气一退，猛觉得自己拔刀非法，想收回刀再说。哪晓得握刀的手被黄文汉按住，如失了知觉，再也收不回来。只听得黄文汉说道：“我佩服你文明国的警察了，刀是这般个用法。”说完，用右手把刀夺了，警察待不肯，不知不觉的已脱了手。黄文汉右手夺了刀，左手即拖了警察的手要走道：“请带我到警察署去，领教领教你们的文明警章。”那警察哪里肯走呢？用左手抵住交番室的门框，死也不肯出来。郑绍畋见黄文汉占优胜已占到极点，即扯住黄

文汉道：“饶了他罢，天气不早，我们也要回去睡了。”黄文汉才松子手。

那左右的商人，于睡梦中被黄文汉一个个哈哈惊醒了，接连听得拔刀的话，都扒起来开门探望。见警察拔出刀来要砍人，都吓得不敢出头，后来见黄文汉夺了警察的刀，又听了是中国人，才一个个都围了拢来看新闻。黄文汉见有人来了，更逞精神，拿了那把刀，摇摇头说道：“险些儿不曾被你砍着。砍着了，还有命吗？于今你还是这样？”那警察见有人来了，不得不少存身份，挺胸走了出来道：“你待怎样便怎样。”黄文汉冷笑了一声道：“待同你到警察署去，只是打掉了你的饭碗也可怜，并且天气太晚，我也懒得闹，饶了你这一次罢。”将刀向警察面前一撂道：“拿去。”说罢，一手拉了郑绍畋，头也不回的就走。警察望着他二人走远了，才骂了一句：“痞子，以后教你知道我的厉害便了。”那些看的人见已无事，即如鸟兽散了。

这晚郑绍畋就在黄文汉家住了。次日早起，才想起周撰托他调查朱正章的事，忙对黄文汉说了，托他大家打听。黄文汉道：“说起这人来，我倒曾听人说过。他放高利贷的事，只因与我没有关系，不曾留心追问。你既要调查他，等我会了他的同乡，问问就是。”二人用过了早膳，郑绍畋辞了出来，走神田警察署门口经过。只见里面站了几个中国人，内中有一个穿中国衣服的，郑绍畋认得是黄文汉的同乡，叫刘越石。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说立了功劳，在稽勋局领了许多的恩饷，又钻了一名公费，挂衔到日本留学。同郑绍畋一样拜了黄文汉的门，所以彼此认识。郑绍畋左右是没事的人，见他同着几人在警察署，知道必有事故，便站在门外等他出来，想问问原委。等了一会，听他们说说着话出来了，郑绍畋便迎了上去。刘越石只点

点头就走。郑绍畋忙扯住问道：“你们什么事从这里出来？”刘越石停了脚，正待要说，那三个中一个极美的少年，回身走了拢来，拉了刘越石一把道：“不说也罢。”刘越石即对郑绍畋笑了一笑道：“没要紧，改日告诉你罢。”说完，被那少年拉着去了。郑绍畋心中好生纳闷，想到大方馆去，恐怕周撰还没起来。忽然想起他那同学的张怀，多久没有会面，不知他与那正子怎么样了，便放开步向小石川进发。走到扫除町，只见一个花枝般的女子迎面而来，郑绍畋不觉吃了一惊，定睛看时，不是别个，正是那日兵士拥在怀中调笑的小淫卖。郑绍畋近来得黄文汉熏陶之力，气质变化了许多，大摇大摆的走向前，脱帽行了个礼。那女子自然认得郑绍畋，便也弯了弯腰，笑问到哪儿去。郑绍畋笑道：“正想到你家去看你。你既要走人家，我就只得回去了。那日我因见我那朋友痞性发作，不愿和他久闹，故先自走了。然自那日以后，便时时想来看你，奈总是没有工夫。今日我稍稍得闲，偏你又有事，要不是在此地碰了，还要多白跑些路。”那女子道：“不要紧，有我姐姐在家里，我也就要回的。”郑绍畋踌躇了会笑道：“还是等你在家的时候来好。你今晚可在家么？”那女子点头道：“请过来就是。”郑绍畋心中欢喜道：“七点钟一定来，你可不要出外呢。”那女子笑着答应，各自点头分手。

郑绍畋径到了张怀家内。张怀正和正子二人共桌而食，见郑绍畋来了，连忙让坐。须臾二人饭毕，张怀便和郑绍畋闲谈起来。郑绍畋笑道：“像你们样真好，吃饭有人陪着吃，睡觉也有人陪着睡。用起钱来，也不过和我一样，每月三十六块。只有我真不值得，吃孤寡粮似的，每日就像没庙宇的游神，游到这里，见黄莺作对；游到那里，又见粉蝶成双。更可笑的，成日家与一班嫖场老手往来，一晌还不曾闻得女人的气味，倒

时时引我上的火来。”张怀也笑道：“你何必发这样的感慨？你以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吗？不瞒你说，我于今是骑虎不能下背呢。前回不是周卜先君替我画策，几乎弄出笑话来。我于今也看破了，日本女人面子上对我们好，全为不得凭的，只看我那正子就有了。从那回出了事之后，她还百般的掩饰，倒说我是疑心生暗鬼。你说这还瞒得我过么？及至我将那日的情形证明出来，她才笑着将头插在我怀里，承认只有那一回。我也不和她追问，只是近来对我的情，却真了许多，这也就罢了。听说周君艳福很好，到东京没有几日工夫，就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学生，双飞双宿。我多久想去看看他，并拜识他那位夫人。因只知道他搬到神田大方馆，不知道大方馆是什么番地，天气又热，就懒得动。”郑绍畋道：“那容易，今日你就同我去。只是我有件事找你，借几块钱我做零用。我这月的费用尽了，下月领了就还你。”

张怀笑道：“凑巧，昨日才领了来，你可分五块去用。我四川新经理员余小勤才到，他与我本来认识，打商量先支了一个月。不然，我也是一个钱没有了。你说我也不过和你一样每月三十六块钱呢，你哪里知道，我哪月不捏故向家里骗十几块钱来贴补？一个公费够用么？我这里虽说是贷间，与贷家何尝有什么分别？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不是我开销的？只房钱一个月就要八块，还要带着她们母女看看活动写真，游公园，吃吃西洋料理。饶你十分把细，平均哪月不要四五十元使用？这两个月少了钱，连早稻用的学费也没有缴。我也顾不得这些，只求每月开得帐清，就是万幸。”郑绍畋道：“那是自然。那正子与你其名虽说是相好，其实与做你的妾何异？你又监着她不许有丝毫外遇，她这样人家，除了将女儿卖人，还有什么生活法？房钱零用不问你，教她问谁？只要彼此相安，多用几个

钱算得什么。这样热烘烘的住着，还不安享么？”张怀点头道：“此后那正子外遇一层，似可放心了，很像死心塌地的应酬我。”说时：笑了一笑道：“只此一件，就教我感激周君不尽。”郑绍畋忙问什么，张怀将那日的话说了。郑绍畋笑道：“法子我是久已听得说了，真是效验吗？我还没有试验过。”张怀道：“灵得很，你试试就知道了。”郑绍畋催张怀换了衣，一同出来。张怀取出五块钱票子给郑绍畋道：“天热，我们坐电车去罢！”二人跳上了电车，到春日町换车的时候，只见周撰正站在停车场等车。张、郑二人忙走了拢去。郑绍畋见周撰今日更穿得光彩，便笑道：“老周，你今日收拾得这般标致，到哪去？”周撰与张怀点头握手，答道：“有要紧的事，去会个日本人。你们到哪去？”张怀道：“多久要来奉看，因不知道足下的番地，今日恰好郑君来了，特邀他同到尊处坐坐。”周撰笑道：“不敢当，不敢当。”回头问郑绍畋道：“张君有要紧的事吗？”郑绍畋摇头道：“没有，不过望望你罢了。”周撰踌躇道：“这便怎么？我昨日约了个日本人，今日午前十点半钟去会。”张怀忙道：“请便请便，改日再来奉看就是。我们以后不拘形迹最好。”周撰道：“这真对不住。老郑，你邀张君到你家去坐坐，我至迟十二点钟必到你家来。”说话时，往大冢的电车到了。周撰匆匆作别上车去了。

张怀见周撰约了到郑绍畋家来，只得同郑绍畋换了车。顷刻工夫即到了。郑绍畋让张怀上楼，只见房主人拿了几封信来。郑绍畋接了一看，中有一封是家信。原来是他的妹子写来的，说也要到日本来留学，已得了父亲的许可，现正托人运动公费。无论成与不成，来月初间一定动身。郑绍畋看了，屈指一算道：“坏了，距动身的时间只差几天，写信去拦阻也来不及了。”心想父亲也许可得奇怪，他又不是不知道日本情形的。莫说难

得弄公费，就是有公费，也不必跑到日本来。郑绍敏心中不快活了一阵，只得上楼陪张怀谈话。张怀先上楼，知郑绍敏在底下看信。见他上来有不快的颜色，即问接了什么信。郑绍敏说了原故，张怀笑道：“这不是可喜的事吗？中国女界这样黑暗，正愁有常识的女子少了。令妹既有志到日本求学，这是极好的事，应该写信去欢迎她才是。若都像你这样，中国的女权还有发达的日子吗？”郑绍敏道：“我常听一般的男子都说中国的女权不发达。我只不好去问他们，不知女权发达到了极点，于我们男子有什么好处？”张怀笑道：“你真是老实人，这也要问吗？多一个有知识能做事的女子，我们男子即可省一分力。中国两万万女子若都能和男子一样，那还了得吗？”郑绍敏摇头道：“我不信中国不强，是男子少了，要女子出来帮忙。我只怕今日人人都想女权发达，将来女权发达到了极点，我们男子倒在黑暗世界了。到那时候，再想有女子和今日的男人一样出来，提倡伸张男权，就可不容易呢。并且我说句不怕犯众的话，到日本来留学的女子，想归国去伸张女权，那就是一句笑话。姑不论那已归国未归国有名女学生的品行如何，只就日本国说，日本不是世界上公认的卖淫国吗？日本女子除卖淫而外，有什么教育？你到日本这多年，你见日本女子除了卖淫、当下女、充艺徒、做苦工几种，有几个能谋高尚的生活的？日本男子的专制，是世界上没有的。你看他们女学校订的功课，多粗浅呢。从女子大学毕业出来，程度还赶不上一个中学堂毕业的男子。岂是女子蠢些吗？皆因他们男子不愿女子有独立的能力，故只订这样的课程，使她们有点普通知识，可以当家理事，教教自己的小儿女就够了。有丈夫的女子，在家何尝敢高声说句话、咳声嗽？连路也不敢乱走一步呢？这样的社会教育，这样的普通科学，难道我们中国也没有，定要劳神费力的

跑到日本来？学了这点子东西回去，就说伸张女权，要与男子平等，不是笑话吗？并且这几年来，我看那些已归国未归国的女学生，只怕连这点子东西都没有弄到手。你住在早稻田小石川不知道，这神田是中国女学生聚居之所。我哪一日不见十几个，撅着屁股在街上扭来扭去，哪一个月不听得几回醋坛子响？这都是有起宴会来，逢着男子就讲平等自由的。将来回到中国，欺那些不知道日本情形的，还不知道有多凶呢。”

张怀见郑绍畋平日并不能多说话，今日忽滔滔不绝的大说起来。他生性是好与女人厮混的，不忍摧残女子，听了便不舒服，拦住说道：“你的话不错。天气热，我口干了，请你叫杯茶来。”郑绍畋被张怀提醒了，才知道客来了半日，连茶烟都没有递，忙赔笑说对不住。跑下楼去，教预备了两个客饭，提了壶水上来，泡茶，拿烟。忽听楼下面周撰和房主人说话的声音。

不知周撰来说了些什么，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章

用笔谈虚心惊竹杠 施手段借事做人情

话说郑绍畋、张怀听得周撰在楼下与房主人说话，即起身迎至楼口。见周撰已笑着上楼来，望张怀道：“失迎得很，恕罪恕罪；就请过敝寓去如何？”郑绍畋道：“我已叫了客饭，连你也预备了。”周撰笑道：“那怎么使得。我这仓卒主人不又变了仓卒客吗？”张怀笑道：“只有仓卒客，没有仓卒主人。既老郑叫了客饭，就同领了他的情罢。”周撰将洋服的上身脱了，扇着扇子，望郑绍畋笑道：“看你把什么款待客。张君既说没有仓卒主人，又说领你的情，你总要有点情给人领才好。不可像平日款待我一样的——一毛不拔呢。”郑绍畋也笑着答道：“我本想多弄几样菜给老张吃，因想起你在内，不便多弄。我的情有限，老张一个人领了去有多，加上别个，就会少。你却不要多心，我并不是说你。”说得二人都笑了。

不一刻，开上饭来。郑绍畋果然在料理店内叫了几样菜。三人用过了饭，同到大方馆来。张怀一见松子，便吃了一惊，暗道：这女子不是我去年十一月间在早稻田的时候，见她同了几个淫卖妇在街上走，我还吊了她半日膀子的吗？分明是个淫卖妇，怎的说是女学生？周撰这样聪明人，如何也被她骗了？一个人望着松子出神。松子见了张怀，也似曾相识，见望了自己出神，甚觉不好意思。郑绍畋以为张怀看上了松子，恐周撰

见了难为情，故意和张怀扯了几句闲话。接着周撰叫松子倒茶，又背过脸去换衣服，才混了过去。三人闲谈了一会，张怀因家中到底放心不下，先告辞走了。郑绍畋问周撰上午会什么日本人。周撰道：“会《时事新闻》的访事，姓芳井的。我托你的事怎么样？”郑绍畋道：“你昨日才说，今日就有回信吗？我已转托人去了，好歹明后日总有回信。”周撰道：“此刻调查不出，也不要紧了，我有别的方法。”郑绍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半吞半吐的，我又不好追问。”周撰即将成连生问计的事说了。郑绍畋道：“你于今有什么方法哩？”周撰道：“事还没有做，何能对你说？横竖与你没有关系，不知道也罢了。”郑绍畋只得问，辞了出来。四处闲逛了一会，回家吃了晚饭，到竹早町嫖淫卖妇去了，这且按下。

再说朱正章自逼着成连生写了字，以为拿稳了这宗进款，心中爽快。光阴易过，不觉已到了第六日。当日写字的时候，原约一个礼拜，今已只差一日，见成连生每日都是高卧不起，也不见有人来会他，心想：他是这样懈怠，明日的二百二十块钱怎么交得出来？事久生变，还须给他点厉害才对。心中定了个主意，即到成连生房里来。见成连生将身斜倚在一个气垫上，手中拿了一封信在那里看。见朱正章进房，忙揣了信，笑着起身让座。朱正章不肯就座，正待开口，只见下女拿了张名片进来，递给朱正章道：“有个日本人要会大人。”朱正章以为是冢本，接了名片一看，上印着“小石川区高等系巡查·太和田喜作”。朱正章看了，摸不着头脑，忙对下女摇手，表示不会的意思。下女知他不懂话，即对成连生道：“这警察昨日已来过一次，朱大人不在家。方才来问，我已回了在家，不能又去改口。”成连生将这话对朱正章说了道：“日本高等系的巡查来会，必是要调查什么，恐老伯不能不去会会。”朱正章皱眉

道：“我又不懂日本话，会了能调查什么？”成连生道：“不懂话不要紧，彼此可用笔谈。”朱正章无法，只得下楼到自己房内，叫蕙儿到下女房中去坐坐。

不一刻，只见下女侧着身引了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进来。朱正章看那男子，穿一身青罗和服，系一条灰色纱裙，手中拿一顶巴拿马草帽，紫色脸膛四方口，扫帚眉毛八字须，望着朱正章行了个礼。下女恭恭敬敬的捧了个蒲团，当门安下。警察让朱正章坐，才背门坐了。下女奉了茶，轻轻的出去，复跪下将门推关。朱正章自到日本。从没见过下女这般恭敬。以为这巡查必有多大的威势，不知下女对客本应恭敬。因中国人爱和下女开玩笑，自己把威严丧尽，所以住中国人馆子的下女，对中国人是不讲礼的。朱正章从没有日本人往来，哪里得见下女的礼节。

闲话少说，那警察问了朱正章几句话，见朱正章只翻着眼睛望了，知道是不懂日语。即从怀中拿出个小本子出来，在那本子档上抽出枝铅笔，写了几个字，给朱正章看。朱正章见上面写着：“先生台甫朱正章乎？何为日本来？”朱正章会了意，也拿了枝铅笔，就在小本子上写了个“是”字，又写了“游历”两字。那警察点点头，又写道：“冢本平十郎先生之友达乎？”朱正章不懂友达就是朋友，因平日听得说放高利贷是犯法的事，今见警察提起冢本平十郎的名字，以为友达二字，必是凶多吉少，不免惊慌起来，连用铅笔点着“友达”二字，对警察摇头作色，连连摆手。警察见这情形，笑了一笑，再写道：“御息子来乎？”（御息子即中国称令郎）朱正章更把息子当作利息，以为是问冢本的利钱来了没有，吓得慌了手脚，疑心警察已全知道了自己的底蕴，特来敲竹杠的，连忙写了个“不知道”。写完把铅笔一掷，扭转身板着脸朝窗坐了，一言不

发。警察很觉得诧异，仍写道：“何故怒？”朱正章也不理他。警察气忿忿的撕了张纸下来，写了“不知礼义哉”几个字，望朱正章前面一掷，提着帽子走了。

朱正章也不送，望了这张纸出了会神。只见下女送了个电报进来，朱正章忙找人翻译。原来是朱钟由于叶打来的，说有紧要事，要朱正章父女即刻回千叶。朱正章又是一惊，心想若非很大的事故，决不得打这样急的电报。待要即刻带着蕙儿动身，又想成连生的期限在明日，于今千叶不知出了什么事，这一去何时能来说不定的，这样事久必生变。无论如何，仍是等一天的好。于是拿定主意，也不管儿子的电报，仍走到成连生房里来。成连生已出去了，只得转身到自己房内。回想方才警察的情形，分明是来敲竹杠。见我一口回绝不知道，才气忿忿的走了，说不定还要另起风波。他既知道了我的底细，这里是不能再住了，只是假使成连生明日无钱，便怎么是了？忽又想到：他这几日高卧不起，和没事人一样，莫不是他拼着丢脸对人说了，有人帮他出了什么主意？刚才我进他房的时候，见他拿了封信在那里看，好像面有喜色。此刻又出去了，其中必有原故。我看定他是个顾名誉的人，必不肯将事情对人说。不对人说，任如何也跳不出我的圈套。一个人胡思乱想，竟到夜间九点多钟，成连生还没有回来，只得带着蕙儿安歇。

次早起来，尚不见成连生的影子，知道他今日必不得回了。也想不出别的法子处置，势不能再等，匆匆忙忙收了行李，清了店帐。馆主唠叨了许多话，说朱甫全的帐未清，不宜就走。好在朱正章一句都不懂，自己提了行李。提不完的，叫蕙儿帮着提了，想坐电车到两国桥搭火车。奈提的行李太大，照电车的章程不准他坐。他父女站在停车场上，进退不得，亏得蕙儿能说几句日语，叫了乘东洋车，将行李拖往两国桥火车站。两

父女坐电车，不一刻到了。等了几十分钟，行李才来。收了行李，开发车钱，买了车票，坐十点二十五分钟的车，向干叶进发。点多钟工夫到了，下车，只见朱钟已在火车站探望。朱正章见了，心中惊疑不定，忙问出了什么事故。朱钟道：“回家再说。”立即唤了乘车载行李，三人一同走到家中。朱钟对蕙儿使了个眼色，蕙儿知道有避忌话说，找到蝶子谈笑去了。朱钟才埋怨着朱正章道：“你老人家在东京干的是什么事？怎么拿着自己的女儿做起仙人跳来？于今已是要弄得日本全国皆知了，教我在日本把什么脸见人！”说着哭了起来。朱正章也急道：“这话从哪里说起？你听了什么人造的谣言，怎的不打那人的耳刮子？”朱钟拭了眼泪道：“你老人家不要强了。人家证据确凿，还要登报宣布，怎说是人家造的谣言？日本岂像中国动辄可以动手打人的？”朱正章道：“你且说是谁来说的，他有什么证据？”朱钟从洋服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一张纸出来，递给朱正章道：“就是这个人。这就是证据。”朱正章看那名片上，印着“时事新闻社记者芳井龟一郎”，心里就跳了一下。知道被新闻记者晓得了，事情就有几分棘手。再看那纸认得是朱钟的笔迹，写的是日文如下：

小石川区江戸川町十二番地江戸川館に下宿せる清国江苏省人朱正章は乡里口も评判ある生来の贪欲家にて干叶医学校に在学中の自分の息子朱钟が十濠区白银町有名なる而高利贷冢本某よ恩意になれむ幸ひ遥遥愛娘む日本に留学さやみ名さい大金み携へて東京に來り冢本と結托して高利贷な営みつつめりしが此間冢本は朱の亲戚朱某なる為者が先頃朱钟の连带关系にて自分かろなしたる借金を倒せし朱の預けたる金額の内より其の辨賞を勝手になしたれば朱

の大に怒り此处に一場の波瀾を生じ殆んぢ訴訟の沙汰に及ばんに所知合の調停にてよ□也く收まれり因みに朱は娘に国文诗词を教ふる事を同国人成某に托し成某が自分の留守中室内にて娘に巫山戏る所に踏み

其の无行を責め之を胁迫して罚金の名の下に二百五十圓に借金证书を无理に卷上げなりと云ふ詳細は調査中

(寄宿小石川区江戸川町十二番地江戸川馆之清国江苏省人朱正章，生性贪婪，恶声播于乡里。其子朱钟，就读于千叶医学院，与牛込区白银町有名之高利贷者冢本某过从甚密。朱以送爱女留学日本为名，携带巨款，来到东京，结识冢本，从事高利贷之经营。先者，朱之亲戚朱某曾以朱钟为保人向冢本借金若干，后赖债不还，冢本即擅自在朱寄存于其处之金额内扣除。朱因大怒，波瀾顿生，几及诉讼。后经熟人调停，风波始息。又，朱曾委托同国人成某教其女国文诗词，成某趁朱外出之际，与其女共效巫山之戏。朱因责其无行，而胁迫之，并无理要求成某以借金名义立二百五十元借金字据。云云。详情仍在调查中。)

朱正章看了道：“写了些什么，我不认得，翻给我听。”朱钟照意思翻了出来给朱正章听。朱正章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开口不得。朱钟道：“人家写得这样详细，能说他是谣言吗？并且他既有胆要去登报，自然有来历，不怕人家起诉。你老人家只想，这事播扬出来，莫说同乡会即刻会开会驱逐我们回国，就是我们自己，把什么脸见人？”朱正章道：“这日-本人是几时来的，你对他怎样的说法？”朱钟道：“昨日午前十一点

钟的时分，我正上了两点钟的课回来，这新闻记者就坐在这里等。见了我，递了个名片道：‘对不住，我尽我职务上的手续，要费老兄一点时间研究，故特来拜访。’我就问他有何要事，他问你老人家于我是什么关系，我答是父子。他就拿了这样的一张字出来给我看。我看完了，他便道：‘这是件很有趣味的事，由确实报告而来。本拟今日即由三面记事发表。因恐老兄这层关系不确，所以来问。于今已明白，对于此事的手续已了，就此告退。’说完他就要走。我虽知道他是敲竹杠的意思，只因关系太大，不敢决裂，当时将他留住说道：‘既承足下好意，多远的来问，事之有无，将来自有最后之裁判，此刻无须与足下辩驳。只是足下的职务，不过只要报告的确实，就没有责任。今既承情来问，必是有可商量的余地。’那芳井听我是这般说，就望我笑了一笑道：‘我们的职务，虽只要报告的确实，然也须派人四处调查。鄙人见这事关系贵国人的体面太大，派的调查员也就不少。若已经发表出来，任如何有力量的也不能挽回了。’我当时见他如此说，又已到了十二点钟，就邀他到西洋料理店内吃了顿料理。在料理店内再三要求他，才答应宽一天限，约了今日午后二时再来，故打了个电报要你老人家赶急来。我看那新闻记者异常狡猾，非有很多的钱，只怕还塞他不住。

”

朱正章听了，急得脸变了色，倒在席上，又悔又恨。待任他去发表，自己的名誉虽不要紧，只是要顾虑着儿子的官费，并且蕙儿也还想要替她寻个人家。待拿钱去挡塞，又听得这新闻记者很狡猾，他挟着这事，还不知有多大的希望，哪舍得将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的心血，这般呕气的送人？一个人想来想去，午饭也不吃，想到伤心之处，几乎哭了出来。朱钟也气得不肯去安慰。

看看到了两点钟，那芳井应时而至。朱钟将他接到自己读书的屋里坐了，仍转身问朱正章，预备给多少钱。朱正章半晌道：“你问我，我知道他要多少呢？”朱钟即端烟茶出来，芳井客套了几句，道了昨日的扰。朱钟道：“承足下两次惠临，心实不安。方才家父由东京回来了，这事我也不敢禀白。只是据我的意思，家父平日为人戆直，说话多不避忌，以致小人切齿者多。含沙射影，希图倾陷，最是小人长技。虽发表之后，不难追求主者，对质法庭，泾渭自有分别。只是我尚在学生时代，无清闲时日与他们做无味周旋，家父又年逾六十，我何忍令其受此苦恼？知足下长者，甚望销灭于无形。至于调查所费，谨当奉还。”芳井听了点头道：“老兄聪明，真不可及。尊翁对于那种人，言语上稍失检点，小人之无忌惮，何所不至？然他既能为负责任之报告，我虽明知虚伪，职务上亦不能不替他发表。并且这种记事，最受读者欢迎。为营业上起见，也应据报告登载，左右与敝馆有益无损。可笑我那些同事的，都以得了件奇货，见我昨日回去说老兄要求延期一日，他们登时鼓噪起来，说我从中得了什么。亏我多方解说，他们还是似信不信的，气得我将稿子往地下一掷道：‘这事我不管了，随你们闹去。’他们见得认了真，才没得话说。今日听老兄这般说，倒教我认真为难起来了。我那同事的，没一个好说话。”说着，伸伸舌头，望着朱钟打了个哈哈。朱钟见芳井渐渐露出下等样子，知道他不是能开大口的，便也点头笑道：“无形销灭的话，想足下是已肯赏脸应允了。只是调查费，须求足下指个数目，好等我量力奉纳。”芳井听了，耸耸肩，将坐位移近朱钟，伸出两个指头，偏着头向朱钟道：“此数恐不能少，不是我有意贪多，实在非二百金不够分派。”朱钟摇头道：“足下过于小题大做了。只半数尚恐无力担任，足下如此见教，何能承命？”

这事是我从中私了，不能禀白家父。我一个学生，又在贵国，仓卒何处得此巨款？还是望足下格外帮忙，大减下来方好说话。不然，就只好任凭足下，实在是能力薄弱，没有法子。”芳井沉思了一会道：“也罢。我也知道老兄的难处，说不得我自己吃点亏，一百五十元，就算是无以复减了，任老兄裁夺。不答应，也不能怪老兄，只怪我能力绵薄，帮忙不到。”说完，又打了一个哈哈。朱钟只得答应，进去和朱正章商议，不由得朱正章不忍痛割舍，即时拿了百五十块钱，交给朱钟捧出来。芳井即将那稿子交了朱钟，收了钱，喝了口茶，告辞就走。朱钟也懒得远送，转身回房，长吁短叹。朱正章知道有人帮成连生设计暗害，更恨成连生入骨。

那蕙儿隐约听得些关涉自己的话，她是聪明人，见了这种情形，怎不明白？便想起自己的身世，平白被人家加了个不正经的声名，将来怎生结局？更回想那日的事，不觉伤心痛哭起来。哭到那极伤心的时候，便数道：“我的娘呵，你要不死，何得许人家带在外面出乖弄丑？你死要带子我去，也免得我在阳世受罪。娘呵，你倒好，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你也晓得你亲生的女儿在阳世没有个痛痒相关的人么？娘呵，你也忍将亲生的女儿给人家当本钱做生意么？怎么不帶了你女儿去呢？”朱正章正一肚皮没好气，哪里忍得过，一厥劣扒了起来，冲进房去，抓住蕙儿就是几个耳刮子道：“你这畜生，夹七夹八的数些什么？你又不早死，跑到外国来丢你娘的丑！”蕙儿更大哭大叫道：“你打，你打！倒是打死了干净，免得你终日为我操心害人！”朱正章气得跑拢去，又踢了两脚。亏得朱钟跑来拦住，喝教蕙儿不要再哭了。蕙儿哪里肯住，更骂出许多不中听的话来。朱正章只叫快用绳子勒死她，蕙儿也就叫快拿绳子来。朱钟骂住了那边，又来劝这边，径闹到夜间八点多钟

才风平浪静。从此父女交恶起来。

过了几日，朱正章对朱钟道：“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到日本来，哪晓得处处风波，倒好像都是天造地设的对手，弄得我一筹莫展，退财呕气。我平生也不曾受过这样磨折，再住下去，莫说无趣，只怕还有意外枝节生出来。世情险恶，跛脚老虎赶着打的人多。并且甫全的帐，也须趁急去讨，说不定他又要往别省去了。我于今想了个法子，你去和冢本商量，求他到中国去走一趟。只要他做个引子到无锡县去，中国的官吏照例怕外国人的，有我从中主持，不怕问甫全家里拿不出钱来。讨了钱，冢本往来的路费我都愿担任。”朱钟点头道：“这事不难，冢本没有不愿意去的。他时常对我说要到中国去，在家里拼命学中国话。他去了，路费何必要我们担任，怕朱甫全不出吗？借约上写明了，如债务者归国，债权人因索债而去，可要求往来旅费。你老人冢同冢本去自是好，只是没得个翻译，并且没有连带人，朱甫全并不老实，难保他不借此推托。我看不如我也同去一遭，冢本必更加愿意。”朱正章欢喜道：“你学堂不要紧吗？”朱钟道：“不要紧。横竖不久就要放暑假了。不试验，不过降一年级。我也得向甫全要求损害赔偿。”当下父子计议已定，次日朱钟即到东京找冢本说了这意思。

不知冢本愿与不愿，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一章

弄獐狲饭田町泼醋 捉麻雀警察署谈嫖

话说朱钟和冢本说了来意，日本小鬼哪有不愿意到中国去的？况又不要自己出盘缠，登时欢欢喜喜答应，问道：“预备几时动身？”朱钟道：“我随时皆可，只看你几时可走就是。”

冢本道：“你尊大人寄存的款子，提不提去？”朱钟道：“他老人家已不打算再来了，是要提的。”冢本道：“既要提，须到下月初三以后才能动身。今日是五月二十四日，也不多几天了。我帮你去打听船只。初三以后，有船就走，船票我也和你定好。”朱钟点头谢了一句，告别回千叶。到家对朱正章述了冢本的话。朱正章没得话说，只问朱钟，蝶子当怎生处置。朱钟道：“没什么难处置。换间小些儿的房子给她住了，将器用搬去，教她守着。每月不过给她十多块钱，暑假后我左右就要来的。”朱正章知道不能拦阻，只得由他。这晚朱钟与蝶子说了，蝶子本是个老实女子，不能不应允。

光阴迅速，初五日近江丸由横滨开往上海。初三日朱钟到冢本家拿了钱，退回了收据，买了船票，仍回千叶，搬了家。第二日朱正章带着儿女，由东京约了冢本，到横滨歇了一夜。次日清早上船，往上海去了。

于今再说那江西人在龙涛馆跳楼的王寿珊，在病院里医治了个多月，花了几十块钱，才将伤养好。退院出来，仍住在龙

涛馆。一日他同乡的秦士林来看他。这秦士林年纪有了三十多岁，生得黑漆漆的一副脸膛，长粗粗的一条身体，两膀有百十斤气力。论容貌，本来是护法的韦驼；讲性情，偏又是偷香的韩寿。与王寿珊同乡相识，近因听得他退了病院，故特来看望。彼此见面，少不得也要客套几句。王寿珊道：“你还住在原地方么？再过两日，即来奉看。”秦士林道：“我已搬了，于今在大冢佃了所房子。”随掏出本袖珍日记，扯了一页纸，开了个番地给王寿珊。王寿珊问道：“你和谁同住？”秦士林道：“和一个亲戚同住。”王寿珊寻思了一会道：“你的亲戚是谁呢？”秦士林道：“是新来的，你不认识。”王寿珊道：“只两个吗？”秦士林道：“他还有个兄弟。”王寿珊将地名收好，又谈了一会没要紧的话才别。

过了两日，王寿珊正待去回看秦士林，恰好又一个同乡汪祖经走了来，说特来邀他去看秦士林的。王寿珊笑道：“你来得凑巧，我正愁一个人去无味。并且地方也不熟，难的寻找。我们就去罢。”于是二人同出来，坐电车向大冢进发。

这汪祖经于今二十八岁，到了日本多年。民国纪元前，考取了高等工业学校，革命时归国。元年来，便考进了日本大学。生得近眼厚唇，长身歪脚，曾做过一番江西经理员，也是个多情之种。他今日去会秦士林，不是无意识的闲逛，却另有一层用意。

看官，你说秦士林同住的是个什么人？何以王寿珊问他，只是含糊答应？原来是个想在日本留丁学回去伸张女权、谈恋爱自由的，江西南康都昌人，姓吴、名品厂的女学生。与秦士林论戚谊，不亲不疏，是秦士林姐夫的妹妹。为人性格随和，语言爽利。在女界中，论容貌虽是中资，讲学问却称上等。作诗能押韵，写字也成行。哥哥吴源成，前清时在江西干了件小

小的差事。不知怎的得罪了秦士林，秦士林稍施手腕，轻轻的加了他一个革命党的花样，把差事弄掉了，还几乎出了乱子。秦土林的父亲说这儿子绝无天良，亲姐夫也可如此陷害，见了面，定要把秦士林活埋了，因此吓得秦士林不敢归国去。吴品厂于民国元年同兄弟吴源复钻了两名公费到日本来。秦士林知道姐夫的妹妹要来，想借她解释前嫌，亲往横滨招待。吴品厂也想居中调和，消了两家的怨恨，就任凭秦士林摆布。秦士林拣偏僻处佃了所房子住着。吴品厂初来日本，须学日语，秦士林便兼作师资。也不请下女，吴品厂就兼主中馈，一家和好的居住起来。汪祖经见秦士林如此生活，屡以为不可。劝秦士林不听，便暗劝吴品厂。劝来劝去，劝动了吴品厂的心。今日邀王寿珊同去，想借王寿珊绊住秦士林说话，他好抽空再劝吴品厂。

电车迅速，不觉已到了大冢。二人步行十多分钟方走到。凑巧秦士林不在家，吴源复也到成城学校上课去了，只有吴品厂一人在家。汪祖经翻悔不该邀王寿珊同来，便心生一计，说秦士林既不在家，我们迟日再来罢。当下要王寿珊留了个名片，同退了出来。走不多远，汪祖经道：“我还要到近处一个朋友家去坐坐，你先回去罢。”说着，别了王寿珊匆匆从别条路转到吴品厂家。吴品厂接了笑道：“我说你今日怎么这样慌急，连话也不说一句就跑。”汪祖经道：“同着生人，怎么好说话？他到哪里去了？”吴品厂道：“多半是到神田去了。”汪祖经道：“你还是怎么样，尚不想搬吗？”吴品厂笑道：“急怎的。源复不久就要进成城寄宿舍去。等他进去了，再搬不迟。只是搬到什么地方好呢？”汪祖经道：“我住的浩养馆，有空房间，我久已留了心。”吴品厂笑道：“你同我住不怕……”说到这里，忙住了口。汪祖经问道：“怕什么？”吴品厂道：“我说

错了，没有什么。”汪祖经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谁还怕谁？谁是被人欺负的！”说时二人移到里面一间房里去坐。

不久，秦士林回了，见了汪祖经便道：“我方才在停车场碰了王寿珊，说同你来，会我不着，你就往别处看朋友去了，怎的还在这里？”汪祖经道：“我那朋友也不在家，实在走乏了，故转身来歇歇。”秦士林冷笑了声，也不开口，回自己房里换衣服去了。吴品厂轻轻推了汪祖经一把，教他走。汪祖经也不与秦士林作别，只悄悄嘱吴品厂赶急搬来，我定了房间等你。吴品厂点头答应了。

汪祖经回到浩养馆，拣隔壁的一间空房定了。这里吴品厂送了汪祖经，转身即对秦士林说要解散贷家。秦士林问什么原故。吴品厂道：“源复在成城学校，不能不住寄宿舍。他去了，我们两人住着不雅相。外面人嘴多，又要造谣言。”秦士林道：“不相干。谁人敢当面说你我的闲话吗？”吴品厂摇头道：“你有什么法子去禁止人家说？”秦士林道：“人家背后说，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以为有源复同住，人家就没得说吗？还说的活现呢。”吴品厂道：“有他同住，到底好些。人家就说，也不过是疑心罢了。我要搬家，倒不是专为怕人家说，实在这乡里也住得不高兴了。”秦士林道：“你想搬到哪里去，可是浩养馆？”吴品厂道：“还不定。如没有别的地方，浩养馆也可以住的。”秦士林便不做声了。

过了几日，吴源复进了寄宿舍，果然解散了贷家。吴品厂径投藕町区饭田町浩养馆来，汪祖经自然殷勤招待。秦士林搬到神田千代田馆，与浩养馆相隔不远，也时常来浩养馆闲坐。只可恨汪祖经自吴品厂搬来，便成日在家中坐着，并不在外。又住在吴品厂的贴隔壁，一听了秦士林声音，就跑了过来厮混。秦士林来了几次，都是如此，不曾沾着一些儿甜头。气得秦士

林横了心，准备大闹一场，开锁放猢猻，大家弄不成。一日吃了早饭，跑到浩养馆，在吴品厂房内坐着。汪祖经照例的过来，三个人天南地北的胡扯。看看谈到十二点钟，秦士林硬教吴品厂叫客饭。三人一同吃了，又坐了一会，汪祖经望着秦士林道：“你的馆子，今日大扫除吗？怎么不能回去呢？”秦士林知道是挖苦他，便笑道：“我多久就想大扫除了，不然也不得干净。我看这浩养馆比千代田馆更肮脏得不成话，再不扫除，只怕人家都要掩鼻而过了。”汪祖经点头道：“有我在这里还好，不然，恐怕更不堪了。人家故意要来弄脏，有什么法子？”秦士林也点头道：“近墨者黑。除非是一个人住，才能干净。”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带着讥讽的意思，只是都不肯先动气。吴品厂在中间，左右做人难，只好不做一声，望着他们谈笑。二人两不相下。

说起来，看官必不肯信二人你讥我谑的，吃过了晚饭，尚兀自不肯走。又接连下去坐到十一点钟，连大小便都是匆匆忙忙的，不敢久耽搁。吴品厂熬不住要睡了，只得对秦士林道：“这早晚你也该回去睡了。”秦士林道：“老汪他怎不去睡？他睡了，我走不迟。”吴品厂又求汪祖经去睡。汪祖经懒洋洋的走了出来，即听得秦士林说道：“老汪既去，我就不回去了。天气不早，和你同躺躺罢。”吴品厂尚未答言，汪祖经复走了进来道：“不知怎的我今晚一些儿睡意也没有。既老秦不回去，就陪他谈谈也好，品厂你要睡只管睡。”吴品厂哪里好睡，也不能派谁的不是。心中虽有些恨秦士林，但是畏他凶狠，不敢做左右袒。没奈何，低着头叹声冷气，暗骂冤家。陪着他们坐到两三点钟的时候，四面鼾声大作，二人都精神来不及，渐渐的背靠着壁打起盹来，吴品厂也陪着他们打盹。稍有响动，二人即同时惊醒。此时正是六月间的天气，昼长夜短，打了几个

盹，天已亮了，各自起身梳洗。

吴品厂不教下女开客饭，秦士林公然自己喊下女拿客饭来。吴品厂道：“你的馆子隔这里又不远，定要吃我的客饭，是什么道理？”秦士林笑道：“有什么道理？是吃饭的时候，应得吃饭。清早跑回去，也不像样，馆子里的下女，定要笑我嫖了淫卖妇。你一个公费，难道供给亲戚几顿客饭，都供给不起吗？”吴品厂没得话说，由他吃，吃了仍如昨日样与汪祖经对坐。吴品厂催他走，他只是涎皮涎脸的说：“坐坐何妨，何必这样嫌我？我望往日也有些好处，你都忘记了吗？常言道，衣不如新，友不如故。我哪一次没有如得你的意？你凭良心说，第二个还赶得我上吗？”吴品厂听秦士林越说越不成话，也不答白，起身系了裙子，叫下女换了乘东洋车，到她同乡女伴袁成家去了。秦士林便如十八岁大姐死了丈夫，不能守了，只得回去。吃了午饭，又来探问，吴品厂尚未回来。秦士林往别处打了几个盘旋，仍到了浩养馆。恰好吴品厂才回，便一同进房。汪祖经哪里肯放松一刻呢？也笑嘻嘻的过来了。吴品厂知道两边都不好说话，只好由他们去坐。

不觉吃了晚饭，又是昨晚那催走的时候了。吴品厂急得要哭道：“你们也不必只这样害我。我知道你们的用心了，你们不将我逼死，两下也不得放手。我吴品厂前世里造了什么孽，今世来遇你们两个冤家受折磨。你们也不必这么了，我明日写船票回国去，大家干净。老汪，你放心去睡。老秦，你也回去。我今晚可不能陪你熬夜了。”说完，教他们让地方铺被。秦士林哪里肯信，也不做声，站起来让她铺了被，仍坐着望了汪祖经。汪祖经也望了秦士林。吴品厂和衣睡了。用汗巾蒙了脸，伤心落泪。这两人动了怜香惜玉之心，都怕说话吵了她，各靠着昨夜的原地方，胡乱打了一夜盹。

次日，吴品厂吃了早饭，真个出外买了船票，给秦士林看了，收拾行李，动身由横滨到上海去了。前人有避内差的话，这吴品厂只怕要算是避外差了。吴品厂去后，浩养馆登时浪静风恬。热闹文章尚在后面，暂时放下。

且说黄文汉的嫖学弟子刘越石，那日在警察署门口遇了郑绍畋，不肯说原由的到底是件什么事呢？说起来，却也平常。原来刘越石同了三个朋友，佃一所房子在骏河台。三今朋友是谁呢？一个是江苏的，姓姜名清，年十九岁，天生的面貌比梅兰芳还要飘逸几分。其性格之温存，出词吐气之秀雅，更是千中不能选一。只是有些女孩子脾气，爱小声小气的和人喁喁私语，并且容易动他的娇嗔。听说他父亲是个鼎鼎有名的督学使者。他十六岁到日本，就其性之所近，在美术学校上课。一个是四川的，姓胡名庄。这人年二十零岁，生得剑眉圆眼，阔臂细腰。虽没练过把势，却有几斤蛮力，有事惹他动起怒来，双眼忒出，就和张黑的那双贼眼一样。天生他一种吃喝嫖赌之才，于学问一道，用心倒很平常。最长的是几句诙谐话，几张麻雀牌。到日本六七年，不知他学了些什么日本话，倒被他说得和日本人差不多。一个是陕西的张裕川，与那三人知识同等，性情也还相投，没有什么特别，到日本也有四五年的程度。四人同佃房子，寻了个西洋料理店内的下女煮饭。胡庄担任弄菜。他本是个见色心喜的人，又每日弄几顿菜，时时与下女亲密，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几日就有了关系。这三人只有姜清常说日本女人不值钱，不肯染指。刘与张都是眼明手快的，你瞒着我，我瞒着你，二人都有了一手儿，这都不在话下。

一日，胡庄的花样翻新，忽然想打麻雀，自己跑到源顺料理店内租了副牌，四人扯开桌子，闹了起来。胡庄闹到高兴的时候，是自己的庄，起了手牌，中、发、白各只一张，便摇摇

头，套着《四书》念道：“了白一中，财发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白。”说着，打了张白板。顷刻轮到他跟前，又摇摇头说道：“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中。自古皆有死，财非发不可。”说着，又打了张中字，惹得三人大笑起来。笑声未了，只见一只手从半空中插了下来，把一副骰子抓了。各人抬头一看，一个个吓的魂飞天外。定睛看时，那人头戴警冠，身穿警衣，腰佩警刀，与那街上站岗的警察不差什么。四人登时面面相觑，望着警察将牌收好，挟在胁下，教他们四人同走。胡庄唤下女，唤了几声，哪里有人答应？不知早吓往哪去了。胡庄望着警察道：“你教我们到哪去？”警察道：“走着自然知道。”胡庄道：“家中无人我不去罢！”警察忍不住笑道：“这却由你不得。”胡庄骨都着嘴道：“由不得我？明日失了东西，我只晓得问你要赔。”警察也不理他，赶着四人就走。

到了神田警察署，一个高等警官出来，问四人的名字。各人捏造了一个假名姓，省分也写了假的。那警官看了，叫拿户籍簿来对。中国人在日本住的，各区的警察署，均按区有调查的名姓籍贯册。佃房子住的，更是的确。他们住神田不久，警察署才新造了册子。警官教拿来，翻开一对，哪有一些儿像意？警官怒道，“我看你们也不像是留学生，倒很像常做犯法行为的，暂且拘留一夜再说。”警官说完，怒冲冲的进房去了。几个警察走拢来，不由分说的将四人挤在一间房内，用木栏子门关了。

刘越石穿的是中国纺绸衣裤，坐到九点钟以后，身上一阵阵的冷起来，越夜深越冷。昨日又被下女淘了一回，更禁不起，便埋怨胡庄多事，无端想打什么牌，不然何至受这样的苦。张裕川道：“都是他。写假名字也是从他写起。他要写了真名姓，

我们必跟着写真的，何致受那小鬼的奚落。”姜清道：“你们都怪的不对，我只怪他不该套《四书》。不是他套《四书》，我们怎得大笑？不大笑，警察开门我们自然听得。听得有人开门，即将牌收了，警察拿不着证据也好了。”胡庄冷笑了一声道：“我平日太把你们看大了，哪晓得你们都是些傀儡。四个人同做的事，也要你推我挤起来。我就承认了不是，不该引诱你们。你们独不想想，谁是小孩子，可以随人引诱的？动作操之他人的，不是傀儡是什么？你们以为不写假名姓就可以无事吗？你们不要做梦！警察平日捉了中国人打牌的，有例每人罚二十元。他于今拘留了我们一晚，明日还能问我们罚金吗？写假名姓，不过是想保全名誉的意思，难道也问得成罪？我们每人有二十块钱，到新桥去嫖艺妓要嫖两三夜，怕偿不了今晚一晚的苦呢？你们不要埋三怨四，咬紧牙关过罢！”三人听了，也似有理，都没得话说。四人团坐在一块儿，你倚着我的肩，我靠着你的头，摇签筒似的，摇了一夜。

次日早，一个警察由栏杆缝里递了几块面包一壶水进来。四人谁肯吃这面包呢？只各人将水打湿了汗巾，抹了脸，胡乱嗽了嗽口。到九点钟才将门开了，一个警察请他们四位出来。那警官板着副脸，望了四人半晌道：“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只我这一署，每月至少也有十来件赌博案。嫖淫卖妇的案，一个月总在二十件以上。现在留学生总数不过四五千，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均就每日有一件犯罪的事发生，不是过于不自爱吗？我真佩服你们贵国人的性情，柔和得好。你们也知道贵国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送你们来求学，将来好回去整理的么？怎么还这般的和没事人一样哩。”

胡庄听得后面几句话，眼睛都气红了，忙说道：“你的话完了吗？我也有几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在贵国，不自爱的固有，

然也不能一概抹煞。就是我们昨晚的事，说与贵国法律不合则可，说是什么大罪恶则不可。这赌博的事，在世界各国，也就止贵国禁得不近情理。至于一个月有二十多件嫖淫卖妇案，更不能专怪敝国人不自爱。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国的人，越发达。敝国人到贵国来求学，远的万余里，近的也有数千里，至多也须一年方能回去一趟。况都在壮年，此事何能免得？贵国的公娼，又有种极下等的规则，一个婊子每晚须接数客，对敝国人除专想敲竹杠外绝无好意。艺妓略好的，就高抬身价，决非一般留学生个个所能嫖。铭酒屋和猪圈一样，岂是敝国人嫖的地方？除了这三种，你说不嫖淫卖妇嫖什么？并且嫖的事，不是一方面做得成的。敝国人既每月要出二十多件嫖淫卖妇案，则贵国的淫卖妇，合贵国自己嫖的计算，每月就不知有几百件了。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这样看来，贵国的淫卖妇，也就未免太多，贵国人也就未免太不自爱。敝国人性情柔和，诚如尊言。大国民气象，自是如此。敝国虽弱，只要贵国人少怀点侵略主义，则东亚和平，想不得由西洋破坏。我于这时候对你论世界大势，恐怕你也懂不了多少。你只快说，我们的事应怎生了结？”那警官见胡庄口如悬河，日语也说得和日本人一样，暗自纳罕，以为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虽听得有些可气的话，只是一时间也驳不来，便说道：“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再如此了。无论世界各国怎么样，敝国的法律，在敝国是有效力的。”胡庄道：“牌呢？”警官笑着摇头道：“赌具是没有退还的。”胡庄点头道：“我知道你们背着人，也想玩玩。”说着四人同走了出来。刘越石便被郑绍畋扯住问故，姜清恐他说出，故拉了就走，回到家内。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二章

失良缘伤心丁便毒 发豪兴买醉舞天魔

话说刘越石等四人回到家内，只见下女一个人坐在房中纳闷。胡庄一纳头倒在草席子上，叫饿了快弄饭。下女道：“饭久已煮好了，在这里等，请你弄菜便了。”胡庄对张裕川道：“请你去弄罢！那一大篇饿肚胡说，把我累苦了。”刘越石道：“倒亏了你那一篇胡说，不然，我们都白送他教训了一顿。那警官还好，听了你的话绝不动气。我虽不大懂得，只看你的词色，便知道说的不是好话。”张裕川在厨房里插嘴道：“我看那警官若不是听了老胡的一篇议论，说不定还要议我们的罚呢。他们对于不懂日本话的中国人，有什么法律，可以欺便欺了再说。老刘你说那警官好，我说那警官滑极了，最会见风使舵的。”姜清跑到厨房里，轻轻跺脚说道：“什么体面事，怕人家不听得，要这般高声说，真把我急死了。”张裕川也自觉得喉咙过大，即笑着不做声。一刹时菜已弄好，四人随便吃了些儿，都扯伸脚睡了。

过了几日，刘越石走到黄文汉家，只见黄文汉一个人在家打着赤膊正清检什物。刘越石问道：“你要搬家吗？”黄文汉一边抹着汗一边让座，答道：“不是搬家，我要到箱根去旅行，这些零星东西，不收拾下子不好。听说你们打牌出了乱子，我一晌没得闲，不曾到你家探问，究竟是怎么的，闹得警察来了，

你们尚不知道？”刘越石将情形说了。黄文汉点头笑道：“怪不得。笑声掩住了门响，你那种下女，自然是不敢见警察。那老胡还不错，日本话也来得，只是开口太迟了。若早和来的警察说，不过罚点钱罢了，决不得拘留那一晚。”正说着，郑绍畋来了，进房见了刘越石，便指着笑道：“你们那日的事，你不肯说，我也知道了。并且我还知道，那警察何以晓得你们打牌，才来拿的原故。”黄、刘二人诧异道：“你怎么知道，有什么原故？”郑绍畋道：“不必问我。老刘，你只回去问那日拖住你不许说话的美男子，便明白了。”黄文汉道：“你既知道，爽直些说了出来罢。吞吞吐吐的做什么，教人闷破肚子。”

郑绍畋望着刘越石道：“你隔壁不是住了个中国女学生吗？”刘越石道：“不错，那女子还生得很俏皮，时常穿着西洋衣服在街上走。”郑绍畋拍手笑道：“你们就吃了她生得俏皮的亏呢。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呢？就是浙江鼎鼎大名的陈女士。这女士到日本来，大约不过两三年，听说也是公费。容貌你是看过的，莫说拿什么蔷薇花、玫瑰花去比她不相称，就是带露的芙蓉花映着太阳，也没有那般鲜艳。天生的爱好，行动起来，数十步就有一股艳香钻心扑鼻。闻了那般香，即如中了蒙汗药似的也不知有多少。你那对门不是还住了个中国少年吗？”刘越石点头道：“不错。我见他每日要换几套衣服，时而是极阔的和服，时而是中国衣服，时而是大礼服，时而是燕尾服，时而是先生衣服，呵呀呀，世界上男子所有的衣服，大约也被他穿尽了。”郑绍畋笑道：“你们尝那拘留所的滋味，就是他孝敬的。”刘越石道：“这话从何说起？我们没有一个认识他，无原无故害我们做什么？你说出来，我决不饶他。”郑绍畋道：“你说无原无故，原故大得很呢！那人是广东番禺人，姓林的，名字我却不知道。他家里住在横滨，是个大商家。

他在大同学校毕了业，时常到东京来玩。一日在中国青年会，无意中看见于那陈女士，他就失魂丧魄的，如受了陈女士的催眠术，身不由己的跟着陈女士走。陈女士走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一径跟到骏河台。陈女士进屋不出来，他知道陈女士住的是贷间，他便进去问还有空房子没有。见里面回答没有，他大失所望，在骏河台一带，走上走下，不肯离开，想等陈女士再出来。哪晓得等了几点钟，陈女士并不出来，他便呆头呆脑的只要是民家，就去问有没有贷间。他因是小时来日本，日本话说得很好，又穿得阔绰。骏河台一带的贷间，本多有不挂牌子的，问来问去，居然被他找了一间。恰好就在陈女士的斜对面。他既定了房子，连夜赶回横滨，对父母说要东京进明治大学，收拾行李，次日清早即搬了来。在他那楼上望得见你家的晒台。你家的晒台不是和隔壁家的晒台相隔不远的吗？那陈女士每日要到晒台上晒汗巾。她晒了汗巾，便要凭着栏干四处眺望一会。那姓林的每日早起，即将窗子打开，临窗坐着，一双眼睛盯住晒台上。等陈女士的眼光到了这一方面，他便咳嗽扬声，挤眉弄眼。哪晓得一日早，正在要引得陈女士注意的时候，忽然见你这边晒台上，出来个美人一般的男子，也拿着一一条汗巾来晒。那陈女士回头看了一眼，立刻低了头，慢慢的下楼去了。姓林的眼睁睁望着那美男子用眼送陈女士下楼，回头瞪了姓林一眼，好像已知道姓林的是有意吊膀子，故意露出点吃醋的意思给姓林的看似的。姓林的这一气非同小可。自那日以后，便每日如是。陈女士一上晒台，那美男子总也是不先不后的上来。虽不见二人说话，那不说话的情形更难堪。那姓林的不说自己容貌不如人，没有法设，还想用表示有钱的手段来打动陈女士，故一日换几套衣服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怜他摆子十多日，陈女士哪里将他放在眼里呢？他就疑陈女士已与那

美男子有了情，便日日想设法陷害。那日也是合当有事。他在源顺买东西，见了一个人在那里租牌，他认得那人是和你们同住的，他便连忙跟定了那人。见那人径回了家，他就外面听，听得里面有了牌声，他悄悄的报告了站岗的警察。那警察还以为他是日本人，说怕你们抵抗，要求他同来拿。他说不要紧，我知道没一个有抵抗的能力，你轻轻的开门进去，拿了就是。他说完就走了。所以，我说你们那一夜拘留所的滋味是他孝敬的。我何以知道这般详细哩？他以为这事做得得意，逢着熟人便说。我从朋友处听说他想将这风声播扬出去，好传到陈女士耳里，使陈女士瞧不起那美男子。哎呀，那美男子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把这三个字当作他的代名词，说起也不好听。”

刘越石听郑绍畋说完了，接着叹口气道：“暗中还夹子段这样的原因，真是做梦也梦不到。”黄文汉道：“事倒有趣，只是那姓林的也就蠢得可笑。你害人既要用这种最下的手腕，怎的还敢对人说呢？纵不怕这边听了图报复，也要防人家听你说的时候，开你的教训，说你的卖国奴，借着小鬼的势力闹醋劲，欺自家人呢。这种蠢东西，哪里是老姜的对手。”刘越石道：“如老姜真有意吊那陈女士的膀子，何以平日从没有听他提起过？我想一个是有意，一个是无意，有意的把无意的误认作有意，才想方设计的来破坏，致我们蒙了不白之冤。”

黄文汉笑道：“你们确是误搭强盗船，遇了官兵，拿住了，挨了打，死也有冤无处诉。但是你观察老姜就观察错了。他若是无意，必然对大家说着取笑。因是有意，才不说出来，怕大家伸出手来坏了他的事。并且偷中国女人，最忌的是不秘密。无论已到手未到手，均不可对人稍露形迹。所以俗语说：十个女人九个肯，只怕男人嘴不稳。中国女人不像日本女人，把此事看得不要紧。中国几千年的习惯，以女子偷人为最丑，成了

一种社会制裁。故女子不敢任性，其实人欲与日本女子有什么分别？故只要你男子嘴不乱说，不对这女人说那女人的秘密事，就易于说话了。你们只想，中国人骂人不是时常骂你娘偷和尚吗？那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和尚宿奸的罪，犯了出来，比女人偷人的罪更重。故和尚一偷了女人，死也不肯对人说。那姓林的既将心事逢人便说，任你再有什么好处，女人也不肯偷你了。老姜我看他年纪虽小，必是个偷情惯家。并且他那模样儿，也是很能得中国女人欢迎的。”

刘越石听了，沉思一会道：“照你所说，倒有几分像意。他近来时时有什么心事似的，说话不似平日那般倜傥。这回事发生，他比我们更见得着急。事后任我们议论，他只是一言不发，并且三番两次对我们说，你们不必多议论，这不是件体面事，说开去了，不好听。如外面有人问，万不可承认是我们干的。当时我以为他名誉心重，这样看来多半是怕隔壁陈女士知道不好。”郑绍畋道：“是么，那日就是他拉着你不肯说呢。这姓姜的，只怕与那陈女士有点儿意思了。”三人胡猜乱拟了一顿。

黄文汉忽笑向郑绍畋道：“那万花楼的小菊绝无消息吗？”郑绍畋跳了起来道：“还说小菊，几乎把我急死了。她前日不是到我家里吗？偏偏我来不得，害她白跑了一趟。”黄文汉忙问怎的来不得。郑绍畋道：“我同你从万花楼回来的第二日，由你这里回去，想到小石川会个朋友，无意在竹早町遇了秀子。”黄文汉问秀子是谁，郑绍畋道：“就是我同你去遇了兵士的那个小淫卖。我碰了她的时候，她眼睛很快，一眼就被她看见了我，忙对我行礼，就在路上和她说了几句话。她定要我午后七点钟到她家去，我不好十分推托，只得依着时间去。见了面，哪里肯放我走呢，强拖我住了一夜。我见她招呼得很殷勤，给

了他五块钱。谁知第二日回来，就害了一场淋病。第三日生殖器上更起了几个黄泡，其痛异常。跑到神田医院去诊，他说也是梅毒的一种，在中国叫作什么便毒。用药水替我洗了，绷带缠好。还拿了些内用的药，说要我每天去洗。前日才洗了回来，接了张邮片，一看，是小菊写来的，说是星期五午后三时来看我。我查日历，前日便是星期五。我当时非常着急，忙跑到房里，解了绷带，看是什么情形，以为可以勉强敷用了。哪晓得不看犹可，一看可不把我气死了。那黄泡子，一个个都开了花。我赌气懒得再包，紧起裤子，实在被裤档挨得痛不可忍，没法，又包好。等到下午三点钟，她果然来了，打扮得香扑扑的，我只得招呼她坐。她不知道我有病，挨近我的身边坐下，尽兴的卖弄风骚。几揉几搓，浪上了我的火来，下面就痛得如刀子割了一般，哪敢再和她混。立起身来，弯腰伏在席子上，装肚痛。她以为我是真肚痛，定要我睡下，替我摸肚子。你说我怎敢近她，忙撒谎说，我平日肚痛，照例不能给人摸的，她才罢了。便问我要钱坐车，说天气热，不能走。我想不给她，禁不住她歪缠，硬敲了一块钱去了。这一块钱，真不值得，摸都没敢摸她一下。”

黄、刘二人听他说完，设想着当时的情形，笑得打跌。黄文汉住了笑道：“这一块钱值不得，那五块钱值得，住了夜，还孝敬了你一身病；我说你真是个瘟生！哪怕那秀子招呼得你再殷勤，也值不得五块钱。有五块钱不去嫖艺妓，来嫖这种下等淫卖！至多不过一块五角钱，一块钱本就天公地道了。神田的淫卖妇，就是你们这些瘟生弄坏了规矩。小石川的，你们又要弄坏。我看你平日一毛不拔，偏是这种昧心钱，用起来如撒砂子一般。咦，我也懒得说你了。我明日绝早要动身到箱根去，还有多少东西没有清理。”说着，仍起身收拾家俱。郑绍畋道：

“你真一个人走路去吗？”黄文汉道：“哄你么？”刘越石、郑绍畋见黄文汉甚忙，便同出来，各自回家。

这里黄文汉收拾完了，次日清晨，果然穿着草鞋，背着包袱，提着雨伞，步行往箱根进发。平日往箱根，由神奈川坐火车，只要两个多钟头就到了。日本的火车，每点钟走十一二日本里，合中国七十里的光景。由东京到箱根，以中国里计算不过二百多里。黄文汉这日清早动身，因到神奈川这条路，他走了多次，没有什么风景，便由品川坐电车到神奈川再走。经过平沼程谷，在大船吃了午饭，下午由大船走藤泽到茅崎。天气还早，计程已走了九十零里路。他知道茅崎有海水浴场，便不打算再走了，想寻个相安的旅馆住下，好洗海水浴。

这茅崎地方，并不是个市镇，不过是沿海的一个大渔村，鱼棚子高高低低不知有多少。因每年夏季也有许多的绅士学生到这里避暑，洗海水浴，故有几家旅馆。黄文汉当下找了个旅馆，名万松楼。进去，有下女出来招待。黄文汉放下包袱、雨伞，教下女拿进一间向南的房子，自己便不上去，只拿了双拖鞋，问旅馆要了件浴衣，直到海水浴场。脱衣下去，泅了会水，上来用清水洗净了身子，穿了浴衣，趿着拖鞋，回来洗了脸，将走路的衣挂在廊下吹着。看表才五点多钟。这馆子住的人不多，异常清静。黄文汉无事，找着馆主人闲话，问了问地方的人情风俗。馆主有了七十多岁，听黄文汉的口音，以为是北海道的人，便指指点点，说这茅崎地方，从明治十九年才修海水浴场，这旅馆二十五年才开的。还说了这地方许多的故事，难以尽述。黄文汉听得高兴，买了几合酒。茅崎的鲷鱼最好，教下女嘱咐厨房好生烹了一尾，邀馆主人大家吃。吃了，一老一少到火车站一带散了回步，回来歇息。次早用了早膳，会帐登程，走平冢到大矶。

这大矶比茅崎大是不同，一般的也有海水浴场，地方虽小，有一两条街，繁盛与东京差不多。酒席馆、游戏场、说书楼(日本名寄席)、待合室、高等旅馆，崇楼杰阁，所在皆是。其稍偏僻的地方，都是些富人的别墅，伊藤博文的别墅就在那里。黄文汉心想：我早要晓得这里有如此繁盛，昨日何不多走十几里路赶到这里来歇呢？好在从这里到国府津，不过三十零里路了，留到下午走去罢，且在这里盘桓两点钟再说。于是到各处游览了一会。路上遇了几个很标致的艺妓，黄文汉忽然动了兴，要在这里嫖一夜，看是怎的一个规矩，主意打定，便找了家二等旅馆山本楼住了。梳洗后，换了身纱和服，在馆子里吃了午饭，带了钱出来，走东游西，逛到四点多钟，走进一家很大的日本料理店。上了楼，看陈设都十分雅洁，比东京大料理店清爽得多。黄文汉上楼，便有个十五六岁的下女跟了上来，让黄文汉坐了，磕下头去。黄文汉看她行礼，有些乡气，不像东京料理店下女的大方活泼。磕头起来，把朝南方的帘子卷上，下楼托了盘茶上来，就跪在黄文汉侧边。黄文汉叫。她且提一升正宗酒来，下女笑着问道：“还有客吗？”黄文汉摇首道：“没有。”下女去了，顷刻拿上酒来。黄文汉点了几样日本菜，下女跪在旁边斟酒。黄文汉一边吃喝，一边问下女：“这里有名的艺妓，是哪几个？”下女道：“千代子、喜美子，都是有名的。”黄文汉道：“都是一本么？”(浑官人名一本)下女道：“喜美是半玉。”(清官人名半玉)黄文汉道：“祝仪(堂差钱)要多少？”下女道：“一枚。”(即一元)黄文汉道：“一根香多少钱？”(艺妓出局时间以香计算，一根香约燃四十分钟。)下女道：“三角。”黄文汉道：“盒屋(女相帮)多少钱？”下女道：“也是三角。”黄文汉点头道：“与东京便宜的差不多，就在这里可以叫来么？”下女点头道：“可以。”黄文汉道：

“你不必叫那有名的，只拣那眉目端正的，大小叫四个来。小的不嫌小，大的十八岁起，二十五岁止。”下女见黄文汉这种举动，又不是本地方的口音，不知是什么人物，忙下楼打电话去叫。黄文汉喝了两杯酒的工夫，已来了一个，进门即跪下磕了个头，喉咙里叫了半句多谢(日本艺妓对客人道谢，语极含糊)。走近两步，跪在一边。黄文汉见她面貌倒还清秀，只是身体太瘦弱。衣服又穿得单薄，越显出种可怜的样子。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倒像自觉得很老，不好意思再施脂粉似的。黄文汉喝干了杯中的酒，在一个玻璃碗内洗了洗杯子，递到她面前道：“辛苦了，请干一杯。”艺妓接了。黄文汉拿酒瓶在她手内斟了一杯，艺妓笑谢着喝了，也洗了一洗杯子，回敬黄文汉。黄文汉接了问她的名字，她道叫瘦蝶。黄文汉点头笑道：“好名字，相称得很。”说完，举起杯子正待喝酒，只见接连来了三个，均在门口叩了头，围了拢来。

不知黄文汉怎生乐法，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三章

伏魔家风情惊老鸨 销金帐露水结同心

话说黄文汉正在喝酒，又来了三个艺妓。看那大的较瘦蝶好，年纪不过二十岁，便招手叫她坐在身边。两个小的年纪十三四，相貌虽都平常，却各有种天真烂漫可爱的态度。一个挨近黄文汉身边，拿了瓶子就斟酒。黄文汉用杯子接了，叫下女再拿四副杯箸来，又加了两样菜。那个小艺妓跑至门口，拿了把三弦子，蹦蹦的弹了几下，想唱起歌来。黄文汉忙止住道：“你不用唱，且同喝杯酒再说。”小艺妓听了，真个放下三弦，仍旧跪拢来。黄文汉亲斟了四杯酒，叫她们喝。自己也陪着喝了，才问三个的名字。三人各从怀中掏出个小小包儿，同送了三张小花名片在黄文汉手上。黄文汉看那大艺妓，便是千代子，小的一个叫梅香，一个叫友奴。黄文汉收了名片，望着千代子笑道：“我在东京就闻了你的名，故特意来看你，不然我此刻已抵箱根了。果然名下无虚，也不枉我在此逗留一日。还没有领教你的清唱，想必是高明的。”千代子谦逊了几句。黄文汉掉转脸对瘦蝶道：“请你同她合着唱，梅香同友奴跳舞。”说着自己起身拿了三弦子，坐下来，校好了弦。

艺妓见黄文汉自己能弹，都十分高兴。千代子、瘦蝶同问黄文汉爱听什么。黄文汉道：“要可以舞的，菖蒲好么？”这菖蒲是日本长呗之一，音调都可听。黄文汉本会中国音乐，三

弦又从东京名手学过。两个艺妓各有争强斗胜的意思。瘦蝶别的歌倒不甚高妙，长呗是她最得意的。她见黄文汉喜欢千代子，想靠这支曲子夺了他的欢心。听黄文汉说唱菖蒲，立时喜形于色，答应好。千代子知道自己的长呗不及瘦蝶，恐比落了没体面，见黄文汉说出，瘦蝶即答应了，只得抖擞精神，两人同启樱唇，跟着三弦唱。梅香、友奴按着板在席上来回的舞。黄文汉手弹着弦，目不转睛的望着瘦蝶，见她唱到极高的音，还像只用得一半的力量，几乎把三弦的音都盖住了，黄文汉着实喝了几句彩。转脸看千代子，口里虽不住的唱着，一双俊眼只迷迷的望着自己笑，黄文汉禁不住也喊了声好。

唱完了，黄文汉放下三弦，拿了把团扇叫梅香、友奴拢来，自己拍着扇子，替两人打扇，道：“辛苦了。这热的天，叫你们舞，实在对不住。你看你们头上都出了汗，不用再舞了。”友奴一边笑着用汗巾抹汗，一手夺过扇子道：“不敢当。你又要弹，又要看，又要听，又要叫好，比我们倒忙得多。你头上不是出了很多的汗吗？还替我们打扇。我们跳惯了的，要什么紧！平常都没有今日这般好耍子。”梅香一把将友奴推开，望着黄文汉道：“你住在东京么？见过万龙没有？比千代子姐姐如何？”黄文汉见她呆得好笑，扯了她的手摇头道：“没见过。你问她怎的？”梅香道：“我听她的声名，比大隈伯还要大，我就不服她比千代子姐姐要好。”黄文汉望着千代子笑了一笑。千代子不好意思，拖了梅香一把道：“你安静的坐着歇歇，还要跳舞呢。”梅香才坐了。友奴将扇子递给黄文汉，拿了酒瓶斟酒。黄文汉叫下女换了个大杯子，连饮了几杯，复拿着三弦子要弹。千代子忙伸手来接，笑道：“老爷肯赐教一支曲子么？”黄文汉摇头道：“我唱得太坏，不献丑也罢。”瘦蝶笑向千代子道：“必是好手。无论如何，要求唱一支。”友奴

也扯着黄文汉的手要唱，梅香跳了起来，拿着酒瓶到黄文汉面前，满满的斟了一大杯道：“吃了这杯酒就唱，唱了再喝一杯。”黄文汉无法，将斟的一杯吃了。梅香复斟满一杯，擎着瓶子，跪等着不走。黄文汉只得问她们爱听什么，浪花节好么？她们听了，都大喜道好。原来这浪花节是日本最有名的歌，分东京节、关东节两种，均极为难唱。艺妓中唱得好的最少，因其音节太高，又不能取巧，女子声带短，故不能讨好。日本唱浪花节的专门名家云右卫门，声价之高，就是中国的谭鑫培，也不过如此。千代子的浪花节，在男子名人中虽不算好，艺妓中要算是很难得的。听得黄文汉说唱浪花节，正对了劲，非常高兴起来，问黄文汉是东京节不是。黄文汉点点头，问瘦蝶爱唱不爱唱。瘦蝶道：“我替你们弹琴。”千代子将三弦递了过去。黄文汉笑道：“唱得不好不要笑话。”说着咳了声嗽，便和千代子同唱起来。只几句，千代子即停了口，望着瘦蝶叫好，赶着又同唱下去。唱完了，彼此都称赞了一会。

梅香在侧边只管催着黄文汉吃酒，黄文汉又喝了两杯，对梅香、友奴道：“此刻天气凉了许多，你们再舞一套可好？”梅香道：“舞什么？”黄文汉道：“请你们舞个最好的。”梅香道：“最好的是什么？”黄文汉道：“浅川。”四人听了，都伏身笑起来。黄文汉笑道：“不相干，这是最雅致的。”说时，从瘦蝶手里接了三弦子弹着，叫千代子、瘦蝶唱。原来浅川是个极淫荡的歌，舞起来，有两下要将衣的下截掳起，做过河的样子。日本女子，本来是不穿裤的，掳起衣来，什么东西也现在外面。在往年唱这歌舞的人，不过将衣角些微提起，故词曲虽淫靡，也还不要紧。近来一般艺妓，想买客人的欢心，渐掳渐高，于今是差不多要掳到肚脐眼了。然这歌只有清官人才肯舞，也只清官人舞了才好看。黄文汉弹着三弦，千代子、

瘦蝶二人唱，梅香、友奴二人便舞。黄文汉目不转睛的望着，舞到那掬衣的时候，只见四条白藕，莫如筑脂刻玉，一转身跳了过来。那两缝红如渥丹的阴沟，恰恰与黄文汉打个照面。黄文汉不知不觉，将三弦子一撂，一手拖了千代子，一手拖了瘦蝶，要大家舞。二人无法，只得都掬起衣，五人混舞一房。舞完了，复坐下痛饮。

一升酒饮完，黄文汉已大有醉意，拖着千代子到外面，倚着栏干问道：“你的熟待合室是哪家？今晚可陪我一夜么？”千代子点头笑道：“只要老爷肯赏脸，我的熟地方，这馆子里知道。老爷坐车到那里叫我就是。”黄文汉笑应了。进房，下女已开了帐上来。黄文汉看友奴、梅香的祝仪，每人只有五角，并酒菜不到十二块钱。黄文汉拿了一十五块钱给下女道：“这帐单你拿下去，将二人的祝仪，每人补成一块。再替我叫乘车，剩下的就赏你，不必找来了。”那下女磕头道谢，四个艺妓也磕头走了。千代子到下面，交待了一句才去。

黄文汉在楼上整理了衣服，下女上来，说车子已来了。黄文汉装喝醉了，伏在下女肩上，一步步踏下楼来。馆主人垂着手站在楼梯旁边，恭恭敬敬的鞠躬道谢。馆主人的老婆，用个小金漆茶盘捧着帐单，黄文汉摆手道：“替我撕了，收着做什么？”（日本人做生意收条最要紧）馆主人的老婆才笑着撕了。馆主人扶黄文汉上车。黄文汉一边取帽子对馆主人行礼，一边问：“车夫知道地方么？”馆主人连忙答应已说了，车夫也连忙答应已知道了。说着，扶起车子就走。黄文汉一看，前面尚有一个车夫，用绳子一端系着扶手，一端系着他自己的腰上，拼命的拉着往前跑。黄文汉心想：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的什么大人物，故用这样的排场对我。要是在东京，这十几块钱，还

不够叫万龙一回局，能玩出什么名色来？一个人在车上得意。那车风驰电掣的，瞥眼到一家挂伏魔家灯笼的门首停了。走前的车夫早就解了腰间的绳子，将头伸进门去，高声报道：“客来了！”拉扶手的车夫便伸手来扶黄文汉道：“大人到了。”黄文汉下车，见门口已跪了个中年妇人。黄文汉也不做声，装出十分醉态，踉踉跄跄的跨了上去。妇人忙走向前，引黄文汉到一间八叠席子的房内，请黄文汉坐。见黄文汉有些醉意，即递了个腕枕过来，出去托了杯浓茶，放在黄文汉面前，问道：“老爷想叫谁呢？”黄文汉故意沉吟了一会道：“叫千代子来罢。”妇人看了黄文汉一眼，答应着去了。

黄文汉看那房中的陈设，虽不华丽，却也得体。迎门悬了一张横额，是落了希典的款(希典就是乃木大将)，只怕是假的。额下竖着四页屏风，却是泥金的。隔屏风两尺远的光景，安一张小乌漆几，几上一小白磁瓶，瓶中插了几枝菖蒲花，相映得倒十分有趣。不一刻，妇人走了进来道：“已着人叫去了。只是千代那小妮子脾气乖张得很，老爷从前与她没有过交情，恐怕不能陪老爷久坐，特预先禀明，求老爷不要怪我。这小妮子任是何人，也没有她的法子。我的意思，请老爷多叫一个罢！”黄文汉知道，待合室的龟婆，素来是这般狡猾的。一则望客人多叫一个，她好多分一个的祝仪；二则千代子是这大矶的名妓，她不肯轻易卖给人，恐挡了那二三四等艺妓的财路。待合室的规矩，分祝仪总是一般的分法。客人一见了好的，便不肯更换，她的祝仪就有限了。除非是常来往的客人，有相好，她就不能作弊。若是初次去的人，无论你指名叫谁，她没有不从中生出种种枝节。不是说这人已出去了，不得来，便说是害了病，不能来，一味怂恿你叫别个。不说这个如何美，就说那个如何年轻、会唱。及至你要她叫了来，不是九子魔母，便是阎

王的外婆。客人自然不要，开了钱要走。她却又捧出些像片来，说随你拣选。客人见有像片，自然又坐下来挑选。选来选去，选了张称意的，将相片留下，要她去叫。客人望着像片，正描想得十分满足，等到叫来的时候，一看，人是不错，只可惜那像片是八九年前照的。日本女人又不经老，哪里还像个人呢？客人气她不过，不待说丢了相片，又开钱又要走。她却做出很抱歉的样子，拖住客人说，再去找那指定的人，无论如何，要拉了她来，才对得住老爷。客人自然不走了。花三四次无名无色的钱，才得一个意中人到手。这都是她们当龟婆的惯技。

黄文汉哪一点儿诀窍不懂得？听妇人如此说法，便笑道：“我不过久闻千代子的名，想拜识拜识，只要她来坐坐便了。住夜，随便叫准来，都可使得。她若不得闲，只好下次再来罢。我知道你这里是她常出局的地方，才来找你。”说罢，打了一个哈哈。妇人认以为真，便应着知道，起身要出去。黄文汉叫转来，吩咐拿四合酒来，不用料理了。须臾妇人摆上酒来，执着瓶子要斟，黄文汉挥手道：“我自己斟好，你也喝一杯。”说着自己干了一杯。洗了杯子，递给妇人，妇人饮了，也洗杯回敬。忽然门口车子响。妇人忙跑了出去，见千代子已笑嘻嘻的迎着走来。妇人不及说话，同她进房。千代子对黄文汉行了礼，起来说道：“对不住，劳你等久了。我在家里正疑惑，怎的还不见有人来叫，以为你吃醉酒回去了。刚要换衣服，叫的又来了。”黄文汉起身握了她的手，同坐着笑道：“哪里会醉。纵醉了，也不会回去。大约你家隔这里太远，来往时间耽搁了。”千代子摇头道：“就在隔壁几家。”妇人见千代子和黄文汉如老相好一般，心中好生诧异，不知这孟光是几时接了梁鸿案。跑出去问千代子的车夫才明白，知道黄文汉是不好欺的，便换了态度，抱了三弦子进来。黄文汉道：“不要唱了罢。”千代

子道：“我是不唱了，想听你唱。”黄文汉道：“你想听什么？”千代子道：“请唱支‘追分曲’我听。”黄文汉大笑道：“追分曲是越后箱根的出产物，怎的倒要我东京的人唱？”千代子道：“这种歌，此地的艺妓都不能唱，本也不是我们女人唱得来的。所以我想听听。”黄文汉道：“东京的艺妓也差不多，没有听得唱得好的。其实说起这‘追分曲’的来历，本是个极粗鄙没有意味的歌。在明治维新以前，越后箱根的交通不便，那旅行的人，都骑着马翻山越岭的走。马夫因马行路迟缓，连累着自己没有休息的时候，借着关山难越的意思，信口编成一种歌，发抒自己的郁结。唱来唱去，就名为马夫节，只有马夫唱。明治维新以来，有些文人见这马夫节词虽粗鄙，音节却是很好，便倚着声音，谱出词来。追分是越后的地名，故改名‘追分曲’。其中有一支，我最欢喜它的词谱得好。那谱词的越后人，到了东京，眷怀故里，却用反写。说我一见北山的雨，便想到越后的雪。我那越后，就是夏天，也是有雪的。我离越后的时候，虽是流泪舍不得，于今则想起越后的风，都是讨厌的。他词虽是这么说，意思却仍是舍不得越后，故一见北山的雨，即触动了他自己的乡思。我就唱这支给你听好么？”千代子十分欢喜，拿瓶斟了杯酒。黄文汉喝了，在妇人手里接了三弦弹着，口中唱道：

北山微雨レリヤ
越后ガ雪ガル
夏テモ越后ガ雪ラルー
越后出ル时キヤ
泪テ出タガネー
今ジャ越后ノ风モ厌ヤ

(北山微雨雨迷濛，
越后雪飘入思中，
越后夏日雪蔽空。
离越后时泪涟涟，
如今反厌越后风。)

黄文汉唱完了，千代子叫好，那妇人惊叹不已。黄文汉放了三弦，取出表看，十一点钟了。复饮了几杯，叫妇人将杯盘撤去。妇人搬了出去，叫出千代子问，知道是要留黄文汉歇，心中大不以为然，隐隐约约说千代子不认得人，这客人是个大滑头，有了相好，必然上当。千代子睬也不睬，只要她挂帐子，收拾铺盖，安排一碟好水果。妇人不敢违拗，谷都着嘴去料理去了。

千代子依旧进房，陪黄文汉坐够十分钟的光景，妇人来请安歇。千代子起身，引着黄文汉到里面一间房内。黄文汉看是一间六叠席子的房，门口挡着两扇古画屏风。房中铺着白花褥子，一条驼绒毯子，里面胎着白布，横叠在屏风的底下。这方并排安着两个枕头，枕头前面，放了个装烟灰的盒子。盒子旁一玻璃瓶的蒸气水，一玻璃碟子刨了皮切成片的苹果，并几片西洋橘红瓣，上面插了几根杨木牙杖。帐子只挂了一边，一边拖在席子上。黄文汉便弯腰用牙杖签了一片苹果，递在千代子的樱桃小口边。千代子道谢，用口接了。黄文汉复签了片，自己吃了。千代子拿了一件寝衣，一根丝绦在手，请黄文汉换。黄文汉解了带子将衣服撂在铺上，背对千代子站了。千代子将寝衣抖散，提了领，往黄文汉的肩上一搭。黄文汉待她搭稳了，一边从袖子里伸出两手，一边掉过身来。千代子当面将衣抄好，

低头用丝绦拦腰系住。黄文汉让过一边，千代子将脱了的衣叠好，腰带折好，放在一个漆盒里面。黄文汉便坐在褥上，签着水果吃，看千代子换衣。千代子背过脸，换了件淡白梨花色的长寝衣。下缘有尺多长，圆铺在席上；不露出脚来，袖长过膝。换好了衣，走上褥子，弯腰将地下的帐子牵了起来。到那边壁上，拈出根丝绒绳来，将帐子角上的环穿好，复走到这边来穿。黄文汉见她行动起来，那衣缘扫着席子，全不像是用脚走路。只见那衣的下半截，两边相接之处，一开一合。可惜不是站在当风之处，要是被风飘动起来，怕不赛过那画图上的凌波仙子、洛水神人吗？黄文汉看出了神，千代子已将帐子挂好，一手撩起，坐了进来。拿着团扇扑了几下，黄文汉忽觉得一股极淫艳的香，随着扇子风扑到鼻端，登时心中如醉，骨软筋酥，忍不住一手搂住千代子同睡下，演那楚襄王阳台故事去了。直演到次日十点钟，才起来梳洗。两个人更加亲热。但虽是更加亲热，奈黄文汉终属过客，不能留连再住一夜，只得叫妇人备了早膳，同千代子吃了，算帐作别。虽只一晚的交情，却很是难分难舍。

不知别后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四章

出大言军人遭斥责 游浅草嫖客发奇谈

话说黄文汉回到山本楼，清了帐，仍改装登程，经由二宫到国府津。从国府津到箱根，有电车专往来两处。黄文汉因昨晚不曾好睡，恐天气热，走多了中暑，花了二角五分钱，坐了个三等电车。过酒匂、小田原两个停车场，便是汤本。这汤本就是箱根山下。黄文汉下了电车，即有旅馆里接客的来问，如中国长江一带码头上接客的一般。黄文汉在福住楼住了。

这汤本汤阪山有一股温泉，从石缝里涌出。各大旅馆用管子接到馆内，供客人洗浴，福住楼也是有的。黄文汉进馆，正是三点钟的时候，脱了衣即去温泉浴。浴罢觉得很倦，叫下女拿了个枕头，开窗当风，悠悠然寻昨夜的好梦。正在黑甜乡里打秋千，忽然身上被人推了一下。惊醒起来一看，原来是下女送了夜膳来。黄文汉胡乱用了一点儿，拿了把团扇，见外面散步的人很多，也出去散了会步。不到九点钟，便唤下女铺床安歇，预备第二日游览。

次日五点半钟即起来，梳洗毕。用过早膳，穿好衣服，揣了张箱根地图出门。在近处买了限手杖，过旭桥，向右走了两三里，便是塔泽温泉场，在箱根七名温泉中为第二。那四面山影溪声，耳目所接，都生凉意。徘徊了几分钟，再向前走，山路便一步一步的高了起来。那路盘旋回绕，才朝上走了二三里，

回头看那塔泽的溪，便如临千丈深潭。黄文汉展开地图看，那溪名为早川。山回溪转，对面函岭的邱壑，一眼望尽。黄文汉依图经过太平台，到宫下第一温泉(离宫在焉)，这地方已高海面一千多尺，南西北三方面，群山围绕，东方山麓尽处，名相摸滩。黄文汉见山中一栋很大的西洋房子，走向前看，原来是一家极大的旅馆，名富士屋。旁边一栋小屋，挂一块布招牌，写着休憩所。黄文汉走进去，买了壶茶饮了，开了钱，又往前走。走不多远，忽听得隐隐有打雷的声音，心中疑惑有雨。举头一看，青天万里无云。才转过山嘴，只见迎面一条瀑布，正在那里流珠喷玉；雷声便是从那里来的。黄文汉见已有几个人在那里看，便也走向前。看那些人，不知怎的一个个脸上都有不愉之色，皱着眉吁嗟叹息。黄文汉好生纳罕，挨近一个年老的人搭着谈话，才知道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因丈夫凌虐太甚，在这里面投了身，方才始发见尸身，捞去烧葬去子。黄文汉听了，看那瀑布，它哪里管淹死了人，仍是一阵急似一阵的推拥下来，心中觉得也有些悲惨，连忙走开，到小涌谷。

小涌谷原名小地狱，也是个温泉场。黄文汉找了家料理店，吃了些点心，走到芦湖。这芦湖却要算是一副天然的图画，湖身在山顶上，高海面有千多尺。最好看的是那西北方富士山的影子？一年四季倒浸在湖内。黄文汉叹赏了一会，取道回福住楼，已是上灯时分。洗了个温泉浴，用了晚膳，一夜无话。

次日早膳后，正待去看神山的大喷火口，只见下女拿了张名片进来。黄文汉就下女手中看，那名片上印着“陆军少尉中村清八”几个字。黄文汉道：“是会谁的？”下女道：“是隔壁房里的，特来拜老爷。”黄文汉道：“你弄错了人么？我姓黄，这人并不认识我。”下女道：“不会错。他说了会住在第三号房的老爷。”黄文汉接了名片，点头道：“既是不错，你

去请进来。”下女走至门外，那中村已来了。黄文汉看他，年有四十来岁，生得圆头大眼，穿一件白纱和服，并未系裙。（日本人访客。不系裙为不敬。）黄文汉见了，已有几分不快。只因自己是主人，不能不略尽礼数，亲自递了个垫子，说了声请坐。中村略点了点头，坐下笑向黄文汉道：“贵国是清国么？”黄文汉道：“不是。”中村诧异道：“日本吗？”黄文汉道：“不是。”中村道：“那就是朝鲜了。”黄文汉道：“不是。”中村道：“那么是哪里哩？”黄文汉正色道：“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中村大笑道：“原来如此，失敬了。老兄到敝国来，是来留学的吗？”黄文汉点头道：“是。”中村笑道：“这很好。我是来这里避暑的，一个人觉得很寂寞，故来寻老兄闲谈，不耽搁老兄的正事么？”说着，又打了个哈哈道：“大约于今到箱根来的人，也没有什么大正事。”

黄文汉见他那种傲慢的样子，只含糊答应了一句。中村道：“老兄到敝国有多少年了？”黄文汉道：“有两三年的光景。”中村道：“日本话必是很能说了。”黄文汉道：“也说不了多少。”中村道：“我很希望贵国留学诸君在敝国实心求学，将来回去都成个伟大人物，方不枉离乡背井的来几年。并且日支间的国交，也可由这点感情上巩固。我们日支的国交，若不稳固，于世界的大局，都很有关系。现在欧洲列强，日日是什么远东问题，面子上虽说这均势不能破，骨子里何尝不是各谋各的发展？不过暂不唱瓜分罢了。贵国须趁这机会自强方好，若再像从前的样子，拖十年八年，这均势之说是靠不住的呢。万一一个问题发生，贵国无力量对付，靠敝国一国的力量，维持东亚和平，只怕有些难呢。我这都是好话，虽在闲谈中说说。于诸君的益处，就很少。”

黄文汉点头道：“很感谢足下的好意。敝国诚如足下所言，

不趁这机会自强起来真不得了。只是敝国地大人多，交通又不便利，教育又不发达，一切强国的要素，还没有一些影子。我看莫说十年八年，便是八十年，只怕也没有对付欧洲协以谋我的能力。靠我们几千个留学生，纵日夜不辍的学，无论几年之间，造不出什么学问；即令造得好学问，个个都能得博士，难道有了几千个博士，敝国就强了吗？我早夜思维，还是准备做亡国民的好。只是做亡国民，却很有研究。世界各国以做哪国的亡国民为最好咧？不待说，是同文同种的贵国了。但是列国若将中国瓜分起来，不知哪省分在哪国手里，分到贵国的便好，若分到西洋各国的，那西洋人对敝国人，哪里有什么感情？还不知道有多少的苦受。我时常想：要是贵国有这力量，将敝国并吞了，倒是我们预备当亡国民的称心如意的结果。贵国离敝国又近，敝国的情形又熟悉，实力又充足。想几年之内，必能如我们的愿。我们横竖是免不脱要做亡国民的，故和你打这商量。难得你又是陆军里的人物，知道自家的实力。你实心说十年之内，能将敝国并吞么？说了，使我们好放心。”

日本军人脑筋本来简单，听了这话，喜笑道：“敝国何时不想与贵国合并？如贵国果能自强，彼此自然可收辅车相依之效。不然，则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何只敝国？那时候，自然是捷足者先得。能多得一省，便有一省的好处。至并吞的话，贵国人愿意与不愿意倒不必管，只看敝国的实力如何。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所愁的，就是那些眼明手快的西洋人，不肯放让。不然，已早如了诸君的愿了。”黄文汉道：“难得贵国早蓄此心。不知贵国政府，对于西洋已筹有使他让步的法子没有？”中村道：“与他们权力上相冲突的事，有什么法子！”

黄文汉道：“然则贵国势不能并吞敝国了？”中村道：“要看后来的机会何如，我是不肯虚张声势的。”黄文汉道：“万一敝国有了富强的希望。不可思议的一日一日强了起来，于贵国也有益处没有哩？”中村摇头道：“只怕不能。若真是强了，我先说了的，彼此可收辅车相依之效。”

黄文汉听了，忽的翻过脸来，用手往席子上一拍道：十年之内，你不能并吞我中国。十年之外，我中国纵不并吞你日本，你日本能立国吗？你日本的命脉，都在我中国手里。中国不弱，你枪炮厂、造船厂，有铁用么？（日本每年产铁仅五百万吨，仰给于汗冶萍工厂者，年千万余吨。）中国不弱，你五分之一的国民有饭吃么？（日本产米只能供五分之四，余多仰给于中国。）中国不弱，你的国民有衣穿么？（日本产棉极少，多由中国运来。）中国不弱，你日本商业有发展地么？这都是你日本命脉所在。中国一强，便成死症。中国瓜分了，西洋各国不能如中国这样宽厚的待你，你也是死症。你既不能并吞中国，中国强，你不得了，中国亡，你也不得了。要中国维持现状的长此终古，你才好过日子。但是维持现状，岂能长久的？我看世界上的国家，最危险最没有希望的，就是你日本。你还得什么意！我是个中国学生，你是个日本军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要寻人闲谈消遣，未尝不可。只是须大家尊重人格。什么话不可说，何必拿着国家强弱来相较量？如定要争强斗胜，我们不在疆场，就只有腕力的解决。”说完，一翻手，袒出右臂，拔地跳了起来，横眉怒目，指着中村道：“你来！”那中村见黄文汉忽然翻脸，滔滔不绝的数了一串，说话一句紧似一句，便想用话截住，奈急遽间寻不出破绽，见他说完了，要决斗起来，也就有点心慌。尚没答活，黄文汉复说道：“你进门的时候，便毫无礼节。我到日本这们久，也不曾见过上等社会人拜客不

系裙的。你有意来侮蔑我，那可不能忍受。你怎么样，这房不是你撒野之所！”日本人却有一层好处，知道自己理亏，最肯认罪，到底有些文明气象。当下中村听了黄文汉的话，便道：“老兄不必动气，算我说话鲁莽，就此告辞罢。非我当军人的不敢和老兄决斗，到底老兄是客，不可如此，”说完，起身点点头。两三步出门去了。以后并没有再见过面，大约是搬往别处去了。不在话下。

次日，黄文汉在芦湖荡了回舟，自此高兴，即寻景致佳的地方游览。箱根与日光齐名的胜境，有兴游览，无兴即一枕高眠。有时携一壶酒，坐旭桥上，望落日西沉，倒像了个山林隐逸之士。这且慢表。

再说周撰曾对成连生说，放把阴火，将朱正章赶起滚蛋。看官们看了第十章的事，大约没有不知道，那芳井龟一郎，便尽周撰放的阴火。只是这阴火，到底是怎么个放法，芳井龟一郎是何等人物，与周撰是何等交情，看官们必不知道，于今且述他一番。

原来，周撰初来日本的时候，曾住过大家，与芳井是紧邻，朝夕相见。芳井是从明治大学毕业的，在时事新闻社当个访事，暇时即找周撰闲谈。那时周撰的日本话，还不能多说。后来渐次说好了，便同芳井走些不三不四的人家，长了嫖场许多阅历。嗣后周撰虽搬到别处，与他仍是往来不绝。此次周撰听了成连生的事，便想到了他身上，因想多打听点朱正章的历史，好大大的坑朱正章一下子。奈成连生的期限已迫，迟了恐多费唇舌，故于张怀来的那日，去会芳井。不料时事新闻社因芳井的品行不甚端方，下半年已不请他了。芳井正在家中纳闷，见周撰来找，非常欢喜。周撰将朱正章的事情对他说了，只没说成连生的名字，求他做成一篇三面记事的文章，赶急在《时事新闻》

上发表。芳井道：“《时事新闻》发表的事，我不能为力。只是容易，你将这事送给我，我可替你讨回那三十块钱来。如不能，再想他法宣布不迟。时事新闻社，我与那总理有隙，已将事辞了。”周撰点头道：“听说这朱正章的儿子很能干，你留神点才好。”芳井笑道：“不妨。”周撰与他约定了日子，回来写了封信与成连生。叫他到外面避一夜。便是朱正章进成连生房的时候，见他手中拿着看了有喜色的那封信。

那晚成连生到朋友家住了一夜，次日到大方馆，没有会着周撰。回到江户川馆，见朱正章的房门打开，已空洞无物，知道是周撰用计吓走了。一时间的心中快活，也形容不出。第二日清早还睡在床上，见下女引子周撰进来，成连生连忙起来，问事情怎样了，周撰笑道：“幸不辱命。”成连生叫下女收了铺盖，请周撰坐了，自己脸也不洗，张开口望着周撰笑，要周撰说原由。周撰拿出三十块钱钞票，放在桌上笑道：“你看，是你的原物不是？”成连生问怎么说，周撰将事情始末说了道：“昨晚芳井到我馆子里，说容容易易的骗上了手。他得了百二十元的彩头。这三十元，要我退还你。”成连生听了，跑到周撰的跟前，一把握了周撰的手道：“我佩服你了。这三十块钱，我左右是已去之财，待送你，你大约也不稀罕。我们两个人想法子用了它，这样钱留在箱子里也不吉利。”周撰笑道：“留着慢慢用罢。”成连生道：“留它做什么？等我去弄了脸来陪你。”说着拿了沐具，下楼去了。须臾上来笑道：“卜先，你快想法子，不用了它，我心里不快活。”周撰道：“你既要用掉它，有钱怕没法子花吗？你且吃了饭同出去，包你花掉它就是。”成连生即拍手叫拿了饭来。哪里吃得下去？扒两口即叫端去，拿了衣服要换。周撰道：“既要去送钱，使用不着学校里的制服，穿和服去罢。”成连生道：“我穿先生服去好么？”

”周撰点头道好。成连生打开箱子，拿了身夏季的先生服出来，周撰帮着他打扮已毕，笑道：“三十块钱，小用太多，大用不够。且先问你句，休想嫖不想嫖？”成连生道：“想嫖便怎么，不想嫖便怎么？”周撰道：“想嫖便研究嫖的方法。不想嫖，就不必研究了。”成连生道：“还是大家研究的好么。我并不要嫖，不过想同你去看看。”周撰知道他有些做假，笑道：“既嫖字上加了个研究的字样，就须得有文章做。以我的意思，公娼、铭酒屋，不待说是不能去的。艺妓，那一种不理睬生客的习气，也讨厌。到横滨去嫖酌妇太远。（横滨有种旅馆，专为外国船停泊上岸游观的人住一夜两夜而设，贩卖种种西洋酒，下女名酌妇，多美姿首，可侍寝，惟日本人不招待。）斟酌损益，还是到日本桥滨町去嫖高等淫卖妇的好。”成连生道：“我横竖是外行，你说哪里好就哪里好，不必多研究。就此去罢。”周撰道：“此刻还不到十点钟，去看人家嫖不好。且到浅草去逛逛，下午五六点钟去不迟。”成连生道：“怎么叫作看人家嫖？”周撰道：“人家昨晚嫖的还睡了没有起来，你我跑去，不是看人家嫖吗？”成连生笑了。二人一同出来，坐电车往浅草。

这浅草是东京名所，秦楼楚馆，画栋连云，赵女越姬，清歌澈晓。虽说没有什么天然的景致，人力上游观之适，也就到了极点。有名的吉原游廊（公娼）即在其内。去年吉原大火，将数十栋游廊烧个罄尽。重新起造，较前规模更加宏大。大铭酒屋，亦惟此处最多。活动写真馆有一二十处，都是极大的西洋房。料理店、弹子房更不计其数。周、成二人几十分钟即到了此地。见游人塞途充巷的拥挤不通，便转到浅草公园内，同坐在常设椅上，看那些男男女女挨肩擦背的凑热闹。看了会，成连生道：“只管看人家做什么？我们到西洋料理馆去吃点东

西，已将近十二点钟了。”周撰点头。二人同到一家料理店内，见吃的人还不多，拣了个当街的坐位坐了。一个很清秀的下女走了来，问吃什么。成连生望了一眼，对周撰道：“你看，还不错，大半也是卖的。”周撰并不看，一边拿纸开菜，一边说道：“到这浅草来的女人，不要问她卖不卖，只看你要不要。莫说是下女，便是她日本华族贵族的小姐，只要她肯到这里来，你和她讲价就是，决不要问她肯不肯。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三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哪个不是骚风凛凛，淫气腾腾？”成连生听了，大笑起来。周撰说话时，已开好了自己欢喜吃的几样菜，将纸递过成连生，也开好了，交给下女去办。成连生道：“你到这一带嫖过没有？”周撰笑道：“不吹牛皮，我在日本，除非他皇宫里没有去嫖过，余都领略过来。这一带算得什么？明治四十三年，同着那芳井，从正月初五起，径嫖到四月，没有间过三夜。东京什么地方不嫖到了？于今要找那芳井来，还不知有多少新鲜花样。不晓得日本情形的，必以为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是贞静幽娴的。殊不知那淫卖国的根性，虽至海枯石烂，也不得磨灭。听说那年，下田歌子在妇人爱国会演说，发出个问题，教这些女人答。她说，我们妇人爱国，既不能当海陆军，又不能学高等的工业，做个高等技师，应做什么才是最有效力之爱国？这些女人听了。有说入赤十字会当看护妇的；有说进女子家政学校，学了理家的；有说学妇人科医学的；有说学产婆的。她说，都不对，只以当淫卖妇为女子第一要义。随说了许多当淫卖妇的好处出来。女子都拍手赞叹。一个个归咎自己，怎么这样容易的问题也想不到。连生你看，下田歌子是日本教育界有势力享大名的女子，有她出来提倡，还愁什么不发达呢？怕那些上人家的小姐，不想尽方法的出

来卖吗？要不是中国太弱，日本新闻不挖苦形容中国留学生，那大家小姐不存着瞧中国人不起的心思，稍微讲究嫖的留学生，只怕应接不暇呢。饶你有这么几项不讨巧不争气，弄上手的也还不少。你不信，今晚到滨町，我叫两个给你看。不过要早些去，等那龟婆有设法的时间罢了。”

不知成连生怎生回问，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五章

碎石飞刀呈绝技 差神役鬼调佳人

话说成连生听了周撰一篇话，虽不十分相信下田歌子会如此演说，然知道日本的卖淫政策是真的，不能说周撰的话全无根据。听得今晚即可实行叫来，心中只是高兴，忙按铃子催拿菜来。二人一盘一盘的吃了，会帐出来。成连生走先，只往男女混杂之处挤进去。周撰怕走散了，忙跟上前。走不多远，见迎面挂着一幅大招牌，篮盘大的写着“三国大曲马”几个字。周撰扯了成连生一把道：“这把戏必好看，天气还早，我们且进去看看。”成连生点头，走至入口的地方，买了两张头等入场券进去。只见里面的人如山一般的一层高似一层，围着一个大圆圈。当下一个下女引二人到头等的所在，分了两个坐位，给二人坐了。二人见看的人都抬头望着上面，也抬头往上望。那屋顶足有三丈多高，中间吊了两条麻绳，有五尺多长，将一根尺多长的圆木棒拴住两端，与学校里的秋千索相似。一个西洋人手中拿一张四方小木凳，站在那木棒上面？慢慢的将脚聚在一端，将凳子的两脚斜立在圆棒上。那绳子只在半空中乱摆。西洋人不慌不忙的将右脚移至斜空的凳子边上，得了重心，复将左足同站了上来，双手离开绳，反接在背后，助着绳子摆的势，打秋千一般的摆动起来。看的人都吐舌，怕他跌了下来。周、成二人望着也觉得是非常危险，满场的人正都捏着一把汗。

忽听得唢喇一响，连人和椅掉了下来。都大惊失色，以为这样高的跌下来万无生理。哪晓得那西洋人乘着跌的势，飞到对面一条稍低的秋千索上站着，只四方凳子就下了地。等看的人赶着看时，他已在那秋千索上翻转身，举手朝众人行礼，说了声失陪，一个反筋斗，翻入幕中去了。看的人才大哄拍手起来，周、成二人也十分希罕。西洋人进去之后，过了两分钟光景，出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人。肩上盘一条大黑辫子，穿了身半旧的纺绸衣服，走至土台子中间，对大众行了个江湖拱手礼。用右手拿着辫尾子，往左边一摔，几个转，辫子已吐直，他便笔挺挺的站着，头摇胡椒窖似的摇了起来。那辫子只管绕着头打盘旋，头越摇越急，辫子便越转越高，摇到后来，只见头微微的颤动，辫子如枪杆一般的竖在头上，辫尾子抖成茶杯大的一个花，在顶上如蛇吐信。看的人齐声喝彩，成连生悄悄的向周撰道：“这该死的东西，还靠着这猪尾巴讨饭吃。”周撰点头笑了笑，不做声。看那辫子尾渐渐的绕着大花低了下来，仍旧往肩上盘。盘好了，即有个日本人，双手抱了个菜碗大的石头来，放在当中去了。中国人一手将石头拈起，拣了块结实的地放下，一拳打去，那石全体没入土中。看的人方喝了一声彩，只见他伸着五指，犁铁似的插入土中，将石块挖了出来，一手抹干净石上沾的泥土，坐下左足，将右足伸直。左手扶住石头，放在脚背上。右手一拳，只见火星四迸，石头碎作几块。满场大喝彩，大拍掌。石头打了，走出两个日本的标致女子，一个手中拿一块寸多厚、寸多宽、六寸多长的木板，一人两手拿七把雪亮、八寸多长、寸来宽的簃叶刀。同走至当中，也对大众行了礼，将刀递与中国人。两个女子走至张幕的地方，并肩站了，都偏着头，用那吹弹得破的脸，合了拢来，将一块木板夹住。中国人走至跟前看了一看，往后倒退两个箭步，足有四五

丈远的光景。站住了，右手在左手内分了把刀，晃了两下，只见白光一闪，拍的一声，不左不右，刀尖正立在木板中间。众人才要喝彩，忽见白光几闪，那刀如连珠箭一般，拍拍拍，响声住时，看七把刀不多不少，刀尖都挤在一块儿，刀把还在那美人脸上左右乱晃。众人都惊得狂叫起来。中国人走到两女子面前，用手捻了一把刀的把，轻轻的连木板连刀提在手内。两个女子的脸上都印了半分深的木板痕，笑嘻嘻的对大众行了个礼，进去了。中国人拿着刀把一抖，刀子脱下一把，那六把连着木板往空中翻了几个筋斗，下来早已腾出右手接住了，把刀把又一抖，又脱下一把，连抖七次，将刀取完。左腋下夹住六把，左手拿了那块木板，右手用刀一削，切笋相似，木板成了两段。弃了手中木板，右手倒握刀把，复行了个拱手礼，并胁下的六把刀，齐散在空中，两手一上一下的，接这把，丢那把，如雪花飞舞的，一路舞着进去了。看的又狂叫了一声。

成连生对周撰道：“这人不知道是谁，有这样本领，怎的跑到日本来变把戏？”周撰道：“他不变把戏，教他干什么？”成连生道：“不知还有没有？”只见个日本人，坐着脚踏车跑了出来。成连生道：“讨厌。日本小鬼坐脚踏车，我看过几回了，一点味也没有。他自以为显尽了多少的本事，不知道看的人只愁他不进去。”周撰道：“我也见过几次子。去罢，那边早去，靠得稳些。”说着，二人同走出来，人推人挤的挨到电车前，上了电车，径投日本桥下车。周撰走先，引到一家待合室门口。成连生道：“还是嫖艺妓吗？”周撰道：“不用问，自有道理。”说时，推开门跨进去。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迎了出来。望见周撰道：“啊呀，周老爷，久不见了，快请进来。”周、成二人脱了靴子上去，同妇人到楼上一间八叠席子的房内坐下。妇人一屁股坐在周撰肩下，倒着指头望周撰算道：

“你整整的一年没有来，到哪儿去了？”周撰道：“回国去了，此次才来不久。”因指着成连生道：“我这朋友，说要找地方玩玩。我想要玩，只你这里，路数还多点儿。别家叫来叫去，都是几个原人。”说时，小着声音说道：“我去年弄的那富谷藤子可设法再叫她来么？”妇人摇头笑道：“你真吃甜了口，不行，她已嫁了个医学博士的儿子。”周撰笑着在妇人肩上拍了一下道：“别哄我，怎么就会嫁人？她去年才十六岁，你不要捣鬼，周老爷自有好处给你。去年芳井先生弄的那个，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你也给我叫来，手数料加倍给你就是。”妇人笑着，推了周撰一把道：“只有你缠不清，许多的好姑娘不叫，偏要叫这两个。这两个都不是一时间叫得来的，要看她那边的机会，由她那边定期。你就不记得去年约了几次，费了多少的力才约来？又不是淫卖妇，由你喊要就要。现在已是四点多钟了，什么计也教人施展不来呢。”周撰道：“你且去试试看，仗缘法弄得来，也是你的造化，好多报效你几个。实在办不到，就只好照顾别个了。这一年中间，你难道就没有点新鲜门路吗？”说着，抱起妇人，不由分说推她下楼去叫。妇人笑作一团，喊道：“不要吵，我去就是。”周撰也笑道：“你就饶你。”回头对成连生道：“我们在这里等，不如到外面去逛逛，吃了晚饭再来不迟。”成连生道好。周撰对妇人说了，八点钟再来。三人同下楼，妇人自收拾去拉皮条，不提。

周、成二人出来，赶热闹所在游了一会。在西洋料理店用了晚饭，不到八点钟，复至待合室。那妇人也才回来，见二人来了，迎出来道：“你们且到楼上去坐坐，我吃点饭就上来。”二人上楼，都将洋服的上身脱了，坐下闲谈着，等那妇人上楼。不一会，妇人托了盘茶上来，望周撰笑道：“你们的缘法倒好，只是我的脚太吃了亏。”周撰问：“怎样了，成功么？”

” 妇人道：“说是都说了就来，只是要中间不变卦才好。”周撰道：“怎么会变卦？”妇人道：“恰好两个都在亲戚家，当面约了八点钟来。我去的时候不知道，以为她们都在家里，白碰了两个钉子。”周撰忙道：“既当面约了怎的会变卦哩？”妇人道：“藤子的父亲认得我，见我到他家会着小间使(大家下女名小间使，如中国的丫鬟。中下人家的聪明女孩子。多夤缘入大家当小间使，见习礼节)，说了半晌的话。看他的脸色，好像有些犯疑的样子，只怕会打发人叫藤子回去。”周撰踌躇道：“这却怎么处？”妇人道：“如过了八点半钟不来，就是叫回去了，便神仙来也没有法设。那文子是一定来的。”说未了，下面的门响，妇人忙跑下楼去。

周撰跟到楼口探望，见进来的果是芳井相好的文子，进门便问妇人藤子来了没有。妇人道：“就会来，请上楼坐。”周撰退回房，对成连生使眼声道：“你的成了功。”成连生点点头，用一双眼睛盯住楼口，并没有听得梯子声响，黑影里已上来了一个女子。接着梯子响，妇人的声音说道：“请进去呢。”不见女子答应，妇人又道：“不要害羞，进去进去。”只见一个淡妆十七八岁的女子轻轻走了进来，低头对空处行了个礼。两颊微红，坐在一边，一声不发。成连生看她实在是大家小姐的风度，走路、行礼、坐着，虽现娇怯怯的，却有种说不出的自然幽雅气象，绝不像小家子羞手羞脚的讨人厌。面貌虽不算是美人，也还生得很端正，心想比蕙儿要强多了。一人正在仔细端详，忽被周撰推了一下道：“中意么？”成连生回过头来，还没有回答，妇人已大笑起来。笑得成连生倒觉有些不好意思，搭讪着问周撰道：“你的来了吗？”周撰笑道：“你这话出了轨，怎么就成了神经病。我的来了，你难道不曾看见吗？”成连生听了，想一想也笑起来。周撰对妇人道：“烦你

再去看看何如？”妇人道：“无庸去看，再过十分钟不来，便不能来了。”

说时，那文子忽起身到门外，招手叫妇人出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得妇人道：“不打紧，你放心，包你无事。”说了，妇人进来。文子下楼去了。周撰问她说什么，妇人道：“不相干。她说你和芳井是朋友，恐被他知道。”周撰道：“我不说。哪得知道。”妇人道：“我已说了。”成连生问周撰道：“她于今下楼往哪里去？”周撰摇头道：“不知道。”成连生纳闷。须臾文子仍进房坐下。成连生望着周撰，刚要说话，只见周撰笑对文子道：“小姐只管放心，我决不会对芳井君说。”文子笑着点头，待欲说什么，忽住了口。周撰道：“小姐是不是想问芳井君的消息呢？我昨日还会了他，他新闻社的事已辞了，下半年还没有定局。”文子道：“好好的事，辞了做什么？先生可知有什么原故？”周撰道：“别的原故是没有的，不过言语上和总理有点嫌隙。为保全自己人格起见，把事辞了。”文子道：“先生昨日会了他，没说别的话么？”周撰便答道：“他说过要来看小姐，只是心里烦得很，天气又热，就懒得出外。”文子尚要说，成连生插口问周撰道：“你还有工夫说这些没要紧的话，差不多九点钟了，看你怎么处？”周撰知道成连生已有醋意，便说道：“我的意中人既不能来，只得回去。文子一个人，也必不肯住的。”成连生慌道：“你叫第二个，难道不是一样吗？”周撰摇头道：“除却巫山不是云。要只图枕席之乐，我家里放着现成的不是，何必白花钱？”成连生叹道：“你也未免太固执了，又不用你出钱，便牺牲一夜，也不值什么。”周撰道：“既是这般说，要她另叫一个来也使得。”说着起身招呼那妇人出来道：“藤子不待说是不能来了，你拣好的去另叫个来罢！”妇人问要什么年龄，什么身材，爱肥

爱瘦。周撰道：“像藤子那样的就好。”妇人应着去了。

周撰回房，因恐成连生多心，不便和文子说话，默默的坐着吃烟。成连生低了会头，忽然向周撰道：“卜先，我有句逆耳之言，久想对你说。恐怕你不能听，故迟迟至今。现因有件事触动了，不能不说了。”周撰见成连生忽然正襟危坐的说出这话来，不知他又要发什么呆。便也正色道：“请说出来。什么话，我都洗耳恭听就是。”成连生咳了声嗽道：“我和你虽是同乡，不是那混帐事发生，也没有和你多谈过。我近来留心看你的言谈行事，都有很大的才情。看你写给我的信，文字也大可去得，年纪又轻，精神又好。像你这样的资质，在留学生中也不易多得。若肯用功，什么伟大人物，你不能做？只是不进个学堂，实在可惜你这副身手，这副脑筋。我看现在中国一般聪明的少年，自谓负了点奇气的，都有个毛病，就是不肯就范围读书。这病从哪里得起哩？说起来，原因虽多，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好高骛远。养成这好高骛远的性质，就吃了几部历史、几部小说的亏。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什么英雄，什么豪杰，几个说了他小时候如何用功、有如何的真实学问？不是说出自田间，就说是起于屠肆，用着一般无赖子、顽皮小孩子的举动，为他们写色，以为英雄不遇时，举动颠倒，自应如是。小说上更是荒谬了。能荒唐放纵，说几句大话的，能杀人放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便是英雄。真实学问，更不必说是一字不提的，英雄二字被他们糟蹋尽了。读历史看小说的青年，以为只要是如此，便是英雄了。故于今多有自鸣不事家人生产的，有说无不好酒之英雄的，有说英雄无奈是多情的。还有种种说法，无非依着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愈演愈奇。莫说英雄必不如是，纵今历史上小说上都是英雄，也只算得历史上的英雄。小说上的英雄，在二十世纪决不能出头露面。二十世

纪的英雄，决不是无真实学问的人，凭着一张嘴，吹吹牛皮，一枝笔。胡乱涂几句假爱国的话，可以混充的。哪怕你聪明盖世，像中国现在这样社会，有知识的不多几个。又因新改国体，惟旧是去，惟新是求，含沙带泥出来的不少。只要是稍聪明的人，都可钻的钻，扒的扒，混碗饭吃。然中国不图自强则已，如果几个站在重要机关的人，有一二分心思要把中国弄好，那一般国民幸进的心思，还可由他日长一日吗？”成连生正待将好高鹗远与幸进的弊病，极力发挥一番，那不作美的妇人，已带了个女子走上来了。成连生不愿住口，周撰久已不耐烦起来，只不便直说。这些朽话，还待你说，我梦里说出来，只怕还要比你说得圆满。见妇人带着女子来了，便一双眼睛注到女子身上。看那女子，年龄不过十七八，鹅蛋脸儿，一双眼睛，真是两汪秋水。心想：虽不及藤子的风韵、松子的颜色，身材活泼，较二人有过之无不及，并无一点羞涩样子。进房叩了个头，即坐下，抽出扇子扇着，找文子说话。

那妇人在门外做手势，叫周撰出去。周撰走至门口，妇人咬着耳根道：“中意么？”周撰笑着点头道：“也就罢了。”妇人道：“那东西怎么样，明日早晨吗？”周撰道：“你等等。”说着进房，对成连生耳边说道：“你把钱包给我，不可使她们两个见了不雅。”成连生点头道：“理会得。”起身伸手在脱下的洋服袋内拿了出来。不提防那钱包的角，挂住了袋子口，手一滑，只听得喳喳一声，满房都是银角子铜角子乱滚。周撰不大好意思，埋怨成连生道：“你在哪里弄这么多散钱？”成连生一边弯腰拾钱，一边答道：“十块钱的票子，你看了我在浅草料理店换散的，散钱比票子好用些。”周撰忍不住笑道：“好用些，并且滚得好看些，响得好听些。”成连生也不作理会，一心一意的一个个捡了起来，一五一十的斗数。两个女子

都用扇子掩着口笑，周撰急得跺脚道：“可怜的老先生，她们已知道你有钱，不要摆了。”成连生叹了口气，将钱并钱包交给周撰道：“算子算了，还有五角钱不对数，用了不要紧，掉了可惜。”周撰也不理他，接了钱到外面，拿了二十块钱给妇人，叫她即刻收拾床帐。转身进来，将钱包插入方才的洋服袋内，不敢由成连生经手，怕他再掉。

不知周、成二人这晚如何的真个销魂，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六章

开赌局奸谋传弟子 遭毒打援手望同乡

活说妇人收了周撰的二十块钱，叫两个女子下去，复身上楼，收拾了茶盘烟盒，从柜中取出铺盖来。周、成二人下楼小解上来，这房的床业已铺好。妇人到隔壁房中收拾去了。成连生道：“隔壁还有房吗？我以为就只这一间呢。”走过去看，是一个四叠半席子的房间，门口挡了扇六页的屏风，房中并无一点陈设。妇人正在铺被，周撰已将洋服脱了，自己开柜，拿了件寝衣，悬好帐子，喊成连生道：“对不住，我先睡了。”成连生笑道：“我也要睡呢。”妇人已将铺理好，关于间门，道了安置，下楼去了。

成连生不见那文子上来，又不知寝衣的所在，脱了洋服，恐不雅相，一个人只在房角上打磨磨。足过了二十分钟光景，文子才进来。见成连生尚站在那角上，吃了一惊，想转身出去。成连生一见急了，走向前拖住，小声道：“还不睡吗？”文子被拖住了，才道：“你不先睡待怎么？”成连生道：“没有寝衣。”文子将手一摔，走进房，打开柜，拿了向地下一掷道：“这不是？”成连生连忙换了，钻入帐内。屏声息气，不敢稍动。见文子关好了门，换好了衣，息了电灯。才进帐来。成连生床第之间，颇得温存之法，也不惹文子生厌。周撰这边是早已鸳鸯交颈了。

一夜晚景，不能详写，真是欢娱嫌夜短，那一轮后羿射不落的红日，忽已东升，四人同时起来梳洗。周撰的那女子叫玖子，和周撰缠缠绵绵的说话，快刀也割不断。文子只是默坐，成连生倒十分欢喜，信得过她是名门闺秀。周撰叫妇人喊了四个人的西洋料理，大家共桌而食。周撰见成连生做出许多恋恋不舍的样子，文子只是淡淡的，时似笑非笑的答一两句白，周撰即催成连生走。成连生被催不过，没办法别了出来。周撰埋怨他道：“你怎么这点道理也不懂得？有一晚的工夫，尽你的兴亲热，何必当着那龟婆做出那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她知道你的脾气，下次好向你敲竹杠呢？”成连生不悦道：“这是做得出来的吗？这是发于至诚，所谓得乎中形乎外。”周撰知道他阅历幼稚，说不上路，忙点头笑道：“不错，不错。”成连生道：“卜先，你看那文子如何？”周撰道：“好。”成连生道：“好何待说，确是名门闺秀。我若在街上遇了她，哪里敢存心汤他一汤呢？”周撰笑道：“日本这样的名门闺秀多着，比她更高的还有，只愁你无钱。”成连生听了，拉住周撰问道：“当真么？”周撰道：“我向来不哄人的。”成连生听得，自去低头沉思。周撰知道他时常会发呆，也不理会，同走到电车场，坐电车，各自回馆。

周撰到家，松子追问昨晚在哪里歇，周撰少不得用言语支吾过去。那时候正是暑假，留学生归国的归国，避暑的避暑去了。七月卅日把明治皇帝又死了，热丧中艺妓等都不敢动弦索。惟周撰、张怀等一般有日本女人的，仍是朝欢暮乐。山中无甲子，不觉混过了暑假。其时无可记之事，惟郑绍畋的妹子，于黄文汉动身去箱根后一个礼拜，从上海写信来，说某日坐什么船到横滨，叫郑绍畋那日去接。郑绍畋到期接了来，送到三崎町清寿馆住了，自己每日去教两点钟日本话。他妹子并没有钻

得官费，郑绍畋要她赶急学点女子手工，回去好当教习。过了两个礼拜光景，郑绍畋因跑多了路，受了热，淋病便毒发起恶来，须住院诊治，便住在神田医院。丢得他妹子一个人，孤孤寂寂的在清寿馆。幸得河南一个姓胡的与她认识了，常替她解解愁闷。只在日本住了两个多月，忽然家里来信。赶她回去结婚，她就回去了。后来听说她过门之后，六个月生了个小国民。这是后话，一言表过，不提。

再说周撰混过暑假，一日早起，开门出来洗脸，见门口贴了张纸，上面写了四句似通非通可解不可解的话道：

女人本是两脚狐，一入女人万事无。
可怜祖国苍生血，供养倭姬叫不敷。

周撰一把撕了下来，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也不知道是谁贴的。洗脸的时候。心中踌躇，这馆子不能住了。定了主意，忙吃了早饭，来会郑绍畋。这时郑绍畋已退了病院，在家里静养，见于周撰，问怎的这般早。周撰道：“我邀你同佃房子，你来么？”郑绍畋道：“你那里不好住吗？”周撰道：“虽没有什么不好住，到底没有佃房子的自由。我们佃房子，教松子煮饭，可不请下女，比住馆子便宜多着。你要肯来，三个人更便宜多了。饭菜随我们的意，想吃什么便吃什么。并且拣僻静点地方，还可时常邀些人来玩玩钱，叉叉麻雀。说不定三个人的房钱伙食，在这里头可寻得许多津贴。”郑绍畋听了，高兴道：“我来一个。我今日便和你去找房子。”周撰道：“你的病全好了么？”郑绍畋道：“不要紧了。事不宜迟，我们就去罢！”周撰点头道：“你的意思，以在哪方面为好？”郑绍畋道：“隔神田太远的不好，小石川、牛込一带最相安。”周

撰道：“我们就先到牛达去。没有，再去小石川。”当下计议已定，二人坐电车到江户川下车，就在鹤卷町寻着了一栋，隔警察岗棚很远，两人都中意。找着房主问价，也还不贵。郑绍畋放了定钱，约了明日即搬来，叫房主收拾房子。二人回家，各收检行李。

第二日都搬了过去，忙乱了两日，诸事已妥。周撰将上海带来的一副麻雀牌拿出来抹洗，对郑绍畋道：“他们新来的牌瘾最大，只要去邀他，没有不来的。五块底十块底不论，我们总要捞几个。这牌都有暗记，你把它认清，不知道的决看不出。倘若只有两个客，要我们上场时。方合得点子。”说着，将牌的暗记，指给郑绍畋看了。拿了副骰子出来，往桌上丢了一下道：“你没事可练习这种丢法，单双随意。逢单是对，逢双是两边。将骰子的底面记清，算着打几个翻身，即成什么骰样。练熟了，要什么骰样，便是什么骰样。”说着将几种手法，演给郑绍畋看了，道：“还有层聚牌的手法。如我们两人坐对，两边的庄时，我们拣么九都聚在下层，不是你摸了，便是我摸了。对家或自己的庄时，都聚在上面，两边摸的，都是下层的牌。若被人碰乱了吃乱了，总要想法子恢复原状。若是我们坐上下手，就不必聚尹法，只要承上接下，有照应点子，又认得牌，他们就逃不脱了。如有三个客，我们只能一个上场，这些手法，都用不着，就有‘移柱换梁’、‘金蝉脱壳’两种手法。移柱换梁，是看定了垛子上的一张牌，正用得着，将手中用不着的牌去换了来。这手法要轻要快。”说着将牌聚好，手中拿了一张牌道：“你看这张五索，我要换垛子上的一张七索来，你留神看，可有多少破绽。”说着，再拿张牌往桌子中间一打，收回手，问郑绍畋道：“你见我换了没有？”郑绍畋道：“好像在垛子上挨了一下。”周撰打开手，向郑绍畋笑道：“这不

是张七索吗？”郑绍畋惊喜，问道：“这是怎么个换法？”周撰道：“法子不难，只是手指难得有分寸。食指和拇指中指拈张牌去打，那用不着的牌。就夹在无名指内，收回手的时候，觑定那想换的牌，将小指在牌档上一抵，食指和拇指立刻将它拈起，无名指内的牌，随着填入空处。最难的就是这无名指，它本来不及这几个指头活泼，然而用中指或小指夹了去换，万换不来，这全靠一个人演习得多。金蝉脱壳的手法，要重要快，是换桌上人家打了的牌。手法差不多，要换的牌夹在中指内。食指和拇指拈着要打的牌，也是先觑定了想换的牌，向那牌的前面打去。不妨打得桌子响，趁这响的时候，松了中指夹的牌。小指和无名指将想换的牌一夹，无名指随着一抵，即到了掌心。但是这法不能多用，收效也有限。”说着也演给郑绍畋看了，道：“留学生中，这一道能有几个高手？都是些初出茅庐的，又欢喜打，几天几晚不歇息是常事。等他们精神疲倦的时候，弄几手就够了。只是不可一回做狠了，使他们害怕。近来我已和松子商量的，教她见我们有客打牌的时候，带几个标致的女朋友来，故意使打牌的看见。倘有一个两个看中了，这里头又可寻几个津贴。弄得好，我们的官费不用一个，都可以生活。”

郑绍畋欢喜道：“松子前回带到我家里来的那大安幸子，说是要和我介绍的，那可不能又介绍给别人。我的淋病好全了，就要带她同住。”周撰道：“那是自然。”郑绍畋自此一心一意，往神田方面张罗客人，闲时即练习手法。这嫖赌之局一开，也不知拖了多少新来的青年下水。这且不表。

再说，刘越石等自犯了那场赌案，举动都敛迹了许多。只是恨那广东姓林的，就恨入骨髓，大家日夜思设法报复。及明治天皇死了，日本全国官民，不待说都要挂孝。就是中国留学生有学校的，在上课时间，也得一般的左臂上系条黑布。不上

课的无人监督，便懒得替日本人带孝。有带了的，便有人骂亡国奴，这也是不懂国交上礼节的原故。

一日，那姓林的合是难星入命，正穿着极阔的洋服，带着黑布，在骏河台町走来走去，其意是要惹陈女士注意。哪晓得陈女士并没有注意，倒被寻瑕蹈隙的胡庄注了意，两三步跑了出来，走向前，一手将孝布扯了下来，就是一掌。姓林的不提防跌了一跤，正想扒起来还手，胡庄赶拢去，又踢了一脚，骂道：“打死你这小鬼鸡巴入出来的亡国奴。你不去寝苫枕块，在街上摆来摆去干什么？遇见了老子，你倒了运。老子住在对面，你有本事就来，老子在家里等你。”姓林的也不答话，扒了起来，往胡庄怀里就撞。胡庄抬手一个嘴巴，打个正着道：“老子多久就要打你！”这个嘴巴打重了，打得姓林的涕泪交流，双手捧着脸，掉转身就跑。胡庄知道是叫警察去了，心想警察来了，难费唇舌，不如走开一步。恰好一乘电车走过，他便飞身跳上电车跑了。姓林的果然是去叫警察，及叫了来，不见了胡庄，便对警察道：“他就住在对面，请你同去，拖了出来。”警察点头道：“你上前去问。”姓林的走到门口，气忿忿的推门。推重了，门脱了榫，哗喳一声，塌了下来，险些儿又遭了一下。惊得下女跑了出来问找谁。姓林的不知道胡庄姓什么，被下女问住了，半晌对下女道：“才进去那个大汉，你叫他出来。警察来了，有话问他。”下女见他背后真站了个警察，不知又出了什么乱子，忙走进去喊刘越石、张裕川二人。姜清此时不在家，刘、张二人都正睡午觉，被下女叫醒，说有警察来了。张裕川一边揉着眼，一边走出来。一眼见了姓林的，心中不由的冒上火来，开口便骂道：“你这杂种，又带了你干老子来做什么？老子今日睡午觉，没有打牌，不要你父子来伺候。”姓林的听了，气得望警察道：“就是这东西。”警察便

跨进门，也不行礼，就想问张裕川。张裕川哪有好气对他，正色道：“我又没有犯法，你不由我许可，怎的敢擅进我的屋？”

警察知道自己疏忽了，举手行了个礼，指着姓林的道：“方才他来报告，说你和他争斗，将他左脸打肿了。这事于法律上恐不合。”张裕川看姓林的脸果然肿了，对警察道：“这就奇了，我正在睡午觉，下女说有警察来了，我才起来，做梦也没有和人争斗，这话从哪里说起？”张裕川出来的时候，警察本就留神，看了他尚在揉眼睛，并且一件寝衣还散披在身上，连带子都没有系，不像才和人争斗的样子。及听他说话，看他的神情，也是不像，掉转脸叫姓林的证明。姓林的到这时候，有什么话敢证明是张裕川打的呢？只得道：“和我打架的，又是个人，不是他，是个很高大的，穿着洋服。”张裕川知道是胡庄干的事，心中非常快畅，也不做声，看警察怎么说。警察道：“你方才不是说了就是他么？怎么又是个很高大的哩？”姓林的道：“刚才是我看错了，又是一个。”警察摸着胡子冷笑道：“知道你被谁打了，人还没有看真，怎么就晓得人家的住所？你中国人怪事多，只要不扰害我日本人的治安，我也没精神多管。”说完，对张裕川举手说了声对不住，也不管姓林的，就走了。姓林的也待走，张裕川一把抓住道：“请进来坐，有话问你。”此时刘越石正躲在门后听，到这时候也跑出来，帮着拖姓林的。姓林的哪里敢进来呢，抵死往外扯。到底站在下面的占便宜，张、刘又都打着赤脚，手中有汗，一下滑了。姓林的用力过大，仰天一跤，跌到门外，扒起来，灰也不敢拍就跑。二人拍手大笑，进房命下女将门整理。不一会姜清回了，张、刘将事情说给他听。大家又笑了一会，等得胡庄回家，问了打架情形，少不得又有一番议论。

那姓林的受了这场羞辱，抱头鼠窜回到自己房内，思量邀

几个同乡的来复仇。奈他的亲同乡，都在横滨做生意。东京的留学生，与他有往来的很少。有一两个，都是平日不大瞧得起他的。他平日也很瞧不起人，今日遭了难，没奈何要求人表同情。换了衣服，洗了脸，出来跑了几家。这种事，和那些实心求学的人说，饶你磕头下拜，痛哭流涕，莫说不能请他出来替你打抱不平，就是要求他用心听听。他也怕混坏了他的脑筋。对那些不读书的说，虽都张开口愿意听笑话，然到底都只当作笑话听，没有表同情说打得可怜的话。讲到求他们去复仇，一个个都缩着头，伸着舌，说这些人凶得很，惹不得。姓林的见求人不动，只得忍气吞声，仍旧住下。只是几日并不见陈女士上晒台，也不见她出来走。又过下几日。那门口贴了张有贷间的条子。姓林的忙跑去装作看房子，到楼上，只见有一间八叠席子的房，哪里有陈女士的影子呢？故意到晒台上去看，只见与隔壁家的晒台相隔没有一尺远，过去过来，都十分容易。这八叠席子的房门，就紧靠着上晒台的短梯子。姓林的看了一会，那失意的情形，也形容不出。房东就是个老婆子，姓林的向他问陈女士搬到哪去了。老婆子说不知道，她没有留番地在这里。姓林的一团高兴，抱着绝大的希望，从横滨搬来，至此万事都冰消瓦解。无名无色的花了不少钱不算，还呕的是天下第一等气，吃的是天下第一等亏。当下听了老婆子的话，悟到与自己无缘，跑回家收拾行李，连夜回横滨去了。

一日，正是八月十五，姜清吃了早饭就出去了。刘越石因黄文汉已从箱根回来，邀了几个同乡，在代代木地方佃了所房子，去看他去了。张裕川也不在家，留着胡庄同下女守屋。不待说乘着无人，有多少的做作。忽听得门外报有郵便，下女出去检了，胡庄接着一看，是个洋纸信套，封得很严密，上写着“姜清先生亲启”，没有寄信人的地名。胡庄拿在手中，一翻

一复，看了几遍，心中怀疑道：这字分明是女人的笔迹，不知里面写了些什么？又不便拆看，当着亮照了一会，一字也看不见。低头想了会，仍递给下女道：“姜先生回了你交他。若问你我知道没有，说不知道就是。”下女答应了。胡庄料姜清上午会回，便到自己房里装睡。一刻工夫，听得姜清果然回了，看了下女递给的信，道：“他们都出去了吗？”下女道：“胡先生在家睡了。”姜清道：“这信什么时分到的？”下女道：“才到不久。”姜清便叫道：“老胡，老胡……”胡庄只作没有听得。姜清又问下女道：“胡先生睡了很久吗？”下女道：“将近一点钟了。”姜清半晌不做声，叫下女煮饭。胡庄听得已猜着了几分，故意伸伸懒腰，打个呵欠，叫着下女道：“他们还没有一个人回吗？你煮饭就是，不要等了。”姜清答白道：“我已回了。老张不知怎样，老刘是不回的了，他昨日就说要到代代木去。”胡庄扒了起来道：“他们回也好，不回也好，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他们在人家摆龙门阵，我们犯不着挨饿的等。”姜清笑道：“你要吃饭，我陪你吃，没来由发牢骚做什么。”胡庄也笑道：“小兄弟，你不知道，今天是八月十五团圆的日子，几个人东离西散的也不吉利。”姜清笑道：“大家东离西散了，你一个人还不好团圆吗？”胡庄在姜清脸上扭了一下，道：“一个人和谁团圆？和你团圆？”姜清啐道：“你要死呢。那厨房里的，不是新从月宫里奔下的嫦娥，和你来团圆的吗？你还不快去请了出来，也少沾染点烟火气，我吃了饭就出去，好等花神下来，拥护你们云雨个十分满足。”胡庄见姜清喜溢眉宇，笑靥微红，说话如好女子一般，吹气如兰，忽尔心动，要按住亲嘴。姜清一掌打开，瞪了一眼嗔道：“该死的东西，时常是这般无礼，你也不去照照镜子！”胡庄道：“照镜子做什么？”姜清忍不住笑道：“你要是请吴道子来画像，

他必摇头吐舌，说你这尊容难画。”胡庄笑道：“这话怎么讲？”姜清道：“因为当日吴道子画钟馗食鬼图，那钟馗倒容易画成了。只有那手里的鬼，不知费了多少工夫才画传神呢。”胡庄笑道：“你这短命鬼，我只怕你碰唐伯虎。你若是碰了他，不取了你的面图去画春宫，你就骂我。”姜清又啐了一口道：“我懒与你这叫化子拌嘴，还不给我去催你那灶下婢快些弄饭。今日买了些什么菜，天天冬瓜茄子的，吃得不耐烦了。”胡庄道：“怕你没有吃得。这么热的天气，你当少爷，坐堂使法，人家汗淋淋的办了吃，还说不合口。小兄弟，享早了福，怕晚来穷。”姜清笑道：“你这话真么？老张回了，我就要老张办菜，使你巴不到边，那时节可不要怨我没良心呢。我都知道，你还装什么假惺惺。”胡庄一边进厨房弄菜，一边笑道：“我不是看见小兄弟可怜，别人弄的菜不合口，真个没讨的神劳。”姜清不答话，上楼到自己房里去了。顷刻，胡庄的菜已好，姜清下楼同吃了饭，洗过脸，到胡庄桌上拿张纸，写了“肃静回避”四个字，举向胡庄道：“我出去了，你把这纸条贴在门口，包你没人来吵。”说着掷向胡庄怀里，拿了草帽，穿了靴子就走。胡庄赶着说道：“早些回来，过中秋呢。我办了菜等你。”姜清点点头走子。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七章

握雨携云都惊变卦 寻根觅蒂只怪多情

话说刘越石等四人同住赁家，其中就只胡庄和姜清的交情最好。这日胡庄发见了姜清的私信，想起刘越石那日回来，述郑绍畋的话，很疑心这信就是隔壁的女子写的。几日没有见她，必是避嫌疑搬往别处去了。心中算计着等姜清回来，须如何盘诘他，他才肯说。一时张裕川回来了，望着胡庄笑道：“我们中国的事，真有些不可思议的。敝省送了七八十名丘八先生，到日本来学普通。我今日碰了一群，一个个都是雄彪大汉，年龄至少也在三十以上。你看好笑不好笑？”胡庄道：“要你好笑做什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自然是这般送法。并且小借款已成立，大借款也差不多，不愁没有钱用。”张裕川叹道：“送来学别的手艺也好点，何必要学这捞什子普通呢？这普通科学，岂是容易学得出来的，不是活坑死人吗？”胡庄道：“要你多这些心做什么？管他呢。哪怕于今政府要征集乡下六十岁以上的农夫，送到这边来和小姜同学美术，也只能由着政府，不能说政府是捉了黄牛当马骑。我们只要他不扰害我，横竖是中华民国的钱。每月三十六块，张也使得，李也使得，能读书不能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政府送人的时候，原没有存心要这些人读书的，管他呢。我们且到中国料理店去买点菜来，打点酒来，好过中秋。老刘说到代代木去，想必就要回了。小姜出去

的时候，我嘱咐了他，叫他回来吃晚饭。”张裕川道：“我看小姜与隔壁家的女子只怕已经有了苟且。你看那日老刘回来，述那姓郑的话，他在侧边听了，急得一张脸通红。我晓得他的脾气不好，不敢和他取笑。”胡庄点头道：“幸喜没有取笑他。你若当着人笑他一句，他立刻放下脸走了，莫想他再和你说话。他这种公子脾气，我劝过了他多少次。和他交久了，也知道了这人的性情，却不大要紧。”

说话时，刘越石也回了，一边脱衣就座，一边笑道：“今天还快活，吃了只好鸡，听了两个好笑话，我说给你们听。”胡庄道：“既有好笑话听，等我开个单子，叫下女到料理馆去买东西，好安排过节。”说时起身拿纸，问买什么好。张裕川道：“随你的意，开了就是。”胡庄写好了，拿钱叫下女去买，回身笑道：“什么笑话？”刘越石笑道：“你这样经心作意的听，又不好。”张裕川道：“管他好不好，说了再评论。”刘越石道：“两个都是吊膀子，出了乱子的事。一个是老胡的同乡，两个人同到锦辉馆看活动写真。一个姓陈，一个姓黄。姓陈的是官费，来了三四年。姓黄的自费，才来不久。两个人在锦辉馆遇了个女子，两个就抢着吊，都以为有了些意思。那女子不待演完就走。他们两人以为事情成了功，连忙跟了出来。那女子上电车，也跟了上电车。换车也跟了换车。一径到了芝区虎之门，跟着那女子下车，走区公园穿了过去。姓陈的见四无人，赶上前问道：‘小姐到哪里去？’那女子笑道：‘家去。’姓陈的见她很有情，接着问道：‘你家里我可以去么？’女子踌躇了会道：‘我先进去安排好了，你再进来方好。’姓陈的点头，满心欢喜。顷刻，到了一家门首，女子停住脚，手招他们两人道：‘你们站这里等我进去，就来喊你。’女子说完，推门进去了。两人站在门外，看房子也还精致，不像下

等人家。姓陈的很得意，以为吊上了人家的小姐。姓黄的等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心里疑惑，向姓陈的道：‘我看这事情危险。那女子不像是淫卖妇，恐怕出乱子，我们回去的好。’姓陈的道：‘为其不是淫卖妇，我们才讲吊膀子。若是淫卖妇，还要吊吗？一点儿也不危险，我听说是这样吊上手的多得很。你要怕就先回去也好。’姓黄的听得这般说，哪里肯回去？便说道：‘你成了功，好歹不要丢了我。我不会讲日本话，你须替我办交涉。’姓陈的正待答话，门响处，那女子出来，对他们招手。他们大着胆子进去，女子将他们带到里面一间八叠席子的房里，女子仍转身出去了。二人轻手轻脚的不敢响动，忽然门开处，一个有胡子的老头儿，带着两个男子，走了进来。二人一看，魂都吓掉了。那胡子指着二人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随用手指两个男子道：‘给我捆了，扛到警察署去。’两个男子不由分辩的一拥上前，一个收拾了一个，胡子道：‘今晚已迟了，明早再送去。你们二人用心守着，不许他们走了。’说完去了。两个男子坐在旁边守着。姓黄的便埋怨姓陈的不听自己的话，这送到警察署去，什么脸都丢尽了，说不定还要监禁。姓陈的也非常担忧，怕事情弄破了，掉了官费，便求两个男子放他们出去，许送钱给两个男子。那两个男子摇头道：‘这干系太大，放了你们不要紧，我们的饭碗会掉。除非有一千块钱，我们就拼着担这不是。不然是要送到警察署去的，由警察署再送到你们公使馆，明后日全国就有好新闻看。且等我搜搜你们身上可有名片，不要弄错了名字。’可巧二人身上都带有名片，都被搜着了，二人更加着急。姓黄的对姓陈的道：‘你和他们说，看少要点钱，可不可以放得。’姓陈的便又对两个男子求情。说来说去，作六百块钱了事。当时放了姓黄的去拿钱。姓黄的有千零块钱存在银行里，当晚不能去取，次日

早才拿了将姓陈的赎了出来。听说姓陈的对于这款子的分担，还要研究。”

胡庄道：“研究什么？”刘越石说：“姓陈的说，这钱是姓黄的特别顾全名誉愿意出的，并且曾劝姓黄的不要同进去，姓黄的不肯听。不知他们为这笔款，将来会弄出什么交涉来。”胡庄道：“还有个什么笑话？”刘越石道：“这个是湖南姓田的，也是在锦辉馆吊膀子。吊了个女人约好了，同到旅馆里去歇。二人从锦辉馆出来，携手同绕着皇宫的河走。走了一会，那女子忽然对姓田的道：‘你在这里等等，我到近处一个朋友家拿点东西就来。’姓田的便站在河边上等。顷刻工夫，女子来了，二人又携着手走。走不多远，只见黑影里一个男子劈面走了来，走到跟前，看见了女子，立住脚吐了声道：‘哪去？’女子登时吓得战兢兢的，往黑影里躲。姓田的知道不妙，忙抢着上风，面朝河站了。只见那男子用手往怀里一插，对姓田的叱道：‘你是谁？’姓田的知道他这手不是摸刀便是摸手枪，哪里敢等他抽出手来呢？便不顾死活，连头带肩撞了过去。那男子不提防碰个正着，只听得扑冬一声，想是跌下河去了。姓田的不要命的跑回家，半晌还说话不出。”胡庄笑道：“同一仙人跳，也有幸有不幸。到锦辉馆看活动写真的女子，没有不可吊的。你若是蠢头蠢脑，衣服又穿得不在行，她翻过脸来，便是仙人跳。碰了内行，才规规矩矩的卖淫。你看锦辉馆每晚有多少留学生在那里，特等头等都差不多坐满了。有几多收拾得怪模怪样，金戒指、金表、金眼镜，涂香傅粉，和女子差不多的人妖，挨着那些淫卖妇坐一块，动手动脚。只要你稍稍留神，就有的是把戏看。锦辉馆也就利用这个，好专做中国人的生意。他馆子里的常例，每周有一张很长的日本新旧剧片子，最后出演。中国人不喜欢看日本剧，一到演日本剧的时候都跑

了。他见每晚是这样，摸到了中国人的性格，便不演日本剧子。还有层为中国人谋便利的，监场的警察绝不到楼上来，恐碍中国人的眼。”

胡庄正说着，下女买东西回了。胡庄道：“已到四点多钟，小姜想必就要回了。等去办好了菜，好大家吃酒。”说着，起身进厨房去了。菜还没有办好，姜清果然回来，径上楼换了衣服，拿了洗澡器具下楼，对胡庄道：“你们只管先吃，我出了一身大汗，洗个澡就来。”胡庄笑着点头道：“你去，我们等你。”姜清去了。这里酒菜摆好，姜清已来，四个人少不得划拳猜子，大闹中秋。径吃到夜间八点钟才止。各人洗脸漱口已毕，胡庄拉姜清到僻处道：“你同我散步去，我有句秘密话告诉你。”姜清答应了，都穿着寝衣，拿着团扇，同走到靖国神社的公园里面，在常设椅上坐了。姜清问：“有什么秘密话说？”胡庄笑道：“哪有什么秘密，哄着你玩的。”姜清道：“这也无味，下次你说话，我不信了。”胡庄道：“我是想问你句秘密话。老刘、老张在跟前不好说。他们的嘴快。”姜清道：“问什么？”胡庄道：“她搬的那地方还好么？”姜清道：“谁呢？”胡庄笑道：“今日写信给你的那人。”姜清起身道：“你胡说，准写信给我？”胡庄扯住说道：“没有就没有，着急怎的？可笑你与我交这么久，还不省得我的性格。我难道也和那种轻薄人一样，不知轻重的。什么话都拿着当笑话说？你定要将我当外人，不肯对我说，有你的自由，我何能勉强？不过你认错了我就是。并且这事，我已明白了几分。莫说外面已有这谣言，就是没有谣言，凭我的眼光，也要猜着八九。然而老张、老刘背着你议论，我还极力替你辩白。即如今日这封信，要是落在老张、老刘手里，怕他不设法拆了你的看吗？既不拆看，能不当着人打趣你？并且那信面的邮花上，分明盖的是神

田郵便局的印，只要跟着你走？一刻工夫，就探到了那人的住址。我因不肯做鬼鬼祟祟的举动，故来问你。哪晓得你待我还是待他们一样。”姜清低头一会道：“你问了做什么？我不是不肯说，因说了彼此都没有益处。觉得不说的好。你且说你是存什么心问我，还是只图听我说了，你好开开心？还是有别的用意哩？”胡庄正色道：“我是拿人开心的吗？你是给人拿着开心的吗？这事与我毫无关系，有什么用意？不过见世情险恶，难保不有第二个姓林的出来，与你为难。你又文的，我和你既相好，恐你顾前不顾后，生出变故来，不能不关心。”姜清道：“你既这般用心，我都说给你听就是。”

原来姜清与那陈女士眼角留情，已非一日。等那姓林的搬来，他们已差不多要成功了。只因陈女士胆小，没有干过这种事，每次姜清和她问话，她便胸中如小鹿儿乱撞，半日才能回答一句。那日，陈女士到晒台上晒汗巾，发见于姓林的对自己挤眉弄眼，她哪里肯作理会？不提防姜清走了上来，他恐姜清开口说话，被姓林的听见，故忙低头下楼。走到楼口，才回头望姜清使了个眼色，随用手往对面一指。姜清瞪了姓林的一眼，也下楼去。自此姜清恐陈女士被姓林的吊去，听得那边晒台的梯子响，必带几分醋意跑来监督。及至赌案发生，从警察署放回，姜清已疑到是姓林的报的警察。心想：这厮既如此厉害，不先下手，必被他夺去。主意拿定，即跑到晒台上故意咳了声嗽，陈女士果然轻轻的上来。姜清见对面楼上没有人，便小声对陈女士道：“我家昨夜出了乱子，你知道了么？”陈女士道：“我仿佛听得老婆子说，被警察拿了牌，你也在内吗？”姜清半晌指着对面楼上道：“就是那东西可恶。你今晚对晒台上的门不要关，我到你房里来坐坐。”陈女士摇手道：“这决使不得，万一被老婆子碰了，待怎么？”姜清道：“我来在十二点

钟以后，你决不可害我。”说完，不等陈女士回话，即催她下去，自己回身进房去了。陈女上一个人在晒台上出了会神，回至房中，好生委决不下，坐不安立不稳的，晚饭也懒得吃。到八点钟的时候，老婆子上来将楼门关了，她那一寸芳心，更是怦怦的跳动。挨至九点钟，挂起帐子待睡，想起那楼门，哪里睡得着呢？径到十点钟，心中不知胡思乱想了些什么。忽然想到楼门关了，他怎么得来？坐了起来，待出去开门，又想到开了让他进来怎么得了！心中虽是这般想，身子不觉已到了帐子外面，开了房门，摸到晒台门口，将门子抽了，急急回房睡下。喘着气，双手捧住心窝，只是冲冲的跳个不了。睡了一刻，又坐起来，想门门虽抽了，门还是关得很紧的。他跑了来，见是关着的，不敢推，或怕响，推轻了，不仍是和门了的一样吗？他怎么得进来哩？不觉又摸了出来，将晒台门开了，好像姜清就站在门口等似的，战战兢兢，不敢抬头。走至房里睡下，又翻悔不该开了门，怕他进来不得了，想起来仍旧关了。想了几回，实在闹了半晚，闹乏了，起来不得。幸喜得不见他来，料到是不来了。才朦胧的要睡，猛觉得身子已被人搂住，吓得埋着脸，气也不敢出，咬紧牙关，哑声儿厮磨。只此片刻工夫，便是千秋恨事。来人不待说便是姜清了。

大凡偷情的女子，于未近男子以前，多半十分胆小，既生米煮成了熟饭，廉耻之心就要减退许多。若再被人撞破，外面有了不可掩的风声，便倒行逆施，不复计有廉耻了。所以古人立礼，男女授受不亲，重的就是防微杜渐。当下陈女士与姜清定了情，在枕边自无所不说。谈到家世，陈女士也是上好人家的小姐，明治四十三年同她哥子到日本。革命的时候，她哥子回国，她便没有回家，只在上海住了十多日，仍到日本，在御茶之水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课，也是官费。那夜径睡到差不

多要天亮，姜清才过去。自此夜去明来，人不知鬼不觉的同睡了几夜。那日姜清知道胡庄打了那姓林的，怕他寻事报复，夜间即和陈女士商议，教她搬家。陈女士也怕弄出是非来，第二日即在锦町寻了个赁间，午后便搬了过去。姜清或是日甲或是夜间，有机会即去坐，对着房主人说是兄妹。房主人见二人面貌是有些相似，也不疑心。这几日姜清有别的事没有去，陈女士已忍耐不住，冒险寄了书信，叫姜清去。及至去了，除调情而外，又没有别的话说。姜清回家，被胡庄识破了。赚到靖国神社，披肝沥血的盘问。姜清只得将以上的事，倾心吐胆的说了出来。

胡庄听了，点点头道：“我又要骂你了。她既这般待你，你就应该死心塌地的待她，才不枉她因你坏了一生名节，担了一身干系。却为何无端的又生出野心来？”姜清道：“这又不是胡说吗？你几时见我生了什么野心？”胡庄道：“你还要瞒我。你没有生野心，这几日天天在外面跑，为什么不到她家去？”姜清红了脸，不做声。胡庄道：“听你平日骂日本女人不值钱，不待说，又是什么女留学生了。”说着摇摇头道：“你是这样不自爱，将来不出乱子，我也就不肯信。”姜清低头半晌道：“教我也没法子，又都不是才认识的。”胡庄吃惊道：“都不是才认识的？啊呀呀，这个都字，令人吃惊不小呢。你听我的话，少造些孽，就是积了德。我也不愿根问你哪些人了。”

说着，携了姜清的手，起身叹了口气道：“都只怪阎王不好，生了你这副潘安带愧卫玠含羞的面孔，哪得无事？哈哈。”姜清将手一摔道：“真是乞儿嘴，说来说去，就要说出这些讨厌的话来。”胡庄笑道：“哪里是讨厌的话，都是至理名言。你晓得日本后藤新平男爵的一生事业，都是在面孔生得好成的

吗？我说给你听。”姜清道：“知道你信口编出些什么来，也要人家听。”胡庄道：“你才糊涂。这样大一个人物的历史，也可随意编的吗？你说后藤新平十几岁的时候干什么吗？他在福岛县县署里当底下人。因他生得美，被那县知事安场保和男爵的女公子看上了。当时那女公子正是十五六岁，初解相思。然虽爱极了后藤新平，只是地位太相悬殊，怎的敢向父母开口？一个人心中抑郁，恹恹的成了个单相思病。她一个心爱的丫鬟知道她的心事，便向男爵夫人说了。男爵夫人对男爵说，以为男爵必动气。哪晓得男爵久已看中了后藤新平，听了他夫人的话，便点头道：‘这妮子眼力还不错。后藤那小孩子，我也欢喜。我家横竖是要赘婿的。既爱了他，赘进来就是。只是我要亲自问过，看可是真爱，还是一时间的感触，这是不能由他胡后悔心的。男爵真个去问那小姐，那小姐既为后藤新平成了单思病，岂有说不是真爱的？安场保和男爵问明白了，即刻和后藤新平说，自然是立时成功。顷刻之间，后藤便做了男爵的爱婿。不到几月，男爵即拿出钱来，送他出西洋，学了几年医学回来。男爵荐他当名古屋的病院院长。他一到名古屋，即艳名大噪。凡住在名古屋的，无论是夫人、小姐、艺妓，乃至料理店的酌妇，都如着了魔，不管自己有病无病。一个个跑到医院里来，争着要院长亲自诊视，别的医生看了是无效的。有时后藤新平不得闲，她们情愿挨着饿等。他因是面孔生得好，很得人缘。从那时就做内务省卫生局长，做台湾民政长，步步高升，做到递信大臣。他一生轰轰烈烈的历史，不是都从面孔上得来的吗？还有一层好笑的事，他当底下人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叫阿川光祐，也因爱了他，情愿每月在自己薪水中抽出三块钱补助他。你看面孔好的魔力大不大？”姜清道：“后藤新平有这般美吗？何以在报上见他的照片，那么样不好看？”胡

庄道：“明媚鲜妍能几时？哪里有美貌的老头子？你再过二三十年，不也成了吴道子不能画的吗？”二人一边走一边说，不觉已到了家。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八章

乘人之危张全捉鳖 执迷不悟罗福抱桥

话说姜、胡二人到家，已是十一点钟，各自安歇。有话即详，无话即略。光阴迅速，不觉已到了中华民国双十节的纪念。这日各学堂的中国人都不上课，神田方面各中国料理店都忙乱异常，径闹到午后十二点钟才止。一点钟的时分，神田的一个警察，在帝国教育会旁边发见了一个醉汉横躺在地下，一身洋服上呕吐得狼藉不堪。警察将他推了几下，见他翻了个身，口中喃喃不知说了些什么。警察知道是个中国人，用靴尖在他肋下踢了几脚。醉汉痛醒了，睁开眼看是警察，翻身扒了起来，踉踉跄跄的就跑。警察怕他再跌，追上去扯住问道：“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去。”那人不答话，摔开手又跑。警察觉得可怪，跟着他跑。跑到表猿乐町一个日本人家门首，拍拍拍敲了几下门。警察走拢去问姓名，那人不答应。里面有人开了门，那人钻了进去，拍的把门关了。警察笑了一笑自去。那人关了门进房，将一个同住的人推醒，喘着气道：“好危险，一个警察追上门来了。”同住的吓得扒了起来，问是怎的。那人道：“我在维新料理店内，同王立人、李锦鸡、小姜几个人吃料理。吃醉子出来，碰了个女学生，生得非常之美，李锦鸡扯了我一把，叫我同去追。追了一会，李锦鸡忽然不见了，只见那女子一个人在前面走。我跑上去一把抱了就同睡。正睡得好，警察

就来了，在我腰下打了几铁尺，只怕还受了伤。我也不能顾那女学生了，拼命的跑回。好像那警察也跟来了，你快起来把那警察挡住。”同住的人起初听说有警察追来了，又见他身上糊得一塌糟，以为真出了什么事。后来见他硬着舌头，说得不伦不类，知道还醉了没有醒，忙起来替他开了铺，敷衍他睡下。

这两人是谁哩？吃醉了的是云南人，姓罗，名福，才得公费到日本来，不上三个月。同住的是贵州人，姓张，名全，来了三年，也是公费。均能唱两句京调，张全更生得清秀。姜清原有戏癖，所以二人与他认识。那李锦鸡是福建人，到日本多年，年龄廿来岁，真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闲行则翩翩顾影，独坐亦搔首弄姿。人家见他生得美，又爱好，送了他一个“锦鸡”的绰号，他却十分得意。他本来叫什么铁民，朋友见他欢喜这“锦鸡”两个字，于是都丢了铁民不叫，只叫“锦鸡”。叫来叫去叫开了，这李锦鸡的名声，在学界尚不见得十分出色，嫖界上恐怕没有不知道的。王立人，湖南籍，在江苏生长，与锦鸡志同道合，号称生死之交。

这日因是国庆日，与罗福等在维新吃得大醉出来。姜清、王立人各自回去，罗福与锦鸡同追一个女学生。罗福跑不动，跌倒了，昏迷中尚以为抱住了女学生，被警察吓了回去，次早醒来才清楚。大悔喝多子几杯，好事被李锦鸡夺了。忙起来上楼，到自己房内换了和服，想吃了饭去东乡馆找李锦鸡。忽听得隔壁推窗子的声音，即起身也把窗子开子。原来隔壁住了个学裁缝的女子，也还齐整，罗福垂涎已久。罗福的房与那女子的房只隔一条尺来宽的弄堂，两边窗户直对。罗福每听得隔壁窗子响，他也将窗子推开。因不曾说话，只对着那女子使眼色。那女子总是似理不理的，如此已非一日。今日罗福闻声推开窗子，那女子见了，掩住口笑了一声，掉转身走了。罗福心中高

兴，下楼对张全说隔壁女子对我有情。张全摇手道：“你且去洗了脸来再说，亏你糊了这一脸的东西也过得，我看了恶心。”

罗福被张全提醒了，才记得昨晚呕的东西糊了一脸尚未洗去，忙用水洗了。复到张全房里说道：“隔壁的女子对我有些意思了，只怕差不多就要到手。”张全笑道：“恐怕未必。我看那女子已有姘头。”罗福摇摇头道：“没有没有，你不要吃醋。我晓得你是想我不成功，你好去吊。”张全笑道：“我要吊还待今日？你用心去吊你的就是，只不要弄出乱子来才好。”

罗福也不理会，同吃了早饭，跑到东乡馆会李锦鸡。他因与李锦鸡往来亲密，不必通报，径走到锦鸡的房门口。见下女的拖鞋脱在门外，门又关了，不敢进去。轻轻敲了一下道：“开门不要紧么？”就听得下女在里连说了几个呸呀（反对不愿意之意），接着小声叫道：“李先生，客来了，还是这样。”罗福听了，忍不住大笑一声，推开门撞进去。李锦鸡拔地跳了起来，下面赤条条的，指着罗福骂道：“短命鬼，短命鬼，老子明日害了淋病，就找你。”罗福看那下女伏在被上，笑得起来不得，忙蹲下去，按着亲嘴，伸手就去摸私处。李锦鸡跑拢来，在罗福背上就是两拳，抱住罗福的腰，往侧边一滚。下女乘机扒起来跑了。罗福倒在席上，右手往鼻子上嗅了一嗅，摇头道：“臭臭臭。”李锦鸡骂道：“你这混帐东西，这早晚不去挺尸，跑来干什么？”罗福叉着手，慢慢的扒了起来，见壁上挂了条手巾，取下来就揩。锦鸡一把夺了道：“龌龊鬼，我的洗脸手巾，把你揩这个。”罗福嘻嘻笑道：“不揩了怎么样，你替我吮了？”锦鸡笑道：“谁教你去摸？你自己舔了，抵得剂补药。你瞎了眼，枕头底下不是纸吗？”罗福用脚踏开枕头，果有一叠水红色极薄极嫩的纸。罗福抽了几张揩了手再嗅，觉

得有些香气。复拿了几张纸嗅了嗅道：“好香好香，这纸做什么用的？怎的这么香？”锦鸡一边穿衣服，一边答道：“这纸么，用途大得很，带在身上最好。可以辟疫，又可以防臭。你插几张在和服的襟口上，些微露点出来，随到什么地方，不闻见臭气。我是特意买了来防臭的。不过不可拿多了，这纸很贵。”罗福听了，真个分了一半，插入怀中。锦鸡走向前道：“你插的不好，是这么样留一小半在外面，香气才得出来。”罗福即将身子就拢来，要锦鸡替他插好了。锦鸡道：“我洗了脸，来陪你。”拿了洗脸器具下去了。一个下女进来收拾铺盖，望了罗福，只是笑。罗福不能用日语问他，以为方才那下女的事，她知道了好笑。见她要扫房子，便走出房外。等扫好了进来，锦鸡已洗了脸上来。罗福对他说了昨夜的事，问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锦鸡道：“我也是大醉，不知怎的就追得不见了，混寻了一会，没有，就回了。当时糊里糊涂，也不记得还有个你。”罗福笑道：“我以为你必是得了手，可惜小姜没追，他要追或者比你强些。”锦鸡道：“他不喜欢日本女人，说日本女人不值价，他怎么肯追？”说话时，下女送了饭上来。罗福起身辞了出来，锦鸡送到门口，嘱咐道：“仔细你怀中的纸，不要掉了，不要落到衣里头去了。”罗福点头，摸了摸纸道：“理会得，理会得。”锦鸡忍笑回房，不提。

罗福揣着纸，得意洋洋的会了几个同来的朋友。他们听罗福说这纸的好处，又嗅得真是好香，每人都要分几张，插在怀里。罗福没法，每人分了三张，叫他们好生保存。出来，不敢会朋友了，怕有人再要分，径回到家里。张全一眼望见了怀中的纸，走拢来要看。罗福忙掩住道：“再分不得了。”张全闻了香气道：“该死，该死，你把这纸插在怀里，在街上走不上算，还要露出大半截在外面，真是笑话。你怕谁要分你的？”

”罗福怔了一怔道：“这辟疫防臭的纸，难道带不得吗？”张全知道是有人哄他出丑，笑得打跌道：“你这蠢东西，怎么得了？是谁说这纸能辟疫防臭？”罗福道：“老李说的呢。不是防臭的吗？又这么香。”张全笑道：“也怪你不得，你到日本来还没有嫖过，故不知道这纸的用处。你快抽出来，我说你给听。这纸名消毒奇丽纸，纯是女人用的，又叫妇人用纸。你看它好薄好嫩，色气多娇美。”罗福才恍然大悟道：“哦，是了，是了，老李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这个用意。我去的时候，他正和下女在那里苟且。这东西该死，他哄我，我还宝贝似的送了几个同来的人。怪道那扫房的下女，只是望着我笑。”张全道：“要紧是没有什么大要紧，不过知道的见了好笑就是。除开你们这些才来的，大约也没有人不知道。”罗福道：“虽是这样，这纸我还是舍不得便丢了，实在是香得好。”说完，仍拿了上楼。忽然心中想道：这纸既是那么个用法，隔壁的女子自然知道，我何不拿给她看，使她知道我的用意，不强于和她使眼色吗？一个人想着点头道：“不错。”这边的窗页是开着的，只那边的关了，便伸手过去，一把推开，拿着纸伸进去，舞了几下。猛听得大喝一声道：“谁呢？这般无礼！”罗福听是男子的声音，吓得魂飞天外，缩手不迭，忙关了窗页，蹲作一团，不敢出气。听得那边说道：“就是那支那人吗？我过去找他。”

罗福吓得好像被猫追慌了的耗子，不知往哪里钻好，在房中打了几个磨旋。听得下面开门问话声响，一时人急计生，想起柜子里可以躲。钻进去才关了柜门，就听得梯子响，有人开了房门道：“喂呀，哪里去了？”房主人跟了上来道：“他吃早饭出去了，还没有回来。”那人道：“回是回来的，不知于今逃往哪里去了。那东西十分无礼，是个什么留学生，这般没

有人格。他下次再敢如此，非叫警察来，拿他拘留几天不可。

”房主人问：“究竟是为什么事？”那人道：“那东西屡次对那边做种种卑鄙样子，他们因他是外国人，不理他。方才更不成体统了，拿着一些妇人用纸，伸于到那边房里乱舞。这还能够不结实教训他吗？”房主人道：“他既走了就算了罢！他才来不懂日本话，他是在中国这般惯了的，不知道日本的规矩。

”那人气忿忿的下楼去了，房主关了房门。也下楼。张全在楼下听得清清白白，暗自好笑，知道罗福必是躲在柜里。等日本人去了，他便说着日本话上楼道：“我不信他跑了这般快，非搜了出来，带到警察署去不可。”罗福正要出柜，复听得日本人的声音上楼。他又辨声音不出，吓得蹲在柜里发抖。张全推开门进房，一手扯开柜门，罗福用双手捧着脸，屈作一团。张全鼻子里哼一声，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往外就扯。罗福忍住痛，低着头出来，面无人色，不敢仰视。张全恐说话隔壁听得，径拖下楼，到自己房里，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罗福见是张全，跳起来道：“你这没良心的，不怕吓死了我！这也可以闹玩笑的吗？”张全笑道：“我多久说顽不得，你不听，定要出了乱子，才知道顽不得呢。”罗福抖了抖身上的灰，吐舌道：“好险，来的那日本鬼你见了没有，是个什么样子？”张全道：“怎么没有看见？五十多岁，比你丑多了，一脸的络腮胡子。穿的衣服和叫化子一样，眼睛只一只有光，鼻子一个孔。”罗福道：“我不信有一个鼻孔的人，你别哄我。”张全道：“哄你么？你不信咧，那女子还是共着他这一个鼻孔出气呢。”罗福道：“你胡说。大约比我的面孔差些就是了，我也料得他要不比我差些，那女子怎么时常会望着我笑？我今日也是合当背晦，碰了这鬼来了，不然也好了。”张全点头笑道：“是吗，不是这鬼来了，你已到了手呢。”

这日，罗福上楼，连咳嗽都不敢咳。次日，邀张全去看姜清，张全不去，罗福一个人跑到骏河台。进门见王立人、李锦鸡和胡庄一伙人都在那里说笑，见他来了，更大笑起来。罗福一把扭住李锦鸡道：“你害得我好！几乎把我的命都送了。”李锦鸡挣脱了手问道：“什么事害了你？”罗福道：“你那揩嘴巴的纸，怎说是辟疫的？”李锦鸡道：“不是辟疫的是干什么的？哦，我知道了，你是听了那哄死人不偿命的老张的话。你且说他说是做什么的？”罗福道：“他说是女人用的。”锦鸡冷笑了一声道：“道你骂我揩嘴巴的纸。”顺手将胡庄的柜子打开，拿了一叠出来道：“我时常有女人同睡，不能和你辩。难道他们也有女人。用这纸吗？我说你瞎了眼你不信，这上面有消毒的字样，不是辟疫，是辟你的鸡巴？”罗福跺脚道：“我上了老张的当。老张这样害我，我死也不依他。”姜清笑问道：“老张怎样害你？”罗福摇头道：“说不得，说不得。”胡庄道：“他不说不要紧，怕老张也会替他瞒吗？”姜清道：“好笑。老罗做事也要瞒人。”胡庄道：“是吗，我看曹操要多大的本领，才能叫阿瞒呢。”罗福道：“我不是想瞒你们，说了出来呕气。”胡庄道：“你说我替你出气。”李锦鸡等同声都道替你出气。罗福真把昨日的事，一五一十说了，笑得这些人在席子上乱滚。姜清忍住笑说道：“我不笑别的，我就笑他那理想实在高妙，以为将这纸舞两下，便可打动人。”说罢，想起那舞纸的情形，又笑。罗福道：“若老张不哄我，我怎的会做这般想。”胡庄道：“你想是没有想错。不过日本女人个个怀中插了这辟疫的纸。若是看了便动心，她那心就没有定的时候了。拿张春宫去舞，或者有些效验。”罗福道：“可惜日本没有这东西买。上海遍地皆是，先来的时候，带几套来就好了。”李锦鸡道：“日本怎么没有？上海的装束不对，买了来

也不中用。你要日本的吗？我借两套给你。”罗福道：“你真有吗？”锦鸡道：“你不信，我就给你看。”说着用手往洋服里襟的口袋里去摸，这些人都翻眼望着，不知锦鸡又要用什么东西哄罗福。锦鸡摸出一叠照片，往罗福脸上一照道：“这不是？”这些人争着来看，不是春宫是什么？把个姜清吓得摇头吐舌，连喊该死，胡庄也骂锦鸡无聊。锦鸡道：“你们既都不愿看，我收了罢。”仍旧聚了起来，待往口袋里插，不提防刘越石在后面一手夺了道：“老李，你来抢，就是一拳，这东西孝敬了我罢！”李锦鸡真个不敢上前去抢。罗福不依道：“老李说了借给我的，你拿去做什么？”刘越石道：“老罗。你不要信他，他哪里会肯借给你？你没见他带在身上？这是他随身之宝，肯借把人的吗？我抢了他的，他就没有法子。”李锦鸡道：“老罗，他自己想要，故拿话来哄你。我要不打算借你，我也不拿出来了。我于今随你的便，这东西我横竖不要了，你没有本事承受，怪我不得。”罗福正待开口，刘越石道：“老罗，你不用着急，我分两张给你。”罗福道：“两张不够。”刘越石道：“够不够不能管。”他说时，选了两张递给罗福。罗福接了看道：“这个不好，要随我选。”刘越石道：“你知道什么好歹。不是我，你一张都没有。老李方才要往袋里插，你没看见吗？”锦鸡站在旁边看了，闷闷不乐，拿了帽子就走道：“你们这强盗窝里来不得。”这些人大笑起来。王立人扯住刘越石道：“你一个人独得不行，好歹分两张给我。”刘越石摇头道：“这里共总只有六张，万不能分。”王立人扯住，哪里肯放，硬分了两张才罢。姜清看了，大不畅快，独自上楼去了。王立人、罗福即辞了出来，各自归家。

单说罗福走到自己门口，见隔壁门外一乘车子，堆了许多行李，好像是搬家。罗福脑筋中忽然如受了什么大刺激，呆呆

的站在门口。望了那车上的什物，有几件是平日从窗子里见过的，心想她这一走，知道她走到哪里，与她还有见面的日子吗？心中想着，眼中几乎要流出泪来。不一会一个车夫走来，拖着车子就走。接着隔壁的门响，那女子收拾得齐齐整整，走了出来。见于罗福，笑着行了个礼，说声少陪。罗福得这机会，心中就有许多话要问。奈日本话一句也不能达意，只得也点点头，眼睁睁望着她去了。想起方才她笑着行礼，说失陪的态度，便觉得情深似海。门口无可留连，进房即将方才的事和张全说。张全道：“横竖你不懂得日本话，莫说吊不上，便吊上了，又安得巫山置重译，为你通情话呢？”罗福道：“我于今赶急学日本话，来得及么？”张全道：“有什么来得及来不及？日本女人可吊的多得很，学好了日本话，总有用处。”罗福道：“我从此拼命学日本话便了，学好了你替我大家设法。”张全笑着答应。罗福上楼，真个拿了日语读本，放开喉咙喊起来。张全在楼下好笑，心想：这呆子想女人想疯了，何不哄着他玩玩。眉头一皱道：“有了。如此这般的，岂不大妙？”登时依计做了。

次日，罗福早起，邮便夫送了封信来，上面写“罗君亲启”。罗福拆了，见是日本文，看不懂其中意思，来找张全看。张全还睡着没有起来，推醒了，请他翻译。张全接了一看，跳起来道：“恭喜你，恭喜你。你快去收拾，就是今日。”罗福也欢喜，忙问是什么，这信由哪里来的？张全道：“就是那隔壁的女人写来的。”罗福着急道：“你还不快些翻给我听。”张全道：“你听吗？信上说一向承你的情，我非常感激，因我有个哥子同住，不便和你说话。于今搬的地方，也不好请你来。你如想会我，明日午后六点钟，我要到浅草帝国馆去看活动写真，你可于六点钟以前，到那里买入场券的所在等我。无论如

何，我是要来的。我现在有许多话要说也说不尽，明日会了面谈罢！信是这么写的，你看是喜事不是喜事？”罗福道：“你没有看错么？”张全将信摆在罗福眼前道：“看错了，这些汉字难道你也不认得？”罗福看了汉字依着张全说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起文法来，果然不错。喜得张开口望着张全，不知要怎么才好。张全道：“她这叫你，很有点意思。浅草的料理店、牛肉馆、旅馆，都是白日可以借房间的，见了面，一定成功。你快去剃了头，我送香水、美颜水给你收拾。”罗福道：“借房子这交涉是几句什么日本话，请你写给我念熟，免得临时不晓得说。”张全道：“呆子，这许多话一时间念得熟的吗？交涉她自然会去办。你就会说日本话，到底是个中国人，也犯不着去说呢。”

罗福心中七上八下，想去剃头，肚子又饿了。即催张全收被洗脸吃饭。吃了饭，往理发店，一边剃头，一边描想见面时的快活。头还没有剃完，不凑巧的天下起雨来了。幸理发店隔家里不远，冒雨回来，张全真个替他收拾。到午后那雨越下越大。他老早穿好了衣服，刷净了靴子，望雨住，哪里肯住？看看已到五点钟，加上些晚风，更大了。他恐错过了时间。只得冒着雨走。站在神保町停车场等了十分钟的电车，风大了，伞挡雨不住，一身洋服，除领襟而外，早喷得透湿。到帝国馆时，六点钟过了，站在买入场券的地方，用眼望着街上。见往来的尽是个下等男子，一个个擎着伞，携着衣，穿着高木屐，凄凄惶惶的跑，绝无一个女子。罗福驼着一身湿透了的衣，又是十月天气。站在当风的地方，雨虽小了，还是不住的当面喷来。饶他有比火炭还热的心，也禁不得这冷风冷雨吹打，只一阵工夫，可怜他连五脏六腑都冰透了。忍死等到八点钟，料道不能来了，仍依原路回家。实在乏了，脱衣便睡。次日和张全太息

了一会。自此一心一想学日本话，再候机缘。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十九章

掷果潘安登场逞艳 惊筵焦遂使酒挥毫

话说罗福此心不死，整整的在家读了两个月的日本话。心坚石也穿，普通平常的话，他居然能讲得来了。一日是十二月十五，同张全到姜清家里，姜清迎着张全道：“你来得正好，有事正要找你来商量。”张全见胡庄、刘越石、张裕川都围着火炉向火，二人脱了外套，也围坐拢来。姜清就在睡椅上斜躺着。张全问道：“什么事要找我商量？”姜清笑道：“于今要过年了，你且猜猜找你商量什么？”罗福笑道：“我一猜便着，必是小姜不得过年，找老张去替他借高利贷。”张全摇头道：“这题目太泛，我猜不着是什么事。”姜清道：“我们方才在一块儿几个人闲谈道，过年了，闹着什么玩玩才好，看你可想得出花样来？”张全低头沉吟了一会道：“可惜谢抗白、陆扶轩、吴我尊、欧阳予倩诸人都走了，不然演新剧就很好。我们这里可以登场的人也不少。”胡庄笑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正商议说是演戏好。”罗福拍手笑道：“妙透了。演戏演戏，少不得要我来帮帮场面。”姜清道：“那是自然少你不得。”张全道：“你们方才怎样商议了一会？”胡庄道：“我想正脚色少了，只好演《鸳鸯剑》，我扮柳湘莲，你扮尤二姐。小姜他说他不愿做尤三姐，他说他要扮茶花女，我就答应扮亚猛，他又说不好。”张全道：“我扮亚猛何如？”姜清道：“你扮

侍儿好。扮亚猛，身材太小了。”胡庄道：“我身材大，你怎的又说不好？”姜清半晌道：“你又不能唱歌，把什么扮得来？”胡庄笑道：“那不容易吗？随便哼两句就是，谁懂得？”姜清摇头笑道：“你扮亚猛的爷倒相称。”张全道：“扮亚猛的，我想起个人来了，青年会的老李不好吗？”姜清想道：“果然好。”胡庄道：“不是广东的李默卿吗？”张全道：“是。”胡庄道：“他不是个矮子吗？”姜清道：“他的歌唱得很好。他与西洋人往来得久，姿势也好。”胡庄不服。自言自语，说李默卿不相称，姜清也不作理会。张全道：“正脚已齐，这些便很容易，只是在什么地方演哩？”姜清道：“教老李去借日本青年会好么？”胡庄道：“好。”于是几人又商议了一会，收多少钱的入场料，派某人扮某脚，当下派了罗福做揭幕掩幕的。罗福道：“这揭幕掩幕也算是做戏？我不来。”姜清笑道：“说了来帮场面，这不算是帮场面吗？你不愿，就派别人，愿干的多呢。”罗福连忙道：“来来。只是小姜，你也太使乖巧了。”姜清道：“老张，请你到青年会和老李说，我们先要演习几天，才得合拍。布景的器具，也都托他去办，他必然高兴的。入场券由我这里印。”胡庄望着姜清笑道：“你只要他去说，倒底是几时唱，唱几晚，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教老李怎么好去借器具，好去借房子哩？”姜清拍着腿笑道：“我真糊涂，你们说定几时唱，唱几晚好？”大家共议了三十日一晚，元旦日一晚。于是张全辞了出来，去会李默卿。

罗福正待归家，走不多远，只见对面来了个女子，正是两月前为他生出种种问题的那人儿。罗福一见，心中大喜。忙走上前行礼，道阔别。那女子认得是罗福。也只得还礼。罗福道：“那晚你约我到帝国馆，你怎么不来呢？”那女子摸不着头脑道：“我何时约过先生到帝国馆？”罗福笑道：“你就忘了

吗？你写的信，我还带在身上，舍不得丢掉，你看。”说时解开外套，从里面拿出信来，递给那女子。那女子看了笑道：“这不是我写的。”罗福诧异道：“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我为这信还受了一晚的苦呢。”那女子复将信看了一遍道：“这信不像日本人写的，恐是你的朋友故意写了哄你的。我的名字也错了，口气也不对，我叫芳子，这信上写的是月子。”罗福听了，才恍然里钻出个大悟来，登时跌脚道：“是了是了。我同住的那姓张的最会作弄我，可惜他于今不在家。不然，就请你同去问问他，看他如何抵赖。”芳子道：“他在家，我于今也不能去。我就住在饭田町四丁目十二番地大熊方内，你高兴可请过我那边来玩。”罗福喜不自胜，忙用铅笔记了地名，说明日午后七点钟定来。芳子应了在家相等，彼此别了。当日罗福归家。夜间张全回了，少不得骂他不该欺骗自己。次日七点钟，罗福又全身装束，找到大熊方，会了个老婆子，问芳子在家没有。老婆端详了罗福一会道：“请进来，我就去找她来。”罗福进去，老婆引到一间六叠席子的房内，捧了个火钵，放在罗福面前，老婆子去了。罗福看房里并无陈设，一张小桌子塞在房角上，席子旧到八分，只一盏五烛光的电灯，更显得不明亮。罗福心想：这房子不像是芳子住的。她的房必在楼上，到她房里坐着去等不好吗？想罢，立起身来，轻轻上楼。只见楼上的瓦斯灯照耀得如同白日，罗福推开门看，一眼便望见壁上挂了件狐皮袍子，桌上竖了支中国水烟袋。房中陈设虽不精致，却十分华富。罗福吓了一跳，知道是错了。幸得没人在房内，忙退了出来。才到楼口，听得外面门响，吓得他三步作两步的踏的梯子一片响。梯子下完，一个雄赳赳的男子，披着貂领外套迎面而来，望罗福操着北方口音问道：“你找谁呢？”罗福慌了，连忙道：“对不住，对不住，我找芳子。”那人道：“什

么芳子？她住在哪里？”罗福道：“她说住在大熊方。”那人道：“混帐！大熊方住的就是我，有什么芳子？你上楼来，我要问你个清楚。”那人说着上楼，罗福只得跟了上去。那人进房，外套也不及脱，开了抽屉，开了柜子，检查一会，回头打量罗福几眼，挥手道：“你去，你去！”

罗福如遇了赦，下楼回到方才的房内坐着，心想：好危险，几乎把我当贼。正想时，门响，老婆子同芳子来了。罗福站起来问芳子去哪里来，芳子笑答没去哪里。老婆子送芳子进房，告回避，关门去了。芳子道：“我并不住在这里，这婆子是我的亲戚。”一边说一边拖罗福同伴着火钵坐厂，彼此攀谈起来。罗福心迷神醉，要求芳子和老婆子办交涉，借房子住夜。那老婆子历来是愿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属的，况一个卖弄有家私，一个果然爱你金资，怕不成就了这幽期密约。这一晚腿儿相压，脸儿相偎，手儿相持，颠凤倒鸾百事有。罗福到东京，这便是破题儿第一夜。次日珍重后会才别。

二十日后陪着姜清等演习子几天新剧。姜清借了几套阔西洋妇人衣服，初次装扮起来，连同演的人都看呆了。自己也对着镜子出神，忘记了镜子里就是自己的影子，以为另有个这般美的女子，并且是个真的。差不多要和她吊起膀子来。及悟了是自己，又疑心自己不是个男子。一想到了是做戏装马克，那霎时间佳人薄命之感，便奔注脑内。不啻自己就是马克。一颦一笑，一出词一吐气，无一不是马克。就是真马克复生，见了也必疑是自己的幻影。如此径演到二十九日，都已圆熟。次日，午后三点钟光景，齐集青年会，束装布景，五点多钟来看的人便不少。西首一排二三十位中国女性学生，一个个都是玉精神花模样，静悄悄眼睁睁的等马克出场。这日黄文汉、郑绍畋、周撰、李锦鸡都有优待券，先到了，坐在前面一排椅上。后面

来的人络绎不绝，顷刻之间，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都望着台上拍手催开幕。到六点钟，罗福将幕一揭。楼上楼下的千百只眼光，一齐射到马克身上。不约而同的千百只巴掌，拍得震天价响。有几个忘了形的狂叫起来，倒把那些女国民吓醒了，幸有人叱了几声才住。于是台上聚精会神的演，台下失魂丧魄的看。演一幕，欢呼一幕，径到十点多钟才罢。次日元旦夜也是如此，不过男子少了几位，女子多了几位。男子换了几位，女子没有换。黄文汉、周撰、郑绍畋，这晚都没有来，李锦鸡混入女人这边坐了。戏完，李锦鸡极不得意，回到东乡馆与下女调了会情睡了。次日起借着过年，会朋友打麻雀，推牌九，吃花酒，快乐无边。这也不只他一人，凡在东京的留学生。到这时候，没有不各自寻些快活的。不过薰莸异味，雅俗殊途罢了。其间寻常嫖赌小事，难得详写。

似水流年，新正已尽。有学校的依旧上课，无学校的照常吃饭。与看官们久违了的那位黄文汉，这时候已同着几个同乡，在代代木佃房子住了四五个月。因其中无甚大事故，没有请他出来。这日正是二月初六日，早起即飘飘的吹下了一天大雪。吃了早饭，正在读新闻，忽来了个四川姓伏的朋友找他。那姓伏的单名一个焱字。民国成立的时候，说是在四川省立下了奇功。南北统一，他功成身退，不久即到日本来，在代代木不远千驮谷町地方佃了栋威武堂皇的房子。久与黄文汉认识，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伏焱道：“中山定了这个月十一日，由上海坐山城丸动身到东京来，计程十三日可抵长崎。我当得去招待，那日去欢迎的日本人必不少。胡瑛他们都带了翻译，我想请你同去走遭。如有演说，请你替我翻译何如？”黄文汉道：“孙先生这回虽是以私人资格到日本来，然到底曾做过中华民国的元首，凡是中国人都应得去欢迎。不过人数太多。不能尽往长

崎，就在新桥罢了。那时我少不得也要去的。你既要接到长崎，我陪你去一趟也使得。说是没有演的，会了日本人，不过几句应酬话我还说得来。随你何时去，来邀我就是。”伏焱道：“山城丸十三日午前抵长崎，我们于十日清早就要动身。若路上不耽搁，十四日午后便能暗中山到新桥。”二人约定了。黄文汉说：“今日新闻上说，大借款二月初四日签押的事不成功。”伏焱问：“是日本新闻吗？”黄文汉点头道：“《朝日新闻》上的北京特电。”伏焱道：“说了什么原因没有？”黄文汉道：“略略说了些，是因法使康梯反对德人赖姆泼任稽查总监察，说此职当以俄、法人为之，所以有这波折。并说六国银行团有破裂之兆。”伏焱听了，没得话说，辞了回家。

初十日绝早，伏焱即来邀黄文汉。黄文汉也穿了礼服。提了个手皮包，同坐电车，由新桥改乘火车往长崎发进。在神户遇了胡瑛，带着个翻译、两个日本浪人上车。伏焱接着谈了几句，胡瑛道：“时间还早，明日过福岛县，我要到博多去会会山川健次郎，顺便参观他办的工业专门学校，前日已知会了他。”伏焱道：“我也同去看看。”胡瑛点头。黄文汉心想：山川健次郎是日本有名的人物，并且是个财产家，明日会了他说话，倒要留神。胡瑛带的那翻译，不知怎么个程度，可借此见识见识他，听他说话的声音仿佛是广东人。

不言黄文汉心中暗想，且说火车次日十点钟时候，到了福岛。胡瑛、伏焱等一千人下车，出了停车场，即有山川健次郎派来迎接的两乘自动车，六人分乘了。顷刻之间到了一个大操场。其时积雪未消，只见满场一片白光，有许多学生正在雪里奋勇习体操。驾车的把车停了，胡瑛等下车，黄文汉走最后。见前面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穿着一双长筒靴，裤脚扎在靴筒里，上身青先生洋服，并没穿外套，竖脊挺胸的冲着北风，站

在那里看操。见胡瑛到了，掉转身来，接着行礼。黄文汉知道便是山川健次郎，便也随着大众见礼。胡瑛说了几句客套话，并为介绍伏焱，教翻译说了。山川健次郎便笑着请大家看操。看了一会，一阵极冷的北风吹来，吹得黄文汉几乎发抖。看胡瑛穿的是皮外套，尚不见十分缩瑟，看那山川健次郎仍是神色自若的站着，并没有移步。胡瑛的翻译、伏焱及两个日本人，都冻得脸上没有了血色，几乎僵了。黄文汉素来要强，恐怕露出丑态。忙鼓起精神，足足看了点多钟，山川健次郎才请他们进屋。这些人真是如得了恩诏，进屋重新见礼。一个个手足都麻木不仁了，都暗恨老头儿不近人情。

黄文汉看那房子还是新的，完全西洋式，十分壮丽，陈设亦很大方。听得山川健次郎说道：“我做成这房子，还没有来过客。今日初次得各位驾临，真是蓬荜生光辉了。”胡瑛道：“鄙人晋谒，适逢大厦落成之候，得共瞻仰，才真是幸事。”黄文汉留神看那翻译一副脸，如泼了血一般，说话声音打颤，发语也全不大方，心中好笑。他方才冻得一点血色也没有，不到十分钟便红到这样，难道这房里还冷吗？怎的说话会打颤？如此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也敢和人当翻译，不是怪事？翻译说完了话，山川健次郎即起身请他们到食堂大餐。山川两个儿子都有三十多岁，出来给大家见礼，一同入座。席中山川的大儿子和胡瑛谈了些中国矿山开矿的事。那翻译裼蹶应酬，也没有谈中肯要，便罢了，大家寂静无声的。大餐已毕，仍回到客厅。用过烟茶，山川便邀同去看他办的学校。于是大家出来，仍坐上自动车，从操坪抹屋角过来，便是学校。黄文汉同着下车，看那学校的规模，也就比东京的高等工业差不多。山川引着讲堂、试验室、标本室、仪器室，足穿了一点钟才看完。复回到客厅内，伏焱起身告辞。黄文汉说了几句道扰的话，山川送了

出来，用自动车送到停车场。胡瑛这晚在山川家住夜，次日午后才到长崎。此是后话，一言表过不提。

伏焱、黄文汉由福岛停车场坐火车，当晚十二点钟光景到了长崎，在长崎有名的福岛旅馆住了。日本的宫崎寅藏等一班浪人及新闻记者、湖南刘天猛等一班暴徒及留学生代表，都因欢迎孙先生，住在这馆子里。

十二日吃过早饭，黄文汉无事在街上闲逛，无意中遇了他两年前一个相好的淫卖妇名静子，即问黄文汉几时来长崎的，住在什么地方。黄文汉说了，彼此在街上不便多说话，分了手。黄文汉逛了一会，回馆吃了午饭。那静子在家里收拾得花枝招展，坐了乘东洋车，径到福岛馆来访黄文汉，在门房里问黄先生在家没有。哪晓得中国的姓，用日本话发音，相同的就是这黄字的音最多，如姓高的，姓顾的，姓古的，姓孔的，姓辛的，姓胡的，姓龚的，姓向的，姓虞的，还有许多，一时间也数不尽。虽其中长短音稍稍有分别，然卒然听去，时常会听错。这两日福岛馆中国人住得最多，与黄文汉同姓的固有，同音不同字的也就很不少。门房里的下女只听得是问黄先生，问静子又不知道名字，下女只得接着客单上同音的去报。报了几处，这些人听得是女人来找，都很诧异。也有平日不尴不尬的人，恐怕遇了冤家，即一口回绝说不是会我的。也有明知不是会自己，故意下来看看人物的。下女报了六七个，才报到黄文汉房里。黄文汉听了，绝不踌躇道：“是会我的，快请进来。”下女出来带静子进房，那几个看的才如鸟兽散，各自回房去议论去了。黄文汉见静子穿得很阔绰，举止也有些大家风度，不仅与两年前不同，就是方才在街上见了，也没有这般模样。问起来由，原来她自去年正月，嫁了个广东商人做姨太太。那商人很看得她重，一个月给她三十块钱的零用，另外佃了所房子给她住了。

商人每晚来歇，怕她做事吃苦，请个下女服侍他。日里到外面闲走，商人并不禁止。知福岛馆是个大旅馆，恐怕穿差了，丑了黄文汉，所以穿得这么整齐，态度更装得大方。黄文汉听了原故，叹道：“你这真是好际遇，将来生了个儿子，你的位置更稳了。以后还是不要在外面多跑的好。”静子正待回答，伏焱开了门进来，轻轻对黄文汉说道：“这女子是什么人？”黄文汉道：“你这般认真问了做什么？”伏焱道：“方才宫崎对我说，住在二十番房里的那位中国人，像是你带来的翻译，怎的有淫卖妇来找他？你去说说，教他赶急将那淫卖妇送出去，免得外面人说起不好听，所以我来问问你。我看还是叫她出去的好。”黄文汉听了，勃然大怒道：“狗屁，什么混帐东西，敢这样的干涉我！淫卖妇便怎么，淫卖妇不是人吗？宫崎寅藏那东西盗名欺世，其卑贱无耻，比得上我嫖的淫卖妇吗？”伏焱连忙掩住黄文汉的口道：“是我的不是，我述话述错了，请你不要闹。你这般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他是一片至诚来欢迎孙中山？为这些小事，和他吵一场，显见得我们无礼。你不听他的，他就没趣了。”黄文汉才不做声。静子很是伶俐，见了二人说话的情形，猜着了八九分是为她自己，便告辞起身。黄文汉留她不住，直送到门外，还写了东京自住的地方给她，叫她时常通信。望着她上了车，才转身回房，问伏焱现在宫崎在哪里。伏焱道：“他现在同着很多的人，在他房里吃酒。”黄文汉道：“你带我去坐坐。”伏焱笑道：“去打打闹闹便得，只是我要和你定个条约。我知道你的脾气，你决不可打趣宫崎，使他过意不去。为这些事伤感情，实在犯不着。”黄文汉道：“那自然。我从来不给人下不去的。”伏焱笑道：“只怕未必。我知道你惯会给人下不去，平日我也不管，今日无论如何，你要看我的面子。”黄文汉道：“你这样怕，就不去也罢了。”

正说着，下女进来说宫崎先生请两位先生过去。伏焱拖了黄文汉就走。黄文汉只得同到宫崎房里。一看是一间十二叠席子的房，两边吃酒的中国人日本人共坐了十多个。宫崎装模作样的坐在上面，见二人进来，略点点头用手往对面一指，说了声请坐。二人坐了，吃了几杯酒。黄文汉见各人都乱嘈嘈的说话，没有秩序，便起身到宫崎身边坐了，抽出张名片，递到宫崎面前道：“我就叫这个，冒昧识荆，即叨盛饌，惭愧得很。”宫崎收了名片，点头谦了几句，对黄文汉举杯，并向大众敬酒。黄文汉举着杯子，便向大众笑道：“今日贤豪长者，毕集一堂，真是难得，鄙人因伏君得与诸公接近，私心尤为欣幸。只是盛会不常，盛筵难再，甚希望在座诸公尽欢，不拘形迹，留些精彩？为后日纪念。”这些人听了，都同声道好。黄文汉对面坐的一个日本人，有四十多岁，听黄文汉说完，笑着隔座递了个酒杯过来。黄文汉知道日本饮酒礼数，递杯子叫作饮达，便是较饮，有不醉无休之意。即举杯问他贵姓，那人道：“菊池。”宫崎忙介绍道：“他是菊池法学士。”黄文汉只作没听见，望着菊池说道：“这杯子太小。”顺手取了个酱碗盖道：“用这个好么？”菊池笑道：“好极了。”黄文汉道：“且等我满座各敬三杯，再来敬足下。”说着，擎着碗盖，就从菊池敬起，挨次敬了下去。其中虽有不吃酒的，这时候也只得拼命喝，三碗盖，一口气敬了一十八个人。

轮到宫崎，黄文汉停了杯子，望着他说道：“我两三年前，在东京听了云右卫门(唱浪花节第一名手，宫崎寅藏之师也)的浪花节，至今心焉向往。久知道足下也是浪花节名手，难得有今日这般高兴，想拜听一曲。”这些人见黄文汉当着众人要宫崎唱曲子，心中都十分纳罕，不敢做声。宫崎不悦道：“吃多了酒，嗓子坏了唱不得。”黄文汉仰天大笑道：“可惜，可

惜，改日再领教罢！”举起杯子向菊池道：“我们战争开始罢！”菊池虽也举杯同饮，因怕黄文汉醉狠了闹事，故意迟缓着。引黄文汉说话。忽听得外面铃子响，喊卖号外，即有人叫下女买了一张。许多人争着看。一个先看了归座道：“就是山本入阁，没有别的事。”黄文汉道：“哦，山本哪。”接着便高谈阔论，大骂日本的内阁及内务大臣。在座的都是国民党。无论有理无理，只要是帮着骂他党的人，便没有不快畅的。就是宫崎见了黄文汉这般豪气，也暗自吃惊。当下又喝了一阵酒，有一个日本人捧出一卷纸及笔砚，请在座的挥毫作纪念。座中有八九个中国人礼应请先写。黄文汉见已有个三十多岁的中国人，坐在那里正心诚意的写，即起身走拢去看。写的是吴梅村的《圆圆曲》，并没有对着书本。字和朝考卷子一般大，一般工整。写了好半晌，才写完。翻复又看了几遍，无一字错落，才起身。黄文汉瞋目望了他一眼，“咦”了一声。日本人即请他写，他便不客气，也不坐，提起笔，醉眼模糊的，抹了“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八个大字，下写“癸丑二月十三日，宫崎君招饮，既醉，出纸索书，作此八字畀之，为他日相见之息壤云尔”。写完，落了款，掷笔大笑。观者都大笑，其时刘天猛在旁，拉了黄文汉到侧边，握手道：“我不会说日本话，请你替我对宫崎翻几句话可使得么？”黄文汉道：“什么活？”刘天猛道：“请你说，我是中国社会党的首领，想联络他，将来多少得点帮助。”黄文汉掉转身，也不答话，鼻子里哼了一声，走到外面。见隔壁一间房里，几个少年下女聚作一团喁喁私语，黄文汉走了进去，笑道：“你们聚作一团议论哪个？”一个伶俐的下女接口笑道：“我们在这里羡慕今日来的那女客容貌好。”黄文汉道：“不要胡说，我吃醉了酒，想跳舞，你们哪个来和我跳？”几个下女听了，都掩面吃吃的笑，不做声。黄

文汉一把拖了那答话的下女，便跳起来。那几个想跑，黄文汉脚一伸，拦住了门，都走不出去，逼着下女同乱跳了一会。门口围了许多人，拍手大笑的看。黄文汉的酒一阵阵涌上来，自觉支持不住，一手将那下女拖至怀里，身子便伏在她肩上，叫她背着回房。下女压得连喊“哎哟”。一个日本人走近前伸手来扶，黄文汉一声叱退，叫几个下女都来帮着搀。于是扶的扶，推的推，到了自己房内。一个下女先放手铺了床，安置黄文汉睡下。伏焱来看，已是鼾声震地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章

新桥弹秘书官破胆 神田火罗呆子穿衣

话说黄文汉吃得大醉，睡到半夜两点多钟才醒来，喝了几口冷茶，仍旧睡下。天一亮，伏焱即进房推黄文汉道：“中山的船七八点钟的时分便要泊岸，我们须早点去等。”黄文汉道：“我只在火车站等便了，你上船去，宫崎他们必是要上船的。人太多，我跟着挤无味。”伏焱想了想不错，便不多说，自去料理。黄文汉也起来洗脸。下女见了，便笑嘻嘻的跑。黄文汉也自觉昨晚的事好笑。吃了饭，这些人都纷纷往码头上。伏焱招呼了黄文汉一声，也去了。热哄哄的一个旅馆，登时鸦雀无声。黄文汉慢条斯理的穿好了衣出来，几个下女都赶来送。黄文汉笑着说了几句骚扰的话，举手为别。跳上一乘车，叫拉到火车站，就坐在车站里等。等得火车到，恰好一大群人拥着孙先生来了。日本政府早预备了特别车，这些人即拥孙先生上去。黄文汉见刘天猛并未穿礼服，也钻进了特别车去，不觉好笑，自己便跳上一等车坐了，即刻开车。午后换船过了门司海峡，在门司的中国商人，都排班在码头上欢迎。日本人男女老少来欢迎的，来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孙先生上岸，举着帽子，对大众答了礼，跨上自动车。到长崎欢迎的中日人士，或坐马车。或坐自动车，或坐东洋车，都跟着孙先生的自动车往车站进发。黄文汉也坐了乘东洋车，在上面左顾右盼。见两

边粉白黛绿的夫人、小姐、艺妓、下女，充街塞巷。有两个艺妓在那里指手画脚的说笑，恰好黄文汉的车子挨身走过，听得说道：“前面坐自动车的便是孙逸仙，好体面人物。”黄文汉暗恨车夫跑得太快，没听得下面还说了些什么。转瞬到了车站，已有火车在站上等着。中日贵绅大贾，在那里候着的也不知有多少，齐拥着孙先生上了特别车。黄文汉就在相连的一乘一等车上坐了。看那些来看孙先生的，还是络绎不绝，竟到开车，挤得车站满满的。每人用手举着一顶帽子，那手便不得下去。万岁之声，震山动岳。车子走了多远，不看见人影，方不听得声响。

车行到五点钟的时分，黄文汉有些倦意，正待打盹，忽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穿着礼服，黑瘦脸儿，几根稀疏的胡须，分着八字，手中拿一本袖珍日记，一张白纸，写着几个寸楷字，从特别车里走到一等车来。肩膀耸了两耸，望着黄文汉对面坐的一人点了点头，坐拢去，口中说道：“讨厌，讨厌。我忙极了的人，定要派我来欢迎什么孙逸仙。戴天仇那该打的东西可恶，做出那种骄傲样子。孙逸仙也不像个人物，袁世凯到底好些。”黄文汉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真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方才的瞌睡不知抛往哪儿去了。拔地立起身来，指着那人说道：“你才说什么？我虽是中国人，你的话，我却全然懂得。孙先生到日本来，并没有要求你来欢迎。既不愿意，何必来？戴天仇对你有什么失礼，何不当面责问，要出来对着大众诽谤？就是诽谤人，也须有个分际，何得说出那种丑话来？你且说，你来欢迎，是团体资格，是个人资格？”

那人见黄文汉起身指实自己说话，知道自己失了检点，吓得翻着双眼望了黄文汉。听黄文汉说完了，忙抽了张名片出来，起身递与黄文汉，用中国话说道：“先生请坐，先生误会了我

的话。我是大阪每日通信社的记者，叫中川和一。戴天仇因与我往日有隙……”黄文汉不接名片，止住道：“你用日本话说，我懂。”那人仍用中国话说道：“先生请坐，等我慢慢说。我到过贵国多年……”黄文汉始终用日本话道：“谁问你的历史？戴天仇与你往日有嫌隙，你是个男子，当日不能报复，背后诽谤人，算什么东西！这个我且不问你，戴天仇本也不算什么人物。但是同孙先生来，你也应得表相当的敬意。你知道孙先生是中华民国什么人，可能由你任意诽谤？你是个新闻记者，怎么有这种不懂礼节的行为？”那人还是用中国话说道：“先生请坐，不要动气，有话好说。”同车坐了许多日本绅士，都望着他二人，不好拢来劝解。一个车掌走拢来，劝黄文汉坐。黄文汉叱了声道：“你无劝解的资格，站开些！”转身逼近那日本人道：“你有什么理由可辩，就说。没有理由，就当着大众赔礼。不肯赔礼，就同到孙先生那里去，说明我和你决斗就是。怎么样？”那人听得要决斗，登时变了脸色，忙用中国话说道：“我赔礼就是，求先生恕我说话鲁莽。”黄文汉冷笑了一声道：“你既知道赔礼，求我恕你鲁莽，就饶了你罢。”回头指着他的手皮包，对车掌道：“替我送到二等车去。这种卑劣东西。谁屑与他同坐！”说完，取了帽子，同车掌忿忿的走到二等车坐了。

次日午后九点多钟，安抵新桥驿站。黄文汉从窗眼里往车站上一望，吓了一跳。车站上的人哪里像是来欢迎的呢，竟是有意来凑热闹罢了。就是天上有数十条瀑布倾了下来，有这些身子挡住，大约也没有一点落在地下。孙先生一出火车门，犬养毅、柴口侯爵等一班贵绅就围裹拢来。站得远的人，都争先恐后。孙先生用手举着帽子，被人浪几推几拥，转瞬即卷入漩涡之中，哪里还能自主？戴天仇、马君武等五个随员，都被冲

散。黄文汉下车，同卷了出来，隔着孙先生不远。才出车站门，只见刘天猛同一个穿军服佩刀的中国军人，强捉着孙先生的手臂，从众人中奋勇冲出，拥上了一乘马车。那时来欢迎的几千留日男女学生、商人，及日本人来欢迎的、来凑热闹的，从车站门口排起，十多层，径接到电车路上。中间分出一条路，马车即从路上跑去了。哪晓得那马车并不是接孙先生的，接孙先生的是一乘自动车，上面插了五色旗子。欢迎的人，都注定了那乘车，一个个要等那乘车子过，才行礼，叫万岁。马车过去，故都没有留意。及马君武和戴天仇挤出来，孙先生早已不知去向，料得是先走了，便跨上那插旗的自动车。那车呜呜的叫了两声，开起便走。幸喜夜间看不真面目，欢迎的认作是千真万确的孙先生，都行礼，霹雳般的叫万岁。戴、马二人居之不疑，便偷受了这般隆礼。黄文汉在背后看得清楚，心中暗恨刘天猛与那穿军服的不是人。欢迎的人见自动车已去远，才一队队的走散。

黄文汉不见伏焱出来，便站在僻静处等。见许多的贵绅飙发潮涌的出来，马车、自动车、东洋车，嘈嘈杂杂，纷纷扰扰，闹个不清。知道伏焱必在内同去见孙先生，用不着自己，便不去找他。望着大家走了八成，正待要走，忽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人，穿着先生衣服，又胖又矮，满头油汗，慌手慌脚，口中操着英语，上跑到下，下跑到上的找人问话。恰好一个西洋人走来，那人如获至宝，谈了几句，西洋人找着驿长，用日语说：“这人是孙先生的秘书官，初次到日本，挤失了伴，不知路径，因在美国多年，本国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所以用英语问路。”驿长听了，忙着人叫马车，送到日比谷帝国旅馆去会孙先生。黄文汉听得，笑了一声，离了车站，回代代木，到家已是十二点钟。安歇无话。

次日午后伏焱来道谢，黄文汉问昨晚何以刘天猛同那军人挟着孙先生走，秘书官何以那般慌手慌脚。伏焱道：“中山原不认识刘天猛，那军官也不认得是谁，因被人挤得立脚不住，回头看随员不见一个，心中便有些不自在。刘天猛和那军人知道日本小鬼素来无礼。那年俄国皇太子(即现在的俄皇)来日本，无缘无故的中了一手枪。李鸿章在马关定条约，也冤枉受了两枪。恐怕中山这回来，又有意意外，故紧贴住中山左右。见中山回顾了两次，一时神经过敏，便一边一个挟着中山跳上马车便跑。那秘书官却是好笑，我并没有问他姓什么。我正到帝国旅馆不久，见他坐马车来了，一见了中山，开口便道：‘好危险、好危险。我以为你们中了炸弹。’中山忙问：‘你这是什么话。’他指手舞脚的道：‘那停车场上，白光一闪，轰的一声炸弹响，你们没有听得吗？’中山笑道：‘你该死。在美洲这么多年，连夜间摄影用镁你都不晓得吗？’他才明白了。”

黄文汉听了大笑起来，说道：“中华民国地大物博，就有这种怪人物。今日报上五个随员都有名字，我记得是戴天仇、马君武、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五个。戴、马二人，我亲眼见他坐自动车跑了。这三个，我不认识，矮胖子必是三人之一。”伏焱笑道：“管他是哪个，知道这笑话便罢了。这种无名之英雄，就调查出来，也不过如此。”黄文汉点头道是。伏焱道：“明日午后一时，留学生在日本青年会开欢迎会，你去么？”黄文汉道：“去听听也使得。”伏焱道：“早点儿去才好，不然，恐怕没有坐位。”黄文汉应了，伏焱别了回去。

第二日，黄文汉吃了早饭，便到神田来，计算着到刘越石家吃午饭。他与姜清、胡庄、张裕川都认识，见了面也是无所不谈，不过少共嫖赌罢了。这日四人都在家，黄文汉会着，笑

谈了几点钟往长崎欢迎孙先生的事。吃了午饭，都同到美土代町青年会，就是姜清演戏的所在。那会场楼上楼下，也是一般的挤得没有多少空隙。有些想出风头的人，见孙先生未到，讲台空着，便借着这机会，上场去演说，图人叫好。于是你说一篇，我争一篇，他驳一篇，都好像有莫大的政见，只怕孙先生一来，说不上口，非趁这时机发表不可似的。如此犬吠驴鸣的，闹了两点多钟。孙先生一到，才鸦雀无声。主席的致了欢迎词，孙先生上台。那满场的掌声？也就不亚于去年除夕，不过少几个发狂叫好的罢了。孙先生的演说词，上海报纸有登得详悉的，难得细写。胡庄听到“中华民国正在建设时代，处处须人。诸君在这边无论学什么，将来回国，都有用处，决不要愁没有好位置”的话，已不高兴，心想：我们开欢迎会欢迎你，倒惹起你来教训人。你知道我们都是将来回去争位置的吗？未免太看轻了人家的人格。更听得掌声大作，哪里还坐得住，赌气走了出来。暗骂这些无人格、无脑筋、无常识、无耳朵的东西，只晓得拍手便是欢迎。一个人归到家中，闷闷不乐。下女近前调笑，也不答白，只叫热酒来，靠着火炉，自斟自饮，深悔不曾喊姜清同出来。

不一刻，姜清回了，说被掌声掩住，并没有听得孙先生几句话。胡庄道：“散会没有？他们怎的不回？”姜清道：“孙先生已下台，恐是去了。跳上了几个不知姓名的人，在那里演说，我懒得听，就回了。老刘说同黄文汉到代代木去，老张不知挤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约就会回的。你怎么跑回来就吃酒？”胡庄道：“我听了不高兴，天气又冷，不如回来吃酒的快活。你也来喝一杯。”姜清摇头道：“不吃。”胡庄道：“我问你，昨日下午同你在神乐坂走的是哪个？”姜清吃惊道：“没有，我不晓得。”胡庄道：“不是你，就是我看错了。那个女子，

我仿佛前晚在新桥欢迎孙先生的时候，见她隔你不远站着，时时拿眼睛瞟着你。”姜清道：“我不曾见。”胡庄道：“可惜你那晚没和我同回，我在电车上遇了个极美的女子，你见了，必然欢喜。”姜清道：“谁教你走那么快，瞥眼就不见你了。”

胡庄道：“你这就冤枉死人。我们让女学生先走了才走，那时候哪里有你的影子呢？你不用瞞我，你的举动，我尽知道。”

姜清低头不做声。胡庄拉了他的手，温存说道：“你告诉我我是谁，我决不妨害你。”姜清忽地改变了朱颜，摔手道：“你不要把朋友当娱乐品，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说是不说的。”

胡庄忙作揖赔笑道：“你就是这种公子脾气不得了，动不动就恼人。我方才又没有说错话，你不欢喜听，我不说了就是，动气怎的？”姜清道：“你分明把我当小孩子，你既说尽知道，何必再问？爽爽直直的问也罢了，偏要绕着道儿，盘贼似的。谁做事负了，要告诉人的责任么？”胡庄笑道：“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要依你的见解说去，我一片好心，都成了坏心了。我平日对别人尚不如此。我是因他人在你眼前说话，每每惹你动气，故过于留神。我何尝不知道爽直的问好，只是问唐突了，你又怎么肯说？”

正说着，张裕川回了。胡庄忙换了几句别的话。接续说下去。张裕川进房坐了，大家烤火，说老刘散了会同黄文汉去了，今晚不得回。胡庄起身，到厨房看下女弄饭。这时候的下女，与刘越石、张裕川都脱离了关系，一心一意的巴结胡庄，差不多明目张胆同睡。刘、张虽有醋心，奈不是胡庄的对手，更兼下女偏向胡庄，只得忍气丢手。当晚吃了饭，三人闲谈了一会，安歇。

次日，李锦鸡来邀打牌，姜清不去。胡庄与张裕川三人同到东乡馆，加入一个锦鸡的同乡赵名庵，四人打了一天的麻雀，

收场时约了次日邀刘越石再来。第二日真个又打了一天，至午后十一点钟才散。胡、刘、张到家，已是十二点钟。外面北风异常紧急。都各自睡了。胡庄拥着下女，正在不亦乐乎的时候，猛听得警钟铛铛铛敲了四下，知道是本区有了火警，忙披衣起来。接连又听得四处警钟乱响，一个更夫敲着警锣，抹门口跑了过去。下女吓得慌了，拉了胡庄叫怎么得了。胡庄道：“不要紧，你快检东西，我到晒台上去看看远近。”即跑到隔壁房将刘越石推醒，说隔壁发了火，快起来。刘越石从梦中惊觉，听得隔壁发了火，即扒起来，一手拖了件皮袍子，一手挟了个枕头要跑。胡庄拦住道：“乱跑不得，同我到晒台上去看看。只要人醒了，是没有危险的。”刘越石才放了枕头，穿了皮袍，同上楼。姜清已被惊醒，喊起了张裕川，四人同上晒台。那北风吹得连气都不能吐，只见红光满天，出火焰的所在，正在三崎町。胡庄道：“不相干，无论如何，烧不到这里来。小姜，你看那几十条白光在那里一上一下的，是什么？”刘越石、张裕川都聚拢来看，姜清道：“是消防队的喷水，”胡庄道：“啊呀，火烧过了街。老罗、老张那里只怕难保，等我快去替他搬行李。你们不要慌，西北风这里是不要紧的。”说罢匆匆下楼，只见下女打开柜子，七手八脚的在那里检行李，铺盖都捆好了。胡庄忙止住道：“不要检了，隔的很远。你上晒台去看，我要去招呼个朋友。”说着，披了件雨衣，开门到外面，叫下女将门关好，急急走到神保町。

那火光就在面前，沿街的铺户都搬出了家计。街上的男女老幼，提的提，担的担，挟的挟，一个个两手不空，来来往往的混撞。那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那烈焰腾空，只听得劈劈拍拍一片声响。任你有多少消防队的喷水管，就如喷的是石油一般，哪里能杀它千万分之一的威势呢！胡庄见三崎町、猿乐

町两边分着烧，哪敢怠慢？三步两步窜到表猿乐町张全门首，见已围着几个中国人，每人背着一件行李，只叫快些出来。即听得楼上罗福的声音喊道：“我这口箱子太重了，搬不动呢。”胡庄分开人，钻进去道：“呆子，我来替你搬。”张全挟了个很大的包袱，迎面走出来，几乎被胡庄撞倒，忙退一步道：“老胡吗？来得好。我还有东西，请替我接了这包袱，我再进去搬。”罗福又在楼上叫道：“老胡，老胡，你快来帮我。”胡庄连靴子跳了进去，几步窜上楼，只见罗福一身臃肿不堪，提脚都提不动似的，站在那里望着口皮箱。胡庄一手提着放在肩上，问道：“还有什么没有？快走，隔壁家已着了火。”罗福道：“你先走，这挂衣的钉子我摇去。”胡庄听了，也不做声，迎面就是一个巴掌道：“还不给我快滚下去！”罗福才一步一步的扭下楼。胡庄跳到外面，一看张全他们都跑了，隔壁的屋角上已烘烘的燃了起来，照耀得四处通红，只不见罗福出来。胡庄着急，翻身进屋，只见他还坐在那里穿靴子，左穿穿不进去，右穿也穿不进去，拿着双靴子，正在那儿出神呢。胡庄气急了，劈手夺了靴子，往外面一丢，拖了他的手就跑。才出巷口，回头看那房子，已燃了。胡庄道：“快跑！对面的火又要烧来了，暂且同到我家里去。”说完，驮着箱子先走，叫罗福快跟来。罗福答应晓得，胡庄跑了几丈远，回头看罗福又退了后，胡庄骂道：“你怎的空手也跑不动呢？”罗福忙跑了几步道：“来了，来了。”胡庄见他跑得十分吃力，身上又这般臃肿，疑心他这几日病了，便用左手掖住他的右手，拖着跑，累得一身大汗。到了家，放了箱子，进房脱衣，用手巾抹汗，坐着喘气，罗福才慢慢的走进房来。胡庄见他并没有病容，正要问，楼梯响，刘越石、张裕川走下来道：“好看，好看。”罗福掉转身，道：“还烧吗？”刘越石走近前，打量罗福道：

“你身子怎的这么大哩？”罗福道：“多穿了几件衣，待我脱了。”说着解开腰带，脱了外面的棉和服，三人看他里面，穿的是一身冬洋服。脱了，又现出身秋洋服来，脱了，还是很大。接连脱了三身卫生衣，才是里衣裤。三人都纳罕，问他怎么穿这么多，他说箱子里放不下，穿在身上免得跑落。胡庄气得笑道：“你这种人，真蠢得不可救药。”便朝他脚上一看道：“你没有穿靴子，怎的袜子还干净哩？”罗福道：“已脱了双丢在门口。我这里还有几双。”说着，坐在席上，一双一双的脱了下来，足足的十只。胡庄笑了一声，懒得理他，一个人上楼。到晒台上。见下女呆呆的站着看火，远近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消防队用喷水管？只在近火的人家屋上乱喷。那火越延越远，满天都是火星飞舞。大火星落到一处，即见一处上黑烟一冒，随着喷出火焰，连风又卷出许多火星来，在半空中打几个盘旋，疾如飞隼。扑到别家，别家又是一样的，先冒烟后喷火。最坏事的就是神保町几十家书铺，那着火的书，被风卷了出来，才是厉害，飞到几百步远，还能引火。一家书铺着火。半空中即多千百个火星，冲上扑下。时而一个大火星冲上来，风一吹，散作几十百个。时而几十百个小火星，待扑下去，风一卷，又聚作一团。平时东京发火，有几区的消防队凑拢来，都是立时扑灭。这回东京所有的消防队到齐了，灭了这处，燃了那处。有些当风的地方的消防夫不是跑得快，连自己性命都不能救，莫说救人家的房屋。警察也吓慌了，还讲什么秩序，昏了头，跟着避火的人乱跑。起初那些近火之家，一个个望消防队努力救熄，愁眉苦脸的搬东西。后来见消防夫都几乎烧死了，倒索性快活起来，都忘了形，不记得搬东西。只张开口望着火笑，烧近身，又走退几步。哪一处火大，便哪一处笑的人多。

胡庄忽想起怎么不见了姜清，即问下女姜先生到哪去了。

下女道：“你出去不久，他就出去了，说看个朋友。”胡庄料道是帮陈女士去了，便留心看棉町南神保町一带的火，正在烘烘烈烈，心中也有些替陈女士着急。只恨自己不知她的番地，不能帮姜清去救。心想：我何不到那一带去看看，若碰见了，岂不可以替小姜分点劳吗？于是复下楼，见三人都不在房里，罗福的衣丢了一地，诧异道：“罗呆子没有靴子怎样出去得呢？”走到门口一看，自己的靴子不见了，即叫下女下来，另拿双靴子穿了。也不披外套，走至外面，见火势丝毫未息。由东明馆(劝业场)穿出锦町，看那火如泼了油，正在得势的时候。顷刻之间，锦町三丁目一带，已是寸草不留。幸风势稍息，没有吹过第二条街。胡庄在未着火的地方穿了一会，因往来的人太多，找不着姜清，只得仍回家。见罗福三人已回了，即问他们去哪里来。罗福跳起来道：“我一个被包烧了。”胡庄道：“烧了就烧了，要什么紧！你们方才想去抢吗？”刘越石道：“方才你到晒台上去了，我和老张正笑他穿衣，他忽然跳起来说，还有个被包放在柜里，没有拿，定要我们大家去抢。我们还没有走到神保町，看那一块的房子，都已烧塌了，只得回来。”胡庄笑道：“事也太奇怪了，一点钟的时候起火，你的被包还在柜里，难道你夜间蠢得不睡吗？”罗福急道：“不是没有睡，听说发了火，才起来捆好的。捆了后，因放在房中碍手碍脚，将柜里的箱子拖出来，被包就搁在柜里，才打开箱子穿衣服。穿好了，把桌上的书籍，抽屉里的零碎东西，捡到箱里，锁了。老张的朋友不肯上来，恰好你来了，提了箱子，就催我走，故忘记了被包。”胡庄笑道：“亏你亏你，还可惜了个好挂衣钉子。不是我说句没良心的话，连你这种蠢东西，烧死了更好。”说话时，天已要亮了。四人又到晒台上去看，火势已息了一半，消防队这时候都奋勇救火了。那一线一线的白光，

在空中如泻瀑布，煞是好看。火无风，便失了势，哪里是水的对手。可怜它看看没有抵抗的能力，消防队打跛脚老虎似的，怎肯放松一步呢。不到两个钟头，眼见得死灰无复燃之望。四人下楼洗洗，姜清已回。刘越石问他哪里来，姜清说替朋友搬行李。胡庄知道，便不问。

是役也，日本总损失上二千万，中国总损失近二十万，湖南省断送了一个求学青年。不肖生写到这里，笔也秃了，眼也花了，暂借此做个天然的结束，憩息片时，再写下去。

第二十一章

异客他乡招魂此日 情谈绮语回首当年

话说姜清回家，天已大亮。刘越石、张裕川等争着问他替谁救火，姜清只是含糊答应。胡庄望着他微笑点头，姜清不好意思，搭讪着寻罗福取笑。刘越石等也不理会，便将罗福穿衣的故事说给姜清听，直个笑得姜清前仰后台。胡庄道：“张全那厮不知逃往哪儿去了。”罗福生气道：“那样没良心的人，理他呢！他只知道有自己。他倒拦住他的朋友，不许上楼帮我。”胡庄道：“你不必埋怨人家。他的朋友自然是来帮他救火。他有东西，自然教他朋友大家搬。都在匆忙的时候，哪里顾得许多？你若是将那穿衣服的工夫来搬东西，这几件不值钱的行李，早不知搬到哪儿去了，何必求人家干什么？”罗福无言可说，只低着头叹息自己的被包烧了可惜。胡庄盥漱已毕。吩咐下女煮饭，拉着姜清道：“我们找张全去。”姜清道：“你知道往哪儿去找？”胡庄道：“救火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他的同乡朱继霖在内。朱继霖住在本乡元町的衫音馆，我们且去问他，必知端的。”姜清点头问道：“你的意思从哪边走好？”胡庄道：“自然走水道桥去。御茶ノ(之)水桥虽近点，冷清清地有什么味？且猿乐町一带的火景，安可不赏鉴赏鉴。”二人说着，一同下了骏河台町的阪，向神保町走来。见满街的什物乱堆，两边的房舍都烧得七零八落，败楠残椽，支撑于废井颓垣中，

犹时时袅烟出火。还有无数的消防队，执着喷水管，在那里尽力扑灭，恐怕死灰复燃。日本交通便利，神田方面的电车，照例开行甚早。今日虽途中搬运什物的拥挤不堪，电车却仍是照常行走。此时还不到七点钟，电车的铃声，已是当当的喊人避道。

胡、姜二人走到三崎町的街口上，只见一大堆的留学生在那灰烬中寻觅什么似的。胡庄拉了姜清一把道：“同去看看。”哪晓得不看犹可，看了好不伤心，原来一个个的在灰烬中寻取骨殖呢！这骨殖是什么人变成的哩？后来才知道是一位湖南人姓余的，名字却没有打听得出。两年前同他哥子自费到日本来留学，很能实心读书，住在三崎町的金城馆内。二十来岁的人，日间功课疲劳，夜间又自习过晚，自然是一落枕便沉酣睡去。凑巧起火的地方，就在他的房间隔壁。从梦中惊醒的，都只知顾自己的行李。金城馆的主人芳井又素无天良，他早知道隔壁发了火，却怕惊醒了客人，扰乱他搬运器物的秩序，一言不发的督着他几个女儿，各收拾自己情人送的衣服首饰。在芳井那时的意思，恨不得那火慢慢的，等他将家中所有一切并厨房里的残羹剩汁都搬了个干净，才烧过来，方无遗憾。奈火神虽有意庇护他，却有一班在空中观望的鄙吝鬼羡慕他的本领，都说这厮的能耐实在不小，真可为我们队里的都管。便有一个大鄙吝鬼说，我们羡慕他，不如催着火神进攻，将他烧死，他一缕阴魂，便可为我们的都管。如是大家围绕着火神，叫快烧过去。火神无奈，将火鸟一纵，直扑过金城馆来。那晓得芳井命不该绝，早逃了出来，鄙吝鬼却误攥了这一位姓余的青年学子去。姓余的虽是死于鄙吝鬼之手，便说是死于芳井之手亦无可。胡、姜二人当时看了这焦炭一般的骨殖，虽不知道是谁，但见拾骨殖的都泪流满面，哽咽不已，禁不住也挥了几点

同情之泪。回首看姜清，正拿着手帕不住的揩眼。再看那站着远远的日本人，也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呆呆望着。姜清拉着胡庄的手道：“尽看怎的？”胡庄听他说话的声音带颤，知道他见着不忍，自己也觉得凄楚，便携着姜清的手，懒洋洋的向水道桥走来。衫音馆便在水道桥的附近，转盼之间到了。胡庄上前问讯，张全果在这里。胡庄同姜清上楼，张全已迎至楼口，望着二人笑道：“这火真要算是亘古未有之大火。幸喜我起来得快，东西一点不曾丧失。”胡庄笑道：“我倒损失得不少。”张全诧异道：“你那里也着了么？”胡庄一边进房一边笑答道：“倒不是着了。”朱继霖起身迎客，见姜清不觉吃了一惊，心想：世间哪有这样美人一般的男子？我以为张全就算是极漂亮的了。心中这般想，一双眼不转睛的盯住姜清。张全问道：“你家既不是着了，怎的损失不少？”胡庄一面与朱继霖点头，一面就座答道：“我所说的损失与你们不同。我所受的是精神上的损失，弄得我一晚全没有合眼。”朱继霖笑道：“住在神田方面的人，昨晚想没有一个能合眼的。这里是本乡馆子里的客人，昨晚也都跑出去了。隔壁束肥轩(旅馆)住的尽是中国人的客人，更是闹得烟雾腾天，也不知来了多少避火的。”姜清看朱继霖年纪三十来岁，面皮黄瘦，留着几根老鼠须似胡子，说话时，随着他的嘴一起一落。见他时时用那黑白不分明的眼睛瞟着自己，心中有些不自在。忽然想起他意中人陈女士，便起身告辞。朱继霖忙笑着挽留，姜清也不理会，和张全点点头，拿着帽子对胡庄道：“我先走了，你还到哪儿去么？”胡庄道：“我便回去。”朱继霖乘着这时候说道：“二位都在这用了早点去不好吗？”姜清只作没有听见，匆匆下楼。

张全、朱继霖都赶着送了出来，望着姜清穿好靴子去了，才转身回房。朱继霖道：“这位是谁？我倒没有会过。”张全

向他说了，朱继霖叹道：“这才算是筑脂刻玉，可惜我无缘与他同住，不知他的妻子修了几世，才能得他这样的一个丈夫。”

张全笑道：“你所见真不广。我去年四月和周正勋到涩谷去，在神保町等电车，见已有一男一女并肩儿站着在那儿等。男女都在十七八岁的光景。男的穿一套青灰色的秋洋服，戴着平顶草帽。脚上的那双黄皮靴，磨刷得光可鉴人。左手抱着个书包，右手挽住女子的手。那女子头上绾着西洋幼女的妆髻，穿一件淡青绣花纱夹衣，露出几寸藕也似的白臂，套一个珠钏。手中提一个银丝编的小提包，左手挽在男子手内，看不清楚。下面系一条西洋式的青纱裙，那靴光直与鬓影同其炫灼。至于这两个人的容貌，只我与周正勋及当时见着的人知道罢了，若用口来说，便是一百张口，恐怕也不能恍惚其万一。我只将当时同见着的人的情形说给你们听就知道了。我当时见了，不知怎的，心中总是跃跃的跳动。他两人并着肩，只是喁喁细语，并不知有旁人似的。站着同等车的人，都悄然不语，没一个不望着二人表示一种羡慕的样子。不一刻往江户川的车到了，我心中很怕他坐这乘车走了，不得久看。而一班往江户川去的人，则惟恐不得与二人同车，都睁着眼看二人的举动。见二人只是说话，并不抬头移步，以为二人必是贪着说话，忘了上车，便有人故意喊道：‘往江户川的电车到了！’喊了几句见仍没有动静。电车又要开行，才一个个攀登上去。有两个年轻日本学生，一步一回头的走到电车旁边，恰好电车缓缓的开行。若在平日，日本学生赶电车的本领，恐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上。此时脚上生了根似的，哪里赶得上呢？故意赶了几步，舞着书包说道：‘你要开这样急，我就等第二乘罢了。’两个学生笑说了几句话，仍走近二人立住，失魂丧魄的张开口望着。有两个老头儿，须发都白，也望着他两人出了神，不住的点头颠脑。一个中年

人立久了，精神疲倦，想打一个呵欠，又恐怕耽搁了眼睛的时间，极力的忍住。这人胃口必是很弱，哪里忍得住呢？只忍得胃气横口而出，这人喉咙又仄，一口气呛得他淌出泪来。两个小男女仍是聚着头说他的话，哪里知道这人为他受这难言之苦呢？又等了一会工夫，往青山的车到了，小男女便说着话走近电车，等下车的走尽了，才从容而上。我心中已算定了，到青山一丁目再换往涩谷的车。恰好周正勋也和我的心理一样，不约而同跟着上车。此时等车的人，男女老少都争着上来，车掌连忙悬起满员的牌，急急的开车。这车上的客，本来坐得不少，加上这些人，更挤得没有空隙。我看那两个赶车的学生，也挤在里面，探头探脑的望这一对小男女。这一对小男女上车的时候，坐位都满了。有一个日本人望了他们一眼，随即立起身来让坐。男子见了，推小女子坐，女子望男子笑了一笑，摇摇头，用手推男子，我看她的意思是教男子坐，男子也笑着摇头。还有个坐着的日本人，仿佛知道这一对小男女不肯拆开似的，也立起身来，空出了两个坐位。两个才笑着坐了。仍是紧紧的贴着说话，绝不举眼看人。我揣他两人的意思，必是恨不得溶成一个，或如赵松雪所说，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当时满车的人，都鸦雀无声，莫不恨电车开行的声音太大，阻了二人说话的声浪。车一停，又都恨车外卖新闻纸的，不知车中人方静听莺声呖啭，只管放开嗓子在那里喊‘一个铜板两张’，‘一个铜板两张’。”

张全说到这里，朱继霖、胡庄都大笑起来。张全道：“这都是真的，若有虚言，天诛地灭。你们说我当时心中做什么感想？”朱继霖道：“你有什么好感想，除非是想吊那女子的膀子，还有什么？”张全道：“胡说。莫说是我，随是什么不要脸的人，也不敢做这样的妄想。我心想：他两人若不是夫妇。

便愿他两人不是兄妹。旁的都可。只是兄妹则永无成夫妇的希望了。他两人若即成了夫妇，我的愿心就更大了，愿他两人生生世世为夫妇，并愿他生生世世是这样不老不少，不识忧不识愁。世界上更不许有第二个人侈口讲爱情、污辱爱情这两个字。

”胡庄笑道：“你这话就太武断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个个都具了这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情，其厚薄固不在乎美恶。且美恶也有什么定评？都是从各人爱情上分别出来的。即如你说的那一对小男女，幸那时所遇者，好尚皆同，故各人都从爱情中生出一种美感。然不能必天下之人皆以他为美。”张全不待胡庄说完，即跺脚说道：“老胡你当时没有看见，所以是这般说，若是看见了，必不得另具一副眼光。我敢断定说，天下的人，有能说那一对小男女不好的，除非是贺兰进明的后身。”说时望着朱继霖道：“你说小姜美，与那男子比较起来，才真是有天渊之别呢！”胡庄心中不悦道：“凡物数见则不鲜。你和小姜时常见面，故不觉得怎的。”朱继霖也说道：“确有此理。

”

三人说着话，不觉已到了八点钟，下女端着三份牛乳面包上来。胡庄笑道：“贪着谈话，忘了时刻，怎好取扰？”朱继霖谦逊了几句，各人吃喝起来。朱继霖忽问张全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倒打断了。后来那一对小男女到底怎样了？”张全道：“他们在四谷警察署前下了车，不知往哪里去了。”朱继霖道：“可惜不知道住处。你听他说话可知道他是哪里人？”张全道：“他们说话的声音极小，我于今还有些疑心。听他们的语调，仿佛是说日本话似的。”朱继霖道：“那就奇了，日本女人怎的会穿中国衣哩？”张全道：“我也是这般疑心。”胡庄笑道：“管他是中国人是日本人。老张，我且问你，于今你的巢穴烧掉了，你就在这里住吗？”张全道：“还没有定

规，等公使馆发了津贴费再说。于今是没有钱，贷家贷间都不能就。”朱继霖说道：“这馆子的料理太恶劣，并且中国人住得少，待遇亦不佳。我不是有安土重迁的性质，早已搬了。”张全笑道：“你不要掩饰，谁不知道你住在这里是想吊这老板的女儿。”朱继霖听了，觉得对胡庄面子上有些下不去，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吊她的膀子！我见了她和那通身生黑毛的日本鬼谈话，我的气就不知是哪里来的。”胡庄正含着一口牛乳，听着这醋气扑扑的话，忍不住呼的一声，将一口牛乳直笑了出来，喷了一席子。张全更是大笑道：“不打自招了。”胡庄连忙从袋中取出毛巾要揩席子，朱继霖已顺手拿了条抹布抢着揩了。朱继霖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到底事属寻常，终不甚以为意。三人早点用完，又闲谈了一会，胡庄告辞出来。

过了几日，孙先生因这次大火烧得太酷，特和公使商量，被火之生，每人多发津贴费三十元。这三十元由各该生本省提给，暂由中央代发。合之照例火灾津贴费四十元，每人共发七十元。这慈善之局一开，留学生素来穷苦，见财起心，出而假冒的就也不少。仗着烧毁的人家太多，神田又是留学生聚居之所，公使馆一时哪里调查得出来。周撰、郑绍畋一般人少不得借着大方馆也沾光几个。张全领了津贴费，与朱继霖商议搬家。朱继霖道：“我想在市外寻个贷家，就是我和你两个人同住，请个下女，每人一个月也不过花十多块钱，你的意思以为何如？”张全道：“住市外也好，只是去神田太远，上课不甚方便。”朱继霖惊道：“你进了学堂吗？从没听你说。你进了什么学堂？”张全道：“上课是奇事吗？我前年就在明治大学商科报了名，明年这时候就快毕业了。”朱继霖道：“原来是明治大学，有什么要紧！我不是在日本大学也报了名的吗？冤枉送他点学费罢了，还花电车钱上什么课？我想这些私立的大

学，也没有什么学可求。骗它一张文凭便够了。”张全沉吟道：“也好，市外省俭多了。”朱继霖道：“我也是因为图省俭，才作住市外的念头。你不知道我们都是将近毕业的人，毕了业不能还搁在东京久住，必须归国谋事。你想一个堂堂法学士归国，岂可不有几件漂亮的先生衣服？就是礼服也得制两套，遇了大宴会，才不失体面。我三十来岁人，本可不留须，为将来归国壮观瞻起见，故预先留着。并且在中国谋事，全仗着言谈随机，举动阔绰，方能动人。你家中尚称小康，我家中则一无所有，不趁现在于官费中存积点下来，将来一个人负书担囊的跑回去，只怕连讨口饭都没有路呢。在我的意思，连下女都不用请，瓦斯煮饭不过四五分钟，左右闲着无事，便自炊有什么不可！但这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你如定要请下女，也好商量。

”张全道：“我也不必要请下女，不过弄饭我不惯，恐弄不来，反糟蹋了米。”朱继霖道：“那容易，我一个包弄就是。”张全道：“累你一个人，我怎么过意得去。我来弄菜就是。”朱继霖道：“这就好极了。你的意思，想在哪方面寻房子为好哩？”

”张全道：“我没有成见。我们且同到高田马场大久保一带去找找，有合意的，便定下来。没有时，再向目白、柏木去找。

”朱继霖道：“好。柏木我住过几个月，那一带的房子很便宜，我们不如径到那里去找。”张全点头道：“就是这样罢。我们便去看房子何如？”朱继霖答应了。

二人遂收拾一同到水道桥，坐高架电车，在新宿换了去上野的车，到目白下车。在落合村左近寻觅了一会，没有合意的。便从大久保练兵场穿出柏木，在淀桥町寻了一所房子，二人都甚合意。房子大小四间，厨房在外，每月租钱六元。张全当下给了定洋，吩咐三日内将电灯、瓦斯装好，仍坐车回衫音馆。才到衫音馆门首，只见馆主的女儿打扮得如花似玉的站在门

口，等谁同走似的。张全便借着解靴子，故意的挨延。朱继霖以为必是和她的母亲同出外，正打算寻话和她说，显显自己的本领给张全看。刚打点了一句问她将到哪儿去的活，还没有说出口，忽然从帐房里走出一个黑大汉来。这黑大汉便是朱继霖那日说见了，气就不知是哪儿来的那一个日本鬼。朱继霖曾看他和馆主的女儿在一个浴桶内洗澡，黑大汉光着身子教这女儿擦背。朱继霖见他通身的黑毛有一寸来长，不由的气得发抖。其实朱继霖与这女儿并没有丝毫苟且，不过朱继霖爱这女儿的心太切，女儿有时亦引着他玩笑。朱继霖哪里知道日本女人的性格，无财无貌的蠢然一物，又是中国人，怎能得他的欢心？况这日本鬼是他将来的役夫。她哪里肯弃而就这样不成材的中国人？当时朱继霖见日本鬼穿得和富商一样，下颔的络腮胡子，也剃得只剩下一块光滑滑的青皮，挺着胸膛，腆着肚子，一步一摆的从帐房走了出来，登时身上冷了半截。忙将打点的这句俏皮话咽住，跟着张全脱了靴子上来。站在楼梯旁边，眼睁睁望着他二人鹣鹣比翼的出了大门，才放心上楼。张全生性最喜滑稽，口头锋利，与胡庄差不多，阴柔且过之。见朱继霖受气，便故意笑道：“那小鬼丰采虽不佳，倒还魁梧得好。日本女人喜体魄强实的，宜其中选。你若是身体略佳，她最喜欢中国人，必不得与那小鬼同飞同宿。从前有个山东人住在这里，只第二日这女儿便去昵就他。你知这女儿有有什么毛病？她最喜学上官婉儿窥浴。她中意的，一些儿不费力。”张全这话，是因与朱继霖同过浴，故是这般说。朱继霖听了一点儿也不疑惑，只是低着头自怨自艾的吁气。张全心中非常得意，复故意说道：“近来有个医学士发明了一种生殖器空气治疗法，还有几位医学博士替他证明有效。不知到底如何？”张全这话，也是无意中见朱继霖箱里有这空气治疗的器具，故意打趣他的。

朱继霖恐他窥破自己的底蕴，也故意的问张全试验过没有，是个什么样儿。张全暗自好笑，过了两日，二人遂搬入新居。

欲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二章

脉脉含情张生遇艳 盈盈不语朱子销魂

话说张全、朱继霖新组织贷家，布署一切，不待说是十分劳顿。朱继霖道：“这地方我有几家熟店，我只出外走一趟，各店家必来兜揽生意。”说时换了件半新的布夹和服，从箱底掏出几年前在上海买来的一条蓝湖绉腰带系了，打一个尺来长的花结垂在后面，提一根十钱均一买的手杖，靸一双在讲堂上穿的草履，科着头去了。张全看了好笑。朱继霖走到弄堂口立住脚，踌躇了一会，大摇大摆的靸着草履，向西首走去。转了几个弯，到了一家门首。这家用树编成的墙垣，足有七尺多高。朱继霖从树缝里张看了几分钟，又跑到大门口看牌子上写着“东条”两个字。朱继霖点点头，退到墙角上呆呆的站着，一双眼盯住这家的门，睛也不转。足站了半点钟，一双腿太不争气，只管打颤。朱继霖便蹲下去，用手杖在地上画字消遣。画了一会，猛听得门响，忙抬头张望，只见一乘极精致的包车，载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缓缓的从门里出来，那门即呀的一声关了。朱继霖看了，心中一跳，想立起身来走上前去。奈一双脚蹲麻了，一步也不能提，只急得他眼睁睁的望着车子跑了。朱继霖叹口气，弯着腰揉腿，一扭一拐的走到一家从前做过来往的米店，找着店主说了一会，店主答应送米来。又跑了几家肉店、杂货店，均被他说得人家愁眉苦脸的答应再做往来。

朱继霖回到家里，张全蹲在厨房里洗碗。朱继霖捋着鼠须笑道：“我的信用到底不坏，许多旧相识的店家，见了我都扭着要我照顾他。我在这里住了两三年，哪家生意做得规矩，我都了如指掌，他们丝毫不敢欺我。我出去的时候，心中已定了认哪几家做来往。心中既有了把握，任他们如何的纠缠，我只是回说已经定妥了。”张全在日本住了三四年的人，又素知朱继霖的性格，怎么不知道是牛皮？但是也不便说穿，跟着说笑了几句。碗已洗好，便到自己房内坐着吸烟。不一刻果然米店送了米来，随着酱油店也来了，问要些什么，好搭便送来。张全因想是我弄菜，这些东西得归我买，遂走了出来。见朱继霖已在那里与酱油店的伙伴说话，叫他送三个钱的盐，两个钱的酱油来。张全抢着说道：“这东西横竖天天要用的，又不会坏，叫他多送点来，有什么要紧？三个钱两个钱的，像什么样儿，人家也难得跑路，难得记帐。”朱继霖连忙挥手道：“你不知道理家，你不要管。”复叮咛那伙伴道：“你赶快依我的话送来。”日本人极会做生意，不论大小，都是一般的恭敬客人。伙伴虽心中鄙薄朱继霖，面子上却仍丝毫不露出来，恐得罪了主顾，受东家的叱责，自点头道谢而去。

朱继霖走到张全房内，笑向张全道：“你哪里知道此间商人的狡猾？你买四个钱的盐和三个钱的盐比，一点儿不差多少。酱油这东西，有了盐，本可以不用，不过买一两个钱搁在这里。我去年住这里的时候，一个人租一所房子，房租每月四元，伙食电灯费不过六元，还时时用下女。”张全笑道：“电灯五烛光每月五角。一个人伙食每月五块多钱，还可敷衍。只是哪里得下有女用哩？人家说婊子有恩客，你难道做下女的恩主吗？”朱继霖笑道：“你们纨绔子，哪里知道此中奥妙。你不信我就用给你看，包你不花一个钱，有下女使。”张全笑道：

“我知道了。你不过巧语花言的骗隔壁人家的下女使，这算得什么呢？只落得人家笑话。”朱继霖摇头笑道：“不是，不是。任你是个什么聪明人，也想不出我这样的法子来。不独没有人敢笑话我，还要特别的尊重我。”说时眉飞色舞，点点头拍拍腿。那种得意的样子，人家见了，必疑他在学校里毕业试验取了第一。张全听他说得这般神妙，兀自想不出是个什么道理。便笑道：“你且说出来，是个什么法子，使我也得增长点见识。”朱继霖道：“我和你说了，你可别告诉人。这法子行的人一多，便不好了。就是我于今要行，也得从远处下手，近处我都使尽了。”张全说道：“人家侧着耳听你说法子，你偏要绕着道儿扯东话西的讨人厌。”朱继霖道：“你急什么，我不是在这里说吗？你知道往人口雇役所(上海名荐头行)请下女有什么规矩？”张全道：“有什么规矩？不过请他介绍下女，如合意，照下女的月薪提三成给他作手数料就是。不合意则一钱没有。”朱继霖点头道：“怎么才知道能合意哩？”张全道：“照例先试做三天。”朱继霖拍手笑道：“你既知道这规矩，却为何不晓得讨便宜哩？你只想：无论如何懒得做事的下女，到人家试工，没有个不竭力卖弄她能干的。我们趁这时分，地板也得教她抹，厕所也得教她洗，院子也得教她扫。凡一切粗重的工夫，都不妨在这三天内教她做尽。等到三天一满，随意借件事将她退了就是。过几天要是厨房秽了，或衣服破了，又找一个来试做三天，你看这不是最奥妙的法子吗？”张全听了，翻着一双眼睛望着朱继霖开口不得。朱继霖以为他是震惊这法子神妙，颠了颠头，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我这种算计，不对人家说。人家必以为我的古怪，有谁敢笑话？”张全忍不住说道：“亏你还这般得意，你不想想，讨下女便宜的人，把自己的身分当作什么？我说句你不见怪的话，你也未免太下贱

了。”朱继霖听了张全的话，反笑道：“你这人年纪小，终欠阅历。我自有我的身分，难道讨便宜的人就没有身分吗？并且这种事，不是和你同住，死也不得对你说。人家既不知道，我暗中得便宜，与身分有何关系？并且这也要算是居家应有的算计。”张全知道他鄙吝成性，多说徒伤感情，便不再往下说。

次日，胡庄、姜清、罗福都来了。胡庄进门便笑道：“把我寻死了，你的邮片又不写清楚。”姜清笑道：“我知道老张搬到这偏僻地方的意思子。”张全道：“你说是什么意思？”姜清道：“不过因神田来往的客多，住远点，可以避避，所以他的邮片也不写清楚。”朱继霖见了姜清，连骨髓都融了，想让到自己房里坐。只见胡庄问道：“老张，你的房间在哪里？”张全笑着和姜清说话，引三人到自己房内，朱继霖也跟了进来。罗福赶着请教朱继霖的姓名，朱继霖鞠躬致敬的答了，复问了罗福。张全笑向罗福道：“你定了地方没有？”胡庄道：“他今日看了个贷间，在四谷桧町，说是很好，明日就得搬去。”罗福道：“老张，你这房子多少钱一月？”张全说了，罗福屈着指头数了一会道：“我的贷间上了当！六叠席子的房间，一个月连伙食得十五块，不是上了当吗？若不是交了定钱，一同住这里倒好了。你这里不是还有一间四叠半的房间空着吗？就是要请下女，门口的三叠房怕不够下女住？”姜清起身走至四叠房里一看道：“这间房紧靠着厨房，光线又不好，怎么住得？”随走到廊檐下观望，胡庄等也跟了出来。姜清道：“市外的风景，比市内真好多了，只是夜间有些怕贼。”张全笑道：“什么倒了霉的贼，来偷我们？”胡庄笑道：“你却不怕贼偷，乡村女儿见了你，你倒要小心点才好。”朱继霖道：“说不怕贼是假的，不过此间人家尚多，夜间警察梭巡的厉害，贼不敢来就是。”姜清点点头。五人又笑谈了一会，姜清向胡庄道：

“我们去罢。”罗福道：“我首先赞成。我做了被盖，今天还得去取。”胡庄道：“我们多走点路，到大久保去上车，免得在新宿等换车，等得心里躁。”姜清点头道好，于是三人同拿帽子出来。胡庄拉着张全的手道：“你送我们到停车场，方才寻你这房子，实在寻苦了。”张全笑道：“你寻苦了，难道教我赔偿你吗？小姜说我是避客，我倒甚愿意戴上这个声名，免得人家来要我还脚步。”张全笑着说，拿帽子戴了，教朱继霖听门。跟着胡庄等向停车场走来。

此时正是三月将尽，村中树木，绿荫蓊郁，加上那淡红色的夕阳，更成了一副绝好的图画。张全送三人到了停车场，站在栏杆外面，等着电车来了，他们上了车，正要转身回家，忽见由电车内下来了一个女子，因相隔太远，看不清面貌。但看那衣服之鲜艳，态度之妖娆，张全已销了魂。心想：这女子肩上的折仿佛还没有解（日本女子，在二十岁以内者，衣之肩上有折），年龄必不大。何不等她出车站门，看看面貌。遂仍靠着栏杆立住。那女子袅袅婷婷的走近身来，张全下死劲的盯了几眼，真个是秀媚天成。登时心中怦怦的跳了起来。那女子看了张全这种出了神的样子，又见张全唇红齿白，也不因不由的送了几个美盼。张全更是骨软筋酥，不待思索的跟着那女子便走。那女子知道张全跟在后面，却不敢回头再看，只是低着头向前走。张全见她向往来人少的地方走去，以为她有吊自己的意思，但一时还拿不住，不敢冒昧。又走了一会，那女子忽然停了步，回头向张全瞟了一眼。那一对秋水盈盈的目光，恰好与张全的鹑冷淥老打一个照面，那女子登时羞得澈耳根都红了。张全虽说在风月场中有些微阅历，到底还算脸嫩，不觉也面红俯首。再抬头看时，那女子已经轻移缓步的走到一家门首，推开门俯身而入，更不回首。张全紧走了几步，赶到门首。见

门已关上，便就[]刀缝贴着耳听那女子进去喊不扬声，便知道她是这家的客，还是这家的人。听了一会，没有声息，知道是这家的人了。便抬头看那门上的牌子，上面写着“东条”二字。张全看那房子的规模不小，心想：这女子吊上了，倒还值得。看她的情形，不是什么难下手的。不过她的家庭，只怕管束她严点，不容易到手罢了。既又心想：她一个人既能出外，必是没有十分的管束，这倒不可不一心一意的对付她几天。一个人站在门口胡思乱想了许久，也忘记自己是站的什么地方，只觉得渐渐的眼中黑了起来，才知道天已暮了，连忙回到家中。

朱继霖埋怨他道：“你送客，怎的送了这半天？我要出外有事，等你回来看家，你就死也不回来。”张全道：“只许你每天下午出去，我送客回来迟了，你就有的是话说。且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出去不可？”朱继霖道：“我要上洗澡呢。太迟了，满澡堂的人，臭气薰薰的。”张全道：“此刻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去洗正好。”朱继霖终是闷闷的，拿着帕子去了。张全走到厨房里，见饭已烧好，便弄起菜来。心中计算，明日早起便去东条门首等候出来，见了面当如何咳嗽，如何使眼色。她若不拒绝，便如何挨近她的身走。她若不畏避，便如何与她说话。她若答白，便如何问她的家世。她若问我，便如何的答复。看她的面色若欢喜，便如何的引诱她去看活动写真，或去看戏。她若肯去，则她家庭的管束必不严，便可强着她同往旅馆里去住夜。心中越想越乐，想到同往旅馆里去住夜，只觉得一种什么气味，钻鼻透脑而来。细嗅之，知道是烟。这一口烟，却把张全冲醒了。眼睛有了光，便看见锅里煮的白菜，被那瓦斯烧得它焦头烂额，哪里还说得上是白菜，直变成了一锅黑炭。张全急得连忙伸手去拿那铁锅的把，这一拿却受了大创，连掌心的皮都烫起了泡，痛得张全眼泪都淌了出来。幸有朱继霖买

来壮观瞻的两个钱酱油放在手边，即将它倒在刨上。赌气将瓦斯扭熄，抱着手回到自己房里，坐着一口一口的气往掌心上吹。吹了好半晌，朱继霖才回，进门便问张全的菜弄好了没有。张全气得不答白。朱继霖跑到厨房里一看，只见满地是酱油，铁锅里还在那里出烟。一时心痛得不可名状，也不知道张全何以弄到这步田地，一肚皮没好气的跑到张全房里，想发作几句。见张全屈做一团的捧手呻吟，便问怎的。张全忿忿的道：“你说怎的？偏这时候好洗澡，我赌个咒，以后再进厨房弄了菜，不是人。”朱继霖是个想在政界上活动的人，怎肯冲撞人，就是刚才说张全回迟了，实在是关系太大，并不是他敢向张全生气。因见张全有放让的心思，故回来见了厨房里痛心的情形，才敢存个想发作几句的心，不是朱继霖真有这般勇气。今见张全如此气愤，早把那想发作几句的雄心，吓到九天云外去了。便弯着腰问张全怎的烫了手。张全也知道自己迁怒得无礼，想将锅把烫了的话给他听，忽心想这话说了出来不好笑吗？怎的一个人弄菜，锅把会将手烫得这样哩？并且一锅白菜怎的会烧得焦炭一般哩？只得哄小孩子似的，说是白菜下了锅，忽然肚痛得紧，忘记将瓦斯扭熄，在厕屋蹲了一刻出来，见白菜烧枯了，急得伸手去拿锅，所以烫了手。朱继霖蠢然一物，哪里知道张全的话是信口胡诌的，点点头回到厨房，重新煮了白菜，教张全吃饭。张全的右手不能握箸，且痛得不可忍，也懒得吃饭，捧着手走到近处一家小医院里去诊。上了些药水，觉得好了许多。医生用布将手裹好，教张全不要下水。张全回家，扯开被便睡。手痛略减，心思又飞到东条家去了。张全在这边房里想东条，朱继霖在那边房里，也是想东条。张全想东条是自今日起，朱继霖想东条就有两三年了。这东条到底是个什么女子哩？说起来，大约也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她的父亲叫东条筱

实，后藤新平做台湾民政长的时候，他跟在台湾，不知供什么职，很积了些财产。平生就是一个女儿，叫东条文子。这文子小时也到过台湾，不知怎的，生性喜欢中国人，十五岁上就被一个同文中学的留学生吊上，破了身子。她的母亲虽时时对她说中国人的短处，她只当作耳边风。只是柏木这乡村地方，中国人住的少，竟找不着一个可通情愫的人。朱继霖虽算是中国人，只是那尊范，实在令她难于承教。幸而是中国人，百分中她尚有一二分加青之意。若是日本人，早就莺嗔燕叱了。朱继霖并不知道文子性情如是，见她一不跑一不怒的，兀自以为看中了自己。一个人在柏木住了两年，时吊时辍的，也没有得一点甜头，赌气搬到本乡过年。于今同张全搬到这里来，终是此心不死。初到的那一天，便等得个精疲力竭。无奈吊膀子倒运的人，到处倒运。偏偏文子坐车出来，头也不回的去。想追上去报到，可恨爹娘生的那一对不争气的脚，一点能力也没有，偏于这时分发起麻来。后来每天下午候补老爷上衙门似的来伺候，不是遇着文子同她母亲同走，便是男男女女一大堆的，从没有咳嗽使眼色的机会。大凡诚心诚意吊膀子的人，每天的伺候时间，差不多成了好学人的功课。女的分明没有约他，他心里总觉得不去是失了信似的。朱继霖也就是这种心理，所以今日张全回迟了，误了他的功课，心中不胜气恼。后来虽借着洗澡补足了，终觉得迟了时刻，罪该万死。并且他在那里补课的时候，文子并没有来鉴临他的诚恳，尤觉得是来迟之过。更恐怕未来之时，文子已出来盼望，见他忽然不在那里伺候，因此怪他心意不诚。他一个人坐在房里无所不想，哪知道张全也正在被里忍痛的打主意。

两边各不相闻的想了许久，朱继霖倒有一件事真讨了便宜。看官猜是什么？因为他吊文子的经历已多，思潮旋起旋伏。

伏的时候，也就可以成寐。张全今日是初经，又得了文子的青睐，转辗反侧的哪里睡得着呢？更兼手掌虽涂了药水，还是隐隐作痛，直到四点多钟才勉强睡去。他没有睡的时候，本预算明日早起即去等文子。一睡着了，便一头在梦里头寻找，全忘了醒时的思想。

朱继霖素爱睡早觉，平日都是张全唤醒他。今日张全不醒，朱继霖也不醒。两个人赌睡似的，青菜店、酱油店来唤门，也没有工夫答应，都白唤了一会去了。直到十一点钟，还是张全赌不过朱继霖，先醒了。窗门都关着，电灯照得房子通红，也辨不出是早是晏。只记得昨晚睡得很迟，居然睡醒了，必已不早。从垫被底下掏出表来看，才吃了一惊，连忙坐了起来，喊老朱。喊了几声，朱继霖才从被里含糊答应。张全起身推开了窗子的外门，只见满园的红日，隔壁人家晒的小儿衣服，都要干了。张全忙将朱继霖蹴醒，洗脸吃饭毕，已是一点钟。张全即托故说要往神田。朱继霖不乐，叮咛复叮咛的教他快回。张全今日出外，就不比平常，穿了明治大学的制服，还是崭新的。靴子也刷得和他去年在神保町遇的那一对小男女的时候一样。戴一顶方帽子，假装了一个书包，提着去了

欲知他去哪里，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三章

桑间濮上结带订鸳盟 月下风前对花愁蝶梦

话说张全校章炫灼，金纽辉煌的提着假书包，挺胸竖脊走了出来，不待说是向东条家那条路走。途中想起昨日之遇，真算侥幸。今日这般打扮，哪怕文子见了不动心？不过右手烫伤了，绷着白布，损了点观瞻，但大致不差，也不十分要紧。心中得意，两条腿就如扎了神行太保的甲马似的，不住的向前走。本来路不多远，一刻工夫便到了。张全昨天虽在这门首立了许久，因为那时天已垂暮，又与文子初次见面，只一个临去秋波，早转得他眼花缭乱，所以这地方的景物，一点儿都不曾领略。今日到这里，才一点多钟，看那大门紧紧的闭着，仿佛告诉张全说文子还没有出来似的。张全就门缝向里面张了一会，只见绿树遮云，红帘翳日，芳春昼永，燕语莺啼。张全恐有人来，走到生垣(日本名树编成之垣为生垣)角上站了，眼光时时射在那大门上。足站了一个钟头，毫无动静。偶一低头，见地上画了许多的字，心想是哪个没事人在这里画的，便蹲下身来，寻那字迹。不寻倒也罢了，这一寻，可又添了一番心事。原来明明白白写着“迟美人兮不来”几个字。张全看了，惊异得了不得，心想这字必是中国人写的。再细看那字体的波磔，极与朱继霖平日写的相似。张全本来聪明，还有什么不明白朱继霖连日外出的行径，只是不知他已有了什么样的成绩。但想这样粉

装玉琢的美人，必不得垂青于朱继霖。然又想：朱继霖若全没有得一点好处，为何这样如潮有信的每日下午出来呢？于今且不管他有了什么成绩，以后他若出外，我总跟着他，看文子见了他是个什么态度就明白了。心中虽如此想，却又自己呖了声道：“哪有工夫看他，我不知道自己赶急下手，管人家呢！”一个人蹲在地下想来想去，也不知蹲了多少时间。抬头一看，只见射在树上的日光，都变成了红色，仿佛已到了昨日送客的时候，掏出表看，将近五点钟了，不由得心里慌急起来，恐她今日已是不出来了。当时那懊丧的情形，也描揣不出，慢腾腾的立起身来，伸了伸腰，打了个呵欠。洋服的裤脚，因蹲久了，近膝头的所在尽是皱纹。复弯身抹了几抹。用脚抖了几抖，无精打采的提着假书包，离了原处。走到大门口复站住，想再向门缝张望，忽听得极细碎的木屐声音，从那边生垣角上走来。知道是有人来了，忙退了几步，眼睛随着屐声望去，绿叶缝里，倩影姗姗而动，渐渐到了生垣这边。张全此时的眼睛，对住那生垣的角，动也不敢动，肺叶震得砰砰的响，两只脚不知道要怎么站着才好。叉着手不雅，垂着头，也觉得不妥。挺了挺胸，似乎太不斯文，弯着腰，又嫌过弱。正在心急如焚的没作摆饰处，惊鸿一瞥，已触眼帘。他那意中人的风姿，真是难得：几根髻髻之发，似雪如银；满口空空之牙，没唇露龈。张全这一吓非同小可，将头一缩，掉转身就走。仿佛这老太太伸着手要来捉他似的，头也不敢回。跑不了几步，劈面又来了个人，张全一看不是别个，正是东条文子。张全登时觉得自己的丑态毕露，羞惭满面，一双脚不待命令的已停了。心中虽觉得十分羞惭，然舍不得将那乞怜的眼光望望文子。文子今日见了张全，却比昨日开放了许多，从容不迫的走近张全，故意丢一条汗巾在张全脚边，俯着身子去捡。张全不敢冒昧，连忙弯腰拾了起

来，恭恭敬敬的递给文子。文子接了，鞠躬道谢。张全满心想趁这时机说话，无奈心中的话太多，反塞住了喉咙，一时间寻不出哪句是当说的话出来。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纵即逝，等你慢条斯理寻话，她已不能再等，轻移玉步的走了。这时候张全却想出话来了，只是文子已走近了大门。张全回身跟了两步，文子望张全笑了一笑进去了。张全只急着跳脚，心想：刚才那老太太是谁，怎的就没看见了？说不定她已看见我抬手巾给文子。便走到树林里，四处张望了一会。只有几个小雀在树上啾唧小语，如谈论方才的事。更有几个燕子，在树林中穿梭也似的飞来飞去，以外就只有一半含山的日光，也从叶底穿到自己脸上，哪里有什么老太太？

张全出了会神，忽听得门响，连忙探望。门开处，文子走了出来。换了一套素净衣服，赤着一双白玉一般的脚，靸着拖鞋，手中牵一条白花小狗，在她那身前身后一跳一扑。文子回身将门关了，也举头四面探望。张全穿着青衣，站在树里，文子一时看不见。张全咳了一声，文子即低着头，左手拈着系狗的皮条，右手引着狗竖起前足，跟着文子走。文子并不理张全，只管引着狗向前走。张全心中领会，便分草拂柳的和小狗一样跟着走。文子一径不回头的走到大久保练兵场，才住了脚，回头望张全笑着点头。张全猝逢恩召，反羞缩不知怎么才好，勉力走到跟前，文子笑嘻嘻的问道：“你是中国人么？我欢喜中国人，所以带你到这里来。”张全见她举动出人意外，只得笑笑点头。文子见张全不说话，笑得低着头，也不做声。张全见小狗可爱，即弯腰去捉，将一个书包丢在草地上，文子将皮条递给张全，随手拾了书包打开。张全想阻住，已来不及。这书包里包的并不是教科书，也不是讲义，乃是张全常置案头的棋谱小说。张全原是假装书包吓人的，料想没有人开看，所以随

手捡了几本书包着。文子打开一看，乃是《布石精要》两本(棋谱)、《魔风恋风》(小说)三本。文子望望张全，张全低着头弄狗。文子笑道：“这《魔风恋风》上面写些什么故事？”张全道：“不是我的，我没有看过这书，是个朋友托我买的。”文子笑道：“你住在哪里？怎的从前没见过你？”张全恐怕朱继霖已和她通了情愫，不敢告诉他的实在地址，随便说了个番地给她听。文子道：“柏木住了多少中国人，你知道么？”张全道：“我才搬来不久，不知道。”文子道：“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人，穿着破烂的和服，鞞着草履，远远的看去就像那夜市上摆摊盘的，你曾见过他没有？”张全知道他问的是朱继霖，便有心探听朱继霖演了些什么丑态，随口答道：“不是时常提着一根手杖，留下几根胡须的么？”文子点头应是。张全道：“那人我见过多次。”文子道：“你去年见着他吗？”张全心想：我从前虽认得他，却没有来往，便摇头道：“这几天才在这街上时常见着他。你问他怎的？”文子道：“不怎的。因为他这中国人蠢得好笑，也不知道人家的喜怒，一味歪缠。他两三年前就住在这里。他的地方，我也知道，不过没有去看过。可笑他见着我就涎皮涎脸的讨人厌。有时他还会写些似通非通的日文信，强塞在我袖子里面，我看了真好笑。有时我掏了出来丢在地下不看，他便拾着跟在我背后念。你看那人蠢不蠢？”张全听了，笑得喘气。文子翻着《魔风恋风》第二本，见上面画着一个女子背面低头站着，一个男子站在背后握住女子的手，俯着头去接吻，笑着指与张全看。张全到这时分，还有什么客气？旷野无人，天又将黑，便也照那图画的样子，接了极美满的吻。登时春意融融，实是平生初经之乐。张全问文子夜间在外面歇宿，可能自由？文子摇摇头。张全道：“然则怎么才好哩？”文子笑着不做声，丢了手中的书，牵了小狗。

张全将书包好提在手中，文子笑道：“回家么？”张全道：“这早晚回家干什么？我们再谈谈不好吗？”文子笑着牵了狗往树林深处走。张全已知道她的用意，随着走去。文子回头问张全道：“你一个人住吗？”张全道：“还有一个朋友同住。”文子笑道：“那却没有法子，不能到你家来玩。”张全见四野俱寂，幽辉入林，便将绿茵当作宽绣榻，与文子竟野合了。这虽是张全的容貌动人，也要是日本女子才有这般容易。一霎时淫妇荡儿，都十分满意。又坐着各谈了会各人的身世，张全才知道遇的那老太太，便是文子的母亲。两个珍重了后约，才携手同行的离了练兵场。

张全直送文子到家，方得意扬扬的回来。朱继霖满腹牢骚，要发又不敢发，瞪着眼睛望了张全，埋怨道：“你出门便不记得家里，留着我当看家狗。以后我和你定条约，你要出去，午前总得回家，我午后是不能在家的。”张全知道他有说不出的苦处，故意说道：“你午后出去不行。我今日在德文学校报了名，每日下午两点钟起，四点钟止，是不能不去的。你下午又没有功课，要办什么事？赶上午去办了不好吗？”朱继霖气得冷笑道：“住在神田的时候，没见你上过课。搬到这里，倒忽然心血来潮的，要上起课来，真是活见鬼。”张全听了，本可不生气，但故意要给他苦受，也冷笑了一声道：“我上课不上课，与你有什么关系？在神田我不高兴上课，故不上课，此时我想上课散散闷。公使馆有钱给我做学费，学校里许我报名，难道你能禁止我不许我去吗？你才真是活见鬼呢！”朱继霖更气得几根胡子都撑了起来说道：“我不能禁止你去，你也不能禁止我去，我下午也得去上课。”张全忍不住笑道：“你到哪里去上课？”朱继霖哼了声道：“你管我呢！”张全笑道：“去上上日文课也好。一封情书都写不通的留学生，也教人笑话。

”朱继霖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你见谁写了不通的情书？”

”张全正色道：“谁说你来？不过我看你这样子，恐怕你写封情书也写不通呢。”朱继霖沉思不语。张全复笑道：“莫说是写，就是读法，也得练习练习。口齿清晰，人家才听得清楚。”

”朱继霖听张全专揭自己的阴事，心中诧异得了不得，不知他怎么知道的；绝不疑到几天工夫，文子便与他有了关系，故意装出镇静的样子问道：“你说些什么鬼话？我都不懂得。”张全一边去厨房里看有什么菜，一边答道：“没有什么。我说的是去年的话。与你没有关系，你何必问我？肚子饿了，你快弄菜吃饭罢。我的手烫了还没好，不能拿东西。”朱继霖进厨房弄菜，总寻思不出张全怎生知道的理由来，心中非常纳闷。弄好了菜，同张全吃饭。一言不发吃完了，回到房内，垂着头，闷闷不乐。心想：张全这话，必非无因。他这东西神通广大，模样儿又生得好，说不定东条文子给他勾引上了。不然，这些话他怎生知道？忽然心中又想：他不知道我想吊文子，他怎的会和文子说我的事哩？他不当文子说我，文子怎无缘无故的说起我来？并且他即算神通大，我们搬这里不到几日。起首两天，他并没有出去，难道两天工夫，就上了手吗？想来想去，心中实在委决不下，忍不住跑到张全房内。见张全换了和服，拿着手巾胰皂，正要去洗澡，不好开口问他。张全见朱继霖进房，知道他是不放心，想追究方才的话，即丢了毛巾说道：“几乎忘记了，我的手还不能下水。”说着仍坐了下来。朱继霖见他不语，便绕着道儿问道：“你昨日送客，怎的去了那么久？”张全道：“到一个日本人家坐了许久，所以回迟了。”朱继霖道：“什么日本人家？”张全装出极随便的样子道：“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说了你也不会知道。”朱继霖道：“你且说说何妨，或者我知道亦未可知。”张全道：“说是没要紧，东条

筱实你知道不知道？”朱继霖极力的镇静说道：“不知道。是什么样人？你怎的和他认识？”张全笑道：“我哪里是认识他？不过他女儿在江户川女子家政学校上课，我同罗呆子住的那日本人家有个亲戚与她同学，时常会带着她到那家里来，所以认识她。昨日送客，无意中遇了她，定要拉着我到她家里去坐，所以迟了。今日在神田又遇了她，同坐电车回的。她的母亲待我很好，今日又在她家谈了会天。刚才还是她送我回的。

”朱继霖听了，认作真的，一刻工夫，灰心到了万分。叹了口气道：“原来你早就认识她了。”张全故意吃惊道：“难道你也认识她吗？”朱继霖道：“你还装什么假惺惺？你当是马鹿（蠢物之意）吗？我且问你，文子对你怎么样说我？”张全笑着将文子形容他的话说，朱继霖倒气得笑起来道：“不待说你和她是已有了关系。”张全微笑摇头道：“没有。”朱继霖道：“我不信你这色鬼，与这样的美人往来了差不多一个年头，还没有关系。不必瞒我，我也不吃醋。我只遇了她得问问看我怎像摆夜摊的。”张全笑道：“那我更不能说了。你去质问她，她还要怪我挑拨是非呢。”朱继霖道：“你说不妨。你就不说，我未尝不可质问她。不过我想听你说着玩玩。”张全笑道：“你说我当你作马鹿，你自己说，不是马鹿，是什么？你只想她对我说的话，可是没有关系的人说的？”朱继霖想了一会点点头道：“已有过了多少次？”张全道：“你问了做什么？谁还准备了帐簿写数吗？”朱继霖笑道：“这样说起来，就有多次子。”接着叹了口气道：“世界上总是面孔生得好的人占便宜。若论起认识她的资格来，谁也不比我老。”随用手指着他自己的脸道：“就是这点东西不争气，教人没有法子。”张全听了，大笑起来道：“我若老实说给你听，你更要恨你的尊容的不济呢。”朱继霖道：“这是什么道理？”张全笑道：“你以为我

真是早认识她吗？实对你说。昨日才是第一次呢。今日她便引着我到大久保练兵场谈了许久的心，还真个销魂了一回。”朱继霖听了倒摇摇头道：“不相信，不相信。”张全心中也随即翻悔不该和盘托出的说给他听。假使他遇了文子，拿着去问她，不教文子难为情吗？必怪我太轻薄，没有涵养。连忙翻过口来道：“这样容易事，也不能说一定没有，不过文子不是那样人罢了。”朱继霖点头道：“那是自然。莫说是文子，便是初音馆那东西，算得什么？她还那么看得自己宝贝似的哩。人家都说日本女人容易到手，我看也不尽然。我的面孔不好，吊不到手难怪。就是有些面孔好的，我看他们也时常会不顺手。”张全见已瞒了过去，便不多说，搭讪着抽了本书看。

朱继霖归到自己房里，想了一会，复跑到张全房里说道：“我想请个下女来，你赞成么？”张全笑道：“你又想骗人用吗？”朱继霖摇头道：“不是。我倒想个年轻的，可借着泄泄火。”张全道：“只怕难得好的。”朱继霖道：“我自己到神田人口雇入所去找，必有可观的。”张全道：“神田的尽是淫卖妇，请来做什么？倒惹得隔壁人家笑话呢！不如到麻布深川那一带去找，或者有好的。”朱继霖点头道：“就到那一带去找也容易。我明日便去看看，你说何如？”张全笑道：“你找了来，可得小心点儿，不要又被我抽了头去了。”朱继霖笑道：“这倒可以放心，我守在面前，任你本领高强，只怕也没得地方施展。”张全笑笑不做声。

次日，朱继霖果然到麻布找了一个年纪十六岁，模样也还去得。不过初到东京来的人，有些乡头乡脑的，望着人只是笑。介绍人带着来的时候，恰好朱继霖不在家，张全出来当招待。那下女叫年子，样子虽说是乡里人，却很聪明，不讨人厌。他在乡村长大，又没有在大户人家当过下女，哪里见过张全这样

的风流人物？见面便看得张全如神仙一般。张全本来无意嫖下女，因为朱继霖夸嘴，偏要显点本领给他看。介绍人去了，便和下女扯东拉西的说话。下女见张全这般和蔼可亲，喜得无话不说。倒是乡里人不知道狡猾，房里又没有别人，随着张全一人摆布。张全更和她订了条约，一个月工钱之外，给她八块钱，只不许与别的男子多说话，须一心一意跟着她。下女自然是百依百随的。当下张全就拿了一块钱给她，算是放了定钱，教她到厨房里去抹洗地板，自己到浴室里去了。洗了澡回来，朱继霖已回了，操着手站在厨房门口，望着下女做事。张全不作理会，坐在自己房里看小说。下午六点钟约了文子在练兵场相会。吃了晚饭，张全因为洋服太不方便，穿着和服去了。

朱继霖见张全已去，便预备寻着下女开心。还没有上灯，便叫下女铺了被盖，想引着下女闲谈为进身之阶。才要唤下女进房，只见下女拿着胰皂手巾，说要去浴室。朱继霖不便阻止她不教她去，仍然一个人的坐着呆等。直到八点多钟下女才回，还没有坐，张全已回了。下女即跑到张全房里，替张全泡茶上烟，铺被盖，叠衣服。还拿着带来的针线，坐在张全房里，趁电光做活。朱继霖借事叫了过去，做完事就跑了，好像朱继霖房里有老虎咬人似的。心中实在诧异面孔好的有这样的魔力，抵死不服这口气，叫着下女说道：“你到这房里做活计不好吗？定要坐在那房里，是什么理由？”张全听了，掩住口笑个不了，故意推下女去。下女不知就里，哪里肯去呢？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四章

朱痴生扬帆航醋海 罗呆子破浪趁情波

话说朱继霖见下女屡叫不来，急得没法，一纳头倒在被上便睡。不知怎的，居然被他叫了几个睡魔来，送他到黑甜乡去了。他在黑甜乡里逛了一会，心中终觉忘不了下女，仍跑了回来。此时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没有，掏出钥匙开了抽屉，取表一看，刚到一点钟。将表仍放在抽屉里面，扯了张纸盖了。

看官，你说朱继霖的表，为何这般珍重？原来他这表买来的时候，实在去的钱不少，整整的去了二块五角钱，在一家荒货摊子上买的。人家见他收藏的这般秘密，以为他是怕人见了笑话，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当下收好了表，锁好了抽屉，心想：这时分下女必睡熟了。我交待她睡四叠半房内，不知她是靠着哪边的门睡。等我悄悄的去搂着她，不分皂白奸起来。一个下女，断没有抗拒我之理。主意已定，轻轻爬起来，蹑足潜踪的走到隔门口。端开了门，见电灯已熄了，执着自己房里的电灯一看，只有一条垫被铺在地下，盖被卷作一团，丢在一旁，哪里下有女的影子呢？只气得朱继霖目瞪口呆。放了电灯，瘫化在席子上，心想：张全这东西可恶，他明知道我是为这个才请下女，他既有文子那样的美人相好，为什么还要夺我的下女？不是有意与我为难吗？这下女也不是东西，太不要脸，怎的敢明日张胆的和人整夜的歇宿。等我咳声嗽，看他们怎样。

便高声咳起嗽来。咳了一会，静听没有动作。心想：他们必是睡着了。复爬起来，故意放重脚步，走到厕屋，撒了泡尿。推开板门，看看夜色。但见烟雾迷离，夜沉如死。更夫敲木铎的声音，也如病夫手软，断续不成节奏。朱继霖好不凄凉。意懒心灰的关上板门。听隔壁房里还没有动作，复重重的走到厨房里，放开自来水管，冲得水槽一片声响。朱继霖洗了会手，又咳了两声嗽，闭了水管，回到房内，轻轻走到张全房门口。闭着一只眼睛就门缝里张看。电灯也熄了，黑漆漆的，看不出什么来。便侧着耳朵就门缝听，也听不出声息，只是舍不得走开。更听了一会，里面已低声说起话来，但是一个字也听不清楚。朱继霖听得忿火中烧，赌气不听了，回到房里想主意摆布他两个人。想了一会，自以为想着了，仍旧睡了下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翻了一个转身，装出个梦里模糊的声音，叫着下女的名呼道：“还有茶没有？”叫了两声不见答应，一蹶劣又爬起来，将张全的房门推开问道：“老张，你房里有茶没有？”张全忍住笑道：“没有了。”下女忽抢着道：“还有一壶在厨房里。”朱继霖见下女居然说话，倒吓了一跳，没办法只得开门回身便走，心中恨不得将两人一口吃了。复睡了想主意，想来想去，哪里想得出主意来呢！想不到几十分钟，张全和下女已一递一声的打起鼾来。朱继霖无奈，睡又睡不着，只得拿着书来消遣。他的书，不是遇了这种机会，也就很难得邀的青盼。朱继霖素来瞧书不起，此时勉强与它周旋，终觉得格格不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翻了几页，倒在书里面发现了一样宝贝。这宝贝不是别的，乃是些瞌睡虫。朱继霖得了这东西，立刻不知人事，昏昏沉沉径到十点多钟，才被下女唤醒。朱继霖见是下女来唤，哪里有好气，便厉声叱道：“还不给我滚开些！在这里献什么假殷勤。你伺候张先生一个人够了！”说完，气忿

忿扭转身朝里睡了。下女讨了个没趣，不敢出声，自回厨房去了。

张全一个人在房里听了好笑，也不理他，教下女陪着吃了饭，坐电车到御茶ノ水桥下车。走到胡庄家里，姜清上课去了。刘越石一早去访黄文汉，没有回来。罗福已搬到四谷去了。只有胡庄和张裕川在家里。彼此时常见面的人，没有什么客气，闲谈了一会，张全邀胡庄去看罗福。胡庄笑道：“那罗呆子，也未免太呆得不成话，我说件笑话你听。昨日他跑到这里，正遇着我和小姜几个人坐着谈故事。他听了一会，忽插嘴道：‘有一种海兽凶极了，你们知道么？’我们以为他在那书上看了什么极凶的海兽，都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记了半晌，你道他说出什么来？”张全笑道：“不知道，他说什么？”胡庄笑道：“他说叫巡洋舰。”张全怔了半晌道：“这话怎么讲？”胡庄道：“你说他这话怎么讲？他说昨日看报上有什么巡洋舰，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恰好他有个同乡来了，他就拿着问。他同乡告诉他，说是海兽，并说这海兽是极凶狠的。他就以为真，拿着四处说，以显他的博识，你看好笑不好笑？”张全听了大笑起来。胡庄换了衣服，同张全出来，坐电车到罗福家里。胡庄来过一次，房主人认识他，知不必通报，即让二人上楼。胡庄一边上楼，一边叫呆子。罗福跑到楼梯口，胡庄见他神色仓皇，知道有原故。恐蠢人心性仄，便努努嘴，表示已经知道的意思。罗福忸怩说道：“我来了个女客。”张全生性较胡庄轻薄，便大笑说道：“看不出呆子长进了，居然有女客来往。”罗福见张全来了，更红了脸。胡庄等张全近身，捏了一把。张全知道，便也敛容正色，悄悄问罗福道：“若不便见面，我们且在底下坐坐不妨事。”胡庄也道甚好。于是复下楼来，罗福也要跟着下来。胡庄忙止住道：“你不用管我们，房主人认识

我，我自去和他借房坐。”罗福真个不下楼。胡庄和张全到楼下，找着房主人闲谈。不一会，罗福已送了女客，唤胡、庄二人上楼。二人见罗福有愧色，也不问女客是谁。张全见房中摆子许多的日本糖果，拈着便吃，故意咂得嘴一片响，连说这糖果有味。胡庄也拈了点吃，道：“要在呆子家里吃果子，也不容易。”罗福从皮夹里掏了两角钱出来，道：“你们要吃，我再叫人去买来。”胡庄丢了手中的果子笑道：“谁爱吃你的果子？我且问你，你昨日说，看见一个中国人在三省堂偷书，被警察拿去了。我当时因你东一句西一句的没留心听，到底是个什么人？怎的会被警察拿着哩？”罗福道：“我看那中国人真是倒霉，什么东西不好偷，他偏要去偷书。书偷了值得什么？若是我想偷东西，我就要去东明馆劝业场，或者九段劝业场。那两边摆满了东西，人来人去的随手拈一两件，哪个知道？我看那个人，有些呆头呆脑的，难怪他被人拿住。”胡庄笑道：“你这呆子，还说人家呆头呆脑。我又不是问你做贼的法子，你说这一大堆的话干什么？我问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怎的会被警察拿住？”

罗福说：“听说那人姓黄，哪里人就没有打听得明白。那人平日本欢喜做贼，时常会偷人家的东西。他偷了，自己却不要，白白的送给别人。别人若在什么地方见了可爱的东西，叫他去偷，他很愿意去。他昨日并没有在三省堂偷书，他的书是在岩山堂偷的。他偷了书，从和服袖口里插在背上，岩山堂并没有知道。走到三省堂，他买了一本书，再想偷一本。不知怎的手法不干净，被三省堂的伙伴看见了，便指着说他是贼。他不服，顺手打了那伙伴一个耳刮子。伙伴大喊起来，说强盗打人，登时店中的人都围着那人。那人口还不住的骂伙伴瞎子眼，伙伴哪里肯罢休呢？硬指定那人是贼。店中有精细的见那人实

在有些可疑，仔细的将那人周身相了一会，一把抓住那人，要搜那人身畔。那人还没有答话，已有人敲得他背上的书拍拍的响，围着看的人都闹起来。那人气得一拳将敲书的打倒了，自己从背上抽出书来道：‘这是你家出版的书吗？’此时警察已来了，见打了人，即伸手来抓那人。那人用手一推，将警察推跌了一交。警察爬了起来，衔着警笛一吹，登时跑来了七八个警察。那人还要动手，因见来的人太多了，便高声说：‘我买的书，由我放在什么地方，何能因我插在背上就说我是偷的？真好生无理！’几个警察见那人有些雄气，又见推跌了一个警察，吓得没人敢先动手来拿。你推我我推你的推了许久，决议是几个警察一拥而上，将那人裹住。那人既被警察拿住了，便没有法子，随着一群的警察往警察署去了。”胡庄听了点头笑道：“这人真是倒霉。”张全笑道：“做贼若能永不破案，倒是件好勾当了。”三人接着谈了会闲话，张全将吊文子及偷下女的事说给胡庄听，大家拿着朱继霖开心。

罗福忽然低着头想什么似的，过了一会，望着张全道：“我同到你家里去玩玩好么？”张全道：“有什么不好去吗？”回头问胡庄去不去。胡庄摇头道：“太远了，我懒得跑，呆子一个人去罢。”罗福因近来领了七十块钱的津贴费，做了一套新洋服，拿出来穿了，同胡、张二人出来。胡庄自归家不提。

张、罗二人径向四谷停车场走。罗福此时穿了新衣，非常得意，一步一摆的向前走，觉得人家穿的衣服都没有自己的称身，没有自己的漂亮。正走得高兴，忽然张全在他手里捏了一下。罗福忙止了步，翻着眼睛望了张全，问做什么。张全向前面努嘴，轻说道：“你看，对面来了个美人。”罗福一看，真是有个美人劈面来了。看她年纪不过十七八，穿一身半旧的衣服。罗福连忙整顿精神，复大摇大摆的走。张全唉了口气道：

“可惜老胡不同来，他若来见见这个人，也可证实我那日在初音馆说的话不错。”罗福不暇和张全答话，用尽平生气力的装绅士模样。谁知那女子低着头，只顾走，哪里知道有人在旁边卖弄呢？转眼之间走过去了，罗福才问张全道：“这美人你认识她吗？”张全道：“去年在神保町等车见过一次。那时她穿的中国衣服，还同一个年纪和她差不多的男子。我刚才见了，吃了一惊。这样看来，那男子也是日本人。只是去年他们两个比翼鸟似的，今日为何独自一个人低着头走？并且她那面上很现一种愁苦的颜色，是什么道理呢？”罗福道：“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张全道：“呆子，我知她住在哪里又好了。我不过从去年八月看过她一面，直到今日，才是第二次见着。”罗福道：“你去年见了她的时，和她说话没有哩？”张全笑道：“你这人，真呆得没有道理。我说了在电车场遇着她，她还同了一个男子，又不认识她，有什么话可说？”罗福寻思道：“只怕不是那个，你不过见了一面，又隔子这么久，哪里还认得清楚？”张全摇头道：“不会认错，我虽只见过她一回，她那影子已深入了我的脑筋，便再过两三年，也不会忘记。”罗福道：“你于今想怎么样？”张全笑道：“发发感慨罢了，能怎么样？”

二人说着话，已到了四谷停车场。坐电车中到家，途中无事。将到家门的时候，张全轻轻的教罗福站着不动，自己也蹑足潜踪的走近门口，见门已由里面锁着。张全知道是朱继霖恐怕自己仓卒跑回，推开门进房没有声息，撞破他的好事。不由得一般酸气，直从丹田冲到脑顶，由脑顶再回到喉咙里，奔腾而出。这酸气既脱了喉咙，便发出一种异声，远远的听去，好像是开门两个字，把罗福吓了一跳。不是罗福这样的胆小，因为他站得稍远，那想偷听声息的心思，比张全还加几倍。所以

宁神静气的站着，连身子都不敢晃，恐乱了声浪。陡然听了这样的声音，几乎将耳鼓都震破了。你道他怎的不吓了一跳。张全一声才毕，接连第二三声如连珠一般的发了出来。这声音中间，还夹了一种拍拍拍的声音。这拍拍拍的声音，却是张全的手和锁好了的门组合成的。罗福见张全敲了几下门，里面没人答应，他那副赛过傅粉涂朱的脸，登时变了颜色，提起脚用死劲踢了几下，里面才有答白的声音，罗福听去知是下女。门开了，张全见下女蓬鬓惶恹的，更是有气，也厉声叱道：“还不给我滚开些，青天白日，锁了门干什么？”下女吓得战兢兢的道：“朱先生……”张全冒火道：“朱先生怎样？”下女道：“朱先生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睡，恐怕贼来，所以将门锁上。刚才我正睡着的，求先生恕我。”张全听了，一肚皮的气不知消到哪里去了。见下女倚门站着，那可怜的样子，直使张全连心窝都痛澈了。罗福也替下女抱屈，说张全鲁莽。张全此时，恨不得立刻拉着下女到私处，温存谢过。只是碍着罗福在旁，不得不装出点对情人有身分的样子，便点点头道：“客来了，去泡茶罢！”下女等罗福进房，关好了门，自去厨房泡茶。张全让罗福坐了，也跑到厨房里，轻轻问下女道：“朱先生什么时候出去的，说什么没有？”下女半晌答道：“刚出去不久。”张全道：“没说什么吗？”下女望着张全笑笑。张全心中好生疑惑，追问道：“你笑什么？赶快说给我听。”下女低着头不做声。张全知道必有意外，急得跺脚道：“你为什么不说话？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对你无礼！”下女望着张全摇头。张全怒道：“你不说，我便认定你与他已有了关系！”下女没法，说道：“你去之后，他在被里叫我拿衣服给他换。我拿了衣服给他，他乘势扯住我的手不放，教我进被同睡。我说怕人来，摔脱手就走。他衣服也不换，爬起来抱我。”张全睁着眼

睛问道：“抱了你怎么样？”下女道：“我要喊。”张全道：“你喊了没有？”下女道：“没喊。”张全急道：“你为什么喊？”下女道：“没喊出已有人来了。”张全道：“谁来了？”下女道：“青菜店。”张全道：“青菜店去了之后，他没说什么吗？”下女道：“他拿一块钱给我，我没要，他就没说什么了。”张全复盘诘了几句，下女始终抱定宗旨说没有，张全也没得法子，叫下女端茶出来给罗福喝。

张全两人在厨房问答的时候，罗福已躲在门外听了半天。只是罗福的日语尚不能完全听懂，然也知道了一大半。他就很疑惑这下女已与朱继霖有染。心想：这种乡里人只知道要钱，有一块钱给她，她有什么不肯的？日本女人把这件事本看得不值什么，况且她又是个下女，哪里还有比这个再便宜的弄钱方法？再留心看下女的举动，在罗福眼中，便觉得有十分风致，且如小鸟依人，送茶给罗福的时候，还叩了个头，喉咙里说了两句听不清楚的话。罗福实以为意外之荣，便也有了个不可告人的念头。虽有张全监着，他仍是乘机便要瞟下女两眼。下女却也可怪，刚刚罗福望她，她也用眼望罗福。不消几眼，险些儿把罗福的灵魂都望掉了。罗福坐着遍身不得劲的，张全明明知道，然料定他们当着面，决闹不出什么花样来，偏故意装没有看见。罗福高兴得无可不可，找着张全指手舞脚的高谈阔论，以卖弄他的精神活泼。张全暗自好笑，懒得和他纠缠，随意拿了本书翻看。罗福想再胡扯，见张全已不答白，也觉有些难为情，便搭讪着也拿本书看。张全见天色将要黑了，吩咐下女煮饭，各自无言了一会。朱继霖回来了，欣欣的对张全笑道：“上课回了么？”张全知道是打趣自己，便也笑着答道：“我今天哪能上课？昨晚整整的没有合眼，也忘记起来了多少次。”朱继霖见罗福在这里，也有些不好意思，便不再往下说，跑到

厨房里，指挥下女弄菜。张全心想：我本不应与他争这下女，不过见他的意思太拿稳了下女是他的，所以显点手段给他看，何必与他这般闹醋劲？真是糊涂一时了。他这种鄙吝鬼，花掉他几个冤枉钱也好。我看呆子这东西，很有染指于鼎的意思，何不顺水推舟的送个敌手给老朱？心中一想，早定下了个主意，起身到厨房里叫下女去买酒。朱继霖问谁要喝酒，张全道：“买给老罗喝。”罗福听了得意。朱继霖接下女的手弄菜。下女去了不一刻，买了酒回，菜已弄好，吃喝起来。张全殷勤劝罗福喝酒，下女跪在一旁执壶。罗福本来喜酒，更兼有绝美的下酒物，喝得个壶倒杯空，便装出十二分醉态望张全道：“我今晚不能回去了，你有铺盖多没有？”张全点头道：“铺盖很多。”罗福道：“没有也不要紧，和你睡便了。”张全道：“我不喜同人睡，你还是一个人睡好。”罗福笑道：“我晓得，怕我吵你。你放心，我睡下，什么事都不管。”张全知道他是有意探听口气，便也笑道：“不要胡说，放着你同睡一房，你是死的吗？将来落到你口里，说得好听。”罗福喝多了酒，也不吃饭了，借了条手巾去洗澡。洗了澡回来，已到九点钟。罗福催着要睡，拿了两块钱，纳在里衣口袋内，预备半夜起来送给下女，买片时的快乐。下女摊被的时候，他就乘着张全不看见，捏了下女一把。下女笑着对张全努嘴，罗福心花怒放，摸出票子给下女看。下女点点头，罗福恨不得便将她掳住，连连的催张全睡。张全真个睡了。朱继霖也是巴不得早睡。

三人都鸦雀无声的各人想各人的心事。惟朱继霖觉得今日有些美中不足，悄悄从箱子里检出张全看见的那副空气治疗器来，如法炮制，心想：说明书只须四十天便见成功，我怎的施用了两个月还一点效都没有？放在管子里面，将空气拔了的时候，还觉得可观，一松手，又复了原。便再治两个月，恐怕也

没有什么效验。但是已经花钱买了来，不用也觉可惜，且再治两个月，看是怎样。这边房里罗福假装睡着，听张全落枕没二十分钟，便打起鼾来，心中甚喜。侧着耳朵听下女在隔壁，翻来复去的擦着席子响，知道她没有睡着。轻轻爬起来听朱继霖房里没有动作，以为他也睡着了；其实他正在被里用空气治疗器。罗福握着一团欲火，真是色胆天来大，爬到下女门口，端开门。日本的门纯是纸做的，不仔细绝听不出声息。罗福端开了门，心中跳得和小鹿儿撞，颤巍巍的，看张全醒也没醒，复听朱继霖有没有动静。微微的听得有拖着被窝响的声音，便吓得不敢过去。静心再听，只见下女望着他摇手。他此时心中急得比热锅上蚂蚁还难过，更回头看张全嘴闭眼闭的睡了。起先还有鼾声，此时连一点儿声息都没有了。心中忽想道：老朱多半也睡着了，且过去再说。他们就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主意已定，即跨了过去，下女睡着不动。罗福刚伏身下掳定，抽出票子交易了，还不到两分钟，张全已醒了。翻身咳嗽，朱继霖也翻身咳嗽，倒好像报个暗号，罗福吓得不敢动，下女推他走，罗福不知怎样才好。正在犹疑的时候，张全得席子响，朱继霖即爬了起来。罗福恐怕他开门，用被蒙着头。下女站了起来，走到厨房里去洗手，忽然大叫一声，跌在地下。三人都大吃一惊。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五章

吴品厂嗔蜂叱蛱蝶 秦士林打鸭惊鸳鸯

话说下女正心虚胆怯，黑暗中摸入厨房里，不提防脚下踢着一件东西。那东西站起来将她推了一下，下女即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此时朱继霖本已起来，连忙将门推开，借着电灯光一看，只见一个穿黑衣的男子，挨身跑到厕屋里去了。朱继霖知道是贼，一声没有喊出，通身都吓软了，不由自主的缩作一团。张全听得脚步声响，连忙呼贼。罗福本不敢出来，听说有贼，他却不怕，一蹶劣爬了起来，问贼在哪里。一面问，一面提起脚向厨房里跑。恰好蹶着下女身子，下女倒在地下，本昏了过去，这一蹶，倒醒了转来喊痛。罗福跑到廊檐下，见朱继霖蹲在房角上，便问他见贼向哪里跑。朱继霖蓦地伸了起来喊道：“有贼！躲在厕屋里。”罗福便去开门，门已由里面闩了，扯了几下，扯不开。罗福喊道：“不要慌！”贼在厕屋，还没有跑。老张快起来，大家把这门撬开！看他跑到哪儿去。”张全如雷一般的答应来了。朱继霖蹑足蹑手摸到罗福背后，扯着罗福的手问道：“贼还在这里面吗？”罗福跺脚喊道：“老张为什不来？”张全已到了罗福背后应道：“来了。贼哪里还在这里，老朱眼花看错了罢？”罗福道：“不错，定在里面。贼怕我们进去，所以将里面的门闩住了。”张全从罗福膀子底下伸手去开门，里面果然闩了，连忙缩手喊道：“快打进去！”

回身跑到自己房里拿了两条压纸的铜尺，紧紧的握在手内，叫罗福挤门。朱继霖因手无寸铁，回到房里找家伙，顺便摸了那根十钱均一买来的手杖，在房中舞了几下，觉得也还称手，捏着一把汗跑了出来。日本房子的门，有什么牢实？罗福拼命一挤，已挤作两开。朱继霖、张全低着头推罗福上前，厕所里黑洞洞的，罗福也踏了进去。日本的厕屋本来极小，其中若是有人，第二个人决不能再容身进去。此时罗福既能踏了进去，自然是没人了。张全见没人，便一把推开朱继霖，争着向弯里角里寻找，眼见得那贼是不知去向的了。朱继霖见贼人已去，胆忽壮起来，一个人跑到厨房里来探下女的死活。下女幸得罗福一脚踢了转来，已爬到她自己的房里揉伤去了。朱继霖跟她到房里，极力的温存安慰。罗福寻贼不着，出来见了二人的情形，不由得发生一种新鲜的醋意。朱继霖不知罗福的事，自己倒觉得不雅，同到张全房内议论贼人从何处进来。张全拖着罗福到门口踏看一会，一点形迹也没有。转到后面，见粪坑的出粪门开了，才知道他是由这里出进，登时教罗福关上。张全的意思，以为罗福是不知污秽的。谁知罗福也一般的怕臭，用脚踢关了门，还掩住鼻子叫臭。张全嗤的笑了一声，拍着罗福的肩道：“呆子，仔细吓出淋病来。”罗福一回头，张全用指在他脸上戳了下道：“好大胆的东西，居然割起我的靴腰来了。”罗福忙摇手道：“低声些，老朱听见不雅。”张全笑着点头。二人复转到前门，朱继霖和下女正待出来，见了张、罗二人，便停了脚问可有什么形迹。张全道：“这狡贼从毛坑里出进的，已跑得无影无踪了。”随望着下女笑道：“吓坏了么？好好的跑到厨房里干什么？”下女不做声。

四人一同进房，张全问朱继霖道：“老朱，你不是没有睡着吗？为什么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听见？”朱继霖道：“我睡着

了，因为听得响声才起来，我还以为是你呢！”张全道：“我睡梦中只听得哎哟一声，把我惊醒了，睁眼看老罗，已不知去向。”说时望罗福一笑，急得罗福忙使眼色。张全便又对下女道：“你确没有睡着，只听得擦得席子一片响。”下女红了脸。朱继霖起先本有所闻，因疑在下女房里的必是张全，故只想打草惊蛇的，爬起来阻张全的兴。此刻听张全这般说法，明明在下女房里弄得席子响的又是一人，这人不得猜疑，已决定了是罗福。这一个醋浸梅子，直酸得朱继霖五脏冒火，七窍生烟，登时横着眼睛瞪了罗福几下。罗福几乎吓出汗来，那种极新鲜的醋意，立刻冰消了。朱继霖气忿忿的跑回自己房内，发话道：“我们这个贷家，也太没有体统了。难怪贼人不从毛坑里进来，自己人还要引贼上门呢。”张全听了推罗福教他答白。罗福张开口望着张全，张全正待对垒，朱继霖已叫着下女骂道：“你这小淫妇，要偷多少人才够？”下女哭着答道：“谁偷了人？人家要来找我，叫我有什么法子？”张全忍住笑跑过去道：“老朱，你发什么醋劲，夹七夹八的骂人。公共的东西，公共人用，谁是谁的老婆，不许人家窥伺的？”朱继霖听了，翻着双眼睛望了张全，半晌叹口气道：“我骂下女，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一个人毫无禁忌罢了，你难道不知道借人行房，家败人亡的话吗？”张全听了又要笑，心想：这宗蠢物，不与他说也罢了，这早晚何必替人家争闲气。我的意思原不过使他呕呕气，他现气得这样，也就可以收场了。便笑道：“我竟不知道有这种话，怪道进贼呢。”笑了一句回房，又打趣罗福一会，各自安歇无话。

于今且说那住在浩养馆的汪祖经，自从去年吴品厂因避外差逃去上海之后，他无精打采的住到于今。有时遇了秦士林，他便横眉怒目的握着拳头，恨不得将他打死。奈秦士林生得金

刚一般，汪祖经自揣不是对手，咬紧牙关的忍住。那秦士林也是此心不死，时时会跑到浩养馆来，向馆主打听吴品厂来了没有。他何以跑到浩养馆打听哩？他因为知道吴品厂的行李寄在浩养馆，料定她到日本时，必来取行李，所以只管来打听。汪祖经咬牙切齿的痛恨。

一日，汪祖经接了吴品厂一封信，教他到上海去。他哪敢怠慢，连夜向同乡的筹措盘费。同乡的问他忽然去上海做什么，他说译了部书，卖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要本人去签字，不得不走一趟。同乡的人都有些犯疑，说他从来不讲究学问的，为什么无端的译起书来。并且他是个好吹牛皮的人，若是译书，他必张大其辞，逢人遍告，哪有译完了还没人知道的？但是他同乡虽是这般疑惑，却没有人肯说出来，有钱的还是借钱给他。他本是官费，又做过一次江西经理员，同乡的也不怕他没得还。他一夜工夫筹好了盘费，次早便乘火车到长崎，恰好搭筑后丸到上海。吴品厂给他的信，地点写得极其详细，恐怕他走错了路，耽搁了见面的时刻。汪祖经到上海，一找便着。两人久旱逢甘雨，说不尽各人心中的快乐。欢娱嫌景短的已住了几日，仍旧同回东京。两人的行李都在浩养馆，不待踌躇的，径投原处来。第二日，秦士林便如苍蝇一般的嗅着了腥气，插翅飞到浩养馆。问明了吴品厂的房子，笑嘻嘻的走进去。此时汪祖经正和吴品厂促膝谈心，猛然见了秦士林，只吓得吴品厂芳心乱跳，汪祖经兴致顿消。秦士林见了二人情景，心中大乐，便操日语呼着吴样道：“久违了。自你去后，我朝思暮想的，好不难过呢！不知到这里打听了多少次。你也太过于寡情了，怎的连信都不给我一个？什么时分到的？老汪，你不是往上海去了的吗，怎的也回了？”吴品厂不敢不作理会，只得忍住气，起身让座。汪祖经也怕他再说出不中听的话来，隔壁人听了笑话，

便也微微点头，招呼他坐。秦士林用脚将垫子移近吴品厂，坐下道：“你在家住了多久？府上人口都好么？”吴品厂一面移坐垫避开，一面答道：“承你挂心，家人都好。”秦士林对汪祖经笑道：“听说你译了部书，卖给商务印书馆，交易已经成了吗？”汪祖经有意无意的点头，并不答白。秦士林又笑道：“难为你有本事译书卖钱。你们两个人，想是在商务印书馆遇着的了，真算是天缘凑巧。”

吴品厂不觉红了脸，汪祖经哪里按纳得住呢？瞪着秦士林正待发作，秦士林已回过头对吴品厂道：“你此次从家中来，手中必定宽裕。我这响穷死了，光光的一名官费，应酬又大，又没本事译书卖钱，你借给我几个罢！”吴品厂身子一扭，脸一扬说道：“我哪里有钱！我到上海要不是……”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口，过了一会才接着道：“不是有人借钱给我，几乎困在上海不得动身呢。”秦士林笑道：“你怕什么，自然是有人接济的。女学生占便宜就在这些地方。要是我秦士林困在上海，只怕一天一个电报，也打不出一个人送钱来。男子值得什么！你记得我们同住的时候，官费发得不应点，你要钱使，我什么东西不给你当了？只少当铺盖给你用。你不想想，我图着什么来？我做梦也不料到有今日。”吴品厂听了急道：“你说话不要太没良心。我当了你这几件东西？同住的时候，就当，难道我要一个人使吗？当了你的东西，我都记得，总共不过二十来块钱。我自己使的仅买了一把伞，四块五角钱，剩下的都是公共着使了，亏你还拿着当话说。”秦士林笑道：“就据你说，也有二十多块。我于今也不和你争多争少，横竖我都有帐在家里，写得清清楚楚，只是也得算算才好。我使了钱，还讨不得个好收场，不值得。”吴品厂气得变了色，说道：“你有帐算更好。总算是我背时，遇着了你这没良心的人。”秦士林

摇摇头道：“我是没良心，你有良心的。且凭着你的良心想想，我当日待你的情形，应得受今日这般的报答吗？”汪祖经久要发作，因秦士林提起往日的事说，不能插嘴。此时见逼得吴品厂哭了起来，心中说不出的难受，便拔地立了起来，指着秦士林道：“你们是亲戚，就用了你几个钱，终久得还的，算得什么！况且是同住时大家使的，也值这般装形作色的逼人吗？至于讲到现在，她有什么得罪了你？”秦士林不待他说完，即扬着头道：“老汪，你坐？这事不与你相干。论礼我和她说话，你应得躲避才是。你既知道我和她是亲戚，我来了，要你这外人麝在里面做什么？我因看同乡的面子，不与你计较，也算对得住你。你还要多嘴，这就使我太难了。”汪祖经见秦士林动气，反坐下笑道：“老秦，你倒会拿架子，只是你说话太过了头。莫说我和品厂是同乡，便不是同乡，我在她房里，她不说来了秘密亲戚，叫我回避，我也不必走开。况且我和她是朋友，又先在这里坐着，为什么叫作麝在里面？你不看同乡的面子，便当怎样？我倒要请你计较计较给我看。我起来说话，原是调解的意思，什么叫作多嘴？我看你欺人惯了，这回可走了眼色，欺到我头上来了。”秦士林冷笑道：“谁还敢欺你！我知道你差不多以这房里的主人自命了。只是我劝你敛迹些的好，将来都要在江西上舞台的。”吴品厂听了更伤心痛哭起来。秦士林、汪祖经一时都默然无语。吴品厂嚶嚶的哭了一会，下女送上晚饭来，吴品厂挥手叫：“端去，我不吃饭！”秦士林忙止住道：“既端来了，让我吃了罢。省得跑回去迟了，又得补开。”下女即将饭菜放下，问汪祖经道：“汪先生也在这里吃吗？”汪祖经点头答应，下女笑着去了。须臾之间，送了进来。二人声息俱无的吃了个饱，预备蹲夜。下女进来收碗，秦士林问道：“这馆子还有空房间没有？”下女道：“底下有一间三叠席子

的，但是光线不好。这对面一间六叠的，客人说就在这几日内搬去，不知道几时能搬。”秦士林点点头道：“等他搬了，我就搬来。”下女答应着收了碗去。秦士林见吴品厂伏在桌上哽咽个不住，无心再寻话说，顺手拿了个垫子，折叠起来，当枕头躺下，在书架上抽了本书，借着电光消遣。汪祖经见了，心中悔恨自己何以想不到这着，被他占了便宜。登时眉头一皱，忽然得了一计，也借着到书架上拿书，乘秦士林不意，捏了吴品厂一把，并推了一推。吴品厂知道是叫她走，便起身叹了口气，开柜拿了裙子，收拾停当。秦士林问：“到哪去？我陪你走。”吴品厂道：“我去走人家，要你陪什么？”秦士林笑道：“我不去就是，何必动气？”回头对汪祖经道：“你也出去吗？”汪祖经道：“定不定出去，我还不知道。若有事，也是要出去的，你问了做什么？”秦士林道：“不做什么。你出去，我也得同走。你若不出去，我就再在这房里躺一会。”汪祖经道：“我出去，你为什么得同走？”秦士林道：“你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汪祖经恐怕秦士林跟着吴品厂跑，便说道：“我不出去，只是我不能多陪你坐。”吴品厂不顾二人说话，推开门走了。秦士林笑道：“陪陪我何妨，我们难道不算是好朋友吗？”汪祖经也不答话，抢着秦士林的地方睡了，也抽了本书来看。秦士林知道吴品厂一刻工夫不得回，坐着没有趣味，拿着帽子推开门，一摇一摆的往外走。汪祖经恐他去追吴品厂，连忙爬起来，跑到自己房里拿帽子，蹑足蹑手的跟了他走。秦士林并不回头，径走到电车路上。两边望了一望，没有吴品厂的影子，一步一步的踱到北辰社喝牛乳。汪祖经就在门口站着等，等了点多钟不见出来，悄悄的走近玻璃探望。只见秦士林跷着腿坐在里面，左手捏着几张新闻纸，搁在桌上，右手膀搭在椅子靠上。一个年轻俊俏下女站在一旁，

掩住口笑。隔着玻璃，听不出秦士林说些什么，只见他摇头晃脑的，嘴唇动个不了。汪祖经心想，我怎的这般糊涂，只管站在这里等他干什么，何不回馆子里去？老吴回了，就教她今晚睡在我房里，岂不好吗？老秦从没开过我的房门，我若听得他的脚步响，就到老吴房坐着。他进来，我只说老吴没回。他等过于十二点钟，必定以为不回了，回去安歇。主意已定，三步当两步的跑到浩养馆。吴品厂还没有回来，他便站在门口等候。不到几分钟，吴品厂已莲步姗姗的回了。汪祖经忙迎上去，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吴品厂叹气点头，遂走进汪祖经房里。汪祖经看表已到十点钟，便从柜里将被拿了出来铺开，要吴品厂先睡。他自己却跑到门口，故意找着下女谈心，好等秦士林来了，不疑心他房里有人。

浩养馆虽然专做中国人的生意，却不甚讲究请下女，所以浩养馆的下女，没有什么出色的。汪祖经的那副尊容，加之以辞不达意的日本话，下女都懒得答白。汪祖经也志不在鱼，不过想借着说话掩饰人的耳目。下女不高兴，也就罢了。独自站了二十来分钟，听得木屐声响，汪祖经的眼睛本来近视，又在暗处，益发看不清楚是谁来了。及听得叫御免(对不住之意，日俗进人家多呼之)的声音，才知道就是秦士林。秦士林早已看见了汪祖经，便问道：“老汪，品厂还没回吗？”汪祖经乘机答道：“没回，我正在这里望她回呢。”秦士林笑道：“这才真算是倚定门儿待咧。到她房里去等不好吗？”说着已卸了木屐上来。汪祖经站着不动。秦士林道：“我到她房里坐去，站在门口像什么样？”汪祖经怕他推自己的房门，连忙跟了进来。秦士林果然疏忽，径跑到吴品厂房内。见折着当枕头的垫子，还是那般摆着，房中一些不动，心信吴品厂是没回来，便一屁股坐在席子上，从袋里拿出烟来，擦上洋火，呼呼的吸。

汪祖经怕他犯疑，也勉强坐了下来，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没得话说。秦士林一枝烟吸完了，站起来低着头，在房角上突来突去，心中思量什么似的。踱了一会，摸出表来看，见已到十一点三十分，估量着吴品厂已是不回了，拿着帽子就走。出了房门，忽然发现吴品厂的一双拖鞋，摆在汪祖经的房门口。心中恍然大悟，不由得怒气填膺，一把将房扯开。此时吴品厂正脱了衣服，躲在背窝里，屏声息气的听秦土林的动作。猛然听得门响，只吓得径寸芳心，几乎从口里跳了出来。睡也不好，起也不好。正在百般无奈的那一刹那间，秦士林已走近身边，用那使降魔杵的气力，将被一揭。吴品厂缩作一团，秦士林弯着腰瞧了一眼，冷笑道：“原来是你。你为什么不再躲到上海去？”一句话没说完，汪祖经已脚声如雷的奔了过来，拼命的将秦士林一推道：“跑到我房里干什么？乘我不在房里，你想行窃吗？”秦士林也将汪祖经一推道：“我是行窃，你去叫警察来！”汪祖经本来没有气力，又和吴品厂新从上海来，更是精疲力竭，被秦士林这一推，几乎栽了个跟斗。退了几步，立定了，眼睛里冒火，握着拳头撞了进去。秦士林一手接住，往怀里一拖。汪祖经乘势将秦土林的腰抱住，想将他放倒。奈秦士林身躯高大，气力又大，撼了几下，撼不动。吴品厂见两人打了起来，急得没有主意，爬起来跑回自己房里哭去了。秦士林恐隔壁干涉，不敢恋战，将汪祖经放倒在地，轻轻的脱了手，抖了抖身上的衣，仍走到吴品厂房里来。汪祖经自知不是秦士林的对手，然仗着一股浩然之气，也就不怕秦士林厉害。立刻爬起来，咬牙切齿的进到吴品厂房里，望着秦士林道：“你敢再来吗？”吴品厂哭着央求道：“求你们两位都放点让。你们的意思，不过想逼死我。我一死，你们都干净了。”说着用头往壁上去撞。日本的壁，是箴扎纸糊的，哪里撞得

死人？撞了两下，汪祖经怕撞破了壁，忙跑过去抱着，叫她莫撞。吴品厂很懂得三从四德，便住了头不撞，却仍是掩面呜呜的哭个不了。秦士林鼻子里哼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恐吓谁来。今晚我也懒得和你们多闹，明日再来奉看罢。”说着，提起脚走了。汪祖经见秦士林已走，即代吴品厂将铺盖理好，极力的劝她安歇。半夜无话。

次日起来，梳洗才毕，秦士林已施施从外来。吴品厂扭转身，朝窗坐了，睬也不睬。秦士林叫着品厂道：“你说只当了我二十来块钱的当，我此刻已将帐单拿来了，请你算算。你既待我负心，我何必死缠着你不放？只是我不甘心白花了这许多的钱，落得这样的下梢。于今老汪译的书也卖了。你的官费也有几个月没有使，请清还了我这笔帐，大家分开罢！”说着，从袖袋里掏出张纸来，丢给吴品厂看。吴品厂见秦士林进来，本待不理，反听他说出这些话，实在诧异，不能不拾着帐单看。只见上面写着某月某日付品厂洋若干元，某月某日付品厂衣服若干件，当洋若干元，共计洋一百四十七元。吴品厂看了，除几件衣服当二十二元外，几笔数都想不起影子来。知道秦士林是有意敲竹杠，气得将帐单一提道：“我几时用了你这么多钱？随你的意思写个数，就问我要钱吗？”秦士林两眼一瞪，说道：“你也不要太昧了天良。使了我的钱，不感我的情，还要赖我骗你吗？老实告诉你，你没有钱还我，休想我出这间房。”随即坐了下来，将背靠着壁，气忿忿的预备久坐。

汪祖经已过来，拿着帐单看了一会，仍旧放下。此时他恐事情上身，却不陪着坐了，掉转身就走。吴品厂更是着急，又哭了起来。秦士林却用好言来温存，可怪吴品厂的性格和《石头记》上的花袭人一样，伺候哪个，心眼中就只有哪个。去年这时候，心眼中除秦士林外，没有汪祖经的影子。这时候心眼

中换了汪祖经，便也没有秦士林的影子了。所以秦士林用好言来温存她，只作没听见。秦士林见房中没有他人，以为吴品厂与自己有那么久的恩爱，必不得十分撑拒，想拢去慰藉她一番，哪晓得倒遭她打了一个嘴巴。这嘴巴虽打在秦士林的厚脸上，不算什么，却委实将他的那一团欲火打下去了。秦士林的欲火既已下去，涎皮涎脸的样子便做不来了。想发作几句出出气，忽然转念还是和她用软工夫的好。随即挨着她坐下说道：“我往日待你的好处，你都忘了吗？”

不知吴品厂怎生回答，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六章

旧梦重温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种兰因

话说吴品厂见秦士林挨近身坐了下来，连忙将身子一让。吴品厂原靠桌子坐着，这一让，腰子恰好抵住了桌角。秦士林的手已从腰间抱了过来。吴品厂哪里肯依呢？极力的撑道：“你再也不放手，我就嚷了。”秦士林见她声色俱厉，知道是不肯将就，登时将欲火变成了一团无名火，随手将吴品厂一推，跳了起来骂道：“贱婆娘，赶快还我钱来。老子有了钱，怕没有女人睡吗？定要你这种臭货！”吴品厂听了气得打抖，战兢兢指着秦士林的脸道：“你这个绝无天良的人，我真瞎了眼，上了你的当。想敲我的钱是没有的，一条命你拿了去罢！”秦士林哼着鼻子道：“没有钱咧，看谁的本事大。”秦士林口里虽是这般说，心中却仍是有些不忍，也不往下再说。靠着坐了，翻着一双白眼，看吴品厂哭。吴品厂哭了一会，揩干眼泪，叫下女不用开饭进来。秦士林到底脸皮薄，不能再和下女强要，挨着肚皮饿了一会。实在忍不住，自己掏出钱叫下女买了些点心吃了。竟到夜间十点多钟，汪祖经才轻脚轻手的走了回来。先在门缝里一望，见秦士林未去，便不敢推门，悄悄的回到自己房内坐着。吴品厂早已听得他的脚响，心中正恨他临难苟免，见他竟不进房，更是呕气。心中骂道：你平日一丝不肯放松，抵死的将我勾引。我今日为你出了乱子，你就匿迹销声的不顾

人死活。原来你们男子，都是些没有天良的。你既这般怕事情上身，我此刻是走投无路的人，恐怕你不得干净。心中越想越气，便起身开门到汪祖经房里。汪祖经此时正贴着耳朵在壁上听吴品厂房里的动静，见吴品厂进来，疾忙低声问道：“怎么样？”吴品厂等他凑近身，一把扭着他的耳朵道：“我房里有老虎咬人吗？你昨日为什么不躲？”汪祖经连忙分辩道：“不是躲！我想换了衣服就过来。”吴品厂道：“你早躲倒好了，此刻想躲，只怕来不及了。你一个男子汉，亏你也这般怕事。”汪祖经奋勇说道：“谁怕事？你且说他要怎样？”吴品厂道：“他不过想敲几十块钱，那帐单你不是看见的吗？”汪祖经皱着眉道：“你想给他吗？”吴品厂道：“不给他，他死守在这里，成什么样儿？我还有三十多块钱，你再凑几十块钱给他去罢。”汪祖经本待不允，因怕事情闹翻了，反掉了自己的官费，只得答应。秦士林原只想敲几十块钱的竹杠，钱既到手，立即无事。

后来到民国三年的冬天，吴品厂的官费，毕竟因这事弄裁了，还连累了他兄弟吴源复也裁撤了官费。两弟兄便伴着汪祖经吃饭。汪祖经因为是五校的官费生，所以没事。他们没有钱，倒没有笑话，这件事就算是了了。

不肖生写到这里，一枝笔实在污秽不堪了，极想寻一桩清雅的事来洗洗他。却苦留学界中，清雅可写的事委实有限。在脑筋中寻来寻去，仅寻了件香艳的事。却喜这事，是看《留东外史》诸君欲急于知道的。诸君看了前几回书中，不是有张全惊艳的一段事吗？当时诸君必以为是张全信口开河说出来的，后来见张全在四谷和罗福同走，居然又遇了这美人，并且改变了装束。诸君此时，必想打听这奇怪美人的历史。这奇怪美人的历史，在下却知道得十分详细，于今且从这美人的对面慢慢

写来。

前清光绪三十二年，浙江有一个小孩子，姓张名思方，随着他哥子张正方到日本留学。那时张思方还只有九岁，生得神侔秋水，品夺寒梅。任是什么无情人见了，都要生怜爱他的心。他到日本不久，便同他哥子进了宏文学院。宣统二年毕了业，他父亲死于归国，直到民国元年十月，张正方运动了一名西洋官费出西洋去了，张思方也得了一名东洋官费，仍到日本来。这时候张思方已有十七岁了，更出落得风流蕴藉，神采惊人。他在宏文学院的时候，原有个日本人姓真野的和他认识。真野是庆应义塾的学生，家中很是富有，因慕张思方的人品结交。张思方归国后，两人都时常有书信往来。张思方这次来日本，动身的时候就写了封信给真野。真野自是非常欢喜，亲到横滨迎接。到东京锦町锦枫馆住了，几日，张思方嫌不清洁，和真野商量，托真野代览清净地方。真野知道他也是想进庆应义塾，因笑说道：“清净地方不难找，只是要合你的脾气的恐怕不容易。”张思方道：“为什么呢？”真野道：“一则你太好洁了，敝国人好洁的虽多，也没有像你的；二则你选择伏侍的人太苛，人家用的下女，怎得合你的意？你还有许多古怪脾气，我和你来往得久，才得知道，要是不相干的人见了，还要笑话呢。”张思方笑道：“还有什么古怪脾气，你说给我听，看我可能改了？”真野摇头笑道：“我说出来，你能改吗？你且同我去洗个澡再说。”张思方踌躇了一会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洗澡？这时分的水已经洗脏了。”真野笑道：“水脏了便没人洗吗？你不肯和人同洗也罢了。你这脾气可能改？”张思方笑着不做声。

原来张思方有好洁之癖，最不肯和人共浴。他进浴室，总是赶浴室开张的时候进去。若已有人，他便不进去了。真野知

道他这脾气，所以故意邀他去洗澡。停了一会，张思方道：“倘寻不出好贷间，我就住贷家也好，不过一个人劳神些。”真野道：“且不用着忙。我有个亲戚住在四谷桧町，他家里人口少，又爱洁净，等我去问问。要是肯租给人，搬到那里寄居，倒很相宜。”张思方道：“令亲家里有些什么人？都干什么？”真野道：“神保町不是有个山口吴服店吗？那吴服店就是他家开的。他家本是静冈县人，山口河夫便是我的姑丈。他在店内照顾生意，我姑母因嫌店内嘈杂，在桧町租了所房子住着。我的表妹和他祖母住在静冈，一年只来东京一次。桧町的房间是好的，只怕我姑母不肯租给人。”张思方道：“你就去问问何如？”真野点头道好，立刻乘电车去问了。过了一会，真野已问了回来，对张思方道：“你的运气好，我一说她便肯了。此刻同你去看看房间，若合意，明日便可搬去。”张思方换了衣服，同真野往桧町来。顷刻之间到了，真野引到一所在生垣(解见前)的房子门首，向张思方道：“这就是了。”张思方见门楣上有“山口”两字，点点头道：“这地方倒僻静。庭园宽广，房子也像是新的，只知道内容何如。”真野道：“新却不是新的，但是里面很精致。这一带的房子本来便宜，而这房子差不多要八十块钱一个月，自然是好房子呢。”真野说着推开了门，让张思方先走。张思方进门，见院落收拾得修洁异常。用鹅卵石铺着一条通行的道，道旁青草上连排摆着许多的盆景，弯弯曲曲径到里门的阶基上。两株凤尾松，分左右栽着，仿佛是两排盆景的督队官似的。张思方且不上阶基，掉转身向外面看了一会，对真野道：“里面的房了不用看也罢了。有这样的庭园，便是极旧极坏的房间，我也愿意。”真野笑道：“既来了，岂有不进去看之理。并且介绍你见见我姑母也好。”张思方点头。真野隔着门扬声。一个小下女开门，见了真野，

便鞠躬让进。真野等张思方脱了靴子，才拖木屐，引张思方到一间八叠席的客房内。下女已跟着进来，捧着两个蒲团让坐，一双眼睛不住的向张思方脸上瞟。张思方红着脸，望着真野。真野忙对下女道：“快去请太太来，说有客来了。”下女笑声答应，从容缓步走出，回身关门，还兀自望着不舍就走。真野恐张思方不好意思，忙站了起来，叱道：“还不给我快去，我就自己去请。”下女才去了。张思方不乐道：“这下女讨厌。我来住，一定要退了她们。”真野道：“不相干，退了就是。我姑母也说不欢喜她，她年纪才十三四岁，就时常会和男人吊膀子。”二人说话时，听得有两人的脚声响，即住了嘴。门开处，下女跟着一个四十来岁的老佳人进来。下女即送上一个蒲团。真野便指着张思方向他姑母道：“这位便是我的朋友张思方君。”回头对张思方也介绍了。张思方从小时到日本，很知道日本的礼节。应对一切，日本话也说得十分圆熟。山口夫人见了，异常欢喜。对真野说道：“你说张先生好几年没到日本来，怎的还记得说日本话？中国话和日本话差不多吗？”真野笑着摇头道：“完全不同。学外国语言，从小时候学起，容易多着，并且不会忘记。他从小来日本，所以还能说得这样圆熟。”山口夫人道：“怪道说得这般好。不知道他是中国人的，还听不出呢。你带他去看看房子，可能中他的意？”接着望张思方道：“先生不要笑话，租人家的房子住，总没有自己造的房子合意。这房子别的好处一些也没有，只图他个清静罢了。八叠席的房有三间，先生若肯来，随便住哪间都可以的。”张思方连忙应是。真野起身对张思方道：“去看么？”张思方道：“不必看，我明日搬来就是，这家的房子，我想没有不好的。夫人尚可住得，我难道不能住吗？”山口夫人笑道：“这倒不然，各人欢喜的不同。这房子我就不十分中意，他的姑爹偏说

好，我也懒得再搬，就住下来了。先生既来了，去看看何妨？”张思方心中原想看看，不过存着些客气，不好太直率了。山口夫人既是这般说，便告罪和真野走到廊檐下。山口夫人也跟了出来，抢先引张思方穿房入户的，连厨房都到了。张思方心中十分满足，当下不便问价钱，只说明日定搬来。山口夫人拉着真野到一边问张思方吃日本菜能否吃得来。真野知道张思方能吃，便代答了。

二人兴辞，山口夫人直送到门口。张思方问真野道：“你姑母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干什么？”真野道：“怎说是一个人住？我姑爹每日回家，还有一个听差的，一个车夫。他的母亲及他的女儿，每年到东京来，约住两三个月，此刻已差不多要来了。你将来见于我那表妹，必定欢喜。她年纪今年才十六岁，说起来也奇怪，她的相貌和你竟像是嫡亲的兄妹，性格也差不多。”张思方不信道：“哪里有这么巧！”真野道：“你不信罢了，日后见面自然知道。”二人说着话，已到了停车场。张思方道：“你明日早起到我馆子里来，帮我检行李好么？”真野道：“好。”张思方道：“还托你桩事。你回去走三田花屋门口过，请你顺便替我定一份花，叫他每早送上好的鲜花到桧町来。从前我在本乡一家花屋里定花，是四块钱一个月，此刻就再贵点也不要紧，只要花好。”真野答应了。电车已来，张思方乘着回锦町，一宿无话。

次日六点钟真野就来了，手中擎着一把鲜花。见张思方还没醒，便轻轻将花放在一旁，拿花瓶到外面换了水，将鲜花插上，搁在张思方枕边。自己坐下，打开书包，拿出讲义来看。不一刻张思方醒了，开眼吃了一惊，连忙爬起来道：“笑话，笑话，你来了多久？”真野笑道：“才来不久。”张思方道：“不耽搁你的课吗？请你按铃叫下女来。”真野仍将讲义包

好，按了按电铃。下女来了，张思方吩咐算帐来。真野催张思方去洗脸，替张思方打好了被包。零星东西，昨晚张思方已检点清楚。换了三乘东洋车，一乘拉着行李，真野捧着花瓶坐了一乘，一乘张思方坐了，径投四谷桧町来。须臾到了，真野先下车进里面通知，领着一个下女一个下男出来搬行李。张思方开发了车钱，同真野到昨日坐的客厅内。便有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笑容满面的迎了出来。张思方看他的举动，知道是山口河夫，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真野两边都介绍了，山口夫人也走了出来，笑说道：“怎的这么早？我们刚起来呢。”山口河夫打着哈哈道：“他们学生时代，怎能和我们比？张先生此刻在什么学堂？”真野代答道：“他想也进庆应义塾。”河夫笑道：“庆应很好。庆应的学生，一个个走出来还像个人。什么明治大学、日本大学的学生，都是打着穷幌子。好好的一顶四方帽儿，他们偏要揉得方不方圆不圆的，搁在头上。还有故意将帽儿揉破称老学生的，我望了他们实在讨厌。当学生的日才候，省俭的固然好，只是也得有个分际。难道有了一学堂的叫化子，这学堂就算有精神吗？”真野知道山口河夫的脾气，开了话箱，便不容易收场的，恐怕贪着听他说话，误了自己上课的时间。拿出表看，已到了八点二十分。忙走到外面，招呼下女安置行李。山口夫人跟了出来道：“太郎，你去请张先生看是住哪间房好。”真野答应着回头问张思方。张思方因自己胆小，僻静的房间不敢住，拣了靠内室的一间。真野帮着清理了一会，复取表看了看道：“八点五十分了。我今日九点钟开课，不能再延了。”张思方问道：“你今日几点钟课，下了课还来么？”真野道：“今日只有三点钟，下了课就来。”张思方点头，望着真野提着书包去了，便如小儿去了保姆一般，不知怎么才好。呆呆的望着下女七手八脚的，拿着这样看看，拿着那样嗅

嗅。山口夫人也帮着摆桌子移椅子，忙个不了。

山口河夫走近张思方的身边，在张思方肩上轻轻拍了两下道：“我要进店去了，夜间回来陪你谈话。”张思方连忙点头道：“请便。”山口河夫摇摇摆摆的去了。张思方才想起自己的行李，为什么教夫人来检，并且下女搬这样翻那样，毫无条理，也怕弄坏了自己的东西，便笑着道谢道：“夫人不用劳神，没有多少行李，我自己检检便了。”接着用手挥下女出去。河口夫人拿着张思方的一张小照，见上面写了许多字。日本女人认不了几个汉字，只知道写得好看，便问上面写了些什么，是谁写得这样好字。张思方道：“是我自己写了几句诗在上面，不成字的，见笑夫人。”夫人将像片搁在桌上道：“这小照须得配个夹子才好。”张思方一边清东西，一边点头应是。夫人站在一旁看张思方慢条斯理的，一咳儿工夫，检得齐齐整整，拿出一个蒲团让夫人坐。夫人道：“我不坐了，我要去指点他们弄菜。太郎差不多要下课了。”说时冬的一声午炮响，夫人便别了张思方进厨房去。张思方对准桌上的钟，拿着脸盆手巾，走到洗脸的地方去洗脸。见洗脸架旁边一个圆池，池的两边都有吐口，从厨房里自来水管内引出水来，通川流过。池里养着几尾暴睛巨尾的金鱼。流连了一会才洗脸。刚洗完回房，真野已提着书包走了进来，笑道：“已经清理好了吗？这房子经你布置出来，比前更雅相了。这地方你不必客气，和一家人样才好。我姑母待人很亲切的，你一客气，倒生出许多隔膜来。我姑爷为人也很和平，只是有种脾气不好，太欢喜说话。你将来还是不和他多谈的好。”张思方笑道：“欢喜说话为什么不好？我也是欢喜说话的。”真野小声说道：“你欢喜说话和他不同，他最欢喜评论人家的长短。好在你来往的朋友少，不然，他最容易得罪人。他还有一种脾气，欢喜这人的时候，他便无

所不可。若不喜欢的人，连这人的朋友亲戚都是不好的。他客气的时候，客气到万分。若不客气起来，就当面叫他，他也不一定答应。我说给你听，对于有这种脾气的人，总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好，你不要忘记了我的话。我和他至亲，来往了十多年，也不知见他得罪了多少人。对我虽算是无以复好，只是我总兢兢业业的防备他一句话不投机，伤了亲戚的面子。我那表妹的脾气也怪得很，从来不肯和人多说话。每年到东京的时候，常和我姑母到我家来，就坐一天也不能听见她说三句话。要说她是害羞，却又不是。她也一般的和人应酬，从没见过她红过脸，露出点羞涩样子。她那爱洁静的脾气。也就和你差不多。”张思方听了，沉吟了一会问道：“她不欢喜说话，难道问她也不答应吗？”真野道：“问她自然答应，不过问一句答一句罢了。”张思方点点头不做声。真野道：“我到厨房里看看。看我姑母教他们弄什么给你吃。”张思方道：“我同去看好么？”真野一边走一边笑道：“有什么不好。”张思方真个跟着真野走到厨房里。只见夫人弯着腰在那刨鲚节鱼，下女正在地下切浸菜。夫人听得脚声，回过头来，见是张思方来了，忙伸着腰子笑道：“张先生不要笑话，这里脏得很，仔细挨坏了你的衣。太郎你也太失礼了，领着他跑到这里来。”真野道：“夫人这句话可就是完全的客气话了。昨日张思方看房子的時候，恨不得连厕所都领着他看。这时候却偏怕污了人家的衣服。好在张思方是一副纯洁无瑕的脑筋，并不理会。”张思方也笑道：“夫人怕我弄坏了衣，我自己还会弄菜呢。”夫人笑道：“你会弄日本菜吗？”张思方摇头道：“我知道弄一样中国菜。”真野大笑道：“你会弄一样什么中国菜？”张思方道：“你想吃么？你想吃，我就弄给你吃。”夫人道：“什么菜？日本可有买？”张思方用眼四处张了一会，见了几个鸡蛋，指着笑道：

“就是这东西我会弄。”真野道：“你将鸡蛋怎么弄法？”张思方走上去拿了两个在手里道：“弄的法子极简单，只先将油倾在锅里，等烧红了，将这东西整的打在里面，烧黄了，翻过来再烧，加点酱油在上面，就是中国菜。”夫人听了笑道：“这法子不容易吗？”张思方道：“容易是很容易，只是不知道的，要他发明这种弄法，也很费研究呢。”真野道：“你就照你的法子，弄一个给我吃，看是什么味。”张思方点头。夫人道：“太郎你也真太放肆了。我照他说的弄给你吃就是。他在旁边看着，弄错了，可以说的，何必教他亲自动手？”张思方也真有些怕脏，见夫人这般说，便连声道好。夫人放了手中的鲚节鱼，叫下女洗了锅，张思方将手中两个蛋递给夫人。夫人真个如法炮制得一丝不错，张思方心中很是纳罕，他们女人家怎的一说就会。真野见已弄好了，便催着下女开饭。张思方回房，须臾下女端出两份饭菜来。张思方问真野道：“夫人为什么不同吃？另开更劳神了。”真野道：“不错。等我去问问。”说着又跑进去了。不一会，端了张小几子出来，笑着说道：“我姑母本想做一块儿吃，她说因怕你喜一个人吃，所以没出来。你既说一块儿好，她是很愿意的。”说时夫人已来了。下女将夫人的一份都放在小几上，三人同用了饭。真野连说蛋是这般弄法很好吃。张思方笑道：“弄蛋的法子不知道有多少，只我不知道罢了。”决人道：“你吃过些什么日本菜？”张思方寻思道：“日本菜，我吃过的很多，但是不知道名目。”夫人道：“生鱼(日本名サシミ)你吃过没有？”张思方道：“生鱼我怕吃得。”真野笑道：“吃日本菜，不吃生鱼。就没再好的东西了。”三人闲谈了一会，真野恐荒了今日的功课，便兴辞回去了。张思方也拿出书来读。

夜间，山口河夫归家，在夫人房里换了衣服，即到张思方

房里来。张思方忙起身让座。山口河夫笑嘻嘻的问道：“张先生到敝国来几年了？”张思方道：“三年前在日本住过四年。”

山口河夫道：“贵国人到过日本的，回到中国去，一个个都欢喜说日本人的坏话，是什么道理？我们日本人待贵国人实在不错。”张思方道：“先生怎么知道欢喜说贵国的坏话？”山口河夫道：“我见新闻上都是这般说。”张思方道：“恐是新闻记者弄错了，或者故意是这般说，想贵国人待中国人好的意思。”山口河夫笑着点头道：“日本人待贵国学生不好的，本也不少。我那吴服店的左右，贵国人住的很多，也有贷家的，也有贷间的。那些米店、酱油店，没一家不存心欺他们。欺了人家，还拿着当笑话说，你看这些东西可恶不可恶？我听见他们说，便骂他们不应该。我看也难怪贵国人生恶感，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人，知道什么？我时常对他们说，中国是近来弱了。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听说有谁从中国来，便不知道这人有多大的学问，能到中国去。那时候，哪一样不是学中国的？后来听说要和中国开仗，我们都吓得发抖，十有九怨政府不该闯这么大祸。贵国就吃了那一仗的亏，我日本的一般青年，都不信仰了。然而平心论起来，那时候日本哪里打得过中国？听说那时开仗的战舰，中国的比日本的大得多呢。我的心里，中国虽然打输了，还是说中国比我们日本好。不讲旁的，一个人走出来都觉得大方些。日本人鄙吝不堪的，活讨人厌。”

不知山口河夫还说了什么，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七章

题像初成秣艳句 言情乍结鹭鸳缘

话说张思方因白天听了真野的话，知道山口河夫的脾气，见他果然七扯八拉的说不来，恐怕他说出听不来的话来，存着心无论他说什么，总不置可否。山口河夫说了一会，忽然觉得自己错了，连忙赔笑道：“张先生今日搬家劳顿了，早些安歇的好。”说着起身看桌上的钟道：“十点钟了，我也得去安歇。你这像片，新照的吗？”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像片。一双眼睛，看看张思方的脸，看看像片，笑道：“我说照像的法子，还是不好，照不出人的颜色来，要失却许多真相。每每一个美人，反照成了一个泥塑木雕的菩萨，倒是相貌平常的人占便宜。这上面的字是你写的吗？怎的中国人个个会写字呢？”张思方谦逊了几句，夫人忽走了来，催山口河夫去睡。山口河夫才随着夫人去了，张思方也自安歇。

次早，张思方还没醒，下女即来喊道：“张先生，花屋里送花来了，问先生要盆景不要。他说有绝好的紫罗兰、玫瑰花盆景。”张思方从被里应道：“你去教他等着，我就出来。”下女答应着去了。张思方才起来，披着寝衣，趿着拖鞋，走到门口。只见一担鲜花当门放着，卖花人正和下女说话。张思方问道：“卖花的，盆景带来了没有？”卖花人见张思方出来，连忙行礼道：“盆景没带来，先生要时，立刻去搬就是。”张思

方点头道：“你去搬来，不好，我仍退给你。今日送什么花来了？”卖花人从花担里面抽出一把花来，将纸套去了，笑道：“今日是寒牡丹和白杜蘅。这都是西洋种，颜色异常鲜美。”张思方用手接了花，复玩视了一会，淡红浅白，果是好看。回到房里，叫下女换花瓶里的水。下女就桌上将昨日的花抽了出来，水淋漓的滴了一桌。张思方骂道：“无用的蠢才，捧出去抽不好吗？”下女笑着用袖子往桌上揩，桌席都揩动了。张思方更气得跳脚骂道：“我这房里，不要你来做事了，给我快出去！”说着将花瓶夺子过来，自己跑到自来水管的地方，换了半瓶水，揩干了瓶的外面。正待回房，夫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笑道：“张先生为什么自己来换水？有事只管叫下女做，不必客气呢。”张思方心中正恨下女，听夫人这回说，恨不得立刻教夫人将这下女开了。只是才搬来一日，便教人家换下女，觉得有些不便，含糊答应了一句。回到房中，将花插好，清理了桌上。下女拿扫帚来扫房，张思方挥她出去道：“你将扫帚留在这里，我自己会扫。”下女不敢扫，又不敢不扫，倚门站着，望着张思方发怔。张思方走过去，接着扫帚，往席子上扫。扫了几下，仍递给下女道：“拿去，不用扫了。”说完掉转身，拿着洗脸的器具洗脸去了。下女不敢违拗，拿着扫帚，如此这般的告诉夫人。夫人道：“你这样蠢东西，毛手毛脚的，怎样怪得人家不要你做事。房间等我去扫。”夫人随手取了扫帚，到张思方房里。打扫完了，张思方才洗了脸进来。夫人赔笑说道：“蠢下女做事不如人意，我多久就不欢喜她。因为一时间难得好的，我平日也没有多少事差遣她们，不费力的事，我都是自己做了，所以仍让她在这里吃饭。明日叫介绍所带两个来看看，有好的就换了她。”张思方道歉说夫人扫地不敢当。饭后花屋送了两盆盆景来，张思方教摆在廊檐下。次日介绍所带

了几个下女来，夫人都不中意，每日仍是夫人扫房换水。张思方本觉得过意不去，因真野对他说不要紧，他也就不客气。

一日早起，方从洗脸的地方洗了脸回房，忽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从房里走了出来。张思方吃了一惊，心想：这女子是哪里来的，怎的这般美？忽然想起真野的语，暗道：“是了。她几时从静冈来了，我尚不知道，她无故到我房里做什么呢？”

进房见桌上的花插得和往日不同，横斜披欹很有趣致，知道必是这女子插过的了。少顷，夫人进来说道：“小女节子，昨夜十二点钟同她祖母从静冈来了。以后先生的房子，教她来收拾。她最爱洁净的，可合得先生的脾气。只是她性情有些乖僻，又不会说话，先生须得包涵些。”张思方前日听真野说她的脾气怪得很，此刻又听得夫人这般说，不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脾气。夫人说她不会说话，真野也说她不会说话，等她来了，我倒要和她说说看。我想她总不好意思不答我的白。她若真不答白，我也往下说下去，无论如何，她不能一句也不答。只要她答了一句，我就好再和她说的了。张思方一个人心中痴想，夫人说的话，他也没听清楚。夫人说了一会，看了看桌上的钟，已是七点钟了，隔着门向外面问道：“怎的还不来呢？”

便有个极娇小的声音在门外答道：“已开来了。妈妈，你来端罢！”夫人道：“你自己端进来了。张先生不是外人，是太郎最好的朋友。”夫人的话说完，只听得门响。张思方因为心中痴想了一会，忽觉得难为情起来，莫说逗她说话，连看也不敢看她一眼。这时便是节子来逗他说话，只怕他也答不出话来。这也不知道是种什么心理。张思方这时候，反怕夫人为他介绍见面，紧低着头，不敢仰视。夫人见他这般害羞，本有意介绍，也不便开口了。节子放下面包牛乳，仍退了出去。夫人将面包送至张思方面前，说了一句请用，也出去了。张思方才敢举眼

看那热烘烘的面包正在出气，拿起来吃了一片，喝了两口牛乳，心中悔道：我为什么不抬头望望她？我一望她，夫人必为我介绍，岂不可以和她说话吗？我刚才进房的时候虽只望了她一眼，但是她迎面走来，她的身材面貌我都看得很清楚。我到日本这多年，像这样清雅的姑娘，我还没有见过。她脸上一点脂粉也没有，那好看纯是天然的肉色。并且她那面貌，绝不像日本女子。就是身材态度，也都和中国女子一样。若是用中国衣服装扮起来，谁也不能说她是日本人。一个人如痴如呆的又想了一会，桌上的钟当当的敲了八下，他才惊醒。他因为庆应义塾招生的时期没有到，便在正则英文学校数理化科报了名，每日八点钟要去上课。因为节子发痴，将时间都忘记了。既惊醒过来，连忙包起书包，拿着帽子，茶也不及喝就走。到门口打开靴柜，不见了自己的靴子。才要开口叫下女，夫人已走了来道：“请你等等，就刷好了。”张思方连说不要紧，只见下女提着靴子出来。张思方看刷得和漆了一般，连鞋底一点泥也没有，心中异常欢喜。穿在脚上，一步一步的仔细着走。在校里虽上了四点钟的课，却没有用得一点钟的心。坐电车回来，途中还嫌电车慢了，恨不得不停车，不许别人上下，一径开到方好。到得家中，真野来了。张思方道：“你午后没有课吗？”真野点头道：“小林牛(小林丑三郎性暴，日人呼为小林牛，亦取丑牛之意)缺勤。他那么样胖，不知他有什么病，时常会推病缺席。”张思方笑道：“你说胖子没病吗？我看胖子的病，比瘦子还多呢。凡人太胖了都不好，热天怕热，冷天怕冷，多走点路，便喘气不了。”真野道：“怪道你不多吃东西，是怕胖。你这样体格任你吃多少是不会胖的。”张思方笑道：“我平时不吃东西，我食量只这么大，教我吃下哪儿去？”真野道：“我姑母说你今早只吃一片面包，牛乳也没有多喝。你食

量这么小吗？我姑母怕你不欢喜吃面包，教我问你，若是欢喜吃饭，以后早晨也开饭给你吃。现在天气冷了，横竖煮一顿饭吃一天，也不多劳什么神。”张思方道：“说哪里话，我历来只吃两顿饭。在国内的时候，早晨也是吃面包。”真野道：“那就是了。”二人吃了午饭谈了几句闲话，真野独自回家。

真野去后，夫人拿着一张像，向张思方道：“这是小女的像片，请先生题几个字在上面。”张思方看那像片上的美人，和早晨所见一般袅娜。凝神注目的出了会神，只见那一双秋水也似的瞳人，望着自己盈盈欲笑。张思方此时迷离恍惚的，心中不知做什么想。夫人以为他思索题的字句，便不做声。等了十来分钟，张思方忽抬头见夫人在侧，登时红了脸，连忙将像片放在桌上，让夫人坐。夫人道：“这像从静冈照来的，不及东京的好，请你随便题几个字罢！”张思方才记起要他题字的事来，敛了敛神，提起笔写了首七言绝句在上面道：

淡红浓艳破瓜时，恰占蓬壶第一枝。
愿得护花铃十万，东风珍重好扶持。

写好了，翻覆看了几遍，心中大悔，不该这般唐突。只是已经写坏了，没有法子更改，望着夫人道：“写得不好，夫人不要给人家看了笑话。”夫人接了看道：“你讲给我听，写的是什么意思？”张思方照着解了一遍，夫人喜笑道：“好极了。你这像片待我拿去配个夹子，免得弄坏了，不好看。”张思方问道：“配什么样式的好？”夫人道：“外面买的不好，不如教小女用丝线编一个。色气花样，随你心里欢喜哪样便用哪样。”张思方喜道：“色气花样，都不要紧，只是劳动小姐怎么敢当？”夫人将张思方的像片拿了去。夜间山口河夫回家，特意

到张思方房里，谢张思方替节子题像，还说了许多的话，也不去记他。

次日，张思方上课回来，见房中的桌椅都移动了位置，倒像换了间房似的，心中甚是诧异。再看搬家来收着没有悬挂的团体照像，及单独照的像片，四壁都挂满了。几上的花瓶，用一个五色丝线编的花饼垫着。门框窗房，磨刷得一些儿尘垢也没有。心想：怪道真野说她的脾气怪，这样看来，她的脾气真怪。桌椅安着好好的，搬动做什么？等她送饭来，我定要问问她。她到房里几次，还没有和我说过话，我也没机会和她说，今日可寻着机会了。主意已定，换了衣服，盘膝坐在蒲团上，拿着本日的新闻翻看。但是眼睛虽在报上转，心思却仍是一起一伏的，计算问节子的话。不一刻，节子果然端着饭菜来了。张思方忍无可忍的，喉咙里转了一声，又咽住了，这声音再也发不出来。倒是节子看了张思方的情形，知道是想说话，便不和前两次样，放了就走。张思方心胆稍壮，才开口道：“桌椅是小姐移动的么？”节子望着张思方点点头。张思方笑道：“你移动做什么？”节子道：“这样不好些吗？”张思方点头道：“好些。你一个人移这桌椅不吃力吗？”节子道：“妈妈帮着移动的。你那像片夹子，编红的好么？”张思方道：“已经编好了的没有？”节子道：“有一个编了多久，此刻已变了色。”张思方笑道：“你去拿给我看看。”节子道：“且等你用了饭，再拿来你看。”张思方便拿起筷子吃饭。见盘内有一碟生鱼，张思方道：“我不吃生鱼。”节子道：“你尝着试试，比别的菜都好。”张思方笑着摇头。节子提着茶壶，到厨房泡茶去了。张思方草草吃了饭，自己端着碗盏送到厨房里。见没有人，茶壶里已泡好了茶，随手提了回房。节子捧着一个红漆盒子进来笑道：“你到了厨房里吗？这茶是谁送来的？”张思

方道：“是我自己提来的。你手中捧着什么？”节子走近张思方坐下，打开漆盒，拿出一个淡红丝线编的像夹，放在张思方面前道：“这个色气太嫩了，用不到两三个月，便不好看。你只看这花样好么？”张思方看了一眼道：“好，就是这梅花式罢。”节子复翻出许多丝线来，一种一种配给张思方看。张思方知道她欢喜红的，便说红色的好看。节子果然说好。

自此张思方和节子日亲一日。张思方每日上课，节子听得午炮响，便不住的到大门口张望。迎着了，即一同进房。节子平日不多说话，惟在张思方房里，即笑说个不了。她最会烹调，凡日本所有的菜，没一样不弄给张思方吃。张思方不吃生鱼，她偏要天天买生鱼，别的菜一点也没有，逼着张思方吃。直到张思方吃了，说好，她才罢了，张思方房里的桌椅，以及陈设的器具，过几天，她必换一个位置。问她为什么要移动，她说一间房的陈设，只要拣大的移动两样，便换了一种气象，仿佛又到一个新地方似的。经年屡月的这样摆着，有什么趣味？山口河夫夫妇一生只这一个女儿，凭是什么事，都随着她的性格做去，不忍拂她。她却十分孝顺，绝不胡作非为，轻易不肯出外逛逛。每年到东京来一次，住多久，都得随她高兴。便是至亲密友家里，接她走动走动，她不高兴起来，哪怕隔着几十里路，也只坐坐就回了。她家的亲戚本家，都知道她这种脾气，多不敢轻易讲接她，她也不理会这些事。一个人坐一间房里，两三个月不出房门，也不知道闷气。亲戚中，她惟待真野很好，偏偏真野年纪虽只二十多岁，思想却是古怪。他说女子没有知识，不能树立，如爬虫一般，因此抱独身主义，和女子不甚亲近。还是节子和别的女子不同，他才肯周旋一二。还有个姓藤本的，是节子的姨表兄，在仙台第三高等学校读书。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生得甚是清秀，每年暑假到东京来，必来山口家

看姨母。他非常爱节子，节子待他却很平常。藤本口若悬河，最是会说，每每能说得节子发笑。他本有向节子求婚的心思，因为探听他姨母的口气，说要等到了二十岁，才给她议婚，他便不好开口。节子心目中，实在没有藤本。节子此时的脑筋里面，惟有张思方的影子。所以张思方下课回迟了，她心中便不自在。张思方每下午出去，她必拉着问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若是过了时不回来，她便教车夫拉着车子去接。张思方本来生得得人意儿，就是夫人、山口河夫也都极欢喜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般看待。

光阴易过，张思方搬到山口家是十一月初旬，此时十二月半，已住个多月了。天气陡然冷了起来，因隔神田太远，夫人教他横竖放年假只有几日了，不必去上课，就在家里也可用功。张思方体魄本来弱，嫩皮肤禁不得日本的北风，刮得脸上如刀割一般，便依着夫人的话在家里用功。真野放了假，每日来闲谈消遣。节子素不知避忌，她欢喜这个人，一刻也舍不得离开。近来的活计，都是在张思方房里做。真野来了，她仍是一样。真野见了他二人亲密的情形，心中疑惑有什么苟且，不由得有些厌恶起来，不肯多来看张思方了。张思方以为他也因天气寒冷，懒得出来。及残年已过，真野来贺年，也只略坐坐就走了，张思方才疑心他有什么原因，问节子也不知道。两人几年的交情，竟是这样糊糊涂涂的断了往来。张思方因真野有了意见，连庆应义塾也不进了，预备改早稻田大学的理工科。其实张思方和节子全是精神上的恋爱，真野粗心错怪了。真野若不是这般疑心，张思方有一个畏友时常往来，或者还可维系他点心思。张思方已近二十岁的人，虽平日不与恶俗人往来，然男女之欲，是个不期然而然的东西。况又每日和一个绝世佳人坐在一房，哪有不稍涉邪念之理？便是节子平日虽守礼谨严，乃半由于生

性不喜风华，半由于没有她欢喜的男子。不是她十七岁的女子，尚不谙风情。两人都正在邪念初萌，形迹未露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作一句当头棒喝，便万事冰销了。

新年既过，张思方二人的感情，更是浓厚起来。一晚北风甚紧，张思方已脱衣睡了，忘记将电灯扭熄。想爬起来，又怕冷，便睡在被里，想等有人走过时，叫他进房来扭。不一刻，果有脚步声响，渐走到自己房门口来。张思方听得出是节子的脚音，便装睡不做声。节子打开门笑道：“你已睡了吗？”张思方不做声，节子更笑道：“刚才还听见你开门响，不信你就睡着了。”说着走近身来，刚弯腰看张思方的脸，不提防张思方一双手突然伸出来，一把将节子的颈抱了。节子立不住，往前一栽，双膝跪在被上。张思方乘势接了个吻，节子连忙撑开笑道：“你这样欺人家不提防，算得什么？”张思方央求道：“好妹妹，和我睡睡。”节子向张思方脸上啾了一口道：“你说什么？不要太……”张思方笑道：“不要太什么？”节子立起身来，拍了拍衣服，掠了掠鬓发，回头望着张思方道：“我也要睡了。”说着往外就走。张思方也恐怕山口河夫及夫人知道，不敢行强，便说道：“你去请将电灯扭熄，我怕冷不起来了。”节子笑道：“烧着一炉这大的火在房里，还怕冷吗？”说着伸手去扭电灯，身材矮了，差几寸扭不到手。拖出一张帆布椅垫脚，身子立上去，帆布不受力，晃了几晃，几乎跌下来。张思方捏着把汗，连叫仔细。节子故意闪几下，引得张思方笑。张思方道：“不要真跌了。天冷，时候也不早了，快扭熄了去睡罢。”节子一手拿住电灯盖，一手扭着机掣，喳的一声扭熄了。张思方见灯熄了，半晌没听见下来的声音，问道：“扭熄子，为什么不下来哩！”只听得喳的一声，灯又燃了。节子嘻嘻的望着张思方笑。张思方道：“又扭燃做什么？”节

子复扭熄，张思方道：“好生下来，仔细闪了腰。”才说完，灯又燃了，如是一扭燃，一扭熄，嗤嗤的笑个不了。张思方眼睛都闪花了，连连叫道：“还不快下来，定要跌一交好些吗？”节子才住了手笑道：“我一点力都没有了，懒得再和你闹，睡去。”随即下了椅子，关好门去了。

此后两人见面，更不像从前了。背着人，便你抠我我揪你的，有时还搂作一团。渐渐的要将那纯洁无瑕的爱情玷污起来了。山口河夫在家的日子少，夫人虽常在家里，只因爱护两人的心思太重了，不忍过于拂他们的意。并且这种事情，早不防闲，到了这时候，纵要防闲，也防闲不及了。再过了几日，他两人居然合办了那人生应办而不应办的事。一对小儿女，只解欢娱不解愁。每晚过了十二点钟，老夫妇睡着了，节子便悄悄的披衣起来，摸到张思方房里，交颈叠股的睡觉。如此已非一日，夫人何尝不知道？只是也没得法子禁止。后来连山口河夫也知道了。节子更放了胆，除却停眠整宿，俨然是一对小夫妇。

一日，节子到神田吴服店里去，见于一个中国女学生，打扮得非常齐整。她归家便要张思方去买中国裁料做中国衣服穿。张思方听了，高兴到极处。和夫人说明日去横滨买衣服。夫人望着节子笑道：“你也太小孩子脾气了，见了心爱的，不论贵贱，只晓得要。张先生也糊涂，换一种衣服，你知道要买多少附属品？于今二月间，天气又冷，换衣服这么容易吗？”张思方心想不错，像今日这样天气，还得穿皮的才好，皮子差了，穿不出去；好的一件至少也得几十块钱，再加里衣裙子裤子，得一百多块钱才够。此刻手中所有的，不过二十来块钱。虽同乡杨寅伯那里可以借钱，只是也没有多少。写信要家里汇钱来，一时间无论如何来不及。起初听了节子的话，一时高兴，也不暇计算计算，及听夫人这般说，没了主意。节子见张思方

不做声，悄悄拉了他一把，走到张思方房内。张思方跟了出来，节子低声说道：“你听了妈妈的话，便不去了吗？”张思方连忙道：“我去，我明日一定去！只是没有尺寸，恐不能合身。”

节子寻思道：“中国女子的衣服，定要合着人的身子做才能穿吗？我日本女人的花服长短大小都不十分要紧。”张思方道：“中国女人的衣服，和西洋服差不多，错一寸，穿在身上便不好看。”节子扯着张思方的手道：“我明日和你同去，穿着合身就买好么？我这里有钱。”张思方点头道：“妈妈不许你去，你怎么样哩？”节子摇头道：“她不许我去，我也要去。”张思方道：“你有多少钱！”节子笑道：“我有两个钻石戒指。大的五百块钱，小的三百五十块钱。你莫对妈讲，明日拿去卖了。”张思方道：“卖一个小的够了，只是教我拿到什么地方去卖哩？”节子也踌躇起来，停了一会，还是张思方有见识，笑道：“有法子。”节子忙问有什么法子。张思方道：“送到当铺里去当了不好吗？有了钱还可赎出来。”节子道：“好。此刻去拿，妈一定知道，等夜间她睡着了，我拿出来给你。你去当了，回来不用对妈说去买衣服，只说同到什么地方去逛逛。”张思方点头道理会得。当晚节子果然瞒着夫人，将两个戒指都拿了出来，交给张思方。张思方教她将大的留着，次早吃了面包，即揣着戒指，坐电车到神田来。心想：从来没有进过当铺，不知道当铺里是什么样的规矩，恐怕弄错了不好。他有个同乡姓杨，名赞，字寅伯，为人很是正直，自费到日本多年。此刻在中央大学上课，住在表神保町的玉津馆，平日与张思方交情尚好。张思方因想不如会了他同去当，便在神保町下去，到玉津馆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八章

花事阑珊嫣愁姹怨 燕梁岑寂蝶忌蜂猜

话说张思方到玉津馆会杨寅伯，刚好杨寅伯夹着书包下楼，将去上课。见了张思方，笑道：“你今日没课吗？”张思方摇头道：“不是没课，有人托我当一件东西，我因不知道当店里的手续，特来问你。”杨寅伯笑道：“当店里没有什么手续，你带图章来没有？到对面小阪当店去当就是。”张思方道：“没有图章不行吗？”杨寅伯道：“我这里有图章，你拿去用也使得。”说着，从表链上解下一颗小图章来，递给张思方道：“他若问你地方，你写玉津馆就是。”张思方点头答应。杨寅伯笑道：“没有时间，不让你坐了，改日来谈罢。”说着自去上课。张思方握着图章到小阪当店，当了两百块钱，匆匆的回到家中。节子已倚着大门盼望。见张思方回了，忙迎上前笑道：“当了钱没有？”张思方将当票拿出来给节子，道：“当了两百块钱。这票子不要丢了，没有它，再也取不出来了。”节子接了看道：“这东西留着不好。妈见了，就知道我当了戒指。横竖还有个大的，那小的我本不欢喜，便不取出来也罢了，没得留着坏事。”说着，嗤的一声撕了，张思方跳着脚道：“可惜可惜，放在我房里，妈怎得看见？何必平白的吃一百五十块钱的亏咧。”节子也悔不该撕破，只是已没有法子，他们又不知道去报失票。节子将那撕破了纸屑揉成一团，往草地上一撂。

张思方忙拾起道：“撂在这里不好。”随手塞在阴沟里面。节子道：“你想和妈怎样说法？”张思方沉吟道：“你说怎样说才好？”节子道：“我想不如说明的好，买回来横竖要看见的。”张思方点头道是。二人遂同进房，仍是张思方和夫人说。夫人知道阻拦不住，便说道：“随你们两个小孩子闹去，只是得早些回来。”二人听了，欢天喜地的各自收拾毕，立刻坐电车到新桥，由新桥搭火车到横滨。在山下町日本所谓唐人街一带寻遍了，也没寻着一个皮货店。节子着急来了，问张思方怎么办。张思方道：“有法设。到日本皮货店去买皮子，教裁缝缝起来加上一个面子，也是一样的。别的东西都容易取办。”节子道：“我只要有衣穿，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好。”张思方带节子走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皮货店内，貂皮银鼠拿了几种出来，都贵了不能买。只灰鼠脊还便宜，七块钱一方尺，花七十块钱买了十方尺。复到绸布店里买了些衣服裁料，量了尺寸，就托绸布店请裁缝赶着几天内做好，送到东京来。当下交了钱，写了桧町的番地，仍乘火车回东京。

过了几日，绸布店送了衣服来。从此，节子出外即穿中国衣。天生丽质，任怎生装束，都是好看。张全和周正勋在神保町停车场见过的，就是她和张思方两人，从上野看樱花回来，在神保町换车。张思方手中拿的书包，乃是新在神田书店里买的书籍，并不是上课。此时一则放了樱花假，二则张思方已深陷在温柔乡里，每日除调脂弄粉外，便和节子同看日本小说。这日在上野看樱花，节子见游观的人，肩磨踵接，心中忽然不耐烦起来，也没有多看，便拉着张思方回家。回到家里，仍是闷闷不乐。张思方慌了，问她什么原故不乐。节子叹了口气道：“有什么原故！我且问你，去看花是什么原故？”张思方笑道：“你这也不懂得吗？因为它好看，所以人人都去看它。”节子

问道：“人人都去看它，与它有什么好处？”张思方更笑道：“有什么好处？不过人人都有爱惜它心思。去看看它，喜欢它好看，或者在它底下喝喝酒，做做诗，徘徊不忍去，这不就是它的好处吗？”节子复问道：“与它的好处也只得这样吗？我倒不信人人真能爱惜它。若真是爱惜它，何以一阵风来将它吹到地下，枝上只剩了几片绿叶的时候，也没见这些人去吊念吊念它咧！我想世界的人没有真爱情，真爱情是不以妍媸隆替变易的！”

张思方听节子这番话，心中很是诧异，何以无原无故的会发出这一派议论来呢？莫不是今日我说错了什么话，他疑我爱她的心思不真吗？翻来复去将今日所讲的话想了几遍，实在没有说错什么，忽然领悟道：“是了，近来她欢喜看小说，这一派话都是中了小说的毒。”正想用话打断她，节子复接着说道：“它在枝头的时候，人都百般的趋奉它。一落到地下，什么车夫下女，都在它身上踹过来踹过去。那些趋奉它的人见了，仿佛没有这一回事似的。你说爱惜它的人，应这么样的吗？我的意思，以为与其后日去任意践踏它，倒不如今日不趋奉它的好。所以我今日懒得多看。”张思方笑道：“不看也罢。人挨人挤的，本也没什么味。人家多爱热闹，我一到了热闹场中头都昏了。在家中几多清爽。你就不拉我回，我也不想再看了。并且我今日脚，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麻木，走路很觉得吃力。我从前在日本害过一次脚气病，闹得我很苦。”说着用手在脚背上抓了两下道：“不好。仿佛蒙着一层布似的，感觉迟得很呢。”节子忙近前看道：“肿了么？快到医院里去诊察，是不是脚气病？若是脚气病，须赶急诊才好，一转了慢性，便很难好。这病我也害过，不知道病了多久，转过多少地方才好。”张思方点头道：“且再过几日看怎样。大惊小怪的，若不是脚气，

连妈都要笑话我们小孩子呢。”节子道：“妈笑话有何要紧。你是个明白人，也讳疾忌医吗？”张思方便答应去看。次日，张思方到顺天堂诊察，果然是脚气，当即配了药。在日本害脚气病的，照例不许吃饭，只能吃面包小豆。因为日本的米，水气太重，并且难于消化。张思方因为医生说自己的病不重，只要吃药不间断，不必禁饭，便照常吃饭。只是害脚气病的人，固不宜吃饭，然尤不宜近居事。医生虽也向张思方说过，哪知道教他禁饭倒容易，这事哪里禁得来？幸在少年，还挣扎得住，若是上了年纪的人，只怕早已没命了。一对可怜虫，哪知道什么厉害？仍是暗去明来的勉强支持的。到六月初间，张恩方实在敷衍不来了，奄奄一息的睡在床上，水米都不能入口。节子夫人以及山口河夫都慌了，送到专家治脚气病的医院去诊。这医院在饭田桥，名阪口前医院。夫人和节子同送了进去，医生一见吃惊道：“这病为什么不单诊治？到这时候，就住院也难诊了。”节子听医生这般况，便哭了起来，夫人也凄然下泪。幸张思方昏迷不觉，不然又添了一层证候。医生忙止住节子道：“我不是说这病没有救法，不过我这医院里治不好罢了。”夫人悲声说道：“先生这医院专诊脚气病尚不能诊，别家不更是不行吗？”医生道：“不是这般说法。这病诊是容易诊的，只是得离开东京。脚气病能旅行，不服药也会好。但是他现在不仅脚气病，他这身体羸弱的很，元气亏损到了极处。得先事补养，能坐得住了，再去旅行。不旅行是诊不好的。”夫人和节子听了，才略略放心。张思方在阪口前病院住了半个月，到底年轻的人容易恢复，居然能扶着壁行走。夫人、节子每日在医院里守着，夜间十一点多才归家。山口河夫一二日也来探看一次。

张思方既能行动，医生便教他到热海去旅行。这热海虽名

热海，其实不热。不特不热，并且冬温夏凉，风景绝佳。热海的温泉，是日本有名的。其他三面环山，东南临海，居民数百户，明治时代建了一所离宫在那里，便有许多华贵之家，各在那里建筑别墅。只二三十年间，便高屋连比。隔热海本町不一里，便是热海花园。那花园里面，怪石清泉，任是极俗的人见了，也能消他几分鄙吝之气。忧郁的人见了，不待说是立时烦襟涤净。热海花园之东，不到三里路，便是伊豆山温泉。那温泉含明矾硫质极多，浴身甚是有益。日人称热海有八胜：一、梅园春晓(热海花园梅花甚多，或称为梅园)；二、来宫杜鹃(杜鹃花以来宫为最盛)；三、温泉寺古松(日本三松之一)；四、横础晚凉(濒海有石坛曰横础，宜纳凉)；五、初岛渔火；六、锦浦秋月；七、鱼见崎归帆；八、和田山暮雪。这八处胜景，皆是令游人流连忘返。阪口前医生教张思方到热海去旅行，虽是因热海气候景物相宜，却还有层原故。因热海有个噓气馆，噓气馆内设有医局，医生多是老成有经验的。这馆何以名叫噓气馆咧？因为明治十七年岩仓右大臣说蒸气最能疗病，遂建筑这馆，用机器吸收蒸气，闭在一间不透风的房内。有病的人在里面坐几十分钟，出一身大汗，觉得爽快些儿，和土耳其的浴法差不多。浴好了，再到医局里诊视。几十年来，颇诊好了几个人。阪口前医生教张思方到热海，就是想用噓气治疗之法。张思方遂退厂院，归家准备去热海。

节子因张思方一个人带病登程，甚不放心，想同到热海去。夫人和山口河夫商量，山口河夫道：“这事倒不可随便。他到底是中国人，将来不知道怎样。我虽明知张思方不错，无奈在日本的留学生名誉太不好了，十有九对于日本女子存在欺骗的心思。便是张明较著的娶作妻小，也常有一声不吭则偷跑回国去了的。同回到中国，几个月因家庭不和，又离了婚的更不知

有多少。常听中国人说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和日本人不同。起居饮食，也不如日本便当。节子的性情又乖僻，中国人向来由父母主婚，张思方又没得他父母许可，将来能否带回中国尚不可知。纵带回中国去，也说不定不生别的障碍，我见他二人情形，久思量到这一层。恐怕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不得好结果，教人笑话。于今再教她同到热海去，不是明明的告诉人，说我的女儿已有了人家吗？少年人性情不定，倘一旦张思方有些不愿意，我们有什么把握？我的意思，热海是万不能同去的。”夫人听了，心中虽觉得愀然，只是说不出个可去的理由来，呆呆的望着山口河夫道：“教张家小孩子一个人去，你我怎能放心呢？”山口河夫踌躇道：“坐火车倒没有什么不放心。不过要换两回车，病人有些吃力。太郎一向不曾来，想是有事到别处去了，不然教他同去也好，暑假中左右没事。”夫人道：“太郎并没往别处去，只是不知道什么原故不来。且着人去请他来商量，看是怎样？”山口河夫点头，夫人即叫车夫去了。不一刻，真野来了，先到张思方房里问了问病证，见节子坐在一旁，便不肯坐，抽身来见山口河夫。夫人对他说了请他来的意思，真野道：“脚气病本宜转地调养，如你老人家因他一个人去不放心，我送他去便了。只是我今年毕业，此刻须收集论文材料，不敢十分耽搁。只能送到热海，将他安顿好了，便要回来。”山口河夫喜道：“只要你送到那里，有医生照顾，便没你的事了。他这病不能在东京久延，你计算何时可以动身？愈早愈好。”真野道：“横竖两三天工夫，随时都可。”夫人道：“等我去问他，看他还有什么要预备的事没有。”说着起身到张思方房里来。

张思方正躺在一张短榻上和节子谈话。见夫人走来，节子随手拿了个蒲团笑道：“妈妈你坐了听他说笑话。”夫人坐下

来笑道：“什么笑话，等他的病好了再说罢。你真是小孩子，他病了，你不教他好生将养，还扭着他说笑话。我方才打发人请了太郎来，商议送他到热海去。太郎已经答应了。”节子道：“我们三个人同去吗？”张思方道：“三个人同去更好了。”夫人扯了节子一把道：“你不用去。”节子忙道：“为什么不用去？”夫人道：“你总是胡闹。他去养病，又有太郎同去，你去干什么？”节子没有话说，低头半晌道：“我不信定要干什么才到热海去，到那里避暑的人也多呢。”张思方想说多一个人同去，多一个人照顾的话，刚到喉咙里就咽住了，说不出来。夫人道：“现在并不很热，这房子又很阴凉，避什么暑？横竖张先生的病，到热海十多天就要好的，见面不很容易吗？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张思方只得点头道是。夫人道：“张先生，太郎已预备着动身，你说什么时分走好？”张思方望着节子沉吟道：“夫人说什么时分走好，就什么时分走。”夫人笑道：“依我的意思，你不走的好。依你的病，早走的好。”张思方坐了起来道：“此刻三点钟，赶四点半钟的车还来得及。既真野君预备好了，就走罢。我也没有什么要预备的事了。”节子听了，立刻掩着面哭起来。夫人道：“张先生不必这般急，明日走不好吗？”张思方摇头道：“明日也得走，何必争此一日。”说着立起身来，振起精神，走到桌子面前。猛觉得一阵头昏，身子晃了一晃，忙用手扶住桌角，低着头息了会神。夫人已走到跟前，用手扶着张思方的臂膊。张思方抖开夫人的手道：“没事没事。我自己走快了一步，又躺久了，有些眼花，此刻已好了。夫人放心罢，我只带几奉书去。别的东西都寄在这里。请夫人去和真野君说，承他的情送我，请他就同走罢。”夫人这时候倒不知怎么才好。张思方一边检书，一边催夫人去和真野说。节子扯住夫人的衣角哭道：“无论如何今天不能

走。”夫人道：“我说要早走，也不是这般急法，张先生想是误会了我的意思。”张思方道：“并没有误会。我自己知道我的病非赶紧转地方不可，夫人倒不可误会了我的意思。”夫人望着节子道：“张先生既不是误会，今日就走也使得。又不是回国，要一年半载才能来，有什么难分难舍的？快不要和小孩一样。时间不多了，你帮着收拾收拾罢，我去叫太郎预备。”说着走了。

张思方冷笑了一声。节子站起来扯住张思方的手道：“你不要听妈的话，迟几天去不要紧。”张思方立不住，顺手的一张螺旋椅就过来坐下，捏住节子的手，勉强笑道：“你不必着急，我去不到半个月必然回来。到那里一定了地方，即写信给你，你也写信给我。并不是听妈的话要去，实在我的病不能再延了。”节子道：“你到那里写信来太迟了，打个电报来好么？”张思方点头道：“使得，你在家若是闷气，就到芝公园、日比谷公园去散步。只是不要穿中国衣服，防人家欺负你。我房里的东西，你替我收好，你安心住着，我赶快回来就是。”说时脚步响，真野随着夫人来了。张思方松了手，节子转身出去。真野笑道：“此刻就动身吗？”张思方抬了抬身道：“承你的好意，送我到热海去。我想这病多在东京一天，多延一天，不如早去调养的好。”真野点头道：“你在这里将要带着去的行李检好，我归家去说声就来。”回头望着夫人说道：“请你老人家包点牛乳油，火车上吃面包用得着的。”夫人答应了，真野匆匆出门而去。夫人帮张思方用手提包盛了单夹衣服，复卷好了毛毯、气枕，叫下女拿了盒牛乳油，纳在提包里面。嘱咐张思方仔细揭了盒盖，防淌出油来，污了衣服。山口河夫也走来帮着将桌上的几本解愁破闷的小说，用手巾裹了，叫车夫都搬到外面。张思方懒懒的换了衣服，复躺在椅上喘气。真野

跑来道：“快四点钟了，要赶四点半钟的车得动身了。”张思方立起身来道：“走吗？”夫人见张思方立脚不稳，走过来扶着。真野也近身来扶，二人挟着张思方走。张思方糊糊涂涂的走到门口，上了车，举眼不见节子出来，心中如刀割一般，忍不住眼泪如雨一般滴下，跺脚叫车夫道：“走吧！”车夫拉着车要走，夫人攀住说道：“张先生到了热海，多写信来，自己保重些儿。”张思方只点点头，叫车夫快走。夫人、山口河夫直送到大门外面，不见了两乘车的影子才回身。见节子伏在席上呜呜的咽不过气来，夫人忙抚着她的背叫好孩子不要哭了，不到几日就要回的。节子哪里肯信，晚饭也不吃，直哭到十点多钟睡着了才住。

且将这边按下。再说张思方同真野风驰电掣的到了新桥火车站，恰好四点二十五分。真野买了两张往国府津的火车票，将行李给红帽儿(火车站搬运行李者戴红帽)拿了，自己扶住张思方上车。接了行李，头等车坐的人少，真野将毡包打开，取出气枕来，坐着吹满了气，教张思方躺着。张思方便躺下一言不发，如失了魂的人一般。猛然汽笛一声，张思方吓了一跳。坐起来，睁开眼四面一望，见真野坐在自己背后吃烟。瞧了几眼，也不做声，叹口气，仍旧躺下。真野挨着张思方的耳朵间道：“就要开车了，吃面包么？”张思方摇头，真野知道他有点赌气的意思，伸手在窗眼里买了几块面包。转瞬车已开了。张思方意马心猿的和火车一般驰骋了点多钟久，心中忽明白过来道：我不过到热海去养病，又不是生离死别。不上一日的路程，想回来就回来，着急些什么，不是自讨苦吃吗？我看她也是痴极了，连出都不能出来送我，不是一个人躲着哭去了，是做什么？我到热海，定了旅馆，不要忘了打电报给她。只要病略好了些，便要回东京去看看她，或者写信给她，教她瞒着夫

人到热海来，这都容易。心中颠颠倒倒的胡想，天色渐渐黑起来，睡眠模糊的，见节子笑嘻嘻的立在面前。张思方知道是将入梦，目不转睛的看她怎样。只见她面色渐渐改变，双眉紧锁，咬着嘴唇，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电灯一亮没有了。张思方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睡。坐起来，见真野捧着本英文书，手中拿一枝铅笔，在电光之下旋看旋写。张思方推了他一下道：“几点钟了？”真野抬头见张思方坐着，便笑道：“你不睡吗？六点钟了，你再睡一觉就换小田原的电车了。今晚在小田原歇了，明早再乘往热海的火车。”张思方道：“我不睡了，你买了《夕刊新闻》没有？”真野道：“买了。”随手由书包内抽了出来，递给张思方。张思方翻来复去看了一会，腹中饥了。真野将面包牛乳油拿出来，张思方吃了两片。火车已到了，真野忙着收拾，仍叫红帽儿的警察拿了行李，自己扶着张思方下车。换电车一点多钟到了小田原。这小田原为旧大夕、保氏城邑，德川时代为东海道五十三驿中最大最要之驿站。其地沿海，设有海水浴场。此刻六月杪七月初，早已开场。张思方二人因到迟了，张思方又病着，不能入浴，便在一家名片野屋的旅店里住了。此时张思方虽说明白了不久便得和节子会面，心中却仍是一刻也丢不开。一夜不曾好睡，迷离恍惚的到东方既白，又沉沉的睡去了。真野起来唤醒他梳洗毕，用了早点，乘人力车至火车站，搭十点五十分钟的车，午后二点多钟便到了。真野从容不迫的等旅馆里接客的来了，将行李点给他。这旅馆名气象万千楼，因有温泉浴场，日人都称他温泉房。房屋甚是轩敞。张思方等行李搬到了，即拿出纸笔来，写了一个电报，教下女即去打给节子。真野送张思方到哺气馆附设的医局内诊视，配了药回来。脚气病本来奇怪，无论如何厉害，只要能搬到空气新鲜的地方，不吃饭，不多走路，便是不服药，也好得很快。张思

方离东京才一日，便觉得轻松了许多。虽说是心理上的关系，其实也是这般病证，才能如此。

第二日早起，真野即乘火车回了东京。张思方一个人更是寂寞无聊，又不能出外散步，心想：节子此时必接了电报，不知她心中怎生想念我。她这两晚必是和我一样，睡不安稳。复又想道：她倒还有极爱她的父母在面前安慰她，可以闲谈破闷，又没有病，可以到清静地方散步。我是病在天涯，父母尚不知道。孤独独的一个人躺在这旅馆里，莫说亲爱的人不能见面，便是只知道姓名的人，也没一个在跟前。真野本来算是我好朋友，近来也不知道怎么，会格外生分起来。一路来虽承他照顾，然将往日的情形比较起来，终觉有些隔膜似的。并且住一晚就跑了，虽是因试验在即，却也不应这般急遽。看起来，都是我生相孤独罢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十九章

续前欢旧梁重绕燕 寒夙约佳偶竟分鸾

话说张思方一个人病在气象万千楼，自伤孤独。因想起昨日在火车中的梦境，不觉毛发悚然。心中虽以为妖梦无凭，不关什么吉凶，然因此一梦，却添了许多不自在。坐起来，想写信给节子，捻着笔，觉得千言万语，不知从哪一句写起才好。翻着眼睛望那窗外的落日疏林，又触动了思亲之念，仍旧躺下，口中念道：“桂树满空山，秋思漫漫。玉关人老不生还。休道此楼难望远。轻倚危栏，流水自潺湲。重见应难，谁将尺素报平安？惟愿夕阳无限好，长照红颜。”念了几遍，更凄然不乐。复坐起来，拿笔写了一首七律道：

秋叶凄清秋草黄，萧条孤馆对斜阳。
乡关万里空回首，人世多情即断肠。
有限光阴俱渺渺，无边幽梦总茫茫。
惟应一念捐除尽，顶礼牟尼一瓣香。

写完了，反复念了几遍，胸中豁然开朗，丝毫念头也不起了。叫下女买了些日本有名的寿带香来，点着，将窗户关上，一点风没有。那香烟，钩没有风来荡动它，便一缕一缕的从火星上发出来，凌空直上，足有四尺多高，火力不继，才慢慢的

散开来，袅作一团。有时化作两股直烟，到顶上复结作一块。总总变化无穷，捉摸不定，张思方一双眼睛，跟着轻烟上下，觉得十分有趣。须臾两眼看花了，闭目养神，昏然思睡。一枕游仙，病苦都忘了。次日早起，下女递进一封信来。张思方知道是节子写来的，连忙开看，上面写的是日本文，不肖生特将它译了出来，以备情书之一格。

我神圣不可侵犯之张君鉴：此际为君离我之第二日午候十二时也。母睡正酣，我乃不能成寐。我之不能成寐，不自今日始也，昨夜已不能成寐。然幸不能成寐，得闻电报夫叩门之声。君电得直入我手！

我父久废书，笔砚皆不完整，倾囊发笥觅之，始得秃管于故书堆中。我素不善书，前在静冈小学校时，同学中惟我书最劣，比常恨焉。以右手不若人，左或不然也，试之乃益拙于右手。始知我之不善书，乃出于天性，虽欲强为之不能也。同学中笑我书者，尝举是意以解之。此时之笔，更秃不中书。知君必笑我，已辍不欲写，然非写无以达意，勉强写之，君若笑我，则后当不复写矣。我母谓君十余日必归，我意君一人必不在彼流连如许，君意果何如也？来电不着一事，岂效鄙夫惜费哉？今晚藤本表兄自山口县至，邀我过其家，我已谢绝之。彼于我有他望，幸君早归以既畴昔之愿，俾我父母得有辞以谢之。君作书较我为易，在彼一日，宜以一书与我，我亦以一书为报也。我为此书费二小时，心眼俱倦。平生与人通音问，此第一次也。即以此为报，明夜容继续为之。

节子拜启

张思方看了这书，委实有些放心不下。心想藤本是日本人，

又与她家至戚。我曾听真野说过他之为人，既年少美丰采，复有口辩。家中无兄弟，又有产业。我虽没有见过他，料不至十分恶劣。我一个中国人，虽是节子爱我，但她终身大事，她父母岂能由她自己做主？夫人虽待我不错，只是这都靠不住的。且看节子信中的口气，明明说出不能自主的意思。心中想着，复将信看了两遍，笑道：我自己疑心生暗鬼的胡想，她虽是这般写，不过望我早回去的意思，哪有这样的神速，便定了婚？唉，我想回东京的心思，在火车上就恨不得转回去，还待写信来催吗？等我写封回信给她，教她放心便了。立刻写了封回信，无非是些悱恻缠绵的话，教节子安心再等几日，病势略能自由行动，即回东京来。自此各人每日一封信，你来我往，也不怕邮便夫厌烦。

张思方在热海整整的住了二十日，上下楼梯，已不吃力，只是还不能到外面散步。一日发了节子的信去，过了三日，尚不见有回信来。忙打了个电报去问。又过了两日，仍不见回信，张思方心中慌了，连夜力疾回东京。入门只见夫人出来，不见节子。张思方开口便问节子哪去了。夫人道：“前月她祖母一个人回静冈去，五日前忽打电报来，说患病沉重，教节子回静冈去。她接了电报，即动身去了，说一个礼拜仍回东京来。”张思方听了，口中不言，心想这话有跷蹊。她祖母病势沉重，夫人为什么不回去？并且她既回静冈去，哪得不写个信给我？必然出了别的变故。闷闷不乐的回到自己房内，兀自想不出这个道理来。夫人进房清理行李，张思方躺在短榻上，只作没看见。如痴如呆的饭也不吃，有时还放声哭出来，竟似害了神经病的。夫人慌了手脚，一面安慰他说，就打电报叫节子来，一面叫车夫去请医生。医生来看了，下了一剂安眠药，张思方果然睡着了。

次早，睡梦中觉得有人推他一下，醒过来即闻得一种香气。张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明眸皓齿的绝世丽妹，坐在一旁，望着自己嫣然而笑。揉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别人，就是他心目中朝夕眷恋不忘的节子小姐。当时这一喜非同小可，一蹶劣即坐了起来。节子已用手搂过张思方的头，就额角上接了个吻，两个都望着笑。节子问道：“你的病好了吗？”张思方点点头，仍望着节子笑。节子不好意思，低着头推张思方道：“还不去洗脸，十点钟了。”张思方点头道：“你到静冈去，为什么就回了？祖母的病也好了吗？”节子也只点点头不做声。张思方凝了会神，复问道：“你接了昨晚的电报赶回来的吗？”节子摇头道：“你起来洗脸。煮好了小豆子，吃了再说话。昨晚没吃饭，只管挨着饿说话怎的？”正说着夫人进来，笑道：“张先生好了么？快去洗脸吃点心，节子不要扭着他说话了。久病才好的人，不宜多说话伤了中气。”张思方只得起来洗脸。夫人、节子陪着用了早点，节子仍旧坐在张思方房里和张思方说笑。张思方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妥，节子笑着说：“你写信来，不是说医生说你的病还须调养半个月才能回东京来吗？我因为你一时不得回来，祖母打电报来，我才肯回静冈去。祖母时常害病的，我知道没有什么大要紧。不过我左右在东京闷得慌，回去看看，也可散散闷。到了静冈，果然祖母是不相干的老病，因怕你一时急于回东京来，所以又连忙赶回。来去匆匆，连信也来不及写。你来的信及电报，妈都原封转寄静冈，我又动了身，没有收着。今早回来，妈对我说，我才知道。这般看起来，我写信催你回，你不回，不写信给你，倒连夜的赶回了。”张思方听了，才恍然大悟，自己错疑了人，心中一点芥蒂也没有了，仍如从前一般的不拘形迹，过起安乐日子来。

无如造物忌盈，好梦易醒。一日，张思方因与节子寻欢逾

量，十点多钟才起来。走到洗脸的所在去洗脸，见节子的房门关着，听得里面有女人的笑声。张思方向门缝里张望，只见节子背着门坐了，蒙着素巾，穿着花衣，分明是一身新嫁娘装束。张思方也不暇看房里还有些什么人，脸也懒得去洗，几步跑回房，躺在席子上忍不住泪如泉涌。心中也不知道是气是恨，只觉得胸前一阵难过。房中的器物旋转不已，转了一会，满屋的金星乱进，一刹时都没有了，用尽目力也不见一物。起先还觉得黑洞洞的，后来猛听得天灵盖中霹雳一声，便昏厥过去。在黑暗地狱中不知经过了几许时日，回醒过来，张眼一看，只见身旁站了几个穿白衣的人，恍惚知道是看护妇。心想：为什么来了这多的看护妇？再看房中的陈设，知道是医院。看护妇见张思方的眼睛能活动了，忙着请医生上前。张思方一眼看见了夫人，触动了心事，胸中一痛，又昏了过去。医生急施手术，张思方忽一声哭了出来。夫人近身抚着张思方的胸道：“好孩子，不用气了。”张思方见夫人近身，猛然一把抓住恨道：“都是你不好，我只问你。”夫人吃了一惊，医生忙分开张思方的手，教夫人且到外面去坐，夫人叹息而去。张思方瞪着夫人去了，咬牙切齿的恨了几声合着眼睡了。夫人进来看过几次，张思方听得她和看护妇悄悄的说话，教看护妇仔细招呼，退院的时候，另外酬谢。张思方听了，更是气忿，想翻过身来发话，奈四肢如中了迷药一般，丝毫动弹不得。鼻子里哼了一声，夫人即连步退了出去。

第二日，真野同山口河夫来看。张思方只翻着两眼望了一望，也不做声。二人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床沿上坐了一会，问了问看护妇昨夜的情形，便轻轻的出去了。张思方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夫人没一日不在病室外面打听病状。张思方心中虽然感激，究竟不敌那恨她的心。又过了几天，病已全好了。

张思方思量退院需钱，家中虽尚有二十来块钱，只是没有带在身边，并且也不够使。本月的官费没人去领，叫看护妇拿纸笔来，写了封信给杨寅伯，教杨寅伯代领了官费，并借几十块钱来。次日，杨寅伯来了，问知入医院的原因，张思方一丝不瞒的说了。杨寅伯也觉得这事情诧异，将钱给了张思方，问他退了院，可是仍住原处。张思方摇头道：“我死也不到她家去了。今日且到你馆子里去住一夜，明日就托你代我将行李书籍搬出来，再定行止。”杨寅伯道：“这般不妥。山口家待你并无差错，况且这事的底细毫不知道，安知人家不是有不得已之苦衷，逼而为此呢？不是我寻你的短处，你这种急法，也有些鲁莽。你和节子固是两心相爱，只是并没有婚约，又有这些苟且之事，教人家父母怎能任你们闹去。你浑浑噩噩的，也不向夫人提起求婚的话，他们不怕你糊糊涂涂住一年二年，一言不合，或因别的故事搬往别处去吗？她明媒正娶的嫁出去，何等体面？又不是什么下等人家，可以任意草率。像她家这般待你，就要算是很难得的。你病了，夫人这般关切，病好了，也可不去谢谢人家吗？以后不到他家住倒不要紧，检行李是得亲自去的。”张思方道：“你所说的我都知道，不过我怕到她家里去了难过。不然，去一趟，有什么要紧。”杨寅伯道：“我和你同去。如夫人定留你住，且再住一两个月亦无不可。”张思方笑道：“那就太不值价了。人家下了逐客令，还兀自不走，请你同去搬行李就是。”

杨寅伯点头，教看护妇去算帐来。看护妇去了不一会，会计进来说道：“尊帐已由山口夫人算过了。”张思方无语。杨寅伯点头道：“那就是了。”回头向张思方道：“赏看护妇几块钱罢了。”张思方问会计道：“山口夫人算过了多少钱？”会计道：“住了二十二日，院金五十五元，手术费十八元，共

七十三元。看护妇二人，每日二元四角，共五十二元八角。共计一百二十五元八角。山口夫人给了一百三十元。”张思方叹了口气，自恨拿不出一百三十块钱来还夫人。杨寅伯请会计去叫两乘东洋车来。会计道：“山口夫人已准备一乘在门口，只叫一乘够了。”说着自去叫车。杨寅伯望着张思方笑道：“看你怎么好意思不到她家去？唉，这也不知道是福分、是冤孽。”张思方叹道：“这福分没有也罢。我只一条性命，以后想也没有第二个节子教我上当，我也再不敢是这般痴心了。”杨寅伯大笑道：“你知道这般设想，为什么怕到她家去了难过呢？只怕是看得破，忍不过罢？聪明人时常会做解脱语，最是靠不住。我们走罢！”二人遂同出来。看护妇、医生都送到大门口，看着二人上了车。看护妇递了两瓶药给张思方，带回家去吃。张思方接了，点头道谢。车夫拉着车飞跑，张思方见是山口家的车夫，心中不因不由的不自在起来。坐在车上，思量到山口家持何种态度。顷刻之间到了，夫人、山口河夫都迎了出来。杨寅伯下车见了礼，夫人上前扶张思方下车。张思方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悲痛，两眼又流下泪来。夫人、山口河夫也是凄然不乐。惟杨寅伯没有变态度。四人同进房，张思方见房中陈设和往日一般，几案上一些微尘也没有。只少了节子平日在这房里坐的一个蒲团，做编织物的一个盛针的红漆盒。张思方用手巾揩着眼泪，躺在常坐的一张短榻上，望着壁上悬的那些像片出神。杨寅伯重与夫人、山口河夫见了礼，宣暄了几句，各不提起节子的事。杨寅伯对张思方道：“我看你此刻不必就搬，且住几天看情形再说，太急了难为情。”张思方也觉得不能就走，遂点点头。杨寅伯便告辞起身，夫人留他不住。张思方知道他把功课看得重，不留他再坐，起身同送他出来。杨寅伯嘱咐张思方道：“你心里得想开点，不要整日愁眉苦脸的教

夫人见了难过。以后不必再提节子的事。”张思方道：“我心中不知怎的绝不愿在这里，并且极怕人家提节子的事。就是有人将这事的底细说给我听，我也不会听他。”杨寅伯点头道：“不听也罢了。你安心住着，我有工夫便来看你。”说着向三人行个礼去了。张思方站在门口，望着杨寅伯走过于生垣，还是站着不动。山口河夫自收拾进店去，夫人催张思方回房。张思方回到房里，那几个月曾不敢进房的下女，正收拾茶碗。张思方分外生气，挥手教她快出去。夫人恐怕张思方提节子的事，借着这机会端着茶碗出去。张思方勉强振刷精神，坐着看书。争奈满纸都是写了节子的事似的，哪能够须臾忘怀呢？夫人亲自开上饭来同吃，只是奉行故事，胡乱吃了两口，席间都是一言不发。张思方心想：我再住这里，莫说我自己不便，便是夫人也不自如，我何必在这里大家活受罪呢？还是搬了的干净。只是这话终觉有些难出口，踌躇了一会道：“有了，我何不去看定一家旅馆，委婉的写封信给夫人，并送上这几个月的房钱伙食费，请夫人将房里的东西交给来人带回？凡事当面难说，背后写信是很容易的。”主意已定，从皮箱里拿出二十多块钱来揣着，托故说是去看朋友，坐电车到本乡，看定了有町本乡馆的一间房子。这本乡馆完全住的中国人，日本人不过偶然有一两个乡里绅士，不知道本乡馆的习惯，只见耸着三层楼的高大洋房，排场阔绰，以为必是大旅馆，住几天帐挣架子。但是这旅馆虽完全住中国人，却与别家专住中国人的旅馆不同。房屋洁净，照顾周到，能和住日本人的旅馆一样。不然，张思方那样脾气的人，如何得中意？张思方定了房间，便不回去了，教帐房拿出纸笔来，写了封信，说要搬出来的理由。封了六十块钱在里面，教帐房送去，取行李来。自己便坐在看定的房间里等，直到晚间才将行李取来。夫人亲手回了封信，六

十块钱退回了。张思方见夫人不受，只索罢休。自此张思方便在本乡住下，不待说是一切不如山口家如意。住了十来天，才渐渐的惯了，每日仍去正则英文学校上课，不特不与山口家通音问，连真野也不通音问了。

旧小说中说得好，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又到了次年四月。这日正是礼拜，杨寅伯来邀张思方去看樱花。张思方问到什么地方去看，杨寅伯道：“荒川的樱花最好。一条长堤足有十多里，两边都是樱树，一路走去，风景确是不恶。樱树稀少的所在，便有些做小生意的人。或是摆个摊盘，或是搭个茅架，点缀其间，更有趣。我去年去看了一回，因只一个人，少了许多兴致，所以今年特来邀你同去。”张思方道：“荒川我没去过，怎么个去法？火车去吗？”杨寅伯摇头道：“没有多远。从两国桥坐小火轮，不过点多钟便到了。”张思方遂换的衣服，同乘车到两国桥。这日天气晴明，男女老少从两国桥搭船去荒川看樱花的，盈千累万，小火轮装载不了，拖一只很大的民船在后面。杨寅伯、张思方遂上民船坐着。这民船上坐的中国留学生不少，其中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清俊少年，同一个三十来岁的伟男子，见了张思方，仿佛发现了什么珍奇物品似的，交头接耳的议论。张思方却不在意，杨寅伯早看见了那少年于张思方下船的时候，连做手势给那伟男子看。伟男子见了，便凑着少年的耳根说话。杨寅伯十分诧异，留心看他二人的举动。不一刻船开了，都无言语，各一心盼到。船到了，大家上岸。杨寅伯引着张思方向前走，悄悄的问道：“你见了那两个中国人没有？他们见了你，很像纳罕似的。”张思方点头道：“见着了。那少年，我仿佛在哪里见过一面，只是想不起来。”杨寅伯道：“你留神看他二人，现尚跟在后面指手画脚的说话呢。”张思方回头，恰好与那少年打个照面。张思方连

忙掉转脸，低声向杨寅伯道：“他们举动很奇怪，一双眼睛和侦探似的。那老的更觉得凶狠。”杨寅伯笑道：“便是侦探也没要紧，且看他们怎样。我们还是看我们的樱花。”于是二人携着手，一步一步向长堤上走去。

那夹岸的樱花开得正好。游人虽多，因堤长路宽，却不拥挤。许多乡里人三五成群，背着酒坛，穿着一身花衣，画得一副脸青红紫绿，无色不备，故意装出几分醉态，在堤趑趄趑趄的偏过来倒过去。遇着年轻生得好的女人，便涎皮涎脸的跟着胡说。胆大脸皮厚的，见了女人便掬起衣做要撒尿的样势，引得那些女人笑个不了。警察见了，也背过脸去笑。还有些偏僻地方不时髦的艺妓，终日不见一个人叫她的局，在家中闷得慌，也纠合着东家姨西家妹，三个一群，五个一党，都是浓妆艳抹，拖着长裾，擎着花伞，分花拂柳的。惹得一般平日无钱叫艺妓的穷生，跟在背后馋涎欲滴。这些事皆足娱心悦目。来的人都是想看这些把戏，大家凑凑热闹，不过借着樱花做引子。其实在堤上走的人，哪一个抬了头呢？

杨寅伯二人到这时候，也随人俯仰的逛了一会。偶一回头，见那二人还兀自跟在后面。杨寅伯捏了张思方一把道：“你看咯，他们又跟来了。我们且避他一避，看是怎样。”张思方点头道好。杨寅伯见前面有个酒楼，挂着一块布幌子，上书斗大的“大正亭”三字便说：“我们去吃点料理再出来。”说着，同向大正亭走来。走到亭前，张思方忍不住，再回头一看，只见二人各点点头，好像都理会得似的。张思方心中本来没事，见了二人这光景，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禁不住那方寸之间，突突的跳动，一刹时脸都改变了颜色。杨寅伯不知道张思方什么原故如此惧怕，心中也怕出什么变故，拉了张思方一脚

便跨进大正亭，口中安慰他道：“你惊慌些什么？莫说我们平白无故不怕人家侦探，便是干了什么不尴尬的事，既安心干了，也得安心受法律上的裁判，惊慌些什么？”张思方定了定神笑道：“你知道我的，我可是干什么不尴尬事的人？”杨寅伯点头道：“不知那两个东西见了什么鬼。据我想他们一定是认错了人，不知道将你我当作哪个。我们且吃了料理再出来，他们若还是跟着我们走，等我去问他们，看是为着什么。”张思方道：“你就去问问他们好么？”杨寅伯道：“此刻去问他们做什么？他们又没有跟进来，我们上楼去罢。你看招呼客人的下女，都在那里忙着接客呢。”张思方举眼看几个穿红着绿的下女，果然都揭着帘子，高叫请进。张思方走近帘子，见了柜台里面坐的一个少女，吓得倒退了几步。

不知那少女是谁，且俟下章再写。

第三十章

蒲幸青衫尤云滞雨 美人黄土碎玉飞花

话说张思方见了柜台里面坐的一个少女，吓得倒退了几步。杨寅伯连忙扶住道：“怎么？怎么？”张思方摇头道：“不要进去了。”杨寅伯惊道：“你看见了什么？”张思方道：“节子坐在里面。”杨寅伯笑道：“你看错了，她如何得坐在这里面？”张思方道：“一点不错。难道还不认得吗？”杨寅伯道：“就是她，也没有什么要紧，正好就此打听她嫁后的经过。你同我上去，我自有办法。”张思方终是趑趄不肯向前。杨寅伯拉了他上楼。张思方低着头，不敢左右顾。杨寅伯曾在山口家见过节子，向柜台里面一望，并没有人。上了楼，就有下女送蒲团过来。杨寅伯见楼上没有别人，乃问下女道：“刚才坐在柜台里面的女子是谁呢？”下女笑吟吟的答道：“先生问她吗？她的模样儿真好。我们这里七八个下女，也没有一个比得她上。只是脾气不好，不肯和客人斟酒。”杨寅伯笑道：“我问你，她叫什么名字，几时来这里的？”下女道：“我们都叫她菊子，才来了一个礼拜。听说是介绍所介绍到这里来的。”杨寅伯点头道：“你去叫下面拣好吃的菜弄，几样，开两瓶啤酒来。”下女答应着下去，先捧上着杯啤酒来。杨寅伯替张思方斟了一杯酒，自己拿着杯子叫下女斟了，慢慢的饮了一口，问下女道：“菊子既不肯和客人斟酒，在这里干什么？”下女

道：“她会烹调，本是在厨房里弄菜的。”杨寅伯道：“现在正在厨房里弄菜吗？”下女道：“我刚才没到厨房里去，大约是在那里弄菜。”杨寅伯道：“你下去看看。见了她，你就说楼上有个人要会她有话说。”下女踌躇道：“她决不肯上楼来的。这几日来喝酒的客人，也不知叫过了她多少次，昨日也是两个中国人在这里喝酒，说从前见过她，叫她上楼说句话，她不肯上来。两个中国人动了气，后来逼得她哭了出来，终是不肯上楼。”杨寅伯沉吟道：“昨日两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下女道：“两个都是二十多岁。一个生得很清秀，一个穿了身新洋服，有神经病似的，见了女人就呆了。”杨寅伯以为是外面跟来的两人，听下女这般说，心想不对。一个生得清秀不错，这一个精明强干的样子现在外面，怎的会见着女人就呆了？且不必管她是谁，我且干我事。乃对下女道：“你不必管她肯上楼不肯上楼，试去说说看。”下女不敢违拗，下楼去了。一会跑上来道：“我下去还没开口，已在里面房里哭起来了。”杨寅伯站起来道：“我自己下去叫她。”张思方一把拉住道：“你叫她上来，教我置身何地？”杨寅伯用手抚着张思方的肩膀道：“你如何这样呆！你只坐着不要开口，我叫她上来自有说法。”说着，分开张思方的手，教下女引着，走到柜台里面一间房内。节子见有人进房，拭了泪，低着头想跑。杨寅伯低声呼着节子的名字行了个礼。节子望了一眼，止不住眼泪如连珠一般落在席子上，滴滴有声。答了一礼，倚着壁揩泪。杨寅伯见她往日的那种矜贵态度，依然尚在，只是衣服寻常，朱颜憔悴，不觉心中代她委屈。从容说道：“不图今日得于此处遇着小姐。张君现在楼上，特托我来请小姐上去坐坐。”节子半晌答道：“我已知道他来了。只是见了面，彼此没有好处，不见也罢了。请先生将他的住址留下，我有要说的话，写信给他便

了。他对于我，料是没有什么话说的。”杨寅伯道：“既近在咫尺，有话何妨当面说？写信必有许多说不尽的。他朝夕想念你，想对你说的话，必是不少，你决不可以我们为揶揄你的心。我们都不是这种轻薄人。”节子泣道：“先生的话，我很感激，只是我的事，不是一时间能说完的。我的事不说明，也无颜见张君的面。”杨寅伯见节子这般说，不便强她所难，沉吟一会道：“既是如此，你明日到我玉津馆来好么？”节子点头道好。

杨寅伯恐张思方等得心焦，即辞了节子上楼。见张思方伏在桌上，下女坐在一旁发怔。杨寅伯笑呼张思方道：“你又在这里发什么痴？教下女见了笑话。”原来张思方想起节子往日的风流，无端落魄到这步田地，心中伤感不可言。杨寅伯下楼去后，他便伏着桌子上流泪，心中打算节子上楼，他也不抬头去望。见杨寅伯一个人上来，便立起身道：“我们去罢，菜也不必吃了。”杨寅伯笑道：“急怎的，我还有话说。”一边说一边捺张思方坐，自己也就座，擎着杯教下女斟酒。须臾，搬了菜上来，杨寅伯劝张思方吃。张思方如芒刺在背，哪里吃得下？杨寅伯也不多劝，自己吃了个饱，给了帐，拉张思方下楼，张思方想开口，忽又咽住。杨寅伯知道想问节子的事，便说道：“出来说给你听。”

二人走到外面，见堤上的游人，仍是如出洞的蚂蚁一般。杨寅伯留心看那两个中国人，已不知去向了。杨寅伯笑道：“他们多半是等得不耐烦跑了。”张思方只低着头走，不作理会。杨寅伯仍牵着他的手走，安慰他道：“你不用焦急，节子约了明日到我家来。”杨寅伯说到这里，忽跺脚道：“坏了。”张思方翻着眼睛望了杨寅伯，杨寅伯道：“你在这里等，我忘了一件要紧的事。”说着，匆匆的跑去了。张思方心中纳闷。抄

着手在堤上踱来踱去。不一刻，杨寅伯笑嘻嘻的走来道：“好笑。那两个跟着我们走的人，也进大正亭去了。见我跑了转去，都有些难为情似的，掉过脸上楼去了。”张思方道：“你忘了什么事？”杨寅伯道：“方才匆卒之间，只约她明日到玉津馆来，并没说给她地址。若大一个东京，教她到哪里去找玉津馆？所以折回去告诉她。”张思方道：“为什么不写给她？口说一会儿又忘记了。”杨寅伯笑道：“放心，哪有这么善忘的人？你明日早起就到我家来，恐她来得早。”张思方道：“我来了，她不更难为情吗？”杨寅伯道：“不要紧。我看她言词爽利得很，便是见了你，也不过多消一副眼泪罢了。”张思方虽然点头答应杨寅伯，心中总觉见面不好说话。二人各自无言，一步步将长堤走尽。游人都渐就归路，游兴都好像因张思方心中不乐减了一般。其实是各人都闹倦了。穿红戴绿的艺妓，更以闹得粉融香汗，湿透春衫。就是一把花伞，也无力擎举，收了起来，倒拖着一步一顿的走。张思方都无心观看，跟着杨寅伯走到千住町，坐电车回本乡馆，杨寅伯自回玉津馆去了。

张思方这一晚思量往事，如梦如幻。更想到去热海时火车中的梦影，不觉惧然惊道：“凡事果真有前定吗？虽说梦由心造，本无凭准，但是那时我何曾有别的念头？不过觉得热烘烘的，一旦拆开，难以为怀，坐在车中不快活；一半也因我自己的病太重，何以就会造出那种梦来哩？并且我在气象万千楼，念的那首《卖花声》，后半阙不完全道着我后来的事？那首词又不是我作的，不过因它应景得好，无意中念了出来，我至今尚不知道那词是谁的。如此看来，凡事都有预兆，不过粗心人，都忽略过去。”张思方思量到这里，便预想明日见面时的情景，径想到天明，想不出见面后的好景象来。胡乱合了合眼，即起身梳洗，用了早点，匆匆到玉津馆。杨寅伯住的是楼上近街一

间六叠席子的房，此时他已俯着栏杆，看来往的行人。见张思方来了，便打了个招呼。张思方上楼，也不进房，同倚着栏杆说话。才谈下几句，只见节子云鬓不整的，坐着乘东洋车径投玉津馆来了。杨寅伯悄悄向张思方道：“你见她眼睛肿得和桃子一般没有？”张思方不做声，推杨寅伯迎上去。杨寅伯跑到楼口，见节子正和下女问杨先生。杨寅伯便高声说请楼上来。节子就在底下，向杨寅伯鞠躬行了个礼，从容上楼。杨寅伯侧着身子引道。节子进房，一眼见了张思方，登时面色惨变，一步一步往后退。杨寅伯连忙笑说道：“终究是要见面的，躲避怎么？”节子才住了脚。杨寅伯让她进房。节子低头咬着嘴唇思量了一会，忽然换了副面孔，似笑非笑的向杨寅伯道：“杨先生，我今日到这里来，本极无礼。不过我所历的坎坷，不向先生说出来，没人知道，切不可疑我有想收覆水的心思。”杨寅伯道：“小姐且进房里坐着再说。”节子便进房，向张思方行了个礼，从容坐下，说道：“我实不料今日尚得见张先生。也罢，能直接向张先生说说，也好明我心迹。”杨寅伯送了杯茶到节子面前，节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刚待说，眼泪如雨一般下来，用手巾揩了，说道：“两位先生，知道我何以有今日？我去年虽对张先生不住，只是这半年来的艰苦，也足报答张先生待我之恩了。张先生，你去年去热海之后，我写信给你，不是说我表兄藤本由山口县来了吗？那时我催你早回，就是防他向我父母求婚。我父母久有意将我许给他，知道他一说必肯。后来他果背着我向父母说了。他便待我分外亲切，时时寻着中国人的短处对我说：‘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最无天良，最靠不住。’我父亲也帮着说。我一时认不定，竟信了他的话，疑你不能做终身之靠。后来接我到他家去住了几日，你写信打电报来，我都没有接到。那日清早，我妈教车夫来接

我，才知道你回了。我妈教我瞒着你，我所以对你撒谎。我平生撒谎就是那一次。我归家之后，表兄急于要我过门，我父亲也是如此。我妈惟恐你知道，生出别的变故，教我始终瞒着。我那时的心思，已待你不如从前，以为你是个靠不住的，一心只想到表兄家去，不过敷衍着你，使你不看出破绽。及到了表兄家，听说你为我急昏了，人事不知的抬进了病院，我才天良发现，翻悔上了表兄的当，恨表兄入骨。表兄见我如此，接我父母来劝我。我恨极，推我父母出去。我父母怒我无礼，誓不理我。表兄见我父母不理，便压制我，不许我悲哭，我不依，即拳脚交下。我终不甘心，到他家没有一个月，我便留了一封信在桌上，逃了出来。托人介绍到一个子爵家，做了几个月下女。又被表兄访着了，教我回去。我说情愿立刻就死，必不再回藤本家。表兄又要我父母来说，我也是一般的回绝。我父亲愤不过，见子爵说不要用我，我便辞了出来。我妈苦劝我回家，我想我生成命苦，回家也无颜面，仍托人介绍做下女。一礼拜前才到大正亭，不料尚能见你。我是这般活着，也没有旁的希望，不过表示我良心上终不肯负你。今日既见了你说明了，我便了了这桩心事，以后的日月，就容易过了。张先生，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在上野看樱花的事么？我那时也不知怎的，无原无故说出那些不吉祥的话来，哪晓得都应了今日的事。于今回想起来，便是做梦也没有这般快法。我今日想后日的事，必也是如此。人生有什么滋味？我此刻除了刚才所说的这桩心事，脑筋中已是一点渣滓没有，便是你的影子，也渐渐忘了。你说我还有什么贪恋？”

节子说到这里，复喝了口茶。张思方从节子进房至今，眼泪没有干，后来更如痴如呆的，耳目都失了作用。坐在那里，和泥塑木雕的一般。杨寅伯虽素旷达，听到伤心之处，也不禁

鼻子一酸，泪珠如离弦之箭，夺眶而出。听节子说完了，乃叹道：“小姐这般用心，连我都替张君感激。我想问小姐一句不愿意的话，不知小姐许我么？”节子道：“先生有话只管说。”杨寅伯道：“不知小姐与藤本家已履行过离婚的手续没有？”节子微笑道：“先生的好意，我已知道了。这手续，不是我应履行的，所以不会履行。坐久了，扰了先生。话已说完了，就此告辞。”说着就席上叩了个头，起身就走。杨寅伯正待挽留，张思方忽然跳了起来道：“你就是这样走吗？”节子回头道：“不这样走，怎走？”说完，掉转身径下楼去了。张思方掩面痛哭回房。杨寅伯追下楼来送，见她已上了车，拿着条白手巾揩眼泪。杨寅伯望着她走了，上楼劝张思方不必悲痛，劝了点多钟才止了哭。午饭也不吃，恹恹的，也懒得回本乡馆，就在杨寅伯家歇了。夜间将节子待他的好处，一件一件的算给杨寅伯听。杨寅伯细想节子今日说的话，竟是要寻死的意思，越想越像，恐怕说出来，张思方更加着急，便不提起。次日早起，杨寅伯下楼洗脸，恰好送新闻的来了。杨寅伯卷开看了看题目，见三面记事内载着“江户川内之艳体尸”几个头号字，登时吓了一跳。往下看去，上面虽没有调查出姓名来，只是载出来的衣服、年龄、身段容貌，都和节子一丝不错，并且是昨日午后三点多发现出来的，时间尤其吻合，知道是节子无疑了。心想：这消息决不可使张思方知道，好在他是不喜看新闻的，在不高兴的时候，尤不得去拿新闻看，他又没多少朋友，并且知道他的事的人很少，瞒了他，免得又生出意外的事来。杨寅伯定了主意，便将新闻纳在洗脸架底下，洗了脸上楼，心中也很为节子伤感。后来张思方无意遇了真野，才知道节子死了。张思方从此求学之心灰个干净，不久即辞官费回国去了。

再说张思方同杨寅伯去荒川的时候，跟着走的那两个人到

底是谁呢？肯留心的看官们，大约已经知道，那生得清俊的便是张全；杨寅伯说他精明强干的，便是胡庄。张全自那日罗呆子在他家闹了一回醋海风潮之后，不几日便因下女的事，和朱继霖闹意见，张全一个人搬了出来。因嫌神田太远，便在目白一家中国人开的馆子住下。这馆子叫新权馆，住的都是同文学校的学生，只是这一些学生有点特别的地方。看官你道这一些学生是些什么人？便是前集第十六章书中张裕川对胡庄说的那四十多个丰沛子弟。一个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彪形大汉。同文学校见他们都是官费，便体恤他们在中国没有读过书，到日本来无学校可进，遂百计图谋的想出一个法良意美的主意来，专为他们设一班，名字就叫作什么特别陆军班。一般的也有教习，也要上课，不过是初等小学的功课罢了。他们在中国整行列队惯了的，到日本也拆不开，一窝蜂的聚在一个新权馆内，朝朝剥蒜、夜夜吃葱。张全因一叫寸没有地方住才搬到这馆子里来，心中未尝不知道不可与同居。住了几日，恰逢放樱花假，那些丘八先生都饮酒高会，闹得满馆子天翻地覆。

张全在家坐不住，跑到神田来，想顺便寻了房子。寻了一会，没有合意的，便到胡庄家来。此时罗福也来了，正在那里邀胡庄去看樱花。胡庄懒得去。罗福见张全来了，便吵着要张全同去。张全笑道：“我知道你是因为穿了一套新洋服，想卖弄卖弄。”罗福见道着他的心病，那灰黑面皮之内，忽然泛出红潮来。张全知道他有些难为情，便对胡庄道：“小姜他们都出去了吗？”胡庄道：“老刘被黄文汉邀往飞鸟山去了。老张吃了早饭便出去，不知往什么地方。小姜昨晚没回家，此刻睡了。”张全笑了一笑。罗福拖住张全的手道：“不要闲谈了，去看樱花是正经。”张全道：“我来神田本没有什么事，便去看樱花也使得，只是你说到哪去看好呢？”罗福道：“听说荒

川堤很热闹，我们就到荒川去罢！”张全点头道：“你带了钱没有？”罗福道：“去荒川要多少钱？你不要瞎敲我的竹杠。”张全笑道：“巴巴的跑到荒川去，难道连料理都不吃一顿？荒川每逢樱花开的时候，有的是酒菜饭馆。走饿了，不进去吃，带便当(即饭盒)去不成？”罗福道：“吃饭的钱自然有，不过想闹阔就使不得。”张全笑道：“你拿出钱来给我看看，我才肯去。我是一块钱也没有。”罗福道：“你也是七十块钱，怎么使得这么快？我是做了洋服，交了一个月的房饭钱，尚余了十来块。”张全道：“我的钱自有我的用法，难道装穷吗？你舍不得钱，不去看也罢了。”罗福忙道：“去，去。”于是二人遂由两国桥乘小火车轮到荒川，随人脚跟，四处游玩了一会。忽见高高的悬着一面布幌，大书“大正亭御料理”几个字。张全即拉着罗福进去，进门便见了节子。张全不觉怔了一怔，停了步，目不转睛的望着她进去了，才同罗福上楼。下女上来，张全便问节子的来历，下女说不知道。张全以为不过是普通下女罢了，教下女叫上来陪酒，下女不肯去叫。罗福见这下女容貌比芳子强了几倍，心中也不希望节子那样的，便涎着脸向下女笑，用那可解不可解的日本话，和下女调情。张全一把将罗福拖开，对下女道：“你为什么不去叫她上来？”下女见张全生气似的，不敢回话，下楼和节子如此这般说了。节子忍气道：“你只说我病了。”下女仍上楼照节子的话说给张全。张全冷笑了一声道：“要拿身分。摆架子，不必到这荒川来做热闹生意。不上来罢了，呆子，我们到别家去吃罢！”罗福见这下女对他眉来眼去，不肯就走。张全哪里动了什么真气，见罗福不旨走，也就坐下点了几样菜。两不相下的，狼吞虎咽起来，硬吃了罗福二元八角。

张全回到胡庄家，将事情说给胡庄听。胡庄骂张全道：“

你这东西真没有天良！你记得在初音馆的时候怎样对我说？她一沦落了，你便如此蹂躏她吗？她不上楼陪酒，正是她根基稳固的地方，你应格外怜悯她才是。你今晚不用回目白去，明日同我去看看她，可以帮助她的地方，尽力帮助她一点，也是一桩快事。”张全道：“爱情是随时变迁的东西。我初次遇她的时候，心中真把她当天人看待。第二次同呆子在四谷遇着，见她容颜憔悴，那爱她的心，便淡了许多。到今日，我心中不过以为她是下女中生得好的罢了。你明日要去看，便同去一趟也使得。”次日，胡庄吃了早饭，果同张全去荒川。拖船上忽然遇了张思方——袁子才说得不错，潘安、卫玠，虽暗中摸索也能认得——张全一见，即指给胡庄看，悄悄的说初次遇着的便是此人。胡庄点头道：“想必是去会那女子的，我们且跟着他走。”二人径跟到大正亭，见他们进去了，才躲在一边。等他们出来之后，便进去想打听消息。不料杨寅伯复转身进来，心虚的人容易露出马脚，所以忙掉转脸上楼。此时节子正在伤心的时候，一个人伏在房里哭得无可奈何。胡庄想在下女跟前引出节子的历史来，奈下女也不清楚，只索罢了，各自归家。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